滔谷

傈僳情缘

傈僳教会

傈僳经传

傈僳文明

作者：司贞晁蓉

教会内部资料

缅怀圣徒　继往开来

念念不忘　傈傈情怀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新约古卷　历尽沧桑

滔谷教堂　美丽依旧

****

赞美为祭　滔谷诗班

四代人梦 百年成真

恩深似海 情浓如血

2005 年 8 月 20 日，王怀仁牧师的儿子司提反回到滔谷探望，傈坡儿女夹道欢迎，泪流满面……

希伯来书 13:7

你们要记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新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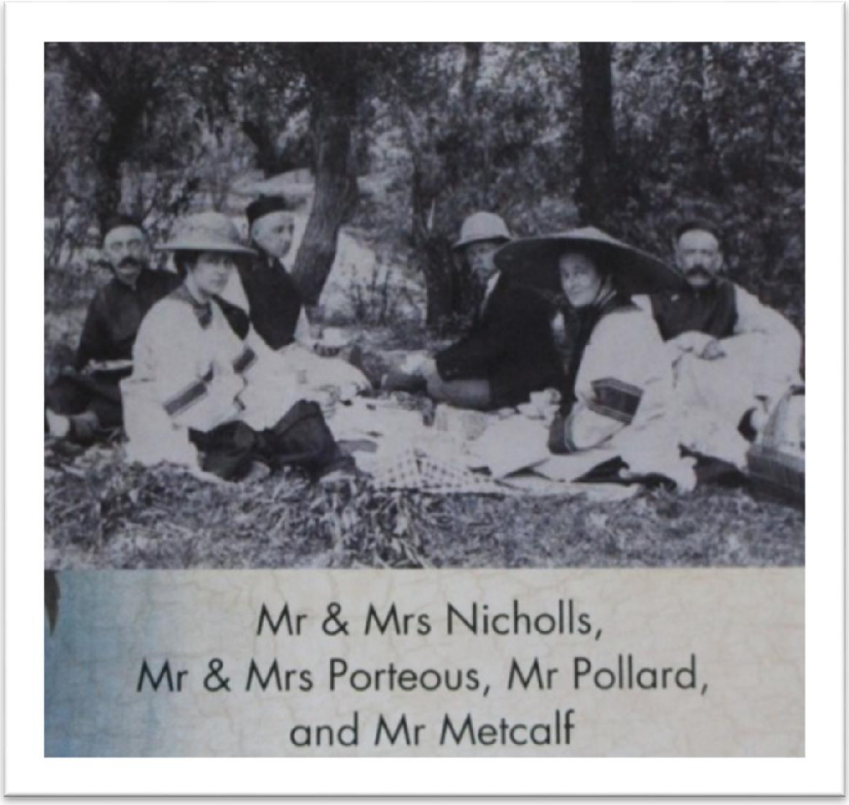
东傈僳文新旧约圣经

2016年10月23日发行

东傈僳文圣经发行现场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普光富（左一），杨海恩（左二），宴卫洪（右一），毕洪珍（右二），　杨先国（右三）。

另外三位：江祝林（牧师 左三），周贤正（大主教 左四），科伟生。



郭秀峰夫妇，张尔昌夫妇，柏格理和王怀仁
（上图人物的中文名字翻译）

1903 年，福音传入世代散居在深山密林的东部傈僳族（自称“傈坡”）群体中。从此之后，在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引导下，我们永远地告别了那被邪灵恐吓、阶级压迫、民族仇恨、没有文字、贫穷落后的黑暗历史。

这些伟大的历史奇迹，不得不都归功于这些名不经传，却被傈坡儿女们世代相传、念念不忘的宣教士们的付出和努力。他们顺服上帝的使命，漂洋过海，远离家园，奉献一生，与我们民族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如父如母……他们的到来，使我们自由幸福；他们的离去，使我们自强不息。

目录

内容简介 11

作者序言 17

鸣谢 21

第一篇　傈僳情缘 23
　第一章　天生我材 25
　第二章　族源追根 37
　第三章　淑女哭嫁 71

第二篇　傈僳教会 117
　第一章　宣教列传 119
　第二章　童年故乡 189
　第三章　福音囚徒 197

第三篇　傈僳经传 217
　第一章　圣经翻译 219
　第二章　真道问答 279
　第三章　颂主诗歌 321

第四篇　傈僳文明 331
　第一章　四种文字 333
　第二章　两种方言 351
　第三章　上帝宠儿 369

内容简介

—— 李越姐妹

本人有感于文，深觉《滔谷》一书直入内心。从前我不知自己族群之来源，亦不清楚傈坡（傈僳族自称）福音之历程，阅览此书，让我收益颇丰。愿神大大使用此书，在傈坡之中施展其复兴圣手!以下是此书简介。

《滔谷》一书分四篇，共十二章，是目前为止最详细记载东部傈僳族的教会史、圣经翻译史、文字发展史等内容的一本书，对研究东部傈僳族基督教历史及民族文化演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宝贵价值，值得大家一读。

第一篇 傈僳情缘

作者从傈坡的民族情缘着笔，以自身儿时岁月，话叙傈坡人代代生活的山野环境，引人进入莺歌犬吠、质朴天然的山村，脑海中浮现出牧童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惬意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傈坡人民有机会走出深山进入“大城市”，可奈何文化水平低，傈坡人大多都是做底层体力活，成了城市的边缘人。

作者有幸成为自身群体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并且在大学校园中至诚耕读，期盼能以知识来武装自己。但作者却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缺乏而深感遗憾，终于在一个寒假得如愿以偿学习傈坡文字。

作者发现，自己虽然被登记为傈僳族，但语言却和怒江傈僳族的语言大相径庭，只能以汉语交流。也有很多傈坡被登记为彝族，然而彝族亦是有许多支系，傈坡语言也和彝语南辕北

辙。但散居云南、四川各地的傈坡仍然是同一脉血液，神也一直在暗暗做工，使作者萌生了作书的心志。

说来惭愧，本人也是一直对自己的民族满怀遗憾之情殇，亦从未弄明白为何我是傈僳族，而同族的亲人却是彝族，母亲亦向汉人自称彝族。上学时有老师打开一本书，说是傈僳族的圣经，问我是否识这些字，然而我却一脸茫然。暑假回家看了家里的《颂主诗歌》，才发现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老师给我看的是怒江傈僳族的圣经。那是 2013 年，傈坡文字的圣经仅有一本老约翰翻译的《新约圣经》，但我却未曾见过。我只知道老一辈经常献唱的《颂主诗歌》，连《真道问答》我也未曾听闻，因为这些书并没有普遍到人人诵读。这也激起了我对傈坡可能丢失语言和文化、甚至信仰而产生惊恐。但现在傈坡已经散居于汉人当中，并且因为自卑而对孩子只教习汉语汉文，我深觉补救无力。但我仍然想要认识那些文字—那些我打小就见过却不认识的字。我便寻到此书作者的小组学习了。从历史长河便可借鉴，语言和文字如若消失，那么民族也便是名存实亡，相信很多同胞亦有感于此危机。感谢神，他从未停止做工，祂使用祂的忠仆来进行这些工作。

作者进而对傈坡的来源进行了叙述，并且介绍了傈坡的分布情况和文字起源，对傈坡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精彩描述。并且记载了傈坡被土司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历史故事，附上该事迹碑文照片及碑文内容。傈坡的信仰，已从愚昧无知的祭拜转向了永生之神。读者可以发现，傈坡是有根可寻绚丽多彩的，是英勇而团结智慧通达的，现今的后辈亦应承袭先辈此美德，互帮互助继往开来。

紧接着作者以小说形式，对傈坡文化之精髓“淑女哭嫁”进行生动描述，将傈坡独有的文化礼仪跃然纸上，吸引读者细

细品读。本人读到此处时，内心被情节所吸引而特别欢喜，又深觉自己孤陋寡闻，因如此淳朴而有趣的文化现今已无传承，我辈亦无从知晓。实感庆幸，此书将这些风俗记叙，以供后辈品鉴并承袭其中美好品德。本章特别提到背衬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和碰撞趣事，为后续傈坡受福音的影响埋下伏笔。

第二篇 傈僳教会

记述了宣教士将福音带入傈坡民族当中，将智慧和生命带入傈坡当中，傈坡教会在当时受到的压迫和欺凌以及神作为的彰显，曾经傈坡是纳苏（彝族支系）的仆人，神却使两个族群成为了弟兄姐妹，携手共走天国的路。并将杞自全会长所撰的，杞父归信并领人信主的碑文记录下来。叙述了黎正兴、张尔昌、高漫和席克敬夫妻、王怀仁和伊丽莎白夫妻等人忠心爱主奉献一生的事迹。并附上杨先国所写《东傈僳族教会简史》。

其中情节总是跌宕起伏，引人入甚。亦使读者有感于主的忠仆坚定的信念，从神的仆人为了传扬福音竭尽一生并视死如归，深感神作为的奇妙伟大!其中一些幽默诙谐的事迹亦为紧张严肃的气氛带来缓和，虽在艰苦环境之中，但神是一切的盼望，苦中亦有欢乐与甘甜。

继而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回忆”宣教士王怀仁之子司提反的在滔谷的童年，以及后赴山东芝罘学校读书过程。

日本人将许多宣教士及宣教士的子女关押在潍县集中营。虽是在黑暗无边的集中营，神的孩子们并没有倒下，反而井然有序、充满热情、满有盼望地生活着。宣教士李爱锐也成了集中营里孩子们的老师，他的生命最后在这里耗尽，亦光照着其他人，他的人生再次辉煌无比。当日本宣告投降，在集中营幸而生存的福音囚徒们获得了释放。司提反带着原谅和宽恕，踏

上了日本国土，去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个曾经囚禁和伤害他的国家。此篇深入人心、发人深省。世人不得不惊叹神爱的坚韧和伟大！除了神的爱，敢问又有何种力量，使人们在这样生不如死的环境中坚韧到底，又竭尽余生去爱仇敌？

第三篇 傈僳经传

叙述西方来华的宣教士们带领傈坡先辈们为傈坡创造文字，花了 40 多年翻译而成的《新约圣经》被焚毁。另外王怀仁带到香港翻印好的 200 本也未能送回滔谷，唯有他带回澳大利亚的那一本圣经，在历经大约 46 年后，才回到了滔谷。

此后，神兴起老约翰，他受尽各样屈辱、患难和逼迫，甚至被抄家和逃亡，花了 58 年时间得以出版了《新约圣经》。

1992 年，三自爱国会也成立了“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历尽 20 多年的沧桑岁月，于 2016 年 10 月 23 日，终于出版了整本《东傈僳文圣经》，傈坡文字得到肯定。

这些事迹让傈坡儿女知道，神将福音赐下，将恩典赐下，祂绝不会坐视不理，宣教士们将热血洒在傈坡土地上 ，傈坡儿女亦当刚强，勇敢奔走主十字架的道路！

文中记录了《耶稣真道问答书》全内容。在百年的傈坡教会历史中，该书的价值和作用无可替代。作者对其没有改动任何神学观点，只把傈坡文本信达雅地翻译成了汉语，保留了其历史原貌。《颂主诗歌》部分，作者将诗歌翻译员、创作者和抄写人的故事和结局记述下来，以鉴后人。

第四篇 傈僳文明

行文介绍了傈僳族的四种文字及其来源。作者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傈坡文字，对傈坡文字的特殊字母和演变做了详尽说

明，说明了傈坡文字的合法性，讲述了其国际编码的艰辛历程，且附上傈坡文字工作小组近来制作的《傈坡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亦为读者介绍了富能仁文字、王忍波文字和新傈僳拼音文字。由此读者可以发现，文字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依托，民族情感的认定和寄托，它能深入民心，亦代表了民族的尊严，具有权威性。

作者整理了福贡县傈僳族（傈僳扒），武定县傈僳族（傈坡），以及大姚县彝族（傈坡）日常用语词汇 224 个，进行语音初步对比和分析，并在文中附上对比图表。将傈坡语言与傈僳扒语言的迥异清晰明了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为傈僳族有不同方言的事实，及目前有两种傈僳文并存，且均被广泛使用的事实，并为继续存在两种傈僳文的必要性，提供强有力的语言根据及分析。

且行文指出，上帝为了拯救中国西南的大山里的所有傈僳族人，不惜一切代价，竟然使用内地会几乎同时打发了两群宣教士倾尽一生，分别驻扎在武定县的滔谷，以及高黎贡山附近的木城坡，并为傈僳族信众创造了两种文字，这样的待遇恐怕非“上帝的宠儿”不能拥有!傈僳族所欠巨大的福音之债又岂能不还?

读完此书，本人长舒一口气。因神的爱是如此之深厚，祂不愿让傈坡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祂拣选了傈坡，祂一直在默默施行着祂的伟大计划！也期盼神以此书来感动后人，看重神的宝贵话语和文字，承袭傈坡的美好品德、宝贵文字，并珍惜先辈用鲜血铺下的福音之路，勇敢传扬主的名！

愿神祝福傈僳族儿女，亦使用傈僳族儿女！

李越姐妹

2018 年 10 月 10 日

作者序言

心中的愿望

自从归信耶稣基督以来，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了解傈坡（东部傈僳族自称）的教会历史。然而，一直没有人把这些历史故事记载下来，且那些亲眼见过外国宣教士，亲耳听过他们讲道，亲身和他们同工过的老一辈信徒，一个个相继去世之后，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这段历史了。

在我从事本民族文字事工之后，这种愿望愈加强烈，于是东奔西走，四处搜索田野史料。可惜的是健在却为数不多的年过八旬老人，他们也对这些历史，记忆十分模糊，几乎都说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这种孜孜不倦的寻求态度及过程，与那一次次以失望告终带来的痛苦，不是可以言表的；可贺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五、六年的昼夜祈祷和追寻，终于把大多数可靠的田野资料记录了下来，并通过 VPN 从网络上找到了一些宝贵资料，在将近两年的笔耕不辍之后，终于完成了《滔谷》一书。

在这两年中，我亲眼目睹妻子十月怀胎的苦楚，并坐立不安地在产房外面等候了六个多小时，直到医生把我们的孩子“天天”抱到我面前，母子平安，我才舒了一口气。《滔谷》一书也是“十月怀胎”，而现在的我正等候在产房的门外。

写作过程和原因

我一直以为，写书是那些拥有天赋能力、智者或有权威人士的专利和责任，我这样一位无名小卒，一辈子都休想与写书有缘。

然而，当多年来想要了解傈坡教会历史的愿望未能达成时，一个书写教会历史的念头开始在心中产生。后来，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终于提笔，做出了尝试。

当我提笔作书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别的不说，傈坡作为一个连自己是什么民族或族别都不清楚和有争议的群体，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呢？即便是民族教会历史，也该用什么样的称呼才好呢？

我发现自己有必要引经据典，为傈坡的官方识别身份为彝族，同时又是傈僳族的荒唐情况，以及造成这种局面找出历史原因。面对过去历史上出卖傈坡人，把傈坡人登记为两个民族的那些“英雄人物”，我表示愤慨；而面对今天那些声称没有傈坡的“学者”和“大师”，我表示抗议，因为这是活生生地对一个民族进行歧视和欺压。

因着资料的缺乏，以及民族身份的尴尬局面，我写《滔谷》一书真可谓是在抗拒一股历史巨流或狂浪，企图阻止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不要再把自己的仕途建立在践踏一个民族的尊严和情感之上。我也希望傈坡人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和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傈坡人，与其他所有的兄弟民族一样，在这块祖国的土地上彼此互助，和谐发展。

这就是为何我要把“傈僳情缘”一篇放在书中的原因之一。

我想，傈坡人只有真正认识自己的民族身份及过去的历史，才会真正明白福音和文字为傈坡人带来的祝福和影响，也才会正确认识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价值所在，才会在读史的过程中，生发出正能量。

上帝之手和生产劬劳

感谢上帝！当我迈开第一步之后，神开始工作了，不同的

资料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涌来，传到我的手中。许多弟兄姐妹们听说我在写书的时候，也切切地为此献上祷告，也在尽他们所能为我打听资料和进行搜集整理，这才有了《滔谷》一书的诞生。

当我每天下班回家，或每逢周末就狂写此书时，妻子吃了不少苦头，所有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重担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她没有任何休息日。然而，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甚至有个小小的期待，盼望《滔谷》一书的出版，不但为上帝带来荣耀，为众教会带来激励，挽救一段即将失传的宝贵教会历史，同时希望我们的笔耕能够有所酬劳，如同农民得到了丰收的喜悦一样，可以稍稍改善我们的经济生活。

但这个愿望在许多次寻找出版未果的途中，渐渐地被遗忘了，甚至再次提到此书时，我们都灰心了，不再敢抱有任何的期望。

不忘初心和心怀感恩

我写《滔谷》一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我多年来了解傈坡教会历史的愿望，通过写书，我知道了许多先前不知道的历史事实和真相。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言语粗俗，故不敢将此书呈给上帝，也不敢推荐给众人品读，但愿我的妻子和孩子能够一阅此书，毕竟这是我十分看为宝贵的书籍，且她们和我一同见证了此书的存在过程。

愿上帝悦纳此书为盼！

司贞晁蓉　拙笔

2018 年 3 月 7 日

鸣谢

感谢上帝！历经六、七年的资料搜索整理，两年多的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十七万八千多字的《滔谷》一书，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和尊名，都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阿们！

感谢每一位为此书献上真诚祈祷的海内外肢体，感谢为此书提供资料的每位傈坡同胞和弟兄姐妹，感谢在我写书期间，以不同方式进行鼓励和帮助的恩人，感谢为此书做过奉献的援助者，感谢傈坡文字事工小组一直以来的代祷、陪伴和支持。

也特别感谢妻子支持我写作。

愿上帝悦纳此书，使用此书，使笔者微不足道的奉献，成为荣神益人的“五饼二鱼”，成为傈坡教会历史、傈坡圣经翻译历史，以及傈坡文字发展史、并傈坡文化传承的宝贵史料为谨盼。

此书现在以电子书的形式存档，作为教会内部资料使用，任何盗版或发行销售的行为，均与作者无关。

作者：司贞晁蓉

2018 年 10 月 3 日

滔谷

第一篇　傈傈情缘

第一章　天生我材

第二章　族源追根

第三章　淑女哭嫁

第一章　　天生我材

我是老山人

我出生在中国西南一个遥远、僻静而美丽的小山村。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觉得山外应该还是青山，整个世界都应该是春暖花开，夏热酷暑，秋天落叶，冬天冰雪的模样。人们都过着早出晚归，春种秋收的生活。甚至没有一个人的孩童时代，不是放牧割草的。因为，附近的傈僳山村、苗寨、彝村和汉土，莫不如此。

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是骑上马背，赶着羊群，吹着牧笛，闲暇在深山密林，野外荒郊的岁月时刻。有些日子，若是牲畜丢了，或跑到别人的庄稼地里去美餐时，我就不得不急匆匆地跑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穿过一个又一个的深谷去把它们找回。找到了，就会用鞭子痛痛快快地抽它们、并破口大骂一顿，直到心里舒服为止。我这么做是要让它们长记性，下不为例。我敢保证，我的嗓音，就是隔着几个山头，也能够被人们听得格外清楚。

孩童时代，除了自制竹笛，自吹自乐之外，玩弹弓射鸟，带着家养的牧犬打猎，也是一件十分乐趣的事。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去山里采蘑菇，我就找借口把她支开，然后到处去打鸟。那天傍晚回来时，采到的蘑菇还没有打到的鸟多，我打到了七只不同种类的鸟，其中一只鸟，傈僳话直译为汉语就是“食松籽鸟”，因为这种鸟专门以松果里面的籽粒为食，故此得名。这种鸟十分狡猾机敏，一般很难靠近它们，更不用妄想打到它们了。我想那天要么是我运气好，要么是它的末日到了吧。当

时我是在密林中采蘑菇，突然听到将近二十米开外的树顶上传来鸟叫声，我连忙掏出一颗小石子，装进弹弓里，迅速地拉动橡皮筋，石子就飞一般地向树顶掠过去。随着一声惨叫，一只拳头般大小的黑色鸟就扇动着折断的翅膀，坠落下来。这鸟还真够顽强，顺着密林的陡坡，拼命往山下逃跑。我当然也不是吃素的，索性在林中连滚带爬、紧追不放，直到把它逮着。我可以说一天打到七只鸟，那是我儿时打鸟的吉尼斯记录，以后再也没有过这么好的收获了。但是，我们也有不敢打的鸟儿，比如喜鹊、啄木鸟、燕子和候鸟之类的，因为大人们说了，那是“打不得的鸟”。傈僳话中“打不得”的意思，与汉族的“不吉利”、“会遭天谴”等类的词有同样的深意。所以，除了个别很勇敢的孩子之外，是没有人敢去得罪这类鸟的。

在我的观念中，除了马是很忠实、友好、善良、能干的朋友外，狗是最让我喜欢的伙伴了。它们白天陪着我放牧，无论晴雨寒暑，从不偷懒。它们也从不挑食，但夜里还要为主人看家护院。我们家的一只白色大狗，可能是不小心误食了已经吞下农药的鼠贼，有天晚上它惨痛哀叫，第二天就消失了，不再回家。后来，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它的遗体，我心里很难过。它活着的时候对主人忠心耿耿，死时却连尸体也不麻烦主人去料理它。虽然后来我们有了新的成员看家护院，但我的心里还是一直惦记它。这让我想起多年后，大学里的一位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他说：“上帝的英文单词是 God,但这个词倒过来写,那就是 Dog。我们美国人把 Dog 当作是家庭的一员，因为他们忠实友好，从不背叛主人。”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跟随上帝 God,就应该像 Dog 跟随自己的主人一样,要忠实到底，从不背叛。”

走出大山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还可以常听到那些来自三十多公里外,住在坝子低洼处的族人们说:“你们这些‘山人’生活挺好的，吃完了地里的庄稼，还可以到深山老林里找吃的。无论是打猎，或是寻找野菜、采摘野果，都能填饱肚子。不像我们这些住在坝子低洼处的人，名义上虽是种水稻，但却除了米，常常会出现没什么可以下锅的情况。”

我的父辈们也会常提起他们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生活。所以，我对自己是‘山人’的身份，并没有什么反感或嫌弃；甚至还为父辈们能在高山上谋生而怀有一丝丝的庆幸之意。

然而，前些年我结识了一位从数百公里外来的族兄，无意间聊起这个话题时，他的反映让我为之震颤。

他说：“‘山人’这个称呼，是外族人对我们民族的一种羞辱称号。”

“怎么会这样？”

“别说很久以前的事如何，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民族去赶集，都要结伴而行，以免被人欺负侵扰。人家一看到我们，就都会说‘这些老山人……’，意思是说我们没文化，无见识，穷光蛋，黑皮肤，蛮干……”

听了他的话，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

每个人都有童年的梦，有的是色彩斑斓的，有的是美好现实的，也有的是乌托邦的向往，或是阿凡达的世界。但山人童年的梦绝不会神乎其神，当然也不会是超脱凡俗，他们童年的梦，也许仅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理想——走出大山而已。因为我们也想看看山外的世界，也想知道外面的人们都在干些什么。

近些年来，随着民工入城打工的潮流，我的民族也有许多

人入城去了。而且，有些人还不仅仅待在自己的省城，他们还跑到了深圳、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于是，人们也许都会禁不住在想：“山人们走出大山的梦想实现了。”

没错，很多山人都走出了大山，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伴随着的是农村留下众多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入城的民工们住在城中村或城边的民房中，每天干着苦力，超时间、超负荷地工作……成了城市的边缘人和化外人。

知识分子

2006 年 9 月,我踏上了大学之路。

我与同龄人一样，有此殊荣进到高等学府深造学习，我想这实在是出于上帝特别眷顾和赐福，是我人生中的一件美事。以至于这些年虽然因着社会的就业不容乐观，或某些大学存在诸多不遂人愿、甚至不堪入耳的人事，而有很多人极力反对大学教育的时候，我还是极力劝导和鼓励我的外甥和民族晚辈们，务要求知、深造、用好书充实自己，接受大学教育。

毕竟，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废除什么大学，或出于个人的情感而阻断后人之路，我们应该做的反而是要让大学重获她本该有的精神、灵魂和生命，造福千秋万代。

转眼之间，我离开大学已经很多年了，许多大学的人事都已经从记忆中渐渐模糊。唯一让我刻骨铭心、历历在目的是那专业知识的沉淀，以及图书馆的游历。我曾经在大学的实验室中，可以一整天反复做同一个实验，直到误差介于 0.01%～0.03% 之间才肯罢休，把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写在本子上。那种孜孜不倦、求真务实的学子精神，现在都为之叹服。同样，每逢浸泡在图书馆时，我也总是废寝忘食——人生哲学的众说纷纭，军事战略的韬光养晦，科学研究的奥妙无穷，宗教信仰的

真理向往……我如同一只干渴的野鹿，饮于可安息的溪水旁，享受着绿草悠悠的世间天堂。

大学，是个博大精深的宝库，浩瀚无边的海洋。一个人是要乘风直上，还是逝于俗尘，全在乎你的抉择和努力。

然而，就像大学是应该拥有怀疑精神，以及可以被怀疑的一样，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怀疑的，那就是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衡量标准。

我原以为上了大学，就想当然地已经位列于“知识分子”的行伍中了。殊不知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我身为一位傈僳族人，却对自己民族知之甚少，百年的民族文字历史，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我居然可怜到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过去的年日里一直对她们视若无睹。

我突然觉得愧对了自己体内流淌着的民族热血。

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我暗自下定决心，若有机会见到精通本民族文字、熟知民族历史的人，我一定要向他们求教，以补过失。

一个老头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背上行李，踏着冬天的寒霜，回到家乡的山里。适逢预备过新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杀猪请客，迎候新春。

在五姐家里，我与一个老头不期而遇。

他已经八十高龄，是我外祖父的大表兄。按这血缘关系，事实上他也是我的外祖父，只是已经时隔四、五代人，我们就少有往来，显得有些生疏了而已，其实彼此还是认识的。由于我的五姐嫁给了他的亲外孙，故此在五姐家的筵席上相遇，也是情理中的事。

然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惊讶！

因为我曾经听闻过他的一些事迹，知道他为了做我们民族的圣经翻译，而常年东奔西走，或徒步长途跋涉，或骑马穿山越岭，一年半载想要见他一面，实属不易。

也许，是上帝听了我心中的祷告，给我好机会，让我遇见他，可以学习傈僳族的文字。

“外公！您可以教我文字吗？”

“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学习这文字呢？你不是已经上大学了吗？”

“因为这是咱们民族的文字，我必须学会。”

“那么，你有异象要从事民族文字事工吗？”

“我不知道！”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好吧！”外祖父回答，“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学？”

“越快越好！现在就开始也行！”我坚定地说。

就这样，我的文字学习开始了。

那时候，我们文字的双元音还没有归类，尚未形成一套固有的、标准的系统，也没有规定的读音，只是把两个单元音的音节分开读出来而已。

那天，外祖父照着字母表教我读了两遍，并进行了简单的发音练习。为了能够完整地掌握运用，他同意到我家里去，直到我学成为止。

一路上，我在前面为他牵马，他骑在马背上。我们谈着话，聊着不同的话题，慢慢地攀山越岭，直到我家。这些事情，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无法忘却。

如果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真理名言的话，那么我作为这个老头的“关门弟子”，回应他的临终嘱托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因为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教过谁读写傈僳

族文字，直到他离世归主，永享安息为止。

民族情殇

小时候，我每次哭泣时，都会听到大人们用这样的话语吓唬我说："你若是继续哭的话，汉人就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哭个不停的我，一听见这话就不再哭了。

这事即便是今天想起来，也实在令人费解，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们会对汉人充满恐惧呢？

像我这样才三十岁的人，尚且有如此的经历，更不用说那些五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几乎不愿意谈起自己的儿时岁月，即便有人谈起的话，你也不必奢望能听到什么好消息，因为他们的童年都充满了民族情殇。

去年七月，我们去到了四川省的会理县，探望那里的彝族同胞。有几件事令我深深地感到惊讶和震撼：

其一，这里自称为傈坡的彝族同胞，他们都居住在极高的山上。因为没有山泉水源，每家每户就都在房子旁边挖水池，把雨水蓄积起来，作为一年四季的饮用水。

其二，当我们经过不同的村庄，到达毗咕噜村时，那里的同胞们热情地款待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之前我们还有点担心，我们这些来自禄劝县和武定县的傈僳族（傈坡），有可能会因为是初次探访他们而被冷落，甚至遭受拒绝的难堪场面。但之后的事实证明，一切都是我们多虑了。我们身上流淌着的同一先祖的血液，以及我们所讲的同一种心灵语言，并藏在灵魂深处那深深的民族情怀，把我们这些相隔三百多公里，初次来往的人们紧紧地相连在了一起。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啊，这种血浓于水的民族之情，同胞之爱，兄弟之义，实

在难以言表，难以割舍，这是其他人无法理解、难以明白的。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之后，更是心得安慰，深受感动，坚信是上帝派我们去探望他们的。

“我们还以为你们早已经把我们给忘了！”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说，“三十多年前禄劝县那边的一个老人做圣经翻译，他来过我们这里。他教我们读写彝族文字，就是咱们民族的文字。后来他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你们认识那位老人吗？”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

“叫钟继学。”作向导的李海清叔叔回答道。

哎！我心长叹！

李叔叔继续说道：“钟继学长老的表弟，是这两位年轻人中这位的亲祖父，另外这位的亲外祖父。”

“啊？”

“那么，他老人家还健在吗？”

我略带沉重地告诉他们：“我的外祖父，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他晚年时曾告诉我们，四川省的会理县和会东县等地都有我们的民族同胞，所以我们一直都心里惦记着，盼望有朝一日能拜访你们。感谢主！我们来了不是么？”

“上帝真的很爱我们！”其中一人说，“看哪！祖父走了，又来了孙子，他们一代人走完了路，又一代人继续走上这路，他们这样来看望我们，如此般的主爱和民族同胞之爱，我们实在难以言表，难以报答啊！”

我原本想说点什么的，但话到喉咙处就被哽咽住，噎了回去。

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爱自己的民族同胞，更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伟大。我在心里深处默默地呼求上

帝："主啊！给我一颗真正爱民族同胞和民族灵魂的心。"

外祖父曾经告诉我，三十年前会理县有牧者公开反对他做傈坡语言的圣经翻译，不允许他入境，说会理县的傈坡将只需要用汉语圣经了。于是，他就离开了会理县，带着沉重、受伤、违愿、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会理县。

直到会理县有人祷告了整整二十六年之后，在那次给傈坡母语的《耶稣传》配音时，会理县的同胞们才与我们不期而遇。从此，那被中断了将近三十年的傈坡文字工作，算是再次回到了会理县的民族同胞当中。

这个为傈坡文字工作能再次回到会理县祷告等候的人，就是此次当我们向导的李叔叔。他开始祷告的那年，我还在襁褓中。

其三，那里的同胞告诉我们，附近有个村子，傈坡话叫"Lm ⌋ʔ ⌋ᵘ Tᵤ"，读作"哩奔殊堵"，意思是"守坟墓处"，汉族人则称它为"坟山"。因为，傈坡的好几代先祖曾在那里为大户人家看守坟墓，故此得名。后来解放了，就不用再过这种为奴为仆的生活了，傈坡先辈们就在这儿安居下来，繁衍生息，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村落格局。

大约十多年前，有位牧师经过此处，在教会中讲道。因为坟墓一词，在圣经中与阴间和死亡同义，他就强烈建议要将村名改为"得胜村"，好与"基督徒有丰盛生命和永生"的涵义相称。政府在收到"更名申请书"之后，也觉得"得胜村"较比"坟山"吉祥，并且符合实情，因这个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基督徒，便同意了村民的申请。

这些民族情感经历，使我逐渐成为了一位热爱自己民族同胞的人士。我和那些常年奔走在民族社区中，默默无私奉献自己的人一样，无法淡忘同胞们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更无法忘

却那一点一滴血浓于水的民族深情。

写一本书

在大学里，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来自怒江州福贡县的傈僳族弟兄姐妹，后来又有幸认识了一些来自宝山、临沧和丽江的傈僳族同胞。他们友好、纯朴、善良，很多都成了我的至交好友。虽然彼此的语言不相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往来。

同是傈僳族，却语言不相通，只能用第三语言——汉语进行相互交流。因此，在他们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交流时，我就攀谈不上什么，未免感觉到自己是个化外人了。

我曾经在大学的图书馆查询资料，想知道一些关于东部傈僳族与西部傈僳族之间的关系和史料，却始终没能够了却心愿。也许是我当年的搜索方法不对，也许是这方面的资料少有记载，如同大海捞针，故而我与她无缘相见。

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民间寻找，想要弥补心灵的缺憾。可是大多时候都像是用刀叉舀水，漏勺盛汤似的，田野调查只得到为数不多的信息碎片。想要把这些信息碎片整理在一起，成为完整的、真实的历史复述，实在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但我深深地感谢那位从万古之先就预定一切，无所不知的上帝怜悯我们，使许多掩藏的事都逐渐显露出来，陈列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便在一些有识之士的鼓励下，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喜悦我们笔下的工作，使这本书所写的一切都实事求是，成为神的荣耀和人的祝福。

然而，此书并非是专业的学术论著，所以信息不全之处令某些学者有所失望的话，似乎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再者，书中谈到的王怀仁、张尔昌等宣教人士，我曾经费

尽周折地查阅史料。可是，即便是《在未知的中国》,《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等书中，也对这些人几乎只字未提。不知道是作者未曾听闻他们的事迹，还是写作过程中有意地忽略了。后来，虽然在网络上寻找到了一些有关他们的史料，却也是不遂人愿，要么有所偏误，要么信息只言片语。

而实地考查时，更令人心痛的是许多当地人也对这些曾经为他们献出了宝贵生命和时光的人几乎一无所知。

使徒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腓 1:6　新译本）。

所以我转念一想，便觉得这一切"缺憾"和"不遂人愿"，也许就是神的美意。况且，在适当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些事再陈明出来，让世人知道祂是那亘古长存、全知全能、统管万有的真神上帝，并使世人的子孙后代都认识祂、敬拜祂、荣耀祂。

我们沿着百年的历史长河，溯源而上，沿途不放过任何的有用线索和蛛丝马迹，穷追不舍。

2016 年 2 月 1 日，我们自己驾车，披着冬天的迷雾，在蜿蜒曲折的陌生山里，花了整整六个多时辰，开启了首次滔谷之行。在滔谷村，我们受到了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家庭的热情款待，翻译的领队杨先国叔叔为我们讲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傈僳族教会历史故事。我们离开之时，他们还特意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傈僳族挎肩包，包上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傈僳族妇女们亲手绣成的，足见其对我们的真情挚爱。

在拜访滔谷的三天时间里，我们还初次接触到了傈僳族的《阿考诗经》和《傈僳族祭祀经》，并得知我们民族的先祖为了自由，曾经有五十一个村子联合起来反抗土司，进行顽强革命等事件。

至此，我们写书的欲望愈加强烈，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心

里催促着我们要尽快完成它，好让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共同品味这历史盛宴。

第二章　　族源追根

民族自称

傈坡（li pǒ），民族文字标准写法为：ꓶꓰ ꓛꓲ ，国际音标：[li˧ pʰo˧]，这是一个住在中国云南省和四川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自称，意思是“四子的后裔、种族或子孙后代”。在背衲所唱述的《傈僳族阿考诗经》取经篇（九）中，记载为“力颇”[1]；但在中国民族网的彝族支系介绍栏目里却写作里泼[2]；楚雄州非遗网却写作“俚濮”[3]；而在中华民国四年所立的反土司运动碑文上则只称为土民或夷民。

由于“傈坡”一词是民族自称的汉语音译，故民间还有其他的写法，如里坡，里颇，理泼或哩颇等。但在本书中采用“傈坡”的写法，是因为笔者确信傈坡也是傈僳族的一个方言群体，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山里，故取傈僳的“傈”和山坡的“坡”，作为本书的特定写法。

官方识别

官方把自称为傈坡的族群同时登记为傈僳族和彝族。这不仅是傈坡族群的共识，而且从《傈僳族阿考诗经》和中国民族网彝语分支的介绍栏目中，也可以知道这是官方和学者都已

---

[1] 张万兴 唱述，张自强，杨宗 译，傈僳族阿考诗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04

[2] 中国民族网，www.minzu56.net ，2013. 08. 13

[3] 杨普旺，姜驿傈僳族习俗，楚雄州非遗网，2015. 04. 10

共同承认的历史事实。据说，曾经有中国民族社科院的语言学家专门研究过傈坡的语音，发现自称为傈坡的傈僳族与自称为傈僳扒的傈僳族，在语言上的差异很大，这是两种不同的方言，二者无法用傈僳语进行沟通交流。笔者认为，在傈坡方言中，又有自称为咪以坡，唛倩坡和罗罗坡（东部）等次方言，这些语言群体之间甚至可以用母语进行彼此沟通和交流。根据傈僳族的地理分布状况，也有些人把自称为傈坡的傈僳族群体称为东部傈僳族（Eastern Lisu）。

傈坡被登记为两个不同民族，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现担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傈僳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的鲁建彪教授，曾在他的著作《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德村为个案》一书中写道：

1958 年经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民族历史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省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姚安一带的调查，确认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中部方言里颇土语，并识别为彝族。对此，武定的傈僳族群众一直不同意，长期向上级反映，请求恢复傈僳族称谓。[4]

分布现状

傈坡目前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云南省境内主要分布在楚雄州、武定县、元谋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和禄丰县；昆明市的禄劝县和安宁市；大理市；四川省的攀枝花、会理县和会东县等地区。在傈坡教会的口述史中有提到说，1914 年在滔谷村隆重庆祝圣诞节时，有来自大理的傈坡人也到此参

[4] 鲁建彪，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德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20 页

加节日庆典，并见证了期间发生的武装反抗盗匪事迹。

在这些地区中，已确知登记为傈僳族的是禄劝县、武定县和元谋县；而确知登记为彝族的是会理县、攀枝花，以及大姚县、姚安县和禄丰县。此外，武定县和元谋县境内也有些傈坡人则登记为彝族，大理州则大部分登记为彝族,只有祥云县附近少部分登记为傈僳,至于其他地方的傈坡作何登记则不详。

傈坡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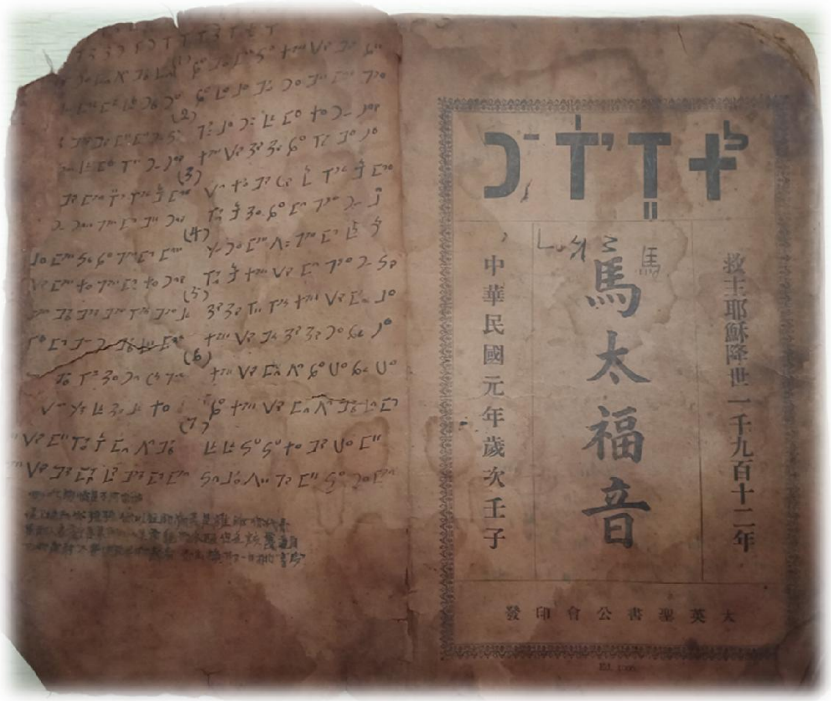
大约 1906 年至 1912 年间，英国宣教士王怀仁（George Edgar Metcalf, 1879-1956）使用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所发明的字根，根据武定县和禄劝县傈僳族的语音写成了傈坡文字。后来，傈坡文字在英国宣教士王怀仁等的带领下，得以在整个族群的教会中推广使用，发扬光大。到如今，傈坡文字有 33 个辅音字母，26 个元音字母，以及 28 个双元音字母。

然而，关于傈僳族文字的创造者，民间有两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一位名叫高漫（Carl Grant Goman, 1886-1930），傈坡人称他为高兴田的美国来华宣教士所造；第二种说法则是王怀仁所造。

笔者对高漫和王怀仁的生平做了一些研究，将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后，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准确。但第二种说法中，有些文献所说的时间也有错误，许多书中都记载说，1913 年王怀仁创造了柏格理傈僳文，即傈坡文字。其实不然，据考证，1912 年已经有傈僳文单行本出现，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经在傈僳族教会中广为使用的《颂主诗歌》第 216 首上明确说道：“1906 年傈僳族才有了文字……”。

故笔者认为，傈坡文字的诞生的确切日期，应该是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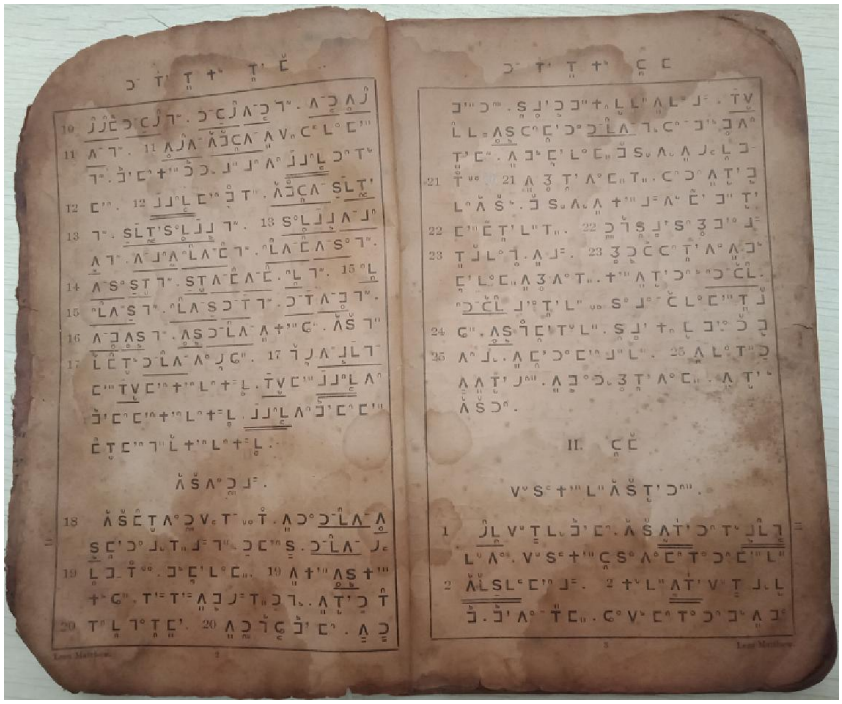
1906 年到 1912 年之间。



傈坡《马太福音》单行本　一九一二年出版

为了和后来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作区分，傈坡文字又被称为“柏格理傈僳文”或“东傈僳文”，而使用这套文字的人却

习惯上称之为“傈坡素”或“傈坡嗉叭”，即傈坡文字的意思。那些使用此套文字，官方登记为彝族的傈坡人，也会称之为“彝文”。



1912 年出版的傈坡《马太福音》 *1:10-2:2* 译稿

这是一套十分精美、简洁、规则和完整的文字，可以准确地书写傈坡的所有语音，以及汉语的地名和人名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套文字越来越受到更多傈坡儿女的喜爱，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已承认它是本民族的文字。

傈坡文字的诞生，使傈坡族群告别了世代口传的历史，并

随着《东傈僳文新约圣经》的出版[5]，这套文字已经正式获得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完全认可，国家承认和授权这一套用柏格理字根写成的傈僳族文字，为住在金沙江流域自称傈坡的族群的合法文字，官方将其命名为“东傈僳文”。

民族来源

在“民族自称”的一段中，我们已经知道傈坡的词义是“四子的后裔、族人或子孙后代”。然而，对于不同民族的来历，傈坡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我想大家会感兴趣的。

有傈僳族的《荷马史诗》之称誉的“阿考诗经”中是这样记述的：洪水灭世之后，唯一从洪水中逃生的总弟，在阿普渡木的建议下，用荡千秋的方式，与第七位仙女结为了夫妻。

后来，他们一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个女儿。可是，儿女们都长大，都会走路了，却没有一个会说话，个个都是哑巴。

这时，阿普渡木又来了，告诉他解决的办法。他就抱土墼来烧红了，用秧草做鞭子，让大儿和大女坐在一起，二儿和二女坐在一起……小儿与小女坐在一起，唯独三女不成对。

他每甩两鞭子的时候，一队孩子就各讲出一种话来。其中，大儿和大女讲出了傈僳族话；二儿和二女讲出了汉族话；三儿和四女讲出了彝族话；四儿和五女讲出了傣族话；五儿和六女讲出了白族话；六儿和七女讲出了回族话；七儿和八女讲出了羌族话；八儿和九女讲出了藏族话；九儿与十女讲出了苗语。

于是，这些儿女就形成了九族，并占据了九州[6]。

---

[5] 杨先国，宴卫洪，毕洪珍等译，东傈僳族新约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9.5

[6] 张万兴 唱述，张自强，杨宗 译，傈僳族阿考诗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04

迁徙传说

在傈坡族群中，一直都有这样的传说：先辈们很久很久以前，是住在江苏，上海和河南一带的，后因战乱向西迁移，可能是首先北上，后经内蒙古一线转向西行，直抵西藏边界。但由于藏区高寒，故没有继续西上，而是转而南下，在金沙江的两岸定居下来。

住在武定县和禄劝县交界地带上的傈坡（傈僳族）中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据说傈坡上古的帝王都惨无人道，欺压人民，要人民进贡炉灰做成的铁链，公牛所生的崽子，以及公鸡所下的蛋等。许多人无奈之下，只好把牛崽子一生下来就把它和公牛关在一起，但一旦打开圈门，牛崽子就会往母牛身边冲；也有人用托盘垫底，把炉灰陶成铁链模样，可是一经风吹就散了；至于公鸡蛋就无从着手……

百般无奈之下，无力反抗阶级统治的人民，就去请来巫师给自己的民族下咒，使傈坡人世世代代不得再出君王。

传说未必可信，然而近期我在网络上读到的一篇文章的论述，却与这传说不谋而合，具有雷同之处，此文中提到：

中国氏族联盟在公元前 6800 年左右出现，伏安是中国氏族联盟时代伏羲女娲政权的第二十六任帝王，大伏羲氏族栗陆氏执政的首任帝王。近年来，随着商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学庆先生 2012 年 6 月发表在《京九晚报》上的文章《族源商丘：傈僳族源栗陆氏 》首次将傈僳民族历史研究推向上古时代，族群的源头至今 8000 年以上。文章认为“傈僳民族最早起源于东夷栗陆氏部落。中国伏羲研究会理事、历史学家王大有认为，栗陆氏是傈僳族族源源头，并认为河南省夏邑县是傈僳族发源地。

“2012 年 4 月，王大有到夏邑实地考察栗城遗址、清凉山遗址、马头遗址、商汤祷雨处及县博物馆出土的大量文物，而后从栗陆氏出典、栗陆氏分化与合婚、栗广之野与栗氏、栗氏与栗邑等多个方面引经据典，考证分析，得出结论：栗陆氏是伏羲氏的裔种，上古帝王，位女娲氏后第 4 世，称栗王，传 5 世，子孙分为栗姓、陆姓、六姓、安姓、舒姓，并有傈僳族作为民族群体至今。”研究认为“傈僳族是栗陆氏部落自商丘夏邑一带‘东夷西迁’我国西部地区后，并再南迁金沙江、怒江等地，与当地土著居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民族。族称唐代即已见诸史端。”这一推断虽然还缺少很多证据链条，但是其指向与傈僳民族对族群迁徙的模糊路线有惊人的共同之处。文章甚至认为傈僳族先民曾经建都栗城，即位于今河南省东部的夏邑县城关镇天龙湖北门一带栗城遗址。

在栗陆氏统治部落联盟的后期，到第 5 世栗陆氏首领统治时，刚愎自用，滥杀无辜，导致了该政权的崩溃，以致使部落先民走上西迁之路。栗陆氏被杀后，其族人一部分开始向西迁移。大约在夏商之际，也是东夷部族向西流动的一个重要时期。以鸟为图腾的嬴秦，就是‘东夷西迁’的结果。秦和少皞、高句丽等一样，原本都是东方的古部族，因此史载秦人对少皞的祀典特别隆重。《史记•秦本纪》所述秦的远祖从东方逐渐西迁的史实必为可信。栗陆氏部族迁徙到西北甘青高原、陕西、四川一带定居下来，逐渐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有“栗戈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极有可能为栗陆氏西迁后建立的国家。而栗戈国同样在浩瀚时间中缓慢消失，认为他们的一部分族民可能流亡至川西高原大渡河

流域和横断山区，成为今天的傈僳族。[7]

此文的作者还继续写道：

从傈僳族史诗《阿考诗经》中的亡灵回归路线初步考证，武定的傈僳人亡灵在渡长江后进入四川雅安，雅安的阴间长官司被认为是傈僳族亡灵的“晚辈”，送魂者告诫亡灵到达雅安后不必惊慌失措，甚至会得到雅安长官司的善待。从雅安向东北方向出发，大体会经过一片沼泽和平原，然后翻过一座山脉，就最终到达“阴间”，亡灵到达这里后要给阴间门卫送三钱银子，并向阴间长官司俯首称臣，服从领导。这条线路初步认为是武定傈僳族先民的迁徙线路，其路径也大概指向川东地区汉江与长江夹持地带。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来看，濮人与巴人至晚在公元前316年以前融为一体，形成傈僳族先民祖先记忆的这个时间也应该在这一关键时期和区域。[8]

傈僳族从东向西迁移的历史，已经鲜为人知。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从金沙江往怒江和澜沧江等地迁移的事迹了。然而，笔者认为傈僳族在西南地理上的迁移，并不是直线性的单向迁移，而是曲线性的不定向迁移。例如，以现今住在禄劝县云龙乡拥庆村委会的两个家族为例，其中钟氏家族流传说他们的先祖是来自怒江某地；而白氏家族则说他们的先辈来自姚安。

去年我有幸读到老约翰生前用傈坡文字写下的《白氏家族史》，文章的内容包括白氏家族的迁移历史和族谱。当中有这

---

[7] 李贵明，濮人巴人--傈僳族先祖初考（上），武陵老君的博客，http://www.blog.sina.com.cn/u/1895335840,2016.01.25

[8] 李贵明，濮人巴人--傈僳族先祖初考（上），武陵老君的博客，http://www.blog.sina.com.cn/u/1895335840,2016.01.25

样的一段记载，现在笔者将其翻译作汉语，如下：

古时候，白氏家族是从总邱的幺凹咪迁移出来的，总邱是现在的楚雄州，幺凹咪就是姚安县。后从姚安县迁移到孔总，即现今的昆明城里居住。白氏家族在昆明城里的土地神树是一棵古老的攀枝花树，以至于过了八代之后，一个名叫常勇的背祃，在叫魂的时候，总会说："白家叫魂要从幺凹咪叫起，然后经过孔总城里的攀枝花树，再经环州乡的外孔见，过了万德乡，再过撒逮，再经懂道村的山头山尾，方能把魂叫回来。"

南京应天府

除了《傈僳族的阿考诗经》提到南京应天府之外，在大姚县和姚安县一带自称罗罗坡或傈坡人所传唱的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亦有相应的记载。

第一段是在《梅葛》一书第 55 页"人类起源"篇中，关于洪水灭世后，只有兄妹俩躲在葫芦里得以逃生，天神寻找人种时的叙述：

天神请来三对秃鹰，天神请来三对虾子，
秃鹰抓着葫芦飞，虾子顶着葫芦走，
葫芦放在沙滩上，金索银索拴葫芦，
金杆银杆抬葫芦，抬到南京应天府，
大坝柳树湾，弯腰树下面。[9]

第二段是在《梅葛》一书第 82 至 83 页"狩猎和畜牧"篇

[99]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梅葛——彝族创世史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年 3 月

中，关于驯养猪和羊时的叙述：

有了牛，还没有猪，什么地方有猪？
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是出猪的地方。
猪从哪里来？
白云彩变白露，黑云彩变黑露，
天上下白露，天上下黑露，
露水会扎地，白露扎出白石头，黑露扎出黑石头。
天神下凡来，
打烂白石头，白猪钻出来，
打烂黑石头，黑猪钻出来。

有了白猪，有了黑猪，
还没有羊，什么地方有羊？
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是出羊的地方。[10]

第三段是在此书第 198 页“抢棚”篇中，讲到新娘即将进门时，村里的青年男女就聚集在一起跳舞，主客彼此问答的语句：

主：李之成在哪里打跳，你可知道？
客：李之成在南京城里打跳，
　　在皇帝老倌花园里打跳。
　　今晚你家娶亲，我们爱玩，我们爱跳，
　　玩跳的地点在哪里？[11]

---

[10]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梅葛——彝族创世史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年 3 月
[11] 同上

第四段是在此书第 204 页和 207 页“撒种”篇中，关于娶回新娘的第二天早上唱的一段梅葛，此时用二人扮演牛，在棚子里犁地撒种，男的代表新郎家，女的代表新娘家：

女：头上没有角，脚上没有蹄，
　　这里犁牛哪里出？
男：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
　　办婚事的犁牛，出在那地方。

女：牛也放好了，吆回哪一方？
男：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
　　吆回那一方。[12]

目前关于傈僳族来自南京应天府的说法，有许多文章持否定看法，提出说那是因为傈僳族先辈们害怕周边的汉族，为了得到汉族人的认同而撒的美丽谎言。甚至在《梅葛》的“人类起源”篇中首次提到南京应天府时，也加了脚注说：“云南汉族都说祖先是由应天府迁来。这是后来的事涉入诗中。”以此否定傈坡人来自南京的说法。

可是，笔者作为地地道道的傈坡人，深知这些反对的学说，实际上是缺乏说服力的，甚至可以说有些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根据笔者对傈僳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了解和认知，族人对于死人超度或阴间指路，以及婚嫁或认祖归宗的事情，是绝不敢有半点马虎或闪失的，因为这关系到种族血缘和灵魂归宿的问

[12]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梅葛——彝族创世史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年 3 月

题，所以自古以来都有女儿不嫁外族男，男儿不娶外族女的传统，超度亡魂的时间则可以长达七天七夜。而《傈僳族阿考诗经》提到南京应天府时，正是为死人超度亡魂到阴间;《梅葛》提到南京应天府时，也是关于人类起源篇——认祖归宗，狩猎和畜牧篇——生活实际，以及抢棚和撒种篇——婚姻嫁娶。

为何要在这些“民族信仰的根”上才提到南京应天府，而不是在其他无关紧要的文篇中提到呢？

笔者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南京应天府并不是传说，而是极有可能为真实的历史渊源。

那么，南京应天府在哪里呢？

许多学者反对南京应天府之说的原因之一，就是无法找到其所在的确切地址，故将其列为是编造的神话故事。

笔者数年前就有幸认识了一位在追踪犹太人失落支派的资深专家白女士，当我和她聊起我们民族的根源，以及我正在写书的一事时，她听了十分诧异，之后便特别推荐我拜读《商丘——华商之都》一书。我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关于南京应天府的确切记载，原来南京应天府并非在今日的江苏省的南京境内，而是在河南省的商丘附近。

《商丘——华商之都》一书的第 9 页记载道：

宋朝（960-1279）时商丘称宋城。赵匡胤称帝后，想起他在宋地做归德节度使时去帝喾庙朝拜，抽青龙上上签，卦师称他有帝王之幸，他从此便志存高远，称帝后定国号为宋，景德三年（1006）商丘升为应天府，属京东西路，辖宁陵、宋城、谷熟、下邑、楚丘、虞城 6 县。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赵恒建宋州为南京，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四京。北宋时商丘的应天书院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卞梁）国子

监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当时商丘是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方圆几百里的商品集散地。商业一派兴旺。[13]

此书的第 28 页又记载道：

大中祥符七年（1014），应天府又作为宋朝的陪都改名为南京，与国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为四京，比现在南京之称（江苏省南京）早 260 多年。[14]

那么，为何今天的考古学家亦无法找到南京应天府，柳树大坝湾的确切遗址呢？

《商丘——华商之都》一书的第 29 页，有关“咸丰五年黄河改道”的记载，笔者认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由于黄河中游流经 52 万平方千米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容易被侵蚀。加上中游地区雨量集中，自然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就有 16 亿吨，其中有 4 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使河床抬高，成为“悬河”、“地上河”。黄河下游河床一般高出地面 3～4 米，最高处竟达 10 多米。因此，历史上黄河多次发生决溢和改道。据统计，从春秋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 2000 多年中，黄河下游的决口泛滥达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平均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改道最多的是下游，大的改道一般史书上说有六次，其中清咸丰五年（1855）兰阳县铜瓦厢（今兰考东坝头）决口改道

---

[13] 夏凡 主编，商丘——华商之都，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5

[14] 同上

是黄河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的改道。

在北宋末年之前，黄河下游河道虽曾有多次变迁，但绝大部分时期都是流经今河北平原由渤海湾入海；从南宋初年到明朝中期，黄河下游河道流经商丘，分成数股汇集到淮海入海；从明中期到咸丰五年，黄河下游河道经商丘单股汇淮入海，在这一时期，黄河大部分时间保持在今废（淤）黄河一线上；从咸丰五年到现在，黄河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今天黄河下游河道一线，没有流经商丘。

清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兰阳县筒瓦厢决口，分成三股洪水，从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越运河，挟大清河入海。于是，黄河下游结束了 700 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决口以后 20 年，直至光绪元年（1875），才最后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15]

因此，黄河的泛滥与改道，造成了柳树大坝湾的遗址无处可寻，这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史书记载

据史书记载，“在金沙江流域西部杂居的傈僳人，至元朝时期一部分向西迁至德宏，一部分向东迁到武定、禄劝和四川的西昌四方碑、盐源、木里等地”。《元一统志》丽江路疆界说：“西至兰州北冰琅山外卢蛮界四百八十里”，冰琅山即今碧罗雪山。这时，傈僳族已成为怒江境内的主要民族，清末及其以后，居住在怒江的一部分西迁至缅甸，往南迁致保山、德宏等地。

---

[15] 夏凡 主编，商丘——华商之都，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5

另有资料表明,远在公元8世纪傈僳族就居住在四川雅砻江及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南岸地区;此后逐渐向云南西北部的澜沧江和怒江迁徙，形成了今日与汉、彝、白、藏、傣、纳西、景颇等民族交错相居的格局。

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清光绪20年（公元1894年），傈僳族进行大规模的迁移。在此期间，陆续有大批傈僳族迁入怒江和澜沧江地区，一部分迁入保山德宏地区以及再往南的临沧、耿马等地，一部分则沿金沙江南下，进入元谋、武定、禄劝、大姚等地。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说："傈僳散居丽江、大理、永昌、武定四府……居赤石崖金沙江边，地与永北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移无常"。《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载："《元史 地理志》说：武定路，昔卢鹿等蛮居之。"《康熙武定府志》卷一说："傈僳苏，潜居深山，板片为屋，种荞稗为食"。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载："武定府有傈僳种，依枝木岩穴，迁移无常，男人裹头衣麻布，披衫，佩短刀，善用弩，发无虚矢；妇人短衣长裙，跣足，负筐出入，种荞稗，随地输赋"。[16]

此外,近些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对唐宋时期的山后两林人——傈僳族进行族源研究，他的文中写道：

现在中国的傈僳族的族内称呼大体分为影响较大的山后扒、里苏扒(亦有称里斯扒者)和里颇三大类。山后扒现亦自称里苏扒,是后唐时期的"山后",至今还有少数地区仍然存在自称山后族以及其他同区域民族称其为山后族的现象。山后扒系列的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以丽江市永胜县和华坪县为中心的

[16] 张万兴 唱述，张自强，杨宗 译，傈僳族阿考诗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04

区域(原称北胜州、永北府和永北直隶厅),东达四川的德昌、盐边、米易等地,西到迪庆州的维西县,南到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禄庆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和澜沧江西岸的保山市昌宁县等地,形成大的区域傈僳语永北山后方言,与傈僳语维西、怒江方言以及楚雄的傈僳语里颇方言共同组成大层面的中国傈僳语言体系。里苏扒和里颇(习惯多称利颇),即 “两林”,傈僳语林音读“里”,“苏”和“斯”为“鬼、神、主”之意。唐宋时期金沙江流域到四川大渡河流域的山后、两林人,就是今天中国傈僳族的前身,一千二百多年来他们的族内称呼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活动频繁见诸于唐、宋两朝史籍。[17]

家族荣辱

前些年我和一些五十出头的长辈闲聊，谈到傈坡家族史时，他们很愤怒、也很悲伤，说：“很多八旬以上的老人都不愿再提陈年往事……”

我的心顿时感慨万千，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接下来的谈话，只好沉默，与哀哭的人同哭，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伴随着他们宣泄的感情洪流，如同决堤的大水奔涌澎湃。

据傈坡老人们的口头讲述，传说傈坡先辈曾是武将世家，住在江苏、上海、河南等沿海地带。后因“高鸟尽兮良弓折，野兔死兮良狗烹”的中国帝王逻辑，而惨遭灭门屠杀。于是，整个部族进行西迁，致西藏边界后，再沿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流域定居下来，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这里虽然气候高寒，土地贫瘠，但正因为高山叠起，千险万阻，易守难攻而使傈坡人得以生存下来，延续种族，繁衍生息。

[17] 侯赟，定位疏理唐宋时期的山后两林人——溯源中国金沙江流域以北至大渡河流域越嶲地区的早期傈僳人

傈坡人来到川蜀之地以后，有些人沦为了奴隶，有些人则为地主守墓，有些人却为地主提供兵役或奏乐服务，以求谋生。

例如，在禄劝县、武定县境内的傈坡人乔氏家族、白氏家族、鲁氏家族和钟氏家族等，他们的先祖都曾为地方的彝族地主提供奏乐服务，来换取山地的居住使用权，落地生根、继续发展。

傈坡的乐器繁多，但笛子最为著名，配上手鼓（也称为“钹或铲”），过去在婚礼和葬礼哀上都使用，但近些年只用于婚礼演奏。

然而，傈坡人的笛子文化起源，并非用于婚礼喜庆，更不是用于丧礼哀歌，而是用于战争指挥。傈坡的笛子谱用中国上古的乐谱写成，整首曲调只用“尺（chě）、一（yǐn）、六（liàng）、工（gōng）、四（sì）、盒（hóng）、五（wǔ）”标明，没有节拍符号，全靠吹笛的人吹奏出来，世代相传。

傈坡的笛子曲分为“金字调”、“红字调”和“金子红字混合调”，这些曲调的名字分别为“出马枪”、“回马枪”、“将军令”、“出门调”、“过山调”和“迎亲调”等，双笛共鸣，声音飘远。由此可见，传说傈坡的笛子是用于战争指挥，并不无道理。

现居禄劝县云龙乡拥庆村委会的乔氏家族，据说其先祖不仅善于吹笛，而且能征善战，于是做了彝族地主的侍卫。后来，在一次战争凯旋归来的途中，独自一人替地主盗取千里宝马。虽身手不凡，成功盗获，却因此被宝马的主人用巫术诅咒而亡。他的主人就把他的骨灰带回家里，装在布袋里把它挂在祖先神龛上位，为其忧伤痛悔。

将其下葬后，他的妻子趁着风高月夜，带着两个儿子出逃，自己衣乡出发，经过绞西一带逃致拥庆。为了谋生，只好嫁给一个姓鲁的男人，但与鲁氏并无子嗣。

傈坡的笛子调如今遍传禄劝县和武定县，深受傈坡、纳苏坡（彝族）和汉人的喜爱。这古老的笛子乐曲，能在此继续传承，实在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而四川省会理县境内，有一个村庄名叫“坟山”。如果你问当地人为何叫这名字？他会告诉你，因为他们的先祖流落至此时，只能为地主守坟墓度日，故此称为“坟山”。

反抗苛政

烈日当空，远处来了一小队马帮，正要进村。

他们不是商队，也不是士兵，而是去向土司纳贡交租的农民队伍。

他们没有穿鞋子，没有戴斗笠，没有骑在马上，光着脚丫子，露出来的大腿早已晒得发黑……

有一群调皮的孩子跑了出来，一面随手抓起路边的石子和土块扔向马队，一面不停地喊着：“贡茶共哩哔，嘿唛隆咋呗。”意思是：“贡茶人为峰，却作鼠尾鞭。”

马队默默地前行，每个人都紧紧地牵住马缰，不敢松手，生怕出什么岔子。

全村的狗都朝着他们狂吠，马有点受到惊吓了，紧贴着主人，后腿在瑟瑟发抖。

这时，乡间的的小路上走来一位挑水的老太婆。

由于路窄，马队无法让路。那老太婆待马队靠近的时候，就抡起扁担，狠狠地朝马的屁股上砸去……

马顿时疼得直跳，马驮子就翻滚下来，连人带马冲入下水沟……

“哈！哈！哈！”

“哌！哌！哌！”

孩子们笑不拢嘴，而水沟的主人却早已闻声赶来，摩拳擦掌，准备好要痛痛快快地揍他们一顿……

以上是贡茶村的傈坡人驮着粮食，去到四川省那边，要向傈坡土司纳贡交租时，路过土司村所受欺辱的司空见惯的事迹。

在土司和地主称霸的年代里，傈坡人不仅受到外族土司的奴役欺压，也受尽了傈坡土司的压榨和苛虐。

土司不允许傈坡人盖楼房，门槛必须很矮，进出要低头，见了土司必须三叩首，直到允许才准起身。土司不许傈坡的男人戴斗笠，不准穿鞋子，不准穿过膝的裤子，死了不能立碑，每年还得向地主和土司上交苛捐杂税，以致于负重不堪，饿殍遍野。

唐太宗李世民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清末民初，傈坡的几个青年人带领了五十一个村的族人，向土司奋起反抗。反抗土司政权首先由告状开始，后来逐步发展成武装斗争。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努力，土司派出的杀手也斗不过这些青年人后，只得认栽，就此罢休，傈坡人终于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权，废除了苛捐杂税。

告状和武装反抗都胜利之后，傈坡先辈们就在贡茶村立了一个纪念碑，将告状文刻于石上，永作证据和纪念。

我们拜访滔谷时，听说傈坡先辈曾带领五十一村反抗土司的事，觉得此事具有历史存在的价值，故希望能将此事著书立说，以便后人知阅。

后来，来自贡茶村的族兄李聪志告诉我们，这个纪念碑就立于他们的村口，但是在过去"除旧立新"的运动中，此纪念碑曾经受损，移去他用。直到平反的时候，才又被寻回重新立起，但碑文的左侧终究还是缺了一个口，从此她无嗟的伤口成了永远的忠告和呐喊。

现将此状文呈现给读者，如下页：

状告土司的纪念碑

纪念碑文

照录判词永垂不朽

云南高等审判厅判决四年控字第一百九十六开

判决控诉人:马仕洪、李春发、雍兴顺、白如云、普兆宽、李太光、雍正才、马兴发、白如生及武定县环洲乡五十一村夷民众等。　被控诉人:土司李自孔　右代理人:耶宗杨,系该土司之头目;李洪勋,系该土司旨堂侄。右控诉人因土官虐民,雁宗不服武定县。民国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一审之判决声明诉本,厅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原判变更,环州乡土民仍暂由土司舍管束,各土民应缴杂谷杂粮,仍暂由土舍经理。除应纳条,艮正供外,不准巧立名目格外加征,所有之前一切赢余陋规,以及择佃杂派等项,一概豁免。控诉讼费归而造平均负担。事实缘环州乡五十一村土民,向归该乡土舍李自孔管束各土民应缴租粮,均归该土舍经管,迨后该土舍以该地广租薄陆续向加堆,而土署头目之薪工土司未给后,又多立名目取之于民,历年苛求无数。马仕洪、李春发、普玉亭等系该乡土民,自退伍归来,以专制既经剧除苛征,自应豁免,缴集各

村土民，到为代理逐以土族残民，生灵涂炭，开贝烦苛细目，诉经该县。刘前任将不正当之苛索悉行豁免，不能免者仍照旧上纳。普玉亭等不服后，诉经前县。张判断仍除杂派，酌减择佃，佃谷消纳于租石之内，以免土后催收苛索，仍以天地肥瘠定租后之多少。李春发等仍不服，迭诉于县，并诉于列，按便署经该县告知，事正式判决，环州乡土民管束权仍属土舍，对于各佃收租纳粮仍照旧，办理前收粮食，一两加收三分，再减为每两粮食一分五，一切赢余陋规由土舍自行添足，报解不准再立库房。名目以五分之外，格外加收择佃，前两年一收后，照原有额按年份上半年，随租杂款。照民国二年，刘前任判决清单再行酌减，折征佃谷，立名不正类，于推派应定为让三收七，其余以后，佃席暨不正当苛派达体制之礼节，悉行取消，并将分别存留租物，各立簿记陈请盖印，共相盖守。马仕洪等不服控诉，到所传造得悉前情理由。

控诉理由：　名称，控诉人等五十一村人民所租田地后，先辈于前明万曆初自行开垦而来，上纳粮以历三百余载，可谓是证据确凿。作者谓系该土司祖业，何以毫证据既是霍占，原判为该所有殊属大参，此不服一。

概土司之祖李安纳四川入滇，随征风朝父始授为环州土巡捕。不过借有管辖夷众之权，经催分粮之责，并且苛派收租等，情志不可嵇迨。康乾年间，该土司李毛元、李寿彭倚势压迫，籍经催粮为名，任意苛派，大肆践踏，小民不堪其苦，经控诉人先辈擦请上诉，将所有夫役杂派一律禁免，现有底卷可查，原判不依剧判决，仅判改七让，小民何堪剥削？此不服二。　择佃一层本系集派之列剧，土族等谓为老祖山地则有，水田择实为此项地土，系该土司买卖后，只能上租，何以正赋之分？又有屯种名目，土司苛虐，而何此不服三。　政府迭次行文余将所有杂派一律免除，草民因乃原判不遵饬辩理，任意偏断此案，不服四。　请求撤销原判，并各苛派条款，另为秉公判决于此案争点，一在土地所有权，二在浮收苛派，究竟土地所有权谁属？及是否浮收苛派？非别断定不是，以照折服查本案，系争田地控诉人等，谓系该先辈自行开垦，然无开挖，执照可况，又为其他证据，证明确系自己所有权。依现行法律，原诉人不能确切证据，证明系争目的物属于自己所有者，自愿维持现状，此控诉人第一论点为理由。　至浮收苛派，一即原审除判决主文外，另附条款计十

二条，今就控诉人在本厅审庭供，称不服各条而断定之，该条款第四条载汉民田主，佃户只收租谷杂粮，并无随征别物，然按亩计租，则较重土属。因市场不便，凡食物皆仰该佃民每年随征杂物，名目繁多，并有专制陋习者，按户帮给管夫、管马、管羊各费，固属苛派性质，然按亩计租则较轻，概予苹除田土口口，过受损应将核定随收各物，每年照市价，抵为现粮或现金上纳，以免烦劳而归。简易等语按此条系于收正租之外，并随征别物，即是苛派。原审既认系苛派性质，有专制陋习，自因一律免除，以蔫民田。折艮折分，人民何堪其扰？

控诉人第四论点：不谓无理由应将词条删除，第五条载各村民每年上纳租朴及折征粮，远近多寡不一，若由土署派人逐村征收粮谷，有浮收挑剔之弊，粮则有色水加折制弊，上下之手段难免除口口。为与土管直接，自仍已由佃户自行上纳之为直截了当，既有定期又有定数，随到随纳，事完即返，于佃户后无大伤，应即照行，可语按此条剧控诉人供，称期限太长，请求更改期限长短，于控诉人无甚损失，应仍其归第六条载佃谷一项，土舍谓系在正租之内提出，土民谓在正租以外加征，以前多立名称口口。各相争扑，各

佃上控列清着，除正粮外，概列为杂派，是居然以户自居，土舍别无应得租物，于失业无异。今即取消主佃理由，前佃谷一项全免，应酌定一折中办法收七让三，按年随粮租上纳等语，按业主与佃户之间，系佃户既已纳租，有后纳粮，则佃户之蒙务以尽，业主既得租谷又得粮，何得谓之失业？今即正租正粮，又得加征佃谷一项，殊属苛派。原审即知其多位名称格外加征，不判令实时取消，而反令收七让三，剥削佃民后欠公为。控诉人第二论点，不得谓无理由此条，应即删除第六条载五十一村上纳粗粮，随征夫马圃费，有无不定原无夫闰者，自不能另行起征，其原由前没粮一两随征收五百文者，今议定每两减为随征收二百五十文，不得加收等语。查夫马费乃前清专制之陋习，苛虐以民之弊政，在清末业已经禁止民成立，一律革除，该土舍之夫马，而犹征诸土民，实为还反政令互口口，系就地方筹款办理，不能于补加征，今该土舍朴正供，而外加征团费，五百文后属苛派，均应革除。况五十一村之中，历来征此，同系何得歧视卷如该条所云？原无此不另加征，原有此减为征二百五十。原有次文，则是一乡土民，有幸有不幸，何待原无此厚而待薄？情法俱失其

平何，何以昭折服？此项随征团费实系浮收苛派，不能听其仍旧征收，应将此条删除。　第八条末句载只收粮租，选佃不仅杂款一语，控诉人所不服攘佃二条，其不服理几见第三论点：夫撰佃之名目实所罕见，政之各项赋税亦无此名，控诉人谓据土族等称为地租，山地则有，水田则无，后未可以遂信，何也？若系山地则有地租，若系水田则有田租，地租皆包括于租字之内，今各佃民既纳地租，田有租等正供，何以又选佃？该土舍巧立名目，任意苛征，固属非，原审不即取消，后属不合格。　控诉人第三论点：亦得谓无理由，应将此条末句择佃二字删去，第二条规定择佃折艰辩法，第三条规定加收口征收，夫团薪贴办法，查系苛派浮收均应茫删。其余各条，控诉人既未声明不服核尚尤协，应仍其据上论结案，争土地所有权柄，造不能提出确切证据证明属于何人，自应维持现状，原审对于浮收苛派之部分判决，未免当本件控诉人不得谓毫无理由，应予变更原判，并更正各条于后，持为判决，如主文：更正条例，一土舍属地四至内所有村庄，均系开荒开垦而来，土舍垦土民认垦，科复后吸收租纳朴本与内地，主佃无黑，因土管墓，汉管体制判租为两起，照限示

开征，于是佃户自视为户而寄朴拔朴之说具佃主纷争不止，今既未脱离应后旧规，每年征收正当租粮，酌定旧历冬月初五起至初十日止，为上纳期间，不得无故参差，应土署可如期勋解，一土舍土民自争讼之后，所有应上租粮及旧例随征杂款杂物，或两年全未上纳，或按年有所债欠，既经息讼应筹清洁之方，并定通融之法，自四年为始，各村除业已完清，此次不计外余，或全欠半欠放带征朴灾，缓办酌定为三年摊还，并加体恤，只收粮租，不收杂款杂物，以土署库房永远裁。自民四年始，各村上纳朴租，均与土舍直接交割，不准土幕头目中干预，收清给票之后，听土舍自行派人经管，以前土舍在所属地内之志秉文，均有约束，众之权约束较管辖意稍轻。然系统上自当以土舍为纲领，一切行政方能统一，今具讼后既未取消其管束权，则各村夷民及付住寄住汉夷人民，自当仍暂受其管束，如有不法及不服调查自为风气，则曲在佃户，一经手明查实当受惩戒，惟以后无论公私事均不得派曾经被控之头目前往各村，一土署陋规既经苹除，头目自不通用，其土署雇佣人后，所需薪水工食由土舍自行筹给，不得向佃户分摊，保卫国家说，保董由该五十一村按佃户自

行公举办理，保董以内应办各事，凡关于统一国务事项，仍归土舍为国总统一办理，不得自为风气紊乱系统。

中华民国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云南高等审判厅民事庭审判长推事周安和印口，推事熊赞广印口，推事胡寅旭印口，书记官王述典印口，右判决副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中华民国五岁次丙辰烁九月上浣，江外十村，个岔、杂卧、新村、白果、马拉、落则、黑遮、石头村、阿谷租、以都拉等公同刊立于个岔村次。石匠留。

题作：万古长存

右联：涤书烦苛恩留千秋

左联：□□□□泽被十方

从告状文中可以知道，自明万历（1573～1620）开始，至康熙帝（1654～1722）、雍正帝（1723～1735）、乾隆帝（1735～1795）年间，傈坡祖祖辈辈都受尽土司苛虐，民不聊生。文中自始至终都以土族、土民、夷民或草民自称，可见傈坡人虽住在这里已经数载，却仍被当作贱民看待，深受蹂躏践踏。

此碑文是贡茶村小学老师白惠中抄存，后由该村李聪志兄台输入电脑，慷慨交由笔者写书之用，在此致谢！但碑文无标点符号，又因是文言文写成而读起来较难。于是笔者勉为其难，添加了标点符号，故若有舛误，恳请指正！文中的“口”字，在碑文上就是如此，笔者不知其处在文中时所指何意，而文末则有可能代指盖印。至于其他个别已模糊不清的字，抄存者、电脑打字员和笔者都没有能力根据上文下理猜出原字，实在是憾事。但所幸个别字的缺失，并不影响文章的全意和内容解读。

宗教信仰

自古以来，傈坡人都信仰万物有灵，崇拜山神、树神，祭祀祖宗，交鬼，叫魂，占卜等。所以俗话说：“送者鬼兮，祭者乃神。”傈坡人将背衬奉为天神的化身，无论是生产、生活、结婚、丧葬或疾病，都靠背衬来主持祭祀、占卜或指点迷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背衬文化。但傈坡人的信仰不纯粹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它融合了道教的五行阴阳，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儒教的忠孝仁义等。

傈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现在传统的宇宙观、神话观、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和道德观等各个层面。生产和生活有诸多禁忌，例如初一、十五忌出门，三五九月不理发，撒种收割看日子，出门择事选良辰，疾病叫魂送鬼神，逢凶占卜丧超度等。祭祖也十分盛行，老人过世之后，男的就用松树或马樱树

做成木刻进行供奉，女的则用青干栗树作灵牌。

大约 1906 年，外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从中国沿海千里迢迢来到西南大山里找到世代被边缘化的傈坡人。他们行医治病，救死扶伤，与土司抗争，震慑盗匪，为傈坡人创造文字，翻译圣经，开办学校，讲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罪人的天国福音。从此，许多傈坡人离弃原始宗教信仰，归信耶稣，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焕然一新。

民族文化

除了笛子文化和背衲文化之外，傈坡人在过去几千年的发展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服饰文化、火塘文化和节日文化等。

服饰文化　服饰是各个民族的外在特征，傈坡的服饰各地有所差异，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种类，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例如，元谋县的傈坡服饰，武定县的傈坡服饰和禄劝县的傈坡服饰。禄劝县的傈坡服饰和当地的彝族服饰，大致相同，只在帽子和手袖上有差异。元谋县的妇女头戴圆顶帽，但武定县与禄劝县的妇女帽子如同锦鸡或野鸡形状，代表尊贵，因为傈坡人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中，锦鸡和野鸡是尊贵的象征。其他地区的傈坡服饰又与这三种不同，各具特色。

在旧社会年代里，过着贫穷、受人奴役生活的傈坡人，每当遇到丧事或天灾人祸时，就会从裤脚或衣襟上撕下一块布条，系在手上，以作苦难的标记，直到这一年过去才把它去掉。后来，傈坡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提高，生活日渐改善，于是妇女们就用绣花代替系布条。这样，妇女们手袖上一圈圈美丽的线条，就成了一种服饰文化。

男人们穿羊皮卦，身披蓑衣，腰佩短刀，插挂弓弩，擅长

涉猎，喜烟好酒。近现代的武定县境内的滔谷村傈坡人，把弓弩箭袋，烟袋和蓑衣等都绣在男人的衣服上，以作纪念。

火塘文化　孩子若是跨越火塘，或爬到灶台上的话，必会遭大人们训斥一顿。因为古时候的傈坡人敬拜火神，所以从火上跨越过去，那是对火神的大不敬。这也形成了特殊的火塘文化，火塘分为上下八位，上八位由男主人座，下八位由女主人座。客人入座必须按照辈分和年龄，还要讲究近亲远疏，不可造次或出错，否则对客人和家主都是不敬。

除此以外，公公和儿媳，岳母和女婿，都不可面对面入座，因为这不仅造成了家庭关系的混乱，也会亵渎火神。在火塘边入座，也不可以翘二郎腿等。

在过去没有电灯和电视的远古时代里，每到夜晚，人们就围坐在火塘边，听长者们唱诵和讲解历史、神话、传统、民风和礼仪等。因此，火塘文化在傈坡的文化传承及历史延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节日文化　傈坡人传统上所过的节日，有些是与其他民族一起过的，有些则是民族特有的，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例如，正月过年，与历史上傈坡人反抗暴政，大年三十晚上起义，将官府派来的大子全杀死有关，传说当天晚上为了掩盖血迹斑斑而铺上松毛，故后世人每逢过年就铺松毛，就是为了纪念反抗暴政的胜利，而今天铺松毛则纯粹只为了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而已。

二月八日或二月九日的复苏节，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有些不畏土司和强权的傈坡人，为了庆祝万物复苏而过的节日，后来过此节则是象征和祈愿自由与和平。

七月十四日所过的节日，傈坡话叫作“粑噜噜节”，相传傈坡人迁移到昆明的滇池旁边住了许多年日，这里土地肥沃，适于居住。后来，有一年的七月十四日这天，汉族人突然前来驱赶傈坡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傈坡人来不及收拾家具和打点行李，只能匆匆地把玉米、豌豆、黄豆、麦子等五谷杂粮放到锅里炒熟，立马装在布袋里，携带家眷连夜出逃。

就这样，有些傈坡人逃往姚安县，到达那里时他们所炒熟的干粮都吃完了。后来有人在整理烟袋的时候，从烟袋底部抖出了几粒荞子，撒落在了地上。第二年他们又返回那地的时候，发现荞子长起来了，十分旺盛，籽粒饱满。于是，有些傈坡人就在姚安县定居了下来。

从那以后，每年七月十四日，傈坡人都会把五谷舀出来，混在一起干炒了吃，为的就是纪念历史上七月十四那天，汉族人将住在昆明滇池附近的傈坡人强行驱逐出境的事件。

但自从外国宣教士把基督教传入傈坡族群中后，傈坡教会也过基督教的节日，如受难节，复活节，五旬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等。

第三章　　淑女哭嫁

春鸟叫，杜鹃鸣，耕种忙，又一年。
马樱花，红似火，山上闹，情歌遥。
谁家女，愁无郎，媒妁至，喜鹊来。
冬腊月，农耕闲，新春至，家家喜。

此篇笔者将用小说体裁的叙事方法，向读者们介绍傈坡的婚嫁文化、习俗和礼仪，让你感受不一样的精彩世界。同时期望读者能够将其与后来的基督教文化做一对比，可知傈坡文化的转型与文明的进步。

讨瓜子

春节最热闹的三天刚刚过去，人们便从节日的狂欢气氛中渐渐地苏醒了过来，开始筹划起新一年的耕种和计划。

这一天，晴空万里无云，淡蓝好似碧玉，又像漫山遍野的蓝色花朵朵。然而，冬天的气氛依然未去，天气还有几丝凉意。

今年早开的马樱花，把山寨里的数间茅舍团团围住，似乎与往年有所不同，似乎又觉察不到有什么异样。

这里的人们每天两顿饭，早上起床后先劳动大约两小时，然后就回家吃早饭，等待太阳最热的时分过去，人们又陆续返回到地里干活去了。早饭后的片刻，是男人们闲聊的时间，那时妇女们也会坐在院中一面乘凉，一面绣花。

妇女中的俺待嬷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们看见了吗？今年的马樱花开得比往年都早，是不是在预示着我们要早早地

讨来瓜子，开始播种喽？”

其他的几个妇女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唱和道：“哇！妳在说什么呢？我家还没有耕好地，还没有背粪呐，这么早讨瓜子做什么？”

“你还说你家呢？我家还没有地，要在哪里耕都还没底儿。”

“什么没地？什么没底儿？你家的瓜子好着哩，妳昨天没听到喜鹊叫，成双成对地飞过妳家门前吗？恐怕是有人早就看中妳家门前的马樱花，就托喜鹊先捎来了喜信吧！”

只有俺妈没有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话语的意思是什么。

午间的太阳掠过头顶去了。

妇女们收起手中的绣花，跟着自己的男人到地里干活去了。

俺妈是个开朗的女人，这在村里是人人皆知的。但今天下午去地里干活时，一路上都没有说过话，这肯定有什么心事，她的男人也看出来了。

俺爸终于打开了话题，想要试探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俺妈到底有什么心事。

“孩子他娘，妳说今年我们这块地要种什么好？去年种洋芋好像不出产，要不换其他的试试？”俺爸带着商量的语气问道。

“种瓜子呗！”俺妈不假思索地回答。

“种瓜子？”俺爸不解地重复了一遍“种瓜子的话，要种在玉米的行间，这能行吗？土豆都不出产，怎么会改成种玉米和瓜子了？”

其实，俺爸是没有明白俺妈所说的话，误以为是真的要在这块地里种玉米和瓜子。原来，傈坡人说话比较委婉，尤其是

在男女关系的话题方面，更是需要使用委婉语才行。俺妈这是受到了几个妇女的刺激之后，开门见山地和俺爸说："咱们要给大儿子讨媳妇喽！"

对于农夫来说，瓜种在地里，就像藤蔓一样会爬满整块地，并且会结出很多很多的瓜来。这里的人们无不希望自己家的媳妇能传宗接代，像瓜一样多。久而久之，讨瓜子便成了讨媳妇的委婉语。

由于俺爸没有听出这个意思来，所以俺妈继续说道："那你家当年是地里种不成什么了，才来我家讨瓜子的？"

这下俺爸完全明白了，原来俺妈说的是那回事。

他们冲着对方看了看，笑了出来。

俺爸说："好！我找个时间上孩子的安乌家去一趟，顺便把猪头背过去孝敬孩子他阿公和阿婆两老人家，今年既然是要安乌去讨瓜子，那妳也一起回趟娘家吧！"

"想不到你老人家还挺通情达理的，说到讨瓜子，看把你乐得……"

"当然啦！我们要讨很好、很好的瓜子来，种在地里，明年就让妳抱着大大的瓜，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笑得合不拢嘴……"俺爸开玩笑地说。

"得了呗，人家的瓜子愿不愿意种在你家地里还是个问题，瞧你说得……干活呗，今天得把这块地都挖了。"俺妈装作有所顾虑一样，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嘴角露出了一丝丝的笑意。

到了傍晚，夕阳西下，晚霞烧红了整片天。

布谷鸟开始藏匿行踪，喜鹊们也陆续地回巢了，俺爸和俺妈已经挖完了那块地，拖着略带疲惫的身影，一前一后回到茅舍家里。这时，他们的大儿子阿达带着两个弟弟，也吆喝着成

群的牲畜回家了。

俺爸和俺妈结婚十七年，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大儿子名叫阿达，意思是“大哥”；

二儿子名叫阿莱，意思是“二哥”；

三儿子名叫阿耶，意思是“小哥”。

他们的大女儿虽然在家排行老二，但他们不照着汉族的家庭观念让儿子阿莱和阿耶叫她阿姊莱（就是“二姐”的意思），而是叫她阿姊达（就是“大姐”的意思），不过阿莱和阿耶只有一个姐姐，所以习惯上只叫她阿姊。

他们家的小女儿，也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几个哥哥就叫她嫩嬷，而阿姊却要叫她嫩嬷，都是“妹妹”的意思。

晚饭后，俺坡和俺嬷夫妇，俺待和俺待嬷夫妇都来了，前一对夫妇是俺爸的大哥大嫂，后一对夫妇是俺爸的弟弟弟媳，都是俺爸亲自去叫来的。

这下子小小的茅舍顿时热闹起来，大家围着火塘边坐下，炒一锅葵花籽，喝两壶茶水。换做以前俺坡还年轻力壮时，他们老哥三个准会吸上烟斗，把整个房间弄得烟雾缭绕。他们哥三个在一起，也少不了痛饮几杯自家酿制的包谷酒，说喝的是什么“哥俩好”，然而一旦醉了之后，那就不好说了，“哥俩好”也会闹变扭，吵吵闹闹也是常事。只不过一家人过了也就过了，谁也不计较罢了。但从去年开始，他们就相约不再喝酒，一来不伤身体，二来也不伤和气，人都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也该为后辈主持家事了，若再这么喝下去，弄不好会坏事的。况且，今晚被请来，也不是为了“哥俩好”，而是另有他事要商量。

几杯茶水过后，闲聊也差不多了，地上布满了一层层七零八落的葵花壳，让人看了好不心满意足。

这时，俺坡不大不小地咳了几声，全场就安静了下来。

俺坡终于发话了：“你哪年出生的？我这年纪大了就记性不好，怎么给忘了呐。”他转向阿达问道。

俺坡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村寨还算是一号人物，连村头也要礼让他三分，况且像他这样五十几岁的人，还不至于到记忆模糊的地步，所以俺坡这么说只不过是一句谦词而已，想要打开话题罢了。

这一点阿达也知道，但他还是出于礼貌地回答道：“虎年。”

俺坡于是伸出右手，用拇指在手指关节上数了一番，然后说道：“十七岁了，是时候成家了。”

阿达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

阿达原以为他上个星期放羊时，和远村的小伙子打架的事败露了，所以今晚是要开家庭会议进行一番教育修理。说到打架，阿达还真是个有胆有识的人物，别看他在家温顺有加，在外头那可是流氓地痞也得让着他走的。上星期就是看不惯远村的那小伙子仗着自己是土司一族人就欺凌霸道，阿达见了，就第一个上前去单挑，把他打攀在地，让他求饶才肯罢休。

阿达不怕仇家来寻，就怕家里俺坡发话，这也是民族的传统，晚辈是不可以顶撞长辈的，尤其是至亲的长辈。

俺待也说话了：“这些年你有没有中意的女孩子，有的话让你父母找个夫臼（“媒人”的意思）去她家里说说。马樱花开了，就有蜜蜂去采蜜，你若去晚了，就不是你的了。”

“没有！再说了我还年轻，现在不考虑这事。”阿达说。

阿达这么一说，俺嬷和俺待嬷她们就派上用场了，她们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硬是让阿达沉默了下来，不再说话，这算是他已经默认长辈们的提议了。

俺坡又发话了：“我知道你们把我当成老虎，当成老长

辈，所以请我来。但是，我这些年有风湿疼痛，腿脚不利索，走路不太方便。”

“俗话说：‘空稳安乌稳，安乌卯杆堤。’”俺坡继续说道“这话的意思我们都明白的，一家当中舅舅是最大的，所以家中遇到丧事时，舅舅要被请坐在棺材的上方位置，这是他特有的资格，他理当受到家人的敬重。”

俺坡的话意味深长，却停在这里，没有继续说下去。

俺待就着他的话说：“我赞同你俺坡所说的话，让你父母找个时间去见见你安乌，早点定下夫臼来，就好办事了。”

“就依你俺坡和俺待的话去做吧！”　俺嬷说完了，还不忘加上一句客套话说：“还好有您们在，不然我们老俩口这呆头呆脑的，都不知道要怎么料理家事。”

俺爸也一面点头，一面应声道：“孩子他娘说的是。”

“嗳！一家人就不说客套话了。”俺坡说，“以后的事，到了哪一步再做哪一步的打算吧！”

说完，俺坡和俺待他们都点着火把回家了。

家里只留下一堆撒满地面的葵花壳，和还在意犹未尽的阿达，他漫不经心地打来洗脚水，一面洗脚一面思想：“今晚唱的到底是哪出戏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场白了……”

当他回到卧室时，从茅舍的窗口往外望去，只见一轮明月已升上高天，皎洁的月光下，远山的身影和田野的轮廓都依稀可见。

他望了望身边睡得呼呼香的两个弟弟，心想：“恐怕以后不能再陪这两个小屁孩玩了……他们心目中的阿达也恐怕不能再为他们掏鸟蛋，转山坡了……”

那天晚上，阿达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等到第二天他睁开眼时，只见两个小屁孩在揪他被子，脸蛋上露出傻傻的笑容，跑出了屋子。

根据民族传统，阿达家每逢大年初三过完，就会找个时间，赶在过小年之前回阿公阿婆家一趟，汉族人也有类似的习俗叫作拜年，但阿达的民族却不叫拜年，他们的民族话叫作“阔亘”，就是女儿和女婿每年要背着猪头，以及从猪颈项位置以下到尾部的那条肥肉，并带着孩子回女方娘家朝见阿公阿婆的必尽礼仪，预示女儿和女婿把今年所有的从头到尾都拿回来孝敬老人家，只是他们不需跪拜阿公阿婆或长辈，阿公阿婆也只是在他们返回的时候，或送给他们一只将要下蛋的小母鸡，或种子而已，也可以不送。当然，若是女儿家今年的收成不错的话，就会另外带上几块肉，分送给孩子的几个舅舅每家一块。

每次回阿婆阿公家阔亘时，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阿达也很喜欢回阿公阿婆家，不仅可以吃上丰盛的晚宴，还可以和许久不见一次面的堂兄妹，以及表兄妹们一起玩。

但今年阿达没有去，他留在了家里，说是帮助看家和料理家务，实则是为了躲避俺爸、俺妈去和安乌商量婚事的“尴尬”场景。

阔亘的第二天，俺爸就拿着一块肉去了安乌家，他一进门，安乌看见他拿来了一块肉，就连忙说道：“你们回来就回来，干嘛还拿肉来啊，孩子正在长身体，你们要留给他们吃，这些孩子挺可爱的。”话是这么说，但还是把肉收下了。

俺爸说道：“孩子的安乌，你这哪里的话，俗话说：‘空稳安乌稳，安乌卯杆堤。’明后年我让孩子给你背猪头回来。”

安乌是个聪明人，哪能听不出俺爸的话来。这明摆着是要请他做夫臼（“媒人”的意思），给外甥讨瓜子（“娶媳妇”的意思）了。因为，祖祖辈辈有这样留下来的传统，一旦年轻的夫妇结为连理，就要在头两年把半个猪头背回娘家，另一半猪头却要给夫臼，以此表示夫臼就像自己的娘家一样亲。

“你说的没错”安乌说，“但也有俗语说：‘有事就要找

大哥’。所以你的兄长这是什么意思？”

俺爸说：“他的意思是这样、这样的……”接着，他就把事情的经过都细说了一遍。

安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既然你兄长这么瞧得起我，那我也不好再推辞。再说，给外甥讨瓜子这本来就是安乌分内之事，我就尽力而为吧！”

没过多久，安乌就托人捎来信息，要俺爸或俺妈跟他去物色一个女孩，他们把这叫作找瓜子。他们要去的村子不远，老人或孩子走路的话“两头黑”就可以到达，也就是早上天还没亮时出发，走的再慢，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也可以到了，若是骑马的话，不用半天便可以到达。但他们决定这次走路去，也好事先熟悉路况。

安乌带着俺妈，也就是他的姐姐，早早地出发了。

他们到达村口时，太阳正要落下山去，放牧的孩子们正赶着一群又一群的牲畜回家。由于安乌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不知道某某家在何处，就上前叫住一个放牧的孩子问道：“我们听说某某家要卖羊，所以来这里，但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你知道他家住哪里吗？”

那牧童指着不远处的茅舍，从最靠近他们的一家数起，说第五家就是他们要去的人家。

安乌为了不认错人家，就再问道：“你说的那家人是不是会做木匠的那家？”安乌这么问是因为介绍他们来的人告诉他们，这个村里只有那家人会做木匠。

牧童点头后，安乌才放下心来。

他们还是坐在村口乘凉，赶了一天的路，正好需要休息，而且等到天黑再进人家，这不容易那么快就被其他的邻居发现。

哇哇哇！

看家狗吠的厉害，木匠家有人一面责骂狗，一面出来瞻望。

“这是某某木匠的家吗？我们是谁谁的远亲。”安乌问道。

“是，是！请回来家里。”

天虽然黑了，但主人家还没有吃饭。因为，这里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一家会在天黑前吃饭的。不过出乎意料的不速之客，让他们还是有点措手不及。他们忙着去把久藏不多的腊肉拿了出来，再舀一小碗米来淘，准备好要大宴宾客。

安乌和俺妈见了这状况，便一面连忙上前去抢肉夺米，死也不肯让他们下锅，一面把随身携带的干粮给他们看，说：“我们有自己的干粮，借宿一晚就好。”

几经周折、几番客套、几经推辞之后，以安乌和俺妈的让步停息下来。

没过多久，饭菜就被端上了桌子，主人家就请安乌和俺妈共进晚餐。

这时，安乌和俺妈已经饥肠辘辘，却还是出于礼节，再三推辞，说自己口袋里有干粮，一会儿放在火塘里烤一下就可以吃了，再喝点水就可以了。

主人家也出于礼节，都上前去，一面拉他们，一面说些客套话。安乌和俺妈这才和他们一起坐下来用晚餐。

不一会儿，主人家就又是添饭，又是往他们碗里夹菜，他们就把菜夹起来，放回到桌子上的菜盘中……

原来，客人再三推辞，主人家再三邀请，这在那时候是必须的礼节，但不算是什么繁文缛节。相反，人若不会用客套话加以推辞的话，会被人看为是不知廉耻的人；而主人家若是不

再三邀请的话，也会被当作是没有诚意。

不记得火架上的火把添加了几次，终于大家都吃饱了，坐在火塘边闲聊起来。

主人家不善于饮酒，或许因他是木匠，为了避免给别人家做工时误工，或是其他原因，他在饮酒方面很节制，他也不过分向安乌劝酒，大家都只是喝了一点，尽到礼仪而已。

安乌开始和他们拉起家常来。

家主和他，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陈述起自己的家谱来。其他的家庭成员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偶尔也会发问或打岔一下。这样一来，他们反倒讲得更起劲了。

虽然推到八、九代以前，他们也没有亲缘关系，但经过一番闲聊和拉家常，彼此的感情却增进了不少，甚至安乌和家主还根据年龄彼此称兄道弟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安乌开始转移话题。

“我们听说你们这里的瓜子很好！”安乌说道，“所以特意来你们这里讨一点种子，要去种在我们家的好土里。”

顿时，屋里安静下来，只听见老鼠从房梁上窜过去的声响。

安乌也停了一会儿，伺机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

这时，木匠的妻子开始说话：“嫆萌！再去舀一点葵花籽来，也顺便再烧一壶水，一会儿洗脚。”

“对！去舀一些葵花籽的种子来。”木匠的儿子戎能笑呵呵地说道。

原本沉默的大家，都一下子笑了出来，整个堂屋都被嘻嘻哈哈的笑声充满了。

等大家都笑停了，安乌便就着戎能的话继续说道："我们葵花籽也要，瓜子也要。瓜子种在我家地，来年瓜满整块地；葵花种在庭院里，天天笑脸照家里。"

这话一出口，木匠的妻子不再沉默，她对安乌说："老哥，你初次来我们地方，怎会知道我们地方的瓜子好呢？你说的不过是笑话罢了！"她继续说道："倒是你们那里的瓜子历来都是好种，这远近的人都知道。要不你给我们家的戎能讨一点来？"

以前，很多人都会进行两换亲结婚，就是甲家的儿子相中乙家的女儿，前去提亲的时候，乙家提出要甲家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才愿意把女儿嫁给甲家。

木匠妻子说的话，大家一听都心知肚明了。

安乌回答道："我大姐家的瓜才结出来，想要她家的瓜子，那还需要等十来年才行。但你们家戎能一看就是个很聪慧的孩子，所谓好地配好种，所以不必担忧着急。"

木匠一家人竟得知俺妈的女儿还年幼，便不再说什么。

记号酒

傈坡有一句话叫作："有女先问舅"。意思是舅舅家有优先权娶外甥女作儿媳，只有当舅舅家没有合适婚配的儿子时，得到舅舅的允诺后，外甥女才能外嫁。

但木匠的妻弟一家，儿子尚幼，故此安乌他们才敢"贸然登门拜访"。

几轮谈话之后，安乌私底下瞅了瞅俺妈，眨眼示意。俺妈心领神会之后，便开始夸奖起嫆萌来，先是夸她美丽漂亮，后是夸她贤惠能干……

安乌便知道俺妈已经相中了女孩。

反之亦然，在这种场合中，若是俺妈保持沉默，或转移话题的话，便是没有相中女孩的意思。

安乌道："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们的地方贫穷，不嫌弃我们的父母肮脏的话，就恳请你们让女儿来喂养我们老人的肚腹。我们若不祈求你们的话，就无处祈求了。"

木匠说："今晚夜深了，我不胜酒量，你们大老远来也累了，我们改天再聊吧！"

"是啊！戎能你倒一些水来，给你大叔和大姨洗洗脚，给他们安排睡处。"木匠的妻子也说。

安乌下表决心说："我们今晚一定要求到你们答应为止，不然绝不去睡觉。"

事实上，戎能并没有起来倒水，也没有给他们铺床。因为，谁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回绝的客套话而已。而嫆萌却早就羞答答地跑到邻居家去了。

俺妈说道："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待嫆萌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我们家的阿达也会对她好的。再者，有我们老两口在，我们绝不会让嫆萌吃半点亏的……"

接着，安乌便向他们保证，一定调教好自己的外甥阿达，让他做一个孝敬父母、疼爱妻子、勤操家业的汉子。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木匠家对安乌的话，还是不得不信。因为在整个民族的家庭组成中，舅舅的位分是最大的，不论外甥有多调皮无赖，也得惧怕和服从舅舅的权威。

俺妈又说："论到吃穿住行，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家也有几十亩地……"俺妈也说了一些自家的阿达如何本分、孝顺之类的话。

安乌把带来的一包糖和一壶酒拿了出来。家人出于礼仪和客套，也拒绝了一番，但不是死死拒绝，于是大家就把糖分了，每人几颗，当然有意地留下了一些。酒却没有开瓶，安乌

和俺妈有意要把这留给木匠家，也好进一步试探他们的想法。

第二天一大早，安乌和俺妈起程回家时，木匠家没有把他们带来的酒让他们带走，这说明了他们一家人愿意考虑这一桩婚事。等下次他们再来的时候，如果木匠家觉得不合适的话，就会把酒和酒壶还给他们，说："你们上次带来了酒，我们都不知道，我叫家人好好保管着，现在你们可以拿回去了。"但木匠家若经过考虑、商量后，觉得这桩婚事可以继续的话，便会把酒给喝了，下次安乌他们再来的时候，只把酒壶还回去，并对他们的酒进行一番称赞，以表谢意。

饮小酒

安乌和俺妈赶了一天的路，走到岔路口时，安乌说："你回去和姐夫商量商量，也问问阿达的意思。这事拖延不得，若还要再去的话，那就让我知道，我好让那个介绍人事先捎个信给木匠家，他们也好准备妥当。若是你们觉得不想去了，那也让我先知道。"

"嗯，嗯！"俺妈说，"要不你也去家里住一晚再回去吧？"

"不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去犁地，妳也别叫我了，一家人客气啥！"

两人就这样分开，趁天黑前赶回了自己的村庄。

又到赶集的日子了，那个介绍人在集市上遇到了木匠，就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过几天安乌他们还要来一次，你家怎么想？"

木匠回答道："人家要来就来呗！脚不是长在他们身上吗？"

哈哈哈……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好！我知道了！”那个介绍人说，“不仅脚长在他们身上，我还敢说，他们有足够的人手和力量，那就让他们把该带的都带齐了，按着礼仪一步步来。”

又是一个黄昏。

木匠家来了一行人，除了安乌、俺妈之外，俺爸和阿达也来了。他们带来了一壶酒，一升玉米，一包糖，一盒红糖。

晚饭后，大家按着规矩入座，围着火塘。

这一次，木匠家的女儿嫆萌与俺爸家的儿子阿达首次见面，两人只在别人不注意时，偷瞧彼此一眼，但若发现对方也在看自己的话，就立即调转目光，装作没看见似的。

嫆萌羞答答，今年刚十五。

阿达也腼腆，今年满十七。

一个童年少女，一个少年俊郎，对于婚事，也就似懂非懂而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也并非是强迫婚姻，乃是从物色对象，到结婚，乃至成家后都有长辈监督、陪伴、教导和扶持罢了。所以，那时候几乎没有离婚的夫妻，不管大小事，正如谚语所说：“公鸡啄架头对头，夫妻吵架不记仇。”很多事吵吵闹闹也就过了，若有什么过不了的心坎，就会把亲族里面的伯伯、叔叔、舅舅和姑妈、阿姨等叫来，做做思想工作，训斥一顿后，两口子也就会听大人们的劝告，把事情放下了。

安乌在来的路上特别叮嘱阿达，到时候看他示意，若是相中了女孩，就用微笑向安乌示意，其他的不要多说话。

阿达平日里胆子挺大的，敢斗勇斗狠，但碰到提亲这事，他还真讲不出话来，好在安乌事先就为他做好了暗语。

当安乌和木匠家说明了此番来意之后，木匠说：“我们家的女儿还小，没出过远门，现在就许配给人为时尚早。”

“不怕！到了我们家，我们会照顾好她，不让她做重活。”俺妈说。

安乌瞥了一眼阿达，见他腼腆地笑了笑。

“再说了，你们家的儿子怎会看中我们的女儿呢？”

俺爸说：“我们都看中了你家的女儿，而且我们都十分喜欢她。”

安乌也说：“阿达很喜欢嫆萌的，若是不喜欢的话，他早就说了。再说了，婚姻大事，还得咱们大人操办，对吧？”

这话一出，十几双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阿达。嫆萌也偷偷地窥看了一番。

阿达腼腆地低下头去，羞红了脸，点了点头。

俺妈转向躲在角落里的嫆萌，请求道：“嫆萌，我们诚心诚意地恳求妳，来我们家给我们老俩口养老，妳愿意吗？我们求妳了！”

嫆萌把脸藏到了她母亲的身后，没有回答。

于是，长辈们又彼此闲聊了一番，缓和一下气氛。

最后，在俺爸、俺妈和安乌的再三要求下，木匠和他的妻子终于说话了：“我们的责任是把女儿养大，然后帮助她成家，至于婚姻大事，最重要的是她喜不喜欢？同不同意？我们不能强迫她嫁或不嫁，我们只能成全，问她好了！”

俺爸和俺妈说：“有你们老俩口的这番话，我们很高兴，很高兴！我们的心热乎乎的！又像吃了蜜一样甜！”

又是几次催问之后，嫆萌羞答答地回答：“一切听凭父母做主喽！”说完她脸都红了，又躲到母亲的后边去。

按着傈坡的民族性情和传统，父母若不同意女儿出嫁的话，就会找出各样的理由来婉拒。同样，女儿若不喜欢出嫁的话，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出嫁时，她会说：“我不知道！”然后

起身离开。这样，最后父母会说："去问女儿吧！"

可是，大家找不到她，这事就会不了了之，就此罢休了。

"阿达，从现在起，嫆萌的大人就是你的大人，你要把他们当作亲生父母看待，敬重和孝顺他们，要像敬重和孝顺你的俺爸、俺妈一样。"安乌郑重地说道。

"嗯！是！"阿达小声地回应道。

安乌让俺爸、俺妈和阿达把带来的东西拿出来，交给了木匠。

随后，他们开始和木匠一家选定一个黄道吉日，要再次来"饮大酒"。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双方的先祖祭日，民族忌日等之外，选到了一个好日子，确定了饮大酒的时间。到那时候，女方家的舅舅、伯叔、阿姨和姑妈等重要长辈都会来，一是为了向男方保证他们都同意这门婚事了，二是要一起商量筹办婚礼的大事。

事到如今，安乌这媒人的身份是坐定了。从此，大家都称他为"夫臼"，就是媒人的意思。而木匠夫妇则被称为犹颇和犹嬷，就是岳父、岳母的意思。阿达和嫆萌也都要跟着对方去尊称每一个亲属长辈。

饮大酒

正月说婚三月订，六月大酒来年结。

一般情况下，正月去说婚，即讨瓜子的话，三月会进行订婚，就是饮小酒，而饮大酒的时间一般都会在六月左右进行。这样，来年正月过年期间，便是举行婚礼的大好时期了。

甚至有些人还会把饮大酒的时间定在火把节前后，因为傈坡的火把节六月二十四日这天，有的家族会进行祭祀活动，

有的则是村里共同举行祭祀。祭祀一般会是选来一只山羊或小猪，由村里或附近请来的背衹[18]主持祭祀，在这一天会把祭牲拉到村口或山上，在树神或山神面前屠宰，以取悦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本族本村平安无事，赏赐五谷丰登。祭肉则由背衹分给村民，每家一块，不论人多人少，每家都会得一块祭肉。

到了节日的晚上，年轻人就会点着松明火把，袋里装满捣碎了的腐木，挨家挨户地去烧——烧正房，烧堂屋，烧院子，烧畜圈，烧家具，甚至也烧人。他们左手高举火把对准目标，右手从袋子里取出一把把腐木，朝着火把头扔向目标。顿时，金光闪闪，火星漫天……这就是“火把节”名字的由来。

年轻男女一面烧，一面还会喊道：“你还敢生病吗？你还敢死人吗？你还敢不吉利吗？”

被烧的那家人则一面四处逃窜，躲着撒下他们的火星，一面代替那些导致家里生病或死人的精灵们求饶道：“不敢啦！不敢啦！不敢再生病了！不敢再死人了！也不敢再不吉利了！”

等到家主最后求饶说：“别再烧了，我们不敢了！”年轻男女们才到另外一家去，继续烧，一路烧。

凡物经水变干净，凡物经火化乌有。

火把节就是要把一切的疾病、灾难、死亡和不吉利的都统统烧尽。故此，若是不去烧哪一家的话，那家人就会怒火中烧，火冒三丈，觉得年轻人看不起他们家。

而每烧完一家人，那家的主人就会拿出一些食物或糖果，馈赠给来烧火除祸的年轻人们，以示答谢。

饮大酒的日子订在六月二十三的话，新来之人就可以一同参加火把节的祭祀，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若是订在六月二十五的话，昨晚年轻人已经把一切灾祸疾病都烧尽了，所以他

[18] 背衹也写作“碑卯”，彝族人称之为“毕摩”，汉族人称之为道士。

们的到来，不会沾染任何不吉利。

昨夜除旧祸，今夜迎新喜。

六月二十五日，迎来了给嫆萌饮大酒的好日子。

这一次，阿达家来的人有俺爸和俺妈、俺坡和俺嬷、俺待和俺待嬷、以及做夫臼的安乌，连阿达在内共八人。

嫆萌家也请来伯父伯母，叔叔阿姨，舅舅舅母，以及邻里有名望的几位长辈。赴宴席的还有这些亲属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是至亲。

大家共进晚餐之后，安乌把带来的礼物当着木匠和众亲属长辈的面一一清点了，然后交给木匠。

大米六升。

玉米六升。

红糖十盒。

糖果十公斤。

白砂糖十包。

白酒十六公斤。

正当大家都在高兴地分糖果，喝糖水的时候，饮大酒的礼仪已经在堂屋开始了。

双方的长辈都按着规矩对号入座，每人面前摆了一个盛酒碗，随即木匠家的接待员们把阿达家带来的酒开瓶，把酒举过头摇了一摇，将几滴点洒在地上，算是敬土地神，然后就一一把众人面前的碗盛满喜酒。换做是其他盛宴的话，家主或家主所请最年长有威望的人会开杯，但遇到饮大酒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饮大酒有深意，开杯酒谁端起？

俗话说："空稳安乌稳，安乌卯杆堤。"[19] 况且安乌是夫臼，按理来说他开杯肯定没人会有争议。然而，若是安乌开杯的话，最后就无人收场了。

饮大酒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

一是双方至亲的长辈要彼此交换承诺，表示愿意成全这门婚事，并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也会以身作则地祝福和帮助他们。

二是双方至亲的长辈要参与商议，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来筹办婚礼。

阿达一家人都来了，而且事先商定的礼品如数带到，足见他们对这门婚事的看中，男女双方的父母也无异议。但依照礼节，大家还是得当着众长辈的面说出来才行。

除了安乌之外，阿达家辈分最大的，当然是俺坡了。俺坡端起酒，开始发话："我们家有好福，能够在您们家讨到这么好的瓜子，我们高兴！大恩大德不敢说来日回报，但明年一定让两个孩子一起给您们背猪头回来。"

俺坡继续说道："我不太会说话，但我兄弟敬我是他大哥，让我来一趟，我不敢推辞。现在我代表阿达一家，敬亲家公、亲家母，各位大哥和大姐一碗，我先干为敬！"说完站起来，端起酒碗，高举过头，稍稍鞠躬后，一饮而尽。

俺坡的这番话，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敬服了，无话可说。俺坡是阿达父母的长兄，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足以代表男方全家的诚意。

接着，安乌作为夫臼，他开怀地笑了笑，一边夸赞俺坡的豪爽和酒量，一边说："长兄如父，一言九鼎，我们男方都赞同这门婚事，正如俺坡所说。"

---

[19] 意思是家族中舅舅是最有威望的，丧礼上他要坐在上位主持一切。

“来！大家都尝尝喜酒，沾沾喜气！”安乌挨个碰杯，大家也都从了。

一杯酒下肚，事就有商量。

大家开始闲聊起来，拉家常，背族谱……霎时间整个屋子里充满了欢笑声，好不热闹！

不知不觉间，酒已过三巡。

俺坡手中端着酒，面对着嫆萌的伯伯，说：“大哥，你比我年长一些，我就叫你大哥吧！你给个话，同意这门婚事不？同意的话，俺就喝一个，我干了，你随意。”

热闹非凡的屋子，一下子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都盯着他们两人。

这时，一阵狗叫声打乱了俺坡的问话，人群又热闹了起来。俺坡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顺着这情景把话题转向了其他。

但这一问话，让女方的长辈们都有了心理准备，开始掂量要如何应对。

过了一会儿，俺坡又把话题转回来，说：“这门婚事你们咋想？给个话！你们想好了的话，我就要干了这碗酒。”说着把酒端到嘴边，装作要喝的样子，却没有喝，之后又慢慢地放下来。

阿达家的其他几位长辈也附和道：“我们要喝酒了啊！”但他们把酒端到嘴边后，没有喝，而是又挨个陆续地放了下来。

“有女先问舅，”嫆萌的舅舅说道，“我妹妹家先前就请示过了，我向来都赞同这门婚事，现在也同意。”说完他干了一碗酒。

大家等的就是这番话，若是舅舅不发言，女方家再有威望的长辈，也是不好开口。

这下可有乐子了！

有人说若是不唱梅葛的话，他们就拒不喝酒；也有人说自己不胜酒量，实在喝不下去……

男方长辈再三劝酒，女方长辈再三婉拒，找各样的理由搪塞作乐子，熙熙攘攘，一直闹到三更半夜，喜庆的气氛不能比这更浓了。

终于，长辈们都提议，既然酒也喝了，事情也商量妥当，那就让夫臼收场。

于是，安乌端起酒："那这门婚事我们就这么定了，你们放心，阿达家绝不会少了任何礼节。"

大家都喝了最后一口酒，散了！

夫简

饮大酒之后不久，阿达家就送来了布匹，好做嫁妆和鞋垫。

春节到来之前几天，阿达家又给女方家送来了一只肥壮的羊羔。因为这羊羔是聘礼的一部分，傈坡话叫作"夫简"，意思是"出嫁时夫婿家所给的聘羊"；此外，按照民族传统，正月未过十五之前，是不可以走亲访友的，以免沾染不洁或遭遇不测。

正月十六，是一个两头喜的日子。

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三，是过年最热闹的日子，到了正月最后一天的时候，大家又要隆重地庆祝小年。所以，在正月十六这一天办喜事，真可谓两头喜，而且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大家可以放心地走亲访友了。

松毛

在傈坡的传统习俗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每逢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到山上拔松毛，铺在家里。后来，办喜

事的时候也会这样做。

犹颇和犹嬷的女儿要出嫁了，这下全村都热闹起来，除了几个月前就帮助他们家劈柴，整理房屋，购物之外，正月十五这天，许多邻舍亲友就来了，开始帮助宰杀牲畜，筹备婚宴。

而办喜事这一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拔松毛、铺松毛一事。妇女们带着孩子，到山上去拔松毛，一筐又一筐，一箩又一箩，背回家铺好。

接待员们忙碌的声音，彼此吆喝声，孩子们的嬉戏声……夹杂在一起，热闹极了！

为什么娶亲嫁女要铺松毛呢？

《傈僳族祭祀经》的第十六篇如此写道：

松毛经

远古那时候，很古那时节。
羌族居西北，人们称古羌。
由西向南迁，古羌和氐羌。
氐羌那时候，大王派大子。
大子跟踪来，知道氐羌族。
原来是古羌，住在雅安咪。
大子报大王，趁早灭氐羌。
每个寨子里，都有大子兵。
三十那晚上，氐羌在过节。
到了下半夜，大子要灭羌。

氐羌头人们，逐寨相约好，
只要天一黑，祭祖放号炮，
各寨灭大子。中寨一声炮，
各寨来响应。背衲抽长剑，

壮年舞大刀，青年弓出箭。
一起杀大子，村村捉大子。
寨寨杀大子，酒席上杀翻。
堂屋里杀倒，到处有血迹。
就用灶灰掩，还是掩不掉。
聪明氏羌女，山上搴松毛。
松毛盖血迹，松毛来铺地。
松毛绿茵茵，过年也喜气。

那年过年后，头人来商议：
一部去怒江，一部澜沧江，
一部金沙江，分散后相聚。
先要看米斯，乌斯扎米斯。
米斯扎几束，一束扎几棵，
一共是几棵，以此来相认。
每年三十晚，傈僳铺松毛。
讨亲嫁女铺，松毛增喜气。
堂上祖灵你，我要铺松毛。
上边铺一半，金银财宝来。
下边铺一把，五谷丰登来。
右边铺一把，六畜满厩来。
左边铺一把，子孙满堂来。
三十晚上铺，讨亲嫁女铺。
一天加一层，大年过小年，
一年又一年。客人走完了，
拜年回去了。拣个好日子，
上边扫一把，松毛扫出去，
病痛扫出去。下边扫一把，

口舌是非扫。左边扫一把，
傩加扫出去，金银财宝留，
五谷丰登留，六畜兴旺留，
子孙满堂留。[20]

古时候傈坡人铺松毛宴客场景

泼水

春鸟叫，杜鹃鸣，又是一年好春天。

夕阳西下，日影拖长，伴随着牧童赶畜回家的铃铛声和吆喝声，阿达家来接亲的队伍到达村外了。

一共十六个人，除了夫臼之外，其他都是青年俊郎。

一匹公马，透体通红，膘肥矫健，妆饰整齐，显然出发前主人给它洗过澡、精心打扮了一番。

[20] 张自强 搜集，张自强，杨宗 译，傈僳族祭祀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09

迎亲的队伍中，两人吹笛，一人敲钹，一人打手鼓。

嫆萌家的管事早已安排好了接待人员，先是派了一个人去村口迎接他们，给他们带路，务必要带着迎亲的队伍进村进门时，不从东家的房屋上方经过，乃要从指定了的房屋下方的路进门，以此表示对女方的尊重与抬举。

傈坡家有三道门，一道是进寨子的门，另一道是菜园外、栅栏边的大门，最后一道是庭院大门。

当迎亲队伍到达栅栏外的时候，管事安排的接待员们早已等候在那里，嫆萌家请来的吹笛四人组也出门迎接，迎亲队伍就被挡在那里，敬酒敬茶，有说有笑，不亦乐乎！

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说笑的人也就越加起劲，爽朗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在敬酒、敬茶、说笑的时候，其他接待员把迎亲队伍的行李和用具都卸下，连同马匹带回家去了。

“夫臼和各位族兄，进家去吧！请！”管事示意他们回家。

夫臼拉住管事，说：“既然是族兄，咱就像亲兄弟俩。”夫臼一面说、一面把手搭在管事的肩上，想拉着他一起进家。

谁都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这夫臼分明是想拉一个垫背的，替他遮风避雨。

管事这下笑得更开心了，直接说道：“你们远道而来，汗流浃背，脸都花了，姑娘们说要给你们洗洗脸、洗洗澡……”

观望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夫臼也哈哈大笑！

“那就只有感谢姑娘们喽！”夫臼边笑边说，“说不准哪个泼水的姑娘看中了我这群青年俊朗中的一个，我明年就还有机会来洗一洗。”

给迎亲的队伍泼水，这在起初的时候，只用青干栗树枝沾些水，洒在迎亲队伍身上而已，一来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凉爽，

二来象征除去一路上沾染的俗尘不洁。但后来慢慢地变成了男女嬉戏的一种方式，姑娘们会躲在暗处，也有的是明目张胆地站在那儿，给迎亲的青年俊朗泼水。

为了不变成落汤鸡，青年俊朗们摩拳擦掌，提起精神，也有的把裤脚提高，手袖也拉起来。之后，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拼命往前冲。

当然，也难免有怯场的人被落在后面，等待喘息的机会再冲过去。

泼！

泼！泼！

泼！泼！泼！

半边天漏雨了，湿了青年俊朗的头发，湿了衣襟，流到裤脚，就像小孩子尿湿了裤裆似的……

围观的人看到青年俊朗们东逃西窜，狼狈不堪的样子时，笑得前俯后仰，被泼水的青年俊朗们也个个笑得起劲，冲过去了的就指挥后面的伙伴，告诫他们哪里哪里有姑娘等着……

等迎亲队伍的每个青年俊朗都冲过去了之后，接待员就把他们领到已经收拾干净屋里，让他们围着火塘入座，顺便把湿透了的衣服烤干，并送上美酒招待。

这时，那笛声再次响了起来，余音绕梁……

夫臼把带来的聘礼，以及新郎家给他们路上食用的晌午剩饭，都当着木匠和管事，以及在场的长辈们的面，一一清点后，交给了他们。

哭嫁

第二天一大早，女伴们就帮助新娘梳妆好了。

因为路途遥远，所以管事昨夜就安排好了，要天未亮就烧

火做饭，好早点起嫁。

三亲六戚送给嫆萌作嫁妆的衣柜、梳妆台、物品、用具等，早已被摆在搭好青棚的院中央大桌上，供大家观看。迎亲的青年俊朗们也一大早就把这些东西打好包，待起嫁的时候就背着上路，要一直搬运到男方家去。而亲友送来的粮食五谷，虽摆出来了，但不会带去，起嫁后会把这些留在家里给女方的父母日后食用。

桌上和桌下都铺了松毛，绿茵茵一片。

这时，堂屋里传来了一阵阵抽泣声，时断时续。

原来，是那专门请来唱哭嫁调的人，开始唱起了哭嫁经。

为嫆萌的父亲唱起了哭嫁经。

为嫆萌的母亲也唱起了哭嫁经。

为嫆萌的兄长也唱起了哭嫁经。

养育了十五年的女儿呦，如今要离开爹娘，怎叫父母放心得下……

我的妹妹呦，我再也看不到妳可爱的脸庞，听不到你傻傻的笑声，哥实在难分难舍……

哭嫁经唱哭了父母，

哭嫁经唱哭了兄长，

哭嫁经唱哭了女儿，

哭嫁经唱哭了女伴，

哭嫁经唱哭了在场的所有人……

舅舅来祝福，

哥哥来祝福，

祝福就唱祝福歌，

祝福就用祝福经。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女儿要出嫁，父亲怎忍她离去，恐怕受人气，恐怕受人欺。父亲唱歌就流泪，并非父亲无能辈，

实在心疼我女儿，今后将由谁来疼？

嫆萌想到要离家，

又听堂屋哭嫁经，

父亲靠着堂上哭，

母亲低头湿衣襟，

兄嫂厨房擦眼泪，

想到父母恩难报，

想到父母由兄养，

想到夫家新生活，

不知幸福或难熬……

嫆萌泪淋淋，

抱着父亲哭，

又向母亲跪，

兄长亦不舍……

白云听见了哭嫁经，愁眉苦脸天阴了；

房梁听见了哭嫁经，弯下了笔挺的腰；

山寨听见了哭嫁经，闭上嘴唇默祈祷……

迎亲队伍中派来背新娘的壮汉，向堂屋扔了一把松毛，催着要起嫁。

笛子声也开始响起来，父母擦干眼泪，兄长也擦了，他们叫嫆萌也停止哭泣。

嫆萌的舅舅站起来，左手端着一碗清水，右手拿着马樱花瓣，沾水滴在外甥女的脸上，给外甥女洗脸，尽了舅舅理当所尽的礼仪和本分。

舅舅给外甥女洗完了脸，就开始代替父母教导外甥女一些做人的道理：

“我的外甥女啊呦！

妳要听舅舅的话，
想爹想娘要回家，
到了夫家好生活，
家里家务多担待，
夫妻之间要恩爱，
公公婆婆是父母，
丈夫阿妹是亲妹……”

嫆萌一面抽泣，一面点头，答应一定记住舅舅的话。

壮汉又向堂屋扔了两把松毛，再次催促要起嫁。

女伴们从新帮助新娘梳妆好，穿好美丽的新娘服，盖上盖头的红布。

夫臼进到里面，全权代表阿达家向木匠一家人表达感谢，并当着众亲友的面保证说，一定会好好地祝福和帮助这对新婚夫妇，让他们过得幸福，只管起嫁。

正当夫臼专注于说话的时候，有妇女悄悄地挤到他身旁去。

哎呦！他的脸上立时多了三道黑印，是用锅底的黑灰加一点油抹上去的。这是媒人的特殊记号，路人也能借此认出他是媒人来。不过这是妇女们在他疏于防范的时候，偷偷抹上去的。

大家看到夫臼脸上的三道黑印，无不开怀大笑，顿时忘了刚才的哭嫁经。

兄长戎能与妹妹嫆萌背对着背，然后戎能倒背起妹妹，走到门槛处。

这时，背新娘的壮汉早已在门槛处候着，戎能转过身来，在别人的帮助下将妹妹从自己的背上放到壮汉背上去了。

兄妹背对背，妹妹起嫁了。

壮汉背起新娘，在院子里围着青棚转了三圈后，出发离开了。戎能出去，骑上红马，迎亲的一位青年人在前为他牵马，要直到看不见村子时，他才会下来，让妹妹骑上。

迎亲的队伍背着女方的嫁妆、木箱、柜子、盆子、水壶等器皿，走在最前面。

后面是戎能骑着红马，一些少年人紧跟在马后，故意大声地呵斥，催促马儿急速奔跑。

再后面是壮汉背新娘，女伴们伴随左右，轻轻地牵住新娘的衣襟，缓缓前行。

吹笛子的跟在新娘后面，笛声悠悠。

后面是长长的送亲队伍，是昨夜木匠家安排好了要送亲的亲友长辈和客人朋友。男女老少，约莫五、六十人。

夫臼则用箩筐背上今天的晌午饭，与新娘的父母和众位长者一一道别，然后同新娘的舅舅有说有笑地跟了上送亲队伍去了。

到了半路，大家停下来休息，迎亲的人也把新娘子从马背上抱下来，让她坐在一块铺在草坪上的红布上，盖头的红布仍旧盖着，女伴们都坐在她的左右。夫臼把管事交给他的晌午饭，每样食物留了一点样品，用饭盒装好之后，其他的都分给大家吃了。

稍息片刻后，大家就起程，继续赶路。

夕阳西下，送亲的队伍终于到了新郎家的大门外。

看到门口有倒过来插着的四片竹子，中间有一颗小松树和青干栗树，树尖放有一朵石榴花，地上却挖了一个坑，里面放了一枚鲜鸡蛋，再用一个碗盖上。吹笛的人看见了，便一面吹笛，一面带着送亲的队伍绕行三圈后，把碗踢烂，大家就一起进入了大门内。这时，新郎方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青年男女便一拥而上，向送亲队伍敬上拦门酒。笛声依旧清脆响亮，直到

吹笛的人把院内树上的肉取下来为止。

咕嘎

新郎家事先安排好的两位女伴，一左一右牵着新娘，缓缓地进入正堂，送亲的队伍也随着进去了。

堂屋满地铺着绿色的松毛，喜庆万分。

大家休息了片刻，双方长辈之间行完了礼节之后，女伴们陪着新娘到喜房去了。到了之后，女伴们就把新娘的头盖掀开。

夫臼和新娘的舅舅，却去见新郎家的管事和父母，把一块肉和剩下的晌午饭给了他们。

喜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入席要讲规矩：

昨晚在新娘家办酒宴，必须要请迎亲的队伍先入席，然后是女方的众长辈，最后才是三亲六戚和朋友；但今天早上迎亲队伍必须等到所有人都吃饱了，才能入座。

同理，今夜在新郎家，送亲的队伍必须受到优先入座的待遇，才合乎礼节；而明日送亲的队伍则会主动让新郎家的亲戚朋友先入席后，才能入席。但在第二天的时候，新郎家的亲戚长辈也会主动邀请送亲队伍共同入席，以此表示尊重和欢迎。

正当要入席的时候，村外传来了优雅的笛声。接着，出现了一群少男少女，大约二十来人，他们个个穿戴整齐，靓丽无比，笑容满面。

管事高声喊道："接待员呢？接待员在哪儿？快来四、五个人，咕嘎的人来了，我们要去村口迎接！"

原来，这些青年男女是来自十数公里外的一个傈坡村子，他们与本村的人并无亲缘关系，红白喜事都素不来往。但几个月前他们听说这个村里要办喜事，那些单身的青年男女就商量好，到时候要来这里咕嘎——共享婚宴，喝酒，跳舞，物色梦

中情人。

咕嘎是傈坡特有的文化，对于那些单身的年轻人来说，咕嘎是他们素来神往的天堂。而娶亲嫁女的家庭，每逢遇到这些不速之客时，也会喜出望外，以上宾之礼待之。

原本庞大的送亲队伍就已经给新郎家带来了浓浓喜气，如今再加上这些咕嘎的不速之客，这婚礼的喜庆就更加热闹了。

接待员们在大门外向咕嘎的人敬上拦门酒之后，咕嘎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院中，一起到内管那里挂上彩礼。

咕嘧

月光皎洁，青山依依。

院前的广场上，篝火熊熊，笛声悠悠，跳脚的声音清脆响亮，节奏鲜明。

突然，笛声戛然而止，大家齐声唱起来：

咕嘧唠啊，咕嘧唠！
咕嘧唠啊，咕嘧唠！
哦媚码嘧孔涛嘧？
撒嘎哩嗅呶嘧码吱！

咕嘧就是跳舞，俗称跌脚。所唱歌词的意思是："来跳舞啊，来跳舞！来跳舞啊，来跳舞！今晚不舞何时舞？三月四月麽不跳舞！"

随着咕嘧声和唱歌声的嘹亮响起，大家都纷纷起座，来到广场！

趁着吹笛的人稍稍小憩时，管事高声地对大家说："各位族兄，各位亲戚朋友，大家今晚放开怀地咕嘧，要咕嘧到天亮，

我代表办喜事的东家向大家保证，一定有足够的酒、足够的茶水供大家饮到天亮。”

“不过，咱们先让年长的咕嘛，看到他们累了年轻人就换上去，要保证不要停下来！”管事又继续说道，“咱们要请新郎新娘咕嘛，相信他们肯定会乐意陪我们到天亮，是不是？”

“是！好！”大家几乎同时回答，声音震荡在整个夜空。

管事又说：“吹笛的现在总共有三支队伍，女方送亲的、男方迎亲的、还有咕嘎的，你们要轮流着吹笛，让大家痛快地咕嘛到天亮，好不好？”

“好！”吹笛的人齐声大喊！

于是，老人们先上场，带头跳了几圈。由于长者们体力有限，所以才跳了一、两圈，年轻人就都陆续地加了进来，手挽着手，围着圆圈，并且大家都齐声唱到：

咕嘛唠啊，咕嘛唠！
咕嘛唠啊，咕嘛唠！
哦媚码嘛孔涛嘛？
撒嘎哩嗅呶嘛码吱！

咕嘛的人唱完之后，笛声又响起，随后大家又唱到：

卯卯莱莱咕嘛唠！
稳稳耶耶咕嘛唠！
哦媚码嘛孔涛嘛？
撒嘎哩嗅呶嘛码吱！

意思是：“老老少少来跳舞！大大小小来跳舞！今晚不舞何时舞？三月四月麽不跳舞！”大家唱完后，笛声又响起来了，

笛声一停，大家又唱：

荣嫩蓉懵咕嘛唠！
雯孃工晁咕嘛唠！
哦媚码嘛孔涛嘛？
撒嘎哩嗅呶嘛码吱！

意思是：“男男女女来跳舞！亲戚朋友来跳舞！今晚不舞何时舞？三月四月麽不跳舞！”

咕嘛的笛子调先由邀请曲调开始，等咕嘛的人多了，里面围了一圈，中间再围一圈，外面还围上一圈时，笛子调就由简单曲调转到复杂曲调，笛声有快有慢，笛音有高有低。舞姿与舞步也随着笛声的快慢和高低变化，十分和谐，听起来让人神清气爽，振奋不已。

再看那年轻的姑娘们，脚穿亲手做的绣花鞋，身穿民族特色的服饰，手戴银手镯，美丽动人，使人陶醉；年轻的小伙子个个都虎虎生威，英俊潇洒，如同蝴蝶戏于艳丽的花丛中，翩翩起舞。他们手挽着手，脚对着脚；左手扬起的人，右脚落地；右手举起的人，左脚落地；手镯摇响时，似山涧清流倾泻而下；脚底碰地时，犹如摇滚乐奏响。

若是咕嘛的人跟不上笛音的节奏，吹笛的人就会换同一舞步的另一曲调，不会急于更换曲调，直等到大家都熟悉了，才会再把难度加上去。

若吹笛的人吹累了，咕嘛的人也跳累了的话，那就小憩一会儿，喝点酒、敬杯茶、吃点夜宵，然后又继续跳舞，整个过程舞步婀娜、身形矫健、步伐有序、节奏交错、响声嘹亮、曲调繁杂、多姿多样、引人喝彩。

认识的人相邀着一起跳舞，

不认识的人也相邀着一起跳舞，

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相邀着一起跳舞！

酒过三巡，茶水无数，月亮已高挂天空，月光洒在银白的世界上，仿佛是在为陶醉中的男女提供纵欲淫荡的机会。

到了后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舞曲进入到“八脚穿花”时，在同一层咕嘛的青年男女就忽然转身，成了两队彼此反向跌脚的队伍。随着笛声的继续，有人在转圈的过程中，若是正面碰上了自己梦中情人的话，就会牵着往外面跑，往暗处奔，或棚子，或树林，或草垛，男欢女爱去了。倘若转一圈没遇见的话，就会调转过身来，向反方向咕嘛，再次寻觅。若还是没有寻到的话，便会退到另外一层转圈，直到抓到一个情人方可罢休。

所谓酒壮怂人胆，色字头上一把刀。

在这样的狂欢夜里，确实会出现有情人成眷属的美丽童话，但更多的是在今夜结下深仇，甚至因为放纵情欲而毁人家庭……

盘歌

长辈们则在尽了咕嘛的礼节之后，便陆续地回到屋里拉家常、闲聊去了。

正月十六，在大山里还正处于寒冬，所以火塘里的火彻夜烧着。一碗白酒，加上长者们的述古说今，使得那些爱听故事、渴望了解上古年代或远古时期之事的不少青年人士，也被吸引前来侧耳听讲。

而新郎的堂兄堂妹、表兄表妹们，以及村里的年轻人也会在后半夜去闹洞房，若是美丽的新娘不发糖果的话，就绝不离

开喜房，也不让她的女伴们休息或睡觉。闹完洞房之后，有的年轻人又去跳舞，而有的则到堂屋去听长者们讲远古之事去了。

月亮早已升上高天，长者们述古说今也说得差不多了。这时，堂屋里早已挤满了人，水泄不通。

忽然，有一男歌手开始唱起来：

喜事当跳舞，喜事要喝酒。
长者先说事，歌手后唱歌。
远方朋友来，今夜唱我来。
嬷簰俺嬷萩，乌杆乌鹛掸……

最后一句歌词借物喻理：嬷簰，竹叶；俺嬷，妈妈；萩，遮住；乌杆，青干栗树枝；乌鹛，舅舅的面前；掸，挡住。整句歌词的意思是“用竹叶遮住妈妈的脸，用青干栗树枝挡住舅舅的面孔。”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歌手要对唱情歌了，请至亲家属和熟人面孔退避。”这歌其实就是在下逐客令。

于是，长辈们一个接一个走了，家人至亲的也走了，只留下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男女歌手。

刚才的歌手唱到：“远方朋友来，今夜唱我来。”对于非歌手的人来说，或许会理解为这是一种亲切的邀请。其实不然，这对于歌手来说，是一种挑衅，是在下战书，是可忍孰不可忍？

室外广场，篝火熊熊，笛声清脆，群情澎湃，笑声不断……而在室内，虎视眈眈，歌手对决，无情有情，即将开始……

一位陌生的女歌手唱到：

嘶吡嘶唠盟，你盟招咚吧？

同样是借物喻理，第一句中：唠盟，盘子末端；整句话的意思是洗盘子洗到盘子末端。第二句：盟，妻子的简称；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询问对方说："你已经有妻子了吧？"

由于第二句的第二个字"盟"（妻子），与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盟"（盘子末端）同音，她就巧妙地借用过来，用唱的方法来询问对方的男歌手是否已经有妻子？她的声音美妙动听，婉若高山流水，又似清泉甘甜。而她的表达法，更是让人绝口称赞。

然而，此女歌手一唱便直接询问，不先打招呼，显然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遇到这等女歌手，若对手只是普通歌手的话，恐怕会一时语塞，就难以招架，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因为回答她的提问时，不仅需要唱出来，而且还要表达法与她相称、一致才行。

高手过招，就需如此！

男歌手既然是率先领唱的，就肯定有两下子功夫，不然怎敢发起挑衅？

对于他来说，回答这问题算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在回答完后，并非就此罢手，而是用同样的曲调继续唱道：

莴渐莴簰狮，阿姊兆狮么？

对于歌手来说，若是直接问对方是哪里人，这不仅有失礼貌，还会显得自己言不上档次。因此男歌手唱到："煮菜煮的是晒干了的黄菜叶（莴簰狮），阿姊是兆狮村（兆狮）的人氏吧？"

这种男女歌手在家里对唱的情歌，傈坡话叫作"阿呔嗯"，汉族人称之为"盘歌"，因为歌手对唱情歌时，一问一答，你来我往，一切内容都用歌来表达，故此得名。

“阿呔”是情歌，但有别于山歌，不能俗套，必须文雅，适合在家对唱，且必须符合特有的阿呔格式和曲调。

“阿呔”也不像梅葛，或咪嗯咿。梅葛是诗经，内容丰富，包括天地来源，洪水灭世，每月农耕，人际关系和生产劳动等，而咪呲咿则较接近于山歌体裁。

“阿呔嗯”的人需要对母语驾驭娴熟，口才一流，能说会道才能胜任，因为对唱的歌词瞬息万变，无法预测，也无法事先策划。由此可见，除了能背诵诗经、主持祭祀与超度亡魂的背衃之外，阿呔嗯的人可谓是民族智者了。

就这样，阿呔嗯的人有的是一对一，也有的是群对群。大家在歌中倾谈，也在歌中诉情，有些歌手对决时，可以一唱到天亮，却仍旧不分胜负。但也有些歌手也会因着事先的赌约，输了唱歌比赛后，随即也失了身，任对方糟蹋强暴。

颇认嬷认

第二天清晨，伴着清脆的鸟叫声，旭日东升。

房前屋后都坐满了三五成群的人，好像都在聊着些什么。

午饭过后，阿达带着新娘子开始颇认嬷认，就是挨个认亲，给男方的至亲长辈们磕头，行见面礼，同时与男方长辈们交换礼物。

颇认嬷认要从年纪最大，最亲的长者开始。但若是认亲的过程中恰巧碰上须认的其他亲属的话，也会顺便举行认亲礼仪。

这时，新娘会带上自己出嫁前为长者们亲手绣的鞋子和鞋垫，跟着新郎前去给长辈们挨个磕头。

新郎告诉新娘说：“这是奶奶！”

于是，新娘亲切地喊了一声：“奶奶！”

随即夫妻二人便俯伏在奶奶面前，向她下拜。

奶奶连忙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看到孙子娶了媳妇，她老人家高兴地笑了，满脸皱纹的脸上，绽放出黄昏时太阳的余辉。

奶奶拿出几锭银子，塞到孙媳妇的手里，说："这孙媳妇生的好不乖巧、孝顺，我认了，我认了。"

新娘子也双手给老人家奉上鞋子，说："奶奶，这是我亲手给你绣的鞋子，我手有些笨拙，做的不太好，但请您不要嫌弃，请收下吧！"

奶奶回答道："哪里的话，这看起来挺好的，很漂亮，也很结实，穿起来肯定舒服。再说了，妳也真是的，给我绣什么鞋子嘛！来，我瞧瞧，有没有使坏了小手啊？"

新娘子听到奶奶这么一说，心里乐呵呵的，赶紧把手藏起来，羞涩的脸上顿时红通通的，引得围观的人开怀大笑。

颇认嬷认并不是三亲六戚都认遍，而是事先就和男方商量过了，要认哪些人，准备几份礼物，礼物规格怎样。而每个被认亲的长者，也要事先预备好通用的银钱，或首饰，好回赠进门的新娘子。

若是颇认嬷认当中遇到不同意这门婚事的长者，那么小俩口就要被数落，或遭训斥了，他们会说："老子配不上穿戴你绣的鞋子，你拿回去吧！"

那时，除非有另外的长者出面说话，否则小俩口休想起身。

好在阿达和嫆萌的婚姻是双方的代表都认可的，所以没有谁有异议，大家都相敬如宾，整个颇认嬷认的过程也就两三个时辰而已。

回门

按照风俗传统，若是路途遥远的话，送亲队伍要在男方待一天，第三日才返回女方家，但若是近处的话第二天就会回女方家去。

新郎也不在迎亲队伍中。

新娘嫁到新郎家的头天晚上，也没有洞房，新娘的女伴们会和新娘同住一个屋子，而新郎在安排所有亲戚朋友入住后，也许就只能睡松毛堆或草垛了。

两头黑的路程，当然算是远路了，所以<u>嫆萌</u>家送亲的队伍在新郎家待了一天。

第三天，新娘子就和送亲的队伍一起回娘家去了。

过了三天，新郎带上一个妹妹和一些礼物，去岳父家接新娘去了。这天晚上，妹妹就和新娘子睡在一起。翌日，新娘子带上一个妹妹，与新郎兄妹两一起回了夫婿家里。到了新郎家后，新娘子的妹妹还会和她一起睡，新郎和新娘还没有睡在一起。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房间不多，只好男女分开睡觉，其次是为了让新郎和新娘都能彼此适应新的环境和家庭关系。

七天以后。

新郎陪着新娘子和妻妹一起回岳父家，第七天回岳父家，叫作回门。这一次回去，就会背上很多礼物，包括拜年所需的一切物品。又过了几天，新郎和新娘就带着家人还赠的礼物一起回家了。

从此，他们就一起同房，一起生活，过起正常的夫妻生活了。只有在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才会一起回妻子的娘家。

啦办

过了九个多月后，嫆萌生了一个胖宝宝，夫婿家里的人都乐坏了。

七天之后，阿达带着一只小公鸡，到岳父家去了。他到达的时候，凡看见他的人都明白他来是要做什么了。然而，岳母当时还在地里割草，没有看见阿达来的时候抱着小公鸡。

于是，岳母问道："是放羊的，还是喂猪的？"

阿达还没来得及回答，在一旁的戎能就说道："妈！妳没看到阿达抱来的小公鸡，正关在院子的篮子里吗？"

"噢！我疏忽了，没有看见。"

这下岳母也明白了，嫆萌生了一个男孩。原来，出嫁的女儿若生的是女孩子的话，女婿就会抱来一只小母鸡，也就是岳母所问的喂猪的人，反之亦然。

阿达告诉岳父家，孩子满月的时候要啦办[21]。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十一月二十五，啦办！

今日啦办，朋宾满座，喜气洋洋！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嫆萌也用农家草药相继洗过三次身子，每次洗身子时，都会为她特意宰杀一只鸡，如今她神清气爽，可以自己抱着胖宝宝朝见大家的面了。

嫆萌的父母一家也来了，他们可是上宾。

嫆萌的妈妈接过孩子，逗孩子玩，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啊呦，啊呦！太丑了，就像狗屎一样臭！"

在一旁的人也是这样随声附和，说："是的，是啊！"而嫆萌夫婿家的人听见了，便高兴得笑容满面。

原来，传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会有阴兵经常过路，倘若

---

[21] 就是给孩子过满月，大摆筵席宴请亲友。

阴兵听见人说哪家孩子生得白白胖胖、美丽可爱的话，就会将那孩子的魂勾了去，抓到阴曹地府。因此，为了避免灾祸临到初生的孩子，逗孩子玩的人就会故意地说孩子丑，像狗屎一样臭等类的话，好叫过路的阴兵听见就离去，不来勾魂。

搭桥

啦办以后，孩子就夜哭，总不肯入睡，只好请村里的背衃来作法。背衃说要搭桥，给孩子认干爹或干妈，就不会再夜哭了。

于是阿达带着一只公鸡，到村外的小河上去搭桥。然后开始砌灶、支锅、杀鸡、炖煮，等候有人经过。

正当鸡肉在锅里翻滚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阿达从来不认识他，村里的人也不认识他，他可能是出远门恰巧路过此处。

阿达一看见有人路过，便急匆匆地冲了上去，要拉住他，让他来吃鸡肉，给孩子取名，并作孩子的干爹。

那人看到一个小伙子冲着他跑来，顿时慌张起来，手忙脚乱，以为是遇到抢劫的毛贼，或是有冤家寻仇看错人了，误把他当作了敌人。他一转身，连滚带爬，撒腿就跑。

阿达在后边追赶，气喘吁吁，大声喊叫："别走！等等！"

那人听到喊声，跑得更快了！

"别怕！"阿达说，"前面的朋友，你别跑，来吃我煮的鸡肉！"

那人隐隐约约听到后面好像在叫他吃鸡肉，就边跑边往后看，见阿达上气不接下气，向他招手，示意他别跑，这才知道追他的人没有恶意，便慢下脚步，又细致打量了一番。

阿达又大喊了一句："朋友！你别跑！求求你了，来吃我煮的鸡肉！"

那人听清楚了阿达说的话，虽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但终于松了口气，最后干脆坐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阿达终于跑到他面前，一面气喘，一面说："朋友！我家孩子夜哭，背衃说要搭桥杀鸡，请第一个过路的人做孩子的干爹或干娘，取个新名字，孩子就肯睡觉了。"

"所以求求你，做我孩子的干爹吧！给他取个名字吧！"阿达继续说。

那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又气又好笑，终于答应了。

那人吃了鸡肉，就与阿达一起回家，看了孩子，给孩子取名叫"桥生宝"，意思是搭桥再生的宝贝之意。说来也怪，自孩子认了干爹的那天起，就不再夜哭，每日都睡得香甜，健康成长。

背衃

啦办才过七天，村里就有一个中年妈妈，因难产去世了，村民们都觉得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就请来背衃作法，超度亡魂。

阿达的家人也知道了这事，唯独嫆萌还不知道，因为她现在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恐怕沾染不洁。况且，大家都生怕她知道这事后，越想越后怕，便给自己留下什么产后综合症，所以刻意地瞒着她。

背衃作法，需要诵经；
超度亡魂，需要祭祀。

作法和超度，需要看所招惹的鬼魂，以及良辰吉日而定，有的只需三天三夜，有的却要七天七夜，甚至更多时日，才能

将亡魂超度到阴间地府，不让它成为孤魂野鬼，危害人间。

家里的鸡杀完了，就改杀猪；

家里的猪杀完了，就改杀羊；

家里的羊杀完了，就改杀牛；

家里的牲畜都杀完了，就只好东借西凑，买了祭牲再杀，直到鬼魂喜悦，背衹说停为止。

儿女须戴孝，送殡要搭桥。

戴孝的儿女从门口开始，便照着背衹的指导，每隔一段距离，就躺在路中央，让灵柩从他们身上抬过去，算是给母亲搭桥到阴间，好叫她逢年过节可以顺着此路回来，接受儿女拜祭。

发丧完的那天晚上，大多数人都会给丧家作伴，但很少有人会讲话，似乎是在等待什么。

门槛外面撒上了一层厚厚的炉灰。

突然，门咔嚓地响了一声，接着又听到楼上有脚步声。

老人们相继说道："回来了！去看看吧！"

年轻的孩子都被吓得半死，紧紧地靠着大人们，盘膝而坐。

"是猫的脚印！"点着火把到门口看的人说道。

背衹敲了敲烟筒，咳了两声，然后道："这就好！你家的母亲变成了猫，这是上好的命，她要睡主人的床，吃主人的粮，咱们以后若都能变猫就好了！"

又过了一会儿，背衹长叹道："哎！我听说兆狮村的背衹杨春森，以及他那几个哔颇[22]和交鬼的兄弟都改信耶稣了，他们现在都不再作法事，也不给死人超度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刚从兆狮村回来的一个中年人道："我到过那里，看到了

[22] 背衹的另一称呼，即巫师或道士。

大鼻子洋人，还会讲咱们的傈坡话，他一讲起耶稣，就有很多人来听，也有很多人跟他一起信了耶稣。”

“那杨春森怎么搞的嘛？”背衲问道，“他家祖祖辈辈都是背衲，怎么可以大鼻子一来，就跟着人家信耶稣了？”

那年轻人道：“杨背衲……噢！不对，现在人家都称他是杨会长，这人我也见过了，他说他家祖祖辈辈把亡魂超度到阴间，但却从来不能够把亡魂超度到天上，现在信了耶稣，死后就能到天上去，不用到阴曹地府，也不用变成鸡猪牛羊什么的，所以他信了耶稣，彻底改行了。”

屋里安静下来，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又过了许久，背衲收起烟袋，长长地叹息，然后起身，走了！

滔谷

第二篇　傈僳教会

第一章　宣教列传

第二章　童年故乡

第三章　福音囚徒

第一章　　宣教列传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徒 1:8　新译本）

主耶稣基督那两千年前的呼唤和预言，一直回荡在宇宙苍穹中，如雷灌耳，不断地催促着一代又一代的圣徒前进，去完成使命。

伴随着这神圣伟大的呼召和使命，他们来了！

长达半年的远洋航行……

八个多月的徒步跋涉……

远离家国，思念重重……

风餐露宿，披荆斩棘……

苦苦搜寻

自从我重生得救之后，对圣经的渴慕日趋强烈，并且对了解自己民族的教会历史越发感兴趣。为了能够更多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教会历史，我东奔西走，四处求问。然而，即便是傈坡圣经翻译员老约翰讲述的傈坡教会历史，也是内容很少，根本就无法满足我心中的认知欲望。

我们去过禄劝县，找到翠华乡已故毕凤芝所写的“教会历史手稿”，但只有短短两页，而且文中只提到王怀仁是一生住在滔谷的外国宣教士，又说 1928 年福音传进禄劝县，之后就是到某年某月为止，禄劝县有哪些教会堂点而已。至于有关王怀仁的生平，则一无记述，其他的随行宣教士更是只字未提。此外，此稿对福音传进禄劝县的记载，与老约翰的叙述不相一

致。所以，我们都对此感到莫名地失落。

我们也去过四川省的会理县，寻找滔谷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已故白正隆和钟圣芬夫妇的接班人，想要从他了解一些关于白正隆和钟圣芬的事迹，也期待能够了解到一些他们对驻扎在滔谷村宣教士们的生平事迹。但我们还是以失望告终，除了有关他们夫妇俩的一点点琐事外，再无其他信息。

从四川回来，我们就直奔元谋县的贡茶村，在那里我们也拜访了牟自贞的儿子，倍感无奈的是他对已故老人的传道生平和宣教士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们在网络上找到了一篇王怀仁的儿子司提反晚年所写的文章，名叫“Transcripts for My Story”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此文后来由阿信引荐的杜姐妹帮助翻译成了中文，对我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再后来，在李智权弟兄的引荐下，我们去拜访了滔谷村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杨先国长辈的家。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部分杨长辈所写，深具价值的教会历史资料。同时，我们也用录音笔将其口述的历史录下来，回来后再把它进行详细整理成文字，最后再写成此书。

不过，我们在写此书的的宣教列传时，仍旧感觉提笔无力，资料稀缺，许多我们希望知道的事迹已无从知道，许多应该记述下来的历史，也早已埋入尘沙底层，永远逝去，不为人知了。

有一次，我们骑了将近两小时的电瓶车，到昆明王家营的工厂里拜访一位普照村的李玉林弟兄，希望他把 293 首的傈坡颂主诗歌都唱下来，因介绍我们彼此认识的人说，上帝赐给李弟兄天生的美好歌喉。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也有一些年龄差距，却有种相识恨晚的感觉，我们心中同感一位圣灵，同心合意为民族祈祷。从他那里，我们得知杨春森之后继任滔谷傈僳教会会长的杞自全，为福音的缘故受诬陷被捕，后来在楚雄州的九

龙水库劳改期间，积劳成疾，客死他乡。可是，他死时家人却不得前去探望，其尸体由三位老乡掩埋了事。后来平反的时候，家人前去寻墓，却被告知坟墓已淹没于水库底下，找不到了。

此外，当杞自全会长被捕后，他所盖的普照教堂就被拆得面目全非，那些装饰教堂、用木板雕刻成的众天使图，耶稣牧羊图等，也毁得一干二净，他用毛笔所写的“普照教堂”几个大字，如今也被锯成几个独立字体，挂在新建教堂的顶上……

哀哉！

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那就是人类不听从历史的教训。这种以除去“封建迷信”的名义，将“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一旦的行为，恐怕人类的悲哀莫过于此了，不知道后世之人可会吸取教训？

我们也听说当年王怀仁在滔谷买地盖教堂时，曾用毛笔与地主写下地契。但杞自全会长被捕后，这地契落到了某信徒家里。后来，某信徒重盖房屋时，把它当成无用的杂物处理掉了。我们听到后十分心痛，为何这些人会如此轻易地处理这些文物，就像倾倒自家垃圾桶一样呢？或许世上最大的悲哀，也莫过于此吧！

当我们提笔作书的时候，又发现傈坡人教会历史连最基本的文献也没有。于是，想尽己所能地写一本有关傈坡的书，不编造、不歪曲，只把我们自己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认识的都写下来，让读者自己去阅读和评论。

也许，有些人会对我们的记述进行无理地大肆批评。比如，我们说傈坡人被登记为傈僳族和彝族，虽是铁证如山的历史，却还是会有一些“所谓学者”的人对此进行抨击和反对。不过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所谓的学者，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再者，我们基于历史文献和现实，告诉大家自称傈坡的傈僳族和自称傈僳扒的傈僳族在语言上是两个不同的方言。可是，有些

“所谓的学者”，却早已毫不知耻、胆大妄为地宣告说：“坚决反对傈僳族有语言分支的学说……”。

我们虽然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我们还是必须得说诚实话，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 5:37 新译本）”

被遗忘的历史

清末民初，有许多外国宣教士纷纷响应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的号召，离乡背井，远赴他国，来到古老的神州大地。从此，神州大地在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的同时，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这些年轻有为的宣教士中，有众所周知的英国来华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以及另一位中国内地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英国籍传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1938）。柏格理发明了柏格理文字，富能仁发明了傈僳族文字，两人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影响和祝福，可谓是空前绝后。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也在一些怒族中广为使用，而柏格理文则一开始就被苗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使用了。当时与柏格理随行的其他宣教士，各自负责一个少数民族，并用柏格理发明的字根，根据自己目标族群的语音特点，写成了他们的独特文字。

少数民族中，使用柏格理文字的有傈坡（东部傈僳族），以及纳苏坡（黑彝族），阿罗坡（甘彝族），葛坡（白彝族），高倪坡（红彝族）和苗族的数个语支，如大花苗、歪梳苗和小花苗等。

2014 年初，我们使用柏格理文字的四个少数民族音乐精英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统一、标准和完善的柏格理乐谱”

时，我们发现目前使用柏格理文字的有八、九个少数民族，人数至少在两百万以上。

曾经有些海外的肢体，因着《山雨》这本书而对傈僳族慕名而来，想要亲自走一趟富能仁所走过的路，体验一下傈僳族风情，于是不辞辛劳地来到云南。可叹的是，充当导游的弟兄把他们带到元谋县东部傈僳族当中去了。这种混淆历史事实，不辨是非的作为，着实令人叹惋。

另外，我曾经在《在未知的中国》，以及《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寻找在傈坡人中宣教的王怀仁，纳苏坡和阿罗坡中宣教的张尔昌，傣族中宣教的李福德，白彝族中宣教的巴希田等人的事迹，却一无所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记述中只字未提他们？后来，我把《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给我的妻子品读，她连续两天晚上便把整本书读完了，这是她读得最入迷，也是她最喜爱的书之一。

“柏格理 1915 年就去世啦？”妻子惊讶地问我。

我当时在忙着写书，但思路突然被她的疑问打断了，我反问道：“妳说什么？柏格理什么时候去世？”

她说：“1915 年 9 月 15 日。”

“噢！原来如此！”我意味深长地发出感叹！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柏格理 1904 年路过武定，1905 年创立苗文，1906 年东部傈僳族（傈坡）使用柏格理文字。在那以后，其他民族也相继使用柏格理文。然而，柏格理 1915 年就安息主怀，难怪用他的日记来写作的人，未能提及其他宣教士的事迹和族群。因为，很有可能柏格理的日记中，本来就缺少这些信息，在他还来不及记述便已经“功成身退，告老还乡”了。

为了纪念上帝所差遣的宣教士，傈坡老一辈翻译员们作了一首歌，收集在傈坡《颂主诗歌》中的第 216 首，后来有人

把它翻译作了汉语，译文如下：

得着大救恩

1 古时始建我国之时，没有寻着主恩典，
人作鬼奴仆活罪中，不少人已下地狱。
2 多少牧师背井离乡，为了我中华民族，
受尽了无数苦和难，一直找到我山村。
3 从前傈坡没有圣书，世代都被人欺辱，
直到一九〇六年时，才有傈坡文圣书。
4 要传到四面八方去，为所有亲朋得救，
四面都有我傈坡人，犹如失散的羊群。
5 道路狭窄坎坷难行，需要翻山又过河，
多少亲戚还没信主，互相好像是仇敌。
副歌：
上帝特别怜悯我们，差遣不少牧师来，
教我们主的好福音，凡信的都能得救。

王怀仁等宣教士来华

向山举目

正如前文我们所提到的，傈坡先辈们自江苏省、河南省和上海市等地迁移入川蜀之后，便潜居深山，居无定所，四处飘荡，板片为屋，荞稗为食，涉猎为生。又因阶级的压迫，许多人都沦为了奴隶，不仅要每年上缴苛捐杂税，受尽剥削和侮辱；土司还不允许傈坡人盖楼房，门槛必须很低，出入必须得低头躬身；见了土司要三叩首，直到土司允准才可起身；男子不准穿鞋，不准穿过膝的裤子；人死了不可以立碑，甚至夫妻能否同葬，也是上层阶级说了算。

论到傈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则是吸收了佛教的六道轮回，道教的五行阴阳，儒教的忠孝仁义，然后融合本民族的思想传统，形成了别具风格、万物有灵的民族信仰。

正因如此，一贫如洗，食不果腹，崇拜鬼神的傈坡人，每遇天灾人祸，或疾病死亡时，就以为是触犯了某位神灵，于是拿出祭物请哔颇作法，神颇[23]送鬼或背衄超度，以求平息神灵的怨怒，消灾避祸。

如此一来，原本处于社会底层，毫无自由可言的傈坡人，就越发贫穷，绝望之至了。

这让我想起以色列诗人的一句话来：

> 我要向群山举目，
> 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
>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
> （诗 121:1-2 新译本）

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末日钟声，宣教士的马蹄声渐行渐近，

[23] 傈坡语，指交鬼者。

终于为潜居深山中的傈坡人送来了天堂的曙光。

正如傈坡教会总堂的第二任会长杞自全为其父母所立的碑文所述，他的先祖及父母在未认识上帝救恩之前，每年不知要花费几万于祭祀鬼神，讨悦神灵，以求消灾减祸，却适得其反，恶魔肆虐，诸多祸患，苦不堪言。又因旧社会婴孩存活率低，以至于他们十个兄弟姐妹，仅有三人存活下来。

因此，他的父亲心中默祷，若是能够寻得一能力可胜诸魔的话，他便愿意永世追随。后在往昆明贸易时，巧遇宣教士王怀仁 (George Edgar Metcalf, 1879 -1956) 布道，便决志信主，回家后即刻捣毁家中一切神龛与灵位，撇弃假神，专一敬拜上帝，并朝夕学道，领家人礼拜，带领村乡邻舍归主。

现将碑文记在下页，读者可亲睹其貌：

杞　公　宗发
母　罗氏　述闻

家严杞公　讳宗发　字永顺　系吾祖父凤春公之次子　德荣公之孙　振扬公曾孙也　降生于前清光绪四年六月十四日巳时　居会理南路大梁子村　古籍河南杞县禹后东楼公之子孙也　幼与伯宗彭公次悌　早年失恃笃孝父台　睦怜敦友　乡邻道之

光绪三十三年　吾祖父见背　伤涕逾恒　平生深觉罪孽深重　当时迷信过甚　恶魔肆虐以家庭间　每年消耗与污鬼者　不知几万　加之社会恶俗互为表里　习染烟酒嗜好　日益消沉　不能自拔为憾　乃默祝曰　苟有能胜恶魔群力者　吾必永远服膺　果尔　上帝默听私祝年三十二来滇贸易　闻英人王怀仁牧师讲道　大受灵感乃决志归依　于是由滇返家　于宣统二年二月初八抵家　即毁弃家中假神　大得灵助　在一周之内戒净各样

嗜好　朝夕学道　领家人礼拜　道得益深　虽造逼迫亦未馁
乃为民国三年春　为便以学道起见　迁来云南省武定普照村居住　于是年四月十八日领洗于洒普
山　此后学益勤　诚信尤笃　屡任传道职务　曾远往思茅　猛烈等广传福音二次　劝多人归主
继又任滔谷教会长老　直至今日未尝稍卸仔肩　循循诱道普照村邻到耶稣台前　在他心目中　服
事教会群众　比任何事件　尤为重要　终身慈善好施　济弱扶倾　帮助软弱信徒　热心公益　徙
未后人　母氏罗　生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廿日戌时　自遇吾父　伉俪唱随　整家立业　家声籍此
丕振　生子女十人　夭折七人之多　仅吾及自强　素贞弟妹三人成长　皆受学校教育　吾与强弟乃
至中学以上　素妹仅及初小　此得父母鞠育之恩　绝不敢忘　今者父与母　年逾花甲　眼目昏花
信心诚笃　不谕此志　谆谆以服事上帝诫子孙　在他们并不重视躯壳之保存及生前之令誉　不过
趁此营墓之变　畧畧志概况　以励我同道　勉我后人　荣耀天父上帝焉

民国二十七年壹月十五日

儿　杞自全拜撰并书

以上碑文由普照村李玉林叔叔提供，他出院后身体尚未痊愈，却不辞辛劳，独自前往，征得其家人同意后，不仅抄录了杞自全会长的平反诉讼书，他还亲自冒雨爬山两个多小时到达墓地，将碑文一字一句抄写下来，送到我的手中，作为写书使用。在此吾深表感激。

从此碑文中，不仅能看到傈坡人对福音救恩的如饥似渴，也能窥见旧社会之诸多弊病，并底层人民的牛马生活。

弃官从文

时逢改朝换代的清末民初，有一个傈坡人，名叫黎正兴，是禄劝县以后补人氏，因他勤学上进，而凭借学识和才干，在禄劝县政府部门任户房老师，相当于今日的县委书记员。

他为官期间，经常受到同僚的嘲笑和侮辱。

“你说自己是傈族，是憨傈族吧？”

“你们傈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还不是只能使用汉字，说汉语。”

因为，当地的汉族和彝族都称呼傈坡人为傈族。

黎氏倍感羞辱，心中日夜渴望，有朝一日能为本民族造出文字来。

中国有一句古话：“皇天不负有心人。”

根据曾任武定县爱国会主席，兼任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长的杨先国所述，以及史料记载，1904 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经过武定，1905 年柏格理用拉丁字母创造了苗文，1906 年春柏格理差派澳大利亚籍郭秀峰到武定县的洒普山宣教，并建立教会。1909 年春郭秀峰传教士差派高兴田牧师夫妇来滔谷村传教，同年又增派英国籍王怀仁牧师来滔谷协助高兴田传教工作。

已故的傈坡老一辈圣经翻译员钟继学告诉我们，当宣教

士们齐聚洒普山之后，就提出“为黔西滇东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历史目标使命，并在此召开大会。

那时，黎氏的亲弟和堂弟二人也上洒普山参加了会议。他们二人彼此商议说：“咱俩大字不识几个，难堪此任，不如咱们去禄劝县找大哥吧，他若肯担此重任，便是民族之福，也是他此生的荣幸。”

就这样，洒普山会议结束后，两人就相伴同行，前往禄劝县政府去找黎氏。到达之后，他们敲开黎氏房门，向他道明来意，说：“大哥，如今为咱们傈坡造文字的外国宣教士已来到洒普山，可是我们俩大字不识几个，难堪此任，所以特意前来寻你，你可愿意为咱们民族书写文字？”

据说那一夜黎氏并不多话，也不明确表达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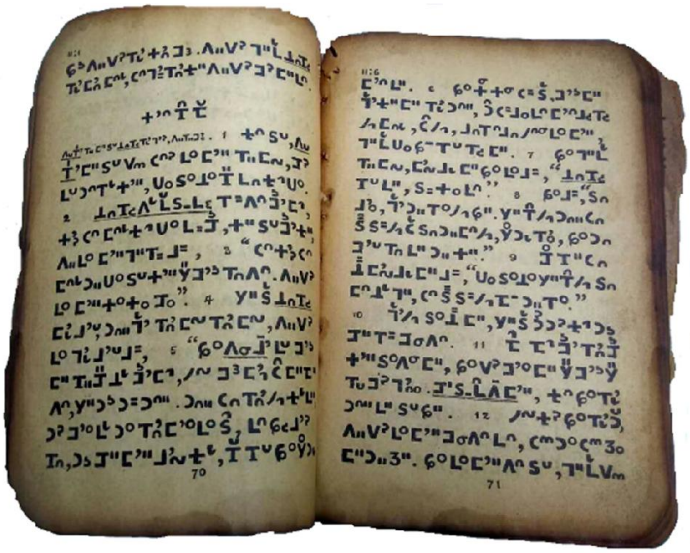
然而，第二天黎明一到来，他便收拾行李，和两个兄弟回老家去了。

就这样，黎氏弃官从文，从事起傈坡文字的创造及使用，与外国宣教士开创了傈坡的历史新篇章。他过世之后，他的碑文上如此写道：

黎公生于一八六五年　卒于一九四三年　享年七十八岁　恩公一生刻苦读书　品学兼优　毕业留校任教　为人忠诚　曾任户房老师和撒老坞教堂第一任掌堂老师　曾用柏格林字母创制禄劝方言的彝文和傈僳文　并将汉文新旧约全书和赞美诗译成彝文　傈僳文　在禄劝武定教会中广为运用　在广大信众中享有威望

黎氏为官期间，并没有认识上帝救恩，还不是基督徒。自他弃官从文之后，上帝厚恩待他，不仅使他接受了耶稣作个人的救主，而且熟练彝族（纳苏坡）语言的他，在澳大利亚籍宣教士张尔昌的邀请下，还为彝族创造了文字，并参与彝族和傈僳族的圣经及赞美诗歌翻译，深得广大信徒的爱戴与敬重。黎氏的墓碑为后世子孙所立，故笔者需要把个别的细节加以详细说明。墓碑上的“新旧约全书”一词，容易导致读者误解为新约和旧约都已经译成彝文。事实上，“新旧约全书”只是过去的信徒对圣经的称呼而已，事实上直到宣教士离开中国为止，彝族仍旧没有旧约圣经。

但是，从碑文上得知，黎氏于 1943 年辞世见主，故他完全有可能与同工们一起完成了彝族和东傈僳文的新约圣经翻译，以及赞美诗歌。因为，外国宣教士在 1948-1952 年之间，相继离开时，彝族和东傈僳文新约圣经翻译已完成，并有一些译本单行本发放到了信徒手中。



宣教士翻译的傈坡新约圣经

老天发怒

傈坡教会最初是建立在武定县己衣乡的逮乌村[24]，然而己衣乡的金土司看不惯傈坡信徒和教会，视其为眼中钉，常常怀恨在心。

有一天，晴空万里无云。

傈坡信徒都聚在教堂里，听外国牧师讲道。这时，金土司从四川调集来军队，把教堂团团围住，企图用火将教堂、傈坡信徒和外国宣教士一同消灭。

就在这危急关头，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万里无云的晴天，突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冰雹。吓得金土司所调集来的那些军人浑身胆颤，纷纷逃遁。

这事以后，英国宣教士王怀仁和澳大利亚宣教士张尔昌，一人走在前头，一人行在后面，让傈坡信徒走在中间，带着他们离开了逮乌村。

此后，傈坡教会迁徙到万德乡，打算在那里继续建立发展。然而，万德乡的土司亦深感不悦，每逢傈坡信徒聚会，外国牧师讲道时，土司就派一些小伙子进入教堂，不住地放屁，故意捣乱，打断宣教士讲道。

那时，宣教士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这地方的人，如此不敬畏上帝，恐怕上帝会向你们发怒！"

可是，那些人不听从宣教士的警告，反而变本加厉，百般刁难。傈坡教会只好再次搬迁，离开了万德乡。

那以后，以纳老的李洪兴之父，带着宣教士上到环州乡一带寻找教会地基，几经辗转，最后在滔谷村买到了十亩土地。

根据兆狮村杨先国所述，当时在滔谷村租住的是农户双开金家。

---

[24] 地名，傈坡语音译。

张尔昌

关于宣教士张尔昌的生平事迹已经鲜为人知，我们所寻找到的资料已经很少。2017 年 2 月下旬，有四川凉山的彝族同胞教会前往禄劝县拜访撒老坞教会，参观宣教士张尔昌之墓，我托他们为我带回了一些资料和照片，先将这些资料整理在下面。

据说张尔昌的墓碑是近十数年才立的，他生前的照片也是张尔昌之子晚年重返撒老坞时带回来的，所以这里所保存的资料，亦有许多不全之处。

我把张尔昌的墓碑文与室内墙上所悬挂的张尔昌生平简述文篇做了详细对比，发现个别字稍有出入，现将此文抄录如下：

题作：代天宣化

右联：离故土到此地愿鞠躬尽瘁望世人共得神恩

左联：梯高山航大海城不辞辛苦为真神普宣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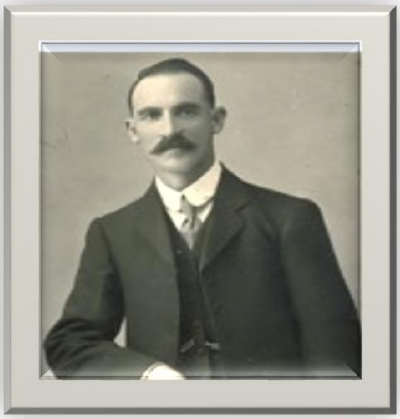
张尔昌老牧师傳畧

张尔昌牧师系澳大利亚人，先祖是英国人，后迁居澳洲，已经历经四五代，他们都信奉基督教，兴办教会，成立神学，有居民二千万人。所办的神学里大多培养牧师等，到毕业后若有自愿出国为主传道的都可以报名注册。他听说中国人口很多，而信奉基督教的没有多少。经过许多祷告决定了志向，就去报名处报名。乘船赴中国的那天，家属都到码头送行。船到上海，寻一教会旅馆住下，请华人教师来教他中文和汉语，费了不少光阴。后来再度分配到昆明武城路中和巷。不久又调到武定县洒普山苗族住区先学苗语。牧师天性殷勤，喜爱劳动，特别是植树绿化，凡是他所到之地，七八年后都绿树成林瞭。经撒老

坞信众再三相请，央其多救些人。所以牧师就同意瞭。他到撒老坞成立教堂。张牧师在撒老坞工作瞭七年，然后回澳洲休息一段时间，本教堂则请人讲道领会。老牧师不久就回来瞭，途经上海，他买些西药带回来。如此之后，当地买药方便，药价也公道，民间深受其恩。不久七年之期又到瞭，老牧师照例回家休息，教堂请瞭英国牧师罗玉清，他是个医生，医术较高，在撒老坞三年。张牧师回来后，罗牧师回大理。老牧师依然传道行医，时刻不息。那时民间只有草药，剥削力又大，所以大家乐用西药。有一件事特别要提，有一次尹家被盗，杀伤五个男人，半夜抬到病房，昏迷不醒，伤情很重。老牧师夫妇一夜不得入睡，殷勤服事病人，第二天病情就好瞭很多。况且那时牧师年事已高，所耗精力确实不少。张牧师不但传道行医，而且为一方世人启蒙，在西南神学院办学的时候，当地多少彝族汉族的子女深蒙天恩，在领会教义的同时，掌握大量的文化知识。所以说张尔昌老牧师对撒营盘地区的文化启蒙传播和普及作出瞭不可磨灭的贡献。老师真不愧天国之健将，教会之干城，信徒之良模也。凡我信徒当效他的榜样啊！阿们！

张尔昌老牧师傳畧

时在主历二零一四年三月敬书



张尔昌　像

以下是笔者的补充：

张尔昌（1874-1944），原名 Gladstone Charles Fletcher Porteous，英籍澳大利亚人，他的妻子名叫米妮.波蒂厄斯（Minnie Porteous），夫妇文人育有三名子女。张尔昌是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他 1904 年抵达广州，1906 年到达武定县洒普山，1908 年郭秀峰差派他到禄劝县的撒老坞，向彝族（纳苏坡）宣教，并用伯格理字母文创造了彝族文字，且带领纳苏坡人翻译了彝族新约圣经，以及彝文赞美诗歌。

张尔昌与彝族信徒

张尔昌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彝语，又会行医治病，深得彝族人的喜悦和爱戴。1914 年派往武定县的阿过咪村，向与纳苏坡近语言的阿罗坡人宣教，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944 年 11 月 10 日，70 岁的张尔昌因斑疹伤寒病发，死于撒老坞，后葬于撒老坞总堂旁。

张尔昌虽常驻撒老坞，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彝族同胞，为彝族人的得救，以及柏格理彝文的创造和使用等，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他的恩泽不止于彝族，亦惠及周围的其他民族兄弟，尤其是我倮坡教会信徒，故笔者不敢忘却此洪恩。虽笔者能力有限而无法找到更多关于他的史料，但在此书中必须提及他，为他留下数语记述。

彝族信徒

三百大洋

1909 年 6 月，郭秀峰传教士差派高兴田牧师夫妇来滔谷传教，同年 9 月又增派英国籍王怀仁牧师来滔谷协助高兴田传教工作。有一天，外国宣教士拿出三百大洋，交给一位倮坡信徒，打发他送去见环州乡的土司，请求允准宣教士砍树建盖教堂。

当时，环州土司管辖着江外二十八庄，以及元谋县境内十八庄，他所管辖的区域比县级所辖土地还大，权位远远高于县

令，拥有生杀大权。有一个土司碑上写道："环州土司，万代世袭"。由此可见，土司之猖狂非同一般。

那位傈坡信徒就带着宣教士给的三百大洋，去见环州乡土司。

土司听到傈坡信徒所传达的信息，就雷霆大怒，说："他住我的土地所当支付银两，都远不止三百大洋，难道他还想要砍我的树吗？"

然后把傈坡信徒数落一顿，轰了出来！

宣教士等待回复，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太阳落山，也不见那信徒回来复命，就去那人的家里找他。

那人见宣教士来了，就转过身去，装作没有看见，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

"事情怎样了？"宣教士问道。

他没有回答。

这下宣教士急了，大声问道："我问你事情怎样了？土司如何回复我的要求？你听见没有？"

"他说你住他的土地所当支付银两，都远不止三百大洋，难道你还想砍他的树吗？"他轻声地回答。

"他说什么？你再重复一遍。"

于是，他又提高嗓音说道："土司说你住他的地所当支付银两，都不止三百大洋，你难道还想砍他的树吗？"

"他真的是这么说吗？你确定！"

"是的，千真万确！"

宣教士一气之下，便说："这三百大洋我不要了，给你留着，你只要照着我说的去做，把一封状纸送到昆明城的内地会总部去，就可以了。"

当时，昆明城的内地会总部，就在以前的武城路，如今的小西门附近，人民中路 188 号，三一国际礼拜堂所在地。

昆明城的内地会总部接到状纸之后，就把它递交给了英国驻南京的大使馆。

盖起楼房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在土司万万没有想到之日，来了一大队人马，个个荷枪实弹，将他的房子团团围住。

原来，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收到宣教士的状纸之后，便通过外交手段与中国当局政府进行了严厉交涉。于是，昆明府就派了一个连长下去，带着武定县的二十个常备队，浩浩荡荡赶往环州乡，要对土司实施抓捕。

土司见此情景，胆颤心惊，慌慌张张地出来迎接，好吃好喝地招待了连长和士兵，又偷偷地往连长兜里塞金条，向他连连求情，不要抓他。

等大伙吃饱喝足之后，连长又说："现在，我要抓你，好回去交差。"

土司再次求情，把家里收藏的宝贝拿出来给连长。

连长就稍作歇息。

但过了不多久，连长又说："我还是要抓你，不然我交不了差。"

如此三五次，土司被折腾得无可奈何，黔驴技穷了。

土司最后问道："连长，您看在我给您好吃好喝，又送礼物的份上，请告诉我，您要我怎样做才肯罢休？"

连长答道："并非我非抓你不可，只是你所得罪的人实在不是什么小人物，别说我这个连长惹不起他，就连我上面的长官也惹他不起。"

土司听罢，呆若木鸡，面无血色，任他想破脑袋也记不起自己何曾得罪过如此人物。

连长终于开口了："你所惹的人，不是什么其他地方的官长，而是在滔谷村传教的外国牧师。看在你对我如此客气的份上，我就给你指出一条明路，这也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你去向外国牧师求情，让他放弃告状，我就可以不抓你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土司磕头谢恩，然后就去滔谷村找外国宣教士。

"牧师，现在我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只要您撤销告状的话，您无论在哪里砍树，哪里盖房都可以。"

外国牧师听完土司的话之后，便允准了他的请求。

随后，宣教士就召集滔谷上下三个村子的傈坡农户，对他们说："你们都去砍树，为自己盖楼房，若是土司派人前来干扰或阻挠的话，你们就告诉他们，你们是在为外国牧师砍树盖房。"

山巅松树倒，山腰盖起楼。
咚咚砍树声，土司气昏头。

"住手！谁给你们权利砍树？"土司的使者大声呵斥。

"外国牧师不是要盖房吗？我们在为他砍树。"傈坡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土司的使者了。

使者们面面相觑，结结巴巴地说道："嗯……好……那……你们砍吧！"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样，滔谷上下三村的傈坡人，每家每户都盖起了两层楼房，永远地告别了那"不准傈坡盖楼房，进出门槛要低头"的耻辱历史。

作此见证的杨春玉前辈还告诉大家，那时候别人必须花5毛钱才能买到一副棺材，他却只用3毛钱就买到了一副。因

为，土司败诉后，就十分惧怕外国宣教士，只好认栽，允准牧师的人任意砍树、随意盖房。

外国宣教士驻扎的滔谷村

圣诞节的枪声

待滔谷上下三个村都盖起楼房之后，外国宣教士又带领傈坡信徒盖教堂，并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圆满完工。根据见过此教堂的老人们回忆，教堂的中柱有两、三围粗，教堂全部木材结构，却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声音的速度和回音效果，所以牧师站在台上讲道，无需任何扩音器，也能让坐在教堂角落的每个人都听得格外清晰。

只可惜后人没有保护好教堂建筑，再重盖教堂时，把宣教士所盖的教堂完全拆毁了，连一张图纸或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

纪念。

1914 年 12 月 25 日，滔谷教堂举行献堂礼拜和圣诞佳节大型庆祝活动。

来自云南省境内的楚雄州、武定县、禄丰县、元谋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大理州和昆明市的禄劝县，以及四川省境内的会理县、会东县等地的傈坡儿女们，他们有人走了三天的路，也有人走了五天，都齐聚滔谷村，要欢欢喜喜地举行献堂仪式，并欢度圣诞佳节。

这原本是一个无比喜庆的好日子，是傈坡教会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节日。可是，谁也没有意识到危险在一步步逼近，即将上演一场“古蛇与羔羊之战”。

当傈坡信徒都齐聚滔谷村，要举行献堂仪式，并庆祝圣诞佳节时，积怨已久的土司从元谋县山区麻傣[25]地方，调集了三百多号阿嘟坡[26]人，前来将滔谷村围得水泄不通，里外三层，让人插翅难逃。他们誓要枪杀所有傈坡儿女及外国宣教士，然后放火将村庄和教堂全部焚毁。

就这样，枪战持续了三天三夜。

那时，外国宣教士们带动傈坡信徒禁食祈祷，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地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

到了第三日，上帝的手大施拯救，傈坡人就射杀了阿嘟坡人的三个统领，自己人却毫发无伤。

阿嘟坡人只好抬着自己的死人，撤退离去了。

此后，外国宣教士再次组织傈坡信徒，制作大炮，点燃引爆，响声震天，这炮声连那些远在禄劝县城及四川省会理县的人都能听到。另外又用了三天三夜来从新举行献堂仪式和庆祝圣诞佳节，敬拜赞美上帝，并召开大会，商讨策略和方法，希

---

[25] 傈坡语音译，地名。

[26] 彝族的一个支系。

望尽快、有效地将福音传遍傈坡的每个村寨。

从此以后，傈坡教会每逢圣诞节就会点燃大炮，声震上天，并互报佳音，奔走相告，救主耶稣基督已降生。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历史故事时，总觉得她离我很远、很远。

2016 年复活节期间，我们从四川省的会理县回来，顺路拜访贡茶村的李聪志一家，也参加了他们的复活节聚会。

当聚会开始时，礼拜长大声宣布："二〇一六年贡茶教会复活节礼拜，现在开始，全体起立！鸣炮！"

随即教堂外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长达数十分钟。

霎时间，会众的赞美敬拜声，乐器交响声，同鞭炮爆炸声夹杂在一起……

我心里十分震撼，神的灵深深地感动我心，我就大声发出赞美的声音，称颂上帝的无比奇妙和伟大，因祂用大能的手，将我傈坡教会从枪林弹雨和恶人的手中拯救了出来。因此傈坡教会和信徒世世代代纪念此事，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有从普照村来的长辈又告诉我们，为了纪念"古蛇与羔羊之战"，前些年他还在老家教会中服事的时候，每年的圣诞节都会邀请各地方的傈坡教会来一起庆祝圣诞节，并且在 12 月 25 日的凌晨，天还未亮以先，大型举行"报佳音活动"。

圣诞节的凌晨四、五点钟，在川蜀地区的山村，还是伸手不见五指之时，所有教会的唱诗班成员都会带领大家，点着火把或手电筒，排成长长的队伍，陆续从家里出去，往最高的山上攀登。

领队的就一面走在前面，一面大声呼喊："所有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们！你们当侧耳而听！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救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

随行在后边的队伍就齐声呼应，高声答道："阿们！是的，

救主耶稣已经降生了！”

领队的用汉语呼喊时，随行的队伍就用汉语回应。

领队的用傈坡话呼喊时，随行的队伍也就用傈坡语回应。

随后，大家就一起高唱圣诞歌曲，诗班成员早已将这些歌曲熟记在心，无须再看歌本。大家随走随喊，随走随唱，高声歌颂，大声传报“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大好消息，并不断地燃放鞭炮、雷管，营造出枪林弹雨环绕的情景，很远很远的村寨都能听到，以致从梦中惊醒过来的人，都相继出门来观看，惊奇不已，此情此景，令人叹为观止。

有时，领队的大声说出上句，由随行的队伍说出下句作为回应。

大家唱完歌后，就都暂停下来，或恭敬站立，或跪下来，向上帝祷告。之后，又继续登山，进行新一轮的呼喊，歌唱和祷告。

先行的人到达山顶后，会在那里等后面的队伍都到达为止，然后大家一起唱歌，祷告，随后下山。

等队伍都回到教堂时，天也就亮了，圣诞节的正式聚会和庆典随即开始。

高漫

高漫（Carl Grant Gowman），就是高兴田宣教士，傈坡信徒都称他为高牧师，西南六族联会亦只称呼他高兴田，高漫乃是 Gowman 的音译。以下是从史料中找到的关于他的记述。

高漫（Carl Grant Gowman）于 1886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长大后移居美国底特律，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因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M.C.A.）所举办的佈道大会而蒙恩得救，遂辞掉工作，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 Chicago）读书，为后来做宣教士而装备自己。毕业后加入中国内地会，远赴中国宣教。抵达上海八天后，一位从美国来的内地会宣教士席克敬（Miss Anna C. Dukesherer）姑娘也乘船抵沪。

高漫被安排到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席姑娘则被分往扬州语言学校学习。半年后，高漫奉派到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席姑娘被派往云南大理工作。他们和其他刚任职的宣教士们结伴同赴云南，旅途中他们俩相识、相知、相助，以致相爱，彼此情投意合。

1913 年 11 月 27 日，高漫和席克敬在腾越结婚。婚后被派往洒普山，在大花苗族人中间宣教。洒普山是云南府（今昆明市）以北山区的一个村寨。

1921 年 2 月，高漫一家四口返国述职，借此机会，高漫再度到慕迪神学院深造。

1926 年 2 月 14 日，高漫举家经缅甸再次进入云南，到龙陵山区与杨思慧夫妇（Mr. & Mrs. Allyn B. Cooke）同工，他们的宣教站位于一个名叫木城坡（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的偏僻山寨里。高漫的身体一向健壮，经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很少生病。

1930 年 7 月底，高漫身体突感不适，两、三天后，竟至昏迷不醒。因其宣教站地处偏僻，当时也没有医疗人员在场，无法得到及时诊治，于 8 月 5 日溘然长逝，年仅 44 岁，遗下妻子和 10 岁的女儿 Muriel，5 岁的儿子 Daniel 和四个月大的幼儿 Huge。[27]

在这之前高漫夫妇有三个儿女在出生后不久，都相继夭折。最终，夫妇俩所育子女，只有这三个幸存下来。

[27] 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高漫 篇，2015. 06. 24

为拯救中国各族人民的灵魂，高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任云南省内地会总监督的富能仁，撰文表达了他对高漫的怀念与评价，说：

这位委身而又能干的弟兄，正值他人生的巅峰时期离开了我们，实在是一沉重的打击！我与他有长达 18 年的深厚情谊，因此对我而言就不只是打击，而是重重的一锤……高教士个性倔强，但他并非固执，即使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也会容让别人，绝不居功。在工作、语言、通讯和其他的事工上，他都表现出过人精力。我很少遇见像他这样刻苦耐劳的人。除了中文，他还精通两种傈僳语和两种苗语。他更把其中三种语言编成很厚的少数民族语言字典……他是一位光明磊落、充满属灵智慧、在基督里满有爱心的弟兄，也是一位聪明、含蓄和谦厚的人……。[28]

以上有关高漫的生平简述，来自李亚丁所写的“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高漫”。但是，此资料所写的高漫来华日期和辞世年日，与《基督教苗族教会史料》[29] 所记述，以及傈坡教会口传的历史，三份资料所述均有出入。

笔者曾用尽不同方法和渠道，努力搜集整理，试图找出高漫来华的确切时间，但未得如愿以偿。后来，笔者致电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长兼武定县爱国会主席杨先国长老进行咨询，他说：“香港联合圣经公会人士，曾有人找到高漫的日记，但发现其记述并不详细完整，所以我们再多的努力，恐怕会始终不明原委。况且，“中国内地会”早已更名换代，故或许不必抱以期望。”

---

[28] 同上

[29] 邵辉，基督教苗族教会史料（走近石门坎—参看资料：高兴田），第 21-26 页

为了把高漫在东部傈僳族，即傈坡中的事迹陈明给读者，笔者将根据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长兼武定县爱国会主席杨先国的口述及手稿，向大家介绍至今还在傈坡教会中流传的高漫事迹。

席克敬
（Miss Anna C. Dukesherer）

高漫（1886–1930）
Carl Grant Gowman

高兴田的妻子席克敬女士，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她负责设计教堂，然后由高兴田牧师带领人施工建筑，并于 1914 年建成了第一座傈僳族教堂——滔谷教堂。根据亲眼目睹过教堂的老人们回忆，教堂的中柱有两、三围粗。教堂可容纳三百多人，且教堂设计科学规范，以至于讲员在讲台上不需要大声说话，坐在后边角落的人也能听得十分清晰。

许多老人们对高兴田夫妇所建造的教堂，总是念念不忘，他们说：“教堂不仅仅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是躲避强盗来袭的坚实堡垒。自从王怀仁牧师被强盗掳掠过一次后，上级政府就派兵前来剿匪，把滔谷村附近的所有盗匪除灭了。从此，当远处的盗匪偶尔来犯时，人们只要冲进教堂，就再也没有强盗

敢动你一根汗毛了。”

高兴田夫妇，在建成东部傈僳族教堂后不久，就离开了滔谷村。他们还把两位滔谷神学班毕业的东部傈僳族人（傈坡）一起带去，其中一位名叫宴正太，另一位则是他的堂兄宴正财。他们一行人到了高黎贡山附近的木城坡后，就给那些地方的西部傈僳族和拉祜族等少数民族传福音。后来，这两位东部傈僳族传道人就在木城坡成家定居了。直到前些年，他们的子孙才回到滔谷村委会乍车村寻宗认亲。

不仅如此，根据《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的主编李亚丁介绍，高漫还使用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所创造的西傈僳文字，到 1927 年时已经把《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基要真理》，《诗歌》和《圣诗 50 首》，翻译成了西傈僳文。[30]

《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也佐证了以上有关高漫一家与东、西傈僳族血浓于水的情愫和史实：

富能仁于 1925 年回国休安息年假。在此期间，他旅行欧美各地并作巡回演讲，报告他在云南傈僳族中的传教经历。于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来中国云南投身传教事业。回到云南后，富能仁被任命为云南内地会会长，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教会行政管理工作上，很少有时间直接从事傈僳语圣经翻译工作。从此，傈僳语圣经翻译工作主要由富能仁的内地会同工们继续进行，其中成就显著者有澳大利亚籍传教士高漫(Carl Grant Gowman)夫妇，加拿大籍传教士杨思慧夫妇(Allyn and Elizabeth Cooke)和杨志英夫妇(John and Isobel Kuhn)等人。新来的年青同工也乐于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因为这本身也是一种学

[30] 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高漫 篇，2015.06.24

习傈僳族语言的机会。在上述傈僳语圣经翻译者中，要数杨思慧牧师的贡献最大，他于 1950 年对傈僳语新约各卷译本作了全面修订，又于 1968 年主持完成了旧约的翻译工作，并最终完成了傈僳语圣经全译本的出版工作。[31]

另外，本文曾在前面提及，还有一种用苗文柏格理字翻译的傈僳语圣经译本。这种译本主要流传于滇北东部傈僳族教会，所以又称为“东傈僳语”圣经译本。第一个东傈僳语圣经分卷译本《马太福音》的翻译出版工作由内地会传教士王怀仁与郭秀峰两人合作完成于 1912 年。从时间先后上讲，东傈僳语圣经译本的问世比富能仁字傈僳语圣经译本早 10 年，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前者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远不如后者。[32]

以下是杨先国所写的东部傈僳族教会简史，文稿如下：

《东傈僳教会简史》[33]

基督教传入武定傈僳族地区的概述

在滇东北地区散居着一种民族，称为傈僳族。他们有本民族的语言，但过去一直没有文字，所以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把事情代代相传下来。没有文字依据，就无法确知他们是从何地、何处搬迁而来。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环州土司的佃户，深

[31] 王再兴，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云南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2 期

[32] 同上

[33] 杨先国，基督教传入武定东傈僳族地区的概述，教会内部资料，2010. 09

受土司的辖制。土司定了许多规矩，如不准他们建盖楼房、立墓碑和撑雨伞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每逢生病就招魂、送鬼、祭祖、拜山神……而不知道寻医就治。

东部傈僳族接受基督教福音，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现简单追溯这一历史，情况如下：

一、基督教传入东傈僳地区

1904 年，外国传教士柏格理路过武定。后来，洒普山龙亚首家儿子被染上麻风病，病人家属听说昭通有人会医麻风病，就去寻医，恰巧遇到了柏格理。就这样，柏格理第二次来到了武定。

1906 年春，柏格理差派澳大利亚籍郭秀峰到洒普山宣教，建立教会。

1909 年 6 月，郭秀峰传教士差派高兴田牧师夫妇来滔谷传教，同年又增派英国籍王怀仁牧师来滔谷协助高兴田传教工作。当时租住在滔谷村农户双开金家。

由于傈僳族生活在偏僻山区，常年给土司和地方有势力之人做长工度日，外出接触汉族学汉语的人很少。当时东部傈僳族儿女接受外国传教士用汉语宣教也是个难事。因此，王怀仁牧师就用柏格理字母创制而成的东傈僳文字，开始培训村民。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东部傈僳族人学会了使用柏格理字母创制而成的东傈僳文字。

王怀仁牧师在短暂的两年内，用东傈僳文翻译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1912 年，发行单行本供给信徒使用学习。

1913 年租房办学，邀请昭通人何源通先生教学，校名为“宣仁小学”。

1916 年升办高级小学，由李如松先生教学。经过几年的办

学宣教，到1916年，信徒已发展到80余人。

为了方便信徒聚会及管理，教会准备建盖教堂。高兴田牧师送300银元给环州土司，请求土司准许砍伐木料。但土司根本不把300银元放在眼中，反而刁难牧师。高牧师将这事转告到省府，省府派人来核实情况后，土司一一答应了传教士砍伐木料建盖教堂的要求。同时，村民们也随意砍伐木料建造自己的住房。传教士们建起了茅草屋顶的住房和教堂。到了1918年才将草房翻建成瓦房，共有12间。

二、东倮倮教会发展情况

外国传教士们在滔谷村的势力逐渐增大，财物增多，有许多困难的农民得到了帮助，有病的得到无偿医治。这样，教会发展十分迅速。

外国传教士高兴田（高漫）夫妇1909年到滔谷宣教时，租住在马开基家里，马开基后来成为了滔谷教会的执事。

1930年8月5日，高兴田因病与世长辞了，其墓碑如今仍旧矗立在木城坡。

王怀仁牧师夫妇1909年到滔谷宣教、办教，1948年回国。

英国穆和仁牧师1942年到滔谷传教，1946年回国。

英国司明庆牧师1940年到滔谷传教，1951年回国。

美国刘思长传教士在滔谷宣道3个月。

国外传教士们为牧养管理教会，就地取材，培养人才，到1919年时已经培养了5名传道员，2个派到思茅布道，3个在本地传道。

在外国传教士的培植下：

1928年4月18日选杨春森为滔谷教会会长，1946年12月25日杨会长安息主怀。

1947年2月13日选杞自全为会长。

1938 年滇北圣经学校从啊过咪迁到滔谷，司明庆任校长，毕克施夫妇和杞自全任教。

1942 年升为滇北神学院。那时，滔谷 41 村和武定县、禄劝县、元谋县、大姚县、会理县共建立了 19 个分堂，92 个支堂。由杨春森会长，杞自全主持会务工作，数名长老及数名传道员负责地方教会工作，李兴明同工编写诗歌，杨春胜同工翻译誊写《圣经》。

后来，为了教会牧养、管理和工作的统一，外国宣教士还成立了“西南六族联会”，并每年召开 1 次会议：

1941 年在撒老坞召开；

1942 年在滔谷召开，由杨春森会长主持；

1943 年在啊过咪召开，由李八福会长主持；

1944 年在洒普山召开，由王志明会长主持；

1945 年在寻甸召开；

1946 年在田心乡老板村召开；

1947 年在禄劝召开，由李发献会长主持；

1948 年在滔谷召开，由杞自全会长主持；

1949 年在啊过咪召开，由李世忠会长主持；

1950 年在元谋召开，由金宗贤牧师主持。

1952 年接到上级政府通知，务必要暂停聚会。于是，教会就停止了组织活动。

三、教会组织活动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后：

1979 年，在滔谷村委会乍车村举行圣诞节，有 840 多信徒参加聚会。

1980 年 4 月 8 日，成立武定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备小组，任命杨先国为组长。

1980 年 12 月，召开落实宗教政策会议。

1981 年 10 月 8 日，成立县三自爱国会。

1984 年 8 月，召开全县教牧会议，按立长老 32 人，执事和传道员 36 人。

1985 年 2 月，落实了滔谷教会房产，发动信徒对教堂进行翻修。

1986 年，在滔谷教堂举行圣诞节。当时，张正学为长老，杨先国为传道员，杨春培为礼拜长，杨先马、马云兰为执事。

1988 年，圣诞节时为了伙食所需，杀了 5 头牛、6 头猪，参加人数达到 2980 余人。

2005 年 8 月，王怀仁牧师的儿子司提反重回滔谷探访，聚会人数多达 1200 余人。

2009 年 7 月 13 日，在滔谷举行《东傈僳文圣经》新约发行仪式，有亚太地区教牧人员，省、州基督教两会传道员参加，聚会人数达 1200 余人。

武定县第四任爱国会主席

杨先国 供稿　　2010 年 9 月

以上发生在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的事迹，是由亲眼见过、亲自跟过高兴田及王怀仁等宣教士的滔谷村马开基执事、杨春玉和元谋县的白正玉、贡茶村的牟子珍等老一辈传道人亲口所述，后由杨先国写成文稿，传阅后世。而解放后的事迹，则是供稿人杨先国的亲身经历。

康女士

根据现年 81 岁的李继明回忆，当他十多岁的时候，到滔谷

去过了一次圣诞节,他就是在那时候见过一次王怀仁。同时，一直住在滔谷的还有随行的一名女宣教士，人们都称她康教士。孩子们都很喜欢她，都会亲切地喊她“奶奶”。

当时是圣诞节，所以康教士给所有的孩子都分送圣诞礼物，礼物都用报纸包好，随意分给孩子，每人一个。有些孩子就拿到了花生糖，有些孩子拿到了口琴，也有些孩子拿到了气球。李继明就拿到了一个很大的气球，他非常高兴，即使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不忘强调说，那是他小时候收到过的最喜欢的礼物。

而滔谷的杨先国长老则说，根据先辈们口传下来，康女士几乎没有讲过道，她只是一位医生，一生都住在滔谷，行医治病，还教会了 8 位传道人使用中草药，让他们可以一面行医，一面传道。后来，这些传道人的后裔几乎都成了民间的中医世家。

医者世家

圣诞节的枪声过后，宣教士召集大家开同工会议，共同商讨决策，务必要尽快有效地把福音传遍每个傈僳族人的村寨。

后来，还特别地设立了 28 位传道员，其中一等传道员 8 位，二等传道员 20 位。一等传道员每年必须传道 8 个月以上；二等传道员传道时间不限时，平时可在家务农，然而一旦福音事工有需要时，就要立即作为替补人员。

这 8 位传道人中只有 4 位的名字被记了下来，他们是李兴民，李文柄，杨春玉和李如玉；至于其他几位传道员，我们已不得而知；还有另一位称为李教士的传道人，是否就是李如玉同一人，我们亦无从考证了。

为了福音的广传，宣教士们还特别地教会了所有一等传道员行医治病。这样，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食宿

问题，因为无论走到哪里，行医治病的医生都是广受欢迎的。况且，每逢遇到无钱治病的穷人，他们就可以免费治疗，以彰显神的大爱。

根据武定县田心乡的但以理弟兄见证，他们一家四代人都会行医治病，这根源还得从住在滔谷的宣教士说起：

但以理的外曾祖父是八位传道人中的李文柄老前辈。据说，他常年在外奔波，行医治病，传扬福音，以致于家里经常出现无米下锅的情况。每逢此况，他的儿子就会和他一起出去，靠福音养生。他老人家常对儿子说："不要担心，主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只管出去，为主做工。"就这样，李老前辈把信心、医术和美好的灵命，都遗传给了子孙后代。

但以理的母亲是一位很有信心的妇女，早在她还未许配嫁人之前，就立志只嫁给基督徒。后来，有个男人向她郑重承诺，只要她嫁过来，他就信耶稣，所以就有了这一段婚姻。

但以理的母亲嫁过来时，除了丈夫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外，整个村子没有一人是相信耶稣的，这给但以理的母亲带来了无比的痛苦。

但以理说："在我还小的时候，村乡邻舍都在嘲笑我母亲，我们家养了过年猪，却因为是基督徒，就没有一人愿意帮助我们宰杀。"

他还说："妈妈走在路上，别人也会向她吐唾沫；妈妈出去挑水，别人也会把她推下路边。有一次，我父亲不在家里，我爷爷他们就指使二叔来打我妈妈，妈妈惶恐之下，把还在襁褓中的我弟弟撇在路边，逃往外公家去，我远远地跑在她后面，一直追到外公家里……"

"爷爷奶奶先后和我们分了十次家，分了几天又合，合了不久又分……反正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百般折磨我的父母。"

"我读小学的时候，不仅学生会无缘无故欺负我，就连老

师也会强扭我的耳朵，直到出血，又用脚狠狠地将我从讲台就踹出去。”老师还说：“你们家信沃溱波[34]，那你们就只需要向天张开口，沃溱波便可以拉屎给你们吃喽……”

随即，同学们都哈哈大笑。

“不过感谢上帝，让我妈妈和我们都一直持守信仰到如今。”但以理继续说，“更感谢主的是，以前逼迫侮辱我们的人，如今大多数都信了耶稣，和我们一起做礼拜，在一起敬拜上帝。”

但以理继续向我们解释了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是怎样信耶稣的经过：那些人当中有几个得了重病，他们四处求医，到了省城和其他许多大医院进行救治，却丝毫不得好转。最后，医院下了死亡判决书，让他们回家准备后事。出于无奈，他们带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找但以理的母亲，因为但以理的母亲懂一些家传草药。

但以理的妈妈出于基督耶稣的爱，就给了他们几副。

感谢上帝！上帝那医治的能力，竟从他的外曾祖父李文柄一直传下来，如今透过他母亲的手和爱心，把这些“死亡判决书”的权势废除，使病人得到了全然的医治。

就这样，那些先前逼迫他们的人，如今大多数都信了耶稣基督，并和他们一起敬拜侍奉上帝。

李文柄

李文柄，四十一村人氏，滔谷宣教站八位全职传道员之一。

他出生于 1890 年，在家排行老二，大约 27 岁时到滔谷读书，30 岁时接着读神学，神学毕业后就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开始了他一生的传道工作，成了当时傈僳族的福音先锋，也为

[34] 音译，即上帝。

将来傈僳族福音的发展铺开了道路。

当时，因他是全职侍奉，所以家境富裕的杞自全之父，每年以三石谷子为薪水供应他。在他一生的福音生涯中，他走遍了当时的各个傈僳族村寨，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了傈僳族的这片土地上。他不仅传道，也参与了一些其他的服侍，他曾经和精通音乐的李兴明在昆明翻译傈僳文《颂主诗歌》。

1951 年，李文柄被捕受逼迫，在武定县长冲接受了三年劳教。在这期间，李文柄被迫前往白路乡参加军改架线。那时他儿子李继荣 25 岁，曾和现在还活着的李继真一起送饭去给父亲李文柄吃。

1961 年，71 岁的李文柄结束了他 38 年的传道生涯。年纪老迈的他再已没有精力出去传福音了，但教会仍旧在承受迫害，所以他把一些教会的书籍和资料分批藏在了不同的地方，有的藏在树林深处，有的藏在坟茔中，有的藏在山洞里。然而，这些书籍因长期暴露在外，风吹雨淋而有的坏掉了，有的则被人发现就交给了民兵，唯独藏在一个名叫“富家山”地方的那份资料还完好无损。

1974 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碎的事：有一个叫李先强的人，他在东坡粮所工作，他带着几个人来到李文柄的家，骗取李文柄的信任。他谎称自己是杨汉普的儿子，想要在李文柄这里找到一些资料。由于当时教会受到了逼迫，所以基督徒没有人敢明明地聚会，一般都是在午夜之后才敢礼拜。

李文柄误信了李先强说的话，以为他真是杨汉普的儿子，就对他说：“你们今晚午夜之后来我家，但不要从大门进来，因为大门有民兵把守。”

当晚午夜时分，李先强来到李文柄家中，还和他们一起聚会，李文柄就在那天晚上把他最后一份藏书的地点告诉了李先强。聚会结束后，他们都散了，各自回家。

第二天，李先强带着民兵来到李文柄家里，把他抓起来，带去批斗，迫使李文柄将所有的藏书都要拿出来。就这样，最后一份仅存的藏书也被毁了。

李文柄因为最后的藏书也被毁了的缘故，心里忧伤过度，痛哭流涕，懊悔不已，三个月后就郁郁而终了，享年 84 岁。

而李先强批斗完李文柄之后，当天就回到了东坡粮所。当天夜里，李先强起来要上厕所，却发现他转了大半天也找不到下楼的楼梯，后来一失脚就从二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李文明

此外，李文柄有七个兄弟、两个姐妹，共九人。老三李文明是当时四十一村教会的执事，一生没有子女，但很爱主，深得当地教会的认可敬重。大约 1958 年，李文明去世的那天晚上，他的家中出现大异象，有一道大光从天上直射下来，照进他家的屋里，有一块好像毯子一样的块状物，绕着他的棺材转了转，之后离开房屋，顺着那道大光升上天去了。周围十多个村子的人都看见了这大光，就都以为是李文柄去世了，后来打听了才知道，原来去世的不是李文柄，而是李文柄的弟弟李文明。

李文林

李文柄的七弟李文林，在一九六几年的时侯被选立为水口新村教会的长老，1975 年因文革而遭受大逼迫，活生生被人用大火烤死。他死的时候，全身起了鸡蛋般大小的水泡。他一生在世的年日是 70 岁，最后为了持守信仰的缘故付出了宝贵生命。

杞自全

杞自全，普照村人氏，八位全职传道员之一。

杞自全出生于 1900 年，他出生后不久，傈僳族人就听到了福音。他的父亲杞宗发，是远近闻名的富商，常往来昆明做生意。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昆明经商时遇见王怀仁讲道，便认真近前听讲，发现王怀仁所讲的耶稣就是他素来所寻求，可以胜过诸魔的真神，于是信了耶稣。大年初八回到家中，即刻捣毁祠堂和神龛，并将所有祭祀用品烧毁，带领家人朝夕学道，救世济人，帮助穷人。在外凡遇见乞丐或无家可归者，皆会告诉他们可以去到他家里寻求帮助，家人会给他们粮食，能背走多少就可以带走多少去。

不仅如此，杞宗发信仰敬虔，早晚祈祷，并谆谆告诫子女，万般皆粪土，唯有基督胜于一切的道理，他言传身教地引导家人归信耶稣基督，并尽心尽力服侍上帝。

在父亲的影响下，杞自全也对信仰十分认真敬虔，他不忘父亲教导，一生以为耶稣基督而活为目标，常年外出传道，很少在家。

杞自全生平结过两次婚，他与前妻育有一男两女，共三个孩子。前妻去世之后，他又娶了一妻。

杞自全和他第二任妻子的故事记在下面：

有一女子已经许配给了一大户人家，但在还未迎娶之时，未婚夫就惨遭不测，被人枪杀了。

中国自古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论语》中关于“宰我和孔子论守孝之礼”的记述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

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译文]

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过了一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孔子说:“(才一年的时间)你就吃起大米饭，穿起锦缎衣，你心安吗？”

宰我说:“我心安。”

孔子说:“你心安的话，你尽管去做吧！我守丧时，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你如今却觉得心安，那你去做好了!”

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子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难道宰我对他的父母没有三年的爱吗？”

到底是孔子的“三年守孝”之期太长，陈旧束缚，不适于时代的要求？还是宰我不仁？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故笔者不在此加以论述。

笔者之所以提到儒家的守孝礼仪，以及宰我的辩论，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即便是儒家思想也只规定最长三年的守孝时

间，可是那大户人家却强迫那未过门的女子，为其未婚夫守孝了七年。

在这漫长的七年中，此女子独守空房，不得外出，一堵土墙隔断的那边，停放着未婚夫的尸体。

七年过后，女子重获自由，回了娘家。

在别人的介绍下，杞自全和她两厢情愿地在一起，组合成了新的家庭，并育有三男三女。所以在杞自全常年外出传道时，她独自一人在家持守家务，并含辛茹苦地抚养了九个孩子。所以杞自全为他父母所立的红色石头墓碑上刻有“女子守孝”的图案，以作纪念。

他们俩一个是丧偶的男人，一个是被弃的女子，后来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属于耶稣基督的家庭。故杞自全为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作李蒙恩。

杞自全母亲的墓碑

杞自全的第二任妻子是李蒙恩，生于 1917 年 11 月 10 日，2006 年 1 月 28 日去世，享年 90 岁。

以下是杞自全服侍主的纪要及后续：

杞自全是八位全职传道员之一。

1947 年 2 月 13 日，时隔杨春森会长去世两个半月之后，选立杞自全为傈僳族总堂第二任会长。

1951 年，政府将杞自全安置在武定县政府工作，后合并楚雄专区，在专区民族事务处工作。

1956 年，杞自全作招待所的管理员。

杞自全（1900-1958），傈僳族，普照村人，滔谷傈僳族福音总堂第二任会长。

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动乱中，以右派分子、地主阶级之名惨遭逮捕，1958 年死于九龙乡水库，死时惨不忍睹，曝尸荒野，由三名同乡收尸，勉为下葬。后在平反期间才被正名，为其平反。

1957 年，杞自全被打成右派。

1958 年，杞自全被送往楚雄州九龙水库工地进行劳动教养，在数月的艰苦劳动中，忍受饥寒交迫、屈辱和歧视，又加上身患痢疾却不得休息或人道主义关怀，同年 11 月死于九龙水库的工地上，客死他乡，由三位同乡的人勉为下葬，享年 58 岁。他一生与主同行，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一切托付和使命。

杞会长含冤而死，家人却胆战心惊，不敢过问，只能忍气吞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完善，开始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和假案进行逐一平反。

家人终于盼来了为父亲杞自全沉冤得雪的曙光，于是联名上诉，递交给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请求为父亲杞自全进行平反。上诉书的原件如下：

上诉书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申诉人：杞爱扬，杞爱羔，李祥珍，傈僳族，住武定县东坡乡普照村人。

上诉原因：要求州人民政府、州统战部、州宗教科给予我父杞自全划为右派，被强迫劳动改造，死于九龙水库工地，请州人民政府和下属单位明察作主，被给予平反。

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历次运动中经历了不少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但是我们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能够拨乱反正，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党中央作了大量的落实政策，调整了各界知名人士，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州也同样在统战工作中，在各宗教界人士中作了大量落实政策，应感谢党、感谢各人民政府。

今天我们要向上级领导申诉，解决的问题是我父杞自全在 1958 年被整死情况向上级要求落实政策给予平反。杞自全 1951 年在武定县政府工作，后合并楚雄专区，在专区民族事务处工作；1956 年调招待所做管理员；1957 年打成右派；1958

年强迫送往九龙水库工地教养，在数月的强迫劳动中给他所带来的是饥寒、歧视、刁难，又加上年迈得不到一点人道主义的温暖，同年 11 月含恨死于九龙水库工地上。对此人（有我县东坡乡安茂里村 XXX，XXX，XXX 三位同志说，死时他们在场，死后无人管，因我们是老乡关系，只得我们亲自把杞自全安葬在九龙水库山梁上）三人可作证明。

由于我父死因不明，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敢不敢过问。当时我们家庭成分不好，我们回想到那动乱的年代里，在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下，我们作为生长在地主家庭的子女心有余悸，只要不挨着整死就高高在上了。我们天天盼、天天想，可是政策一直落实不到我父亲的头上。我想我父亲的为人，他在武定县环州区、东坡区这一带是一位宗教界——耶稣教中很有名望影响的人，1940 年到 1950 年期间，任耶稣教会长。1950 年解放，他作为傈僳族中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人民政府对他作为统战关系并安置工作，搞了一段民族事务工作。我们认为我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在宗教界的单位是爱国、爱党的，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共产党的好朋友。可是盼到今天已到落实政策的结尾，还听不到我父亲的名字，为此我们子女要求按法律程序报州人民政府、州统战部、州宗教科三家明察，并给予答复。

谨此感谢州人民政府、州宗教科、州统战部！

申诉人：家属子女 杞爱羔

杞爱扬　李祥珍

关于“杞自全平反上诉书”递交上去之后，首先收到了马英同志的来信回复，如下：

杞自全先生遗嘱

杞爱羔，杞爱扬，李祥珍，杞爱明，杞昌禹多位同志，你们先后邮给我们的为杞自全先生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反映，要求按政策处理的来信，已先后转交（请）州政府民政局和州委统战部调查受理。请相信党和政府会按政策处理的，今后请直接同民政局和统战部直接联系，听候批复。向各位问好！

马英敬复

1987 年 9 月 13 日

楚雄州住院部

经过上诉请求，上级政府终于作出了积极回应，对杞自全案件进行了从新明察，并给予了平反，以下是来自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财政厅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公安处的回复信件，以及平反处理内容原件：

杞自全同志：

现根据州政办（1988）30 号文件，发给抚恤费 280 元，一次性困难补助 500 元，安葬费 300 元，杞自全遗嘱生活费退回 20 元，先发 7-9 月 3 个月总共 60 元，共计发给 1140 元。请启开查收。

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财政厅

财务专用章　1988 年 7 月 14 日

楚雄彝族自治州公安处

关于退赔没收杞自全私人存款的决定

1988 年 7 月，州政府办公室转来杞自全遗嘱申诉，反映杞自全生前有一笔“存款”及衣物、被盖等，要求查清，如有确实、要求归还。

经调查，其遗嘱反映“存款”问题的情况属实。1958 年杞自全被捕关押病故后，1959 年已将杞自全生前的存款现金玖佰零贰元（902 元）没收上交国库。现今研究认为，1958 年对杞自全错捕关押的问题已作平反纠正，对其没收上交国库的玖佰零贰元存款现金应退赔遗嘱。关于其他衣物、被盖的遗物，鉴于时间已长，无法查清，作适当的经济补给，决定以上两合计退赔现金壹仟元整。

楚雄彝族自治州公安处

1988 年 8 月 31 日

杞爱扬同志：

现寄退款决定一份给你，所要退赔给你家的壹千元（1000）人民币，按手续规定从银行转汇到你当地信用社给你，请收到决定后，把你乡或者村公所信用社的名称和账号问清后来信告知，切无误。我们收到你的来信后即汇来给你。

楚雄州公安处落办

1988 年 9 月 13 日

根据杞自全的家人和普照村民见证，杞自全冤案被平反时，上级领导和代表亲自来到普照村，召开村民大会，向会众宣读平反书，并将盖有印章的平反书交由杞自全子女保管，以示公正，以警后世。

李兴明

李兴明，八位全职传道员之一。

李兴明是傈坡语的《颂主诗歌》的主编，他是傈僳族中第一个会手风琴的人，也是第一个精通四声部的音乐才子，他带领创作出来的《颂主诗歌》直到如今都还在各地傈坡教会中传唱和使用。

后来，在大逼迫中他离开了神，不再信耶稣，他的葬礼是以迷信的方式来举行的。

哀哉！大英雄何竟扑倒？

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保守眷顾的话，我们谁能站立得稳呢？

李如意

李如意，女，底膜村人，八位传道员之一。

李如意一生未婚，守童身奉献给主。她在服侍主的生涯中，也没有受过迫害，因为还没到文革时期，主已经将她接去，她便不在人世了。

牟自贞

牟自贞是元谋县贡茶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私藏了一本《颂主诗歌》和一本《真道问答书》，他向当局再三保证不传福音，他的书才幸免于难。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政策恢复，他就重新火热起来，带着这两本书去传道，他的足迹遍及金沙江两岸，坚固了许多教会和信徒。

白正隆

白正隆，彝族，会理县傈坡人。

有关福音传入会理县的简介，《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一文中写道：

1908 年，内地会把福音传入会理；

1921 年，建立摩坡教彝族堂；

1924 年，在岔河设分堂，白云科担任长老，主持教务直到 1960 年；

1936 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在会理小黑箐彝族聚居区，与彝族上层傅德合办小学传教；

1940 年至 1943 年，加拿大牧师刘福民，澳大利亚牧师王怀仁到摩坡传教；

1943 年，派彝族青年白正隆、钟正芬夫妻到滔谷滇北神学院学习；

1946 年，神学毕业担任传道员协助教务。

据解放后统计，民国时期会理全县基督教徒 380 余人，其中城区 200 人，摩坡佐 180 人。解放后 173 人，其中城区 43 人，摩坡佐 130 人。[35]

我们 2016 年复活节期间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亲自奔赴会理县会见了白正隆的接班人，他说：

白正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放弃了信仰，重回到抽烟酗酒的恶行中，甚至与妻子钟圣芬离婚分居了好多年。直等到党的政策恢复后，他才从新悔改，与妻子复婚，并再次跟随耶稣基督。

后来，会理县基督教会需要彝族（倮坡）教务人员，但要

[35] 龙海燕，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12 年第 5 期

求必须是神学院毕业生才行。当时放眼望去，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人选。于是，他现在的接班人还陪他一起去到武定县爱国会开证明，向会理县相关宗教部门提供白正隆曾于 1943 年到 1946 年时在滔谷滇北神学院直读神学，直接受教于王怀仁等内地会宣教士的简历。

就这样，他恢复了传道员职务，从此以后，夫妻和睦，同心侍主，直到终老。

滔谷宣教站

为了能够尽快、有效地把福音传遍每个傈僳族村寨，让傈僳族人尽早脱离邪灵的辖制恐吓，改变恶习，认识耶稣，有永远的盼望。宣教士在滔谷建立宣教站，成立了傈僳族总堂。

从这里开始，福音传遍了武定县、禄劝县、元谋县、禄丰县、会理县、会东县、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和大理州等地区凡自称为傈坡，语言能够相通的族群所在的每个地方。

滔谷宣教站

司提反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三十年前，傈僳族人还生活在抽烟酗酒，祭拜鬼神，恐惧邪灵，贫穷落后的水深火热中，哪知他们现在对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充满了期待，并且心里向往滔谷总堂和宣教站。他们可以携带家眷，走三天、五天的路程来到这里，只为了能够朝见耶稣，亲耳听牧师讲道。他们也会一起唱傈僳语的赞美诗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达旦。他们的歌声，飘荡在那空旷的山谷，回响不绝，让熟睡的人们也感觉到余音绕梁……"[36]

傈僳族总堂在文革期间，被充公使用，做了乡公所的办公室。《云南宗教场所》一书中这样记载道：

滔谷教堂，位于武定县环州乡滔谷村委会滔谷村，始建于1914 年，是解放前我省西南地区"滇北基督教六族联合会"的傈僳族总堂。1917 年设立了神学院，培养了大量的教牧人员，"文革"时期被改为公房使用。1983 年归还了宗教界，1996 年复修，总占地面积 1103.9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6.74 平方米，属于土木结构，有信徒 310 人。[37]

在文革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滔谷宣教站被充公不久，后墙上就长出了一颗植物，把墙裂为两半，以致后墙倒塌了下来。党的政策恢复之后，教场归还给了傈僳族人。就在归还教堂的那年，后墙的那棵树连根枯干，死了。

然而，还有些心怀不轨之人，依旧打教场的主意，想要占为己有。滔谷村的傈僳族基督徒们，持守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如下原则：

---

[36]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37] 李福春，江楚次，云南宗教场所-基督教&天主教卷，云南民族出版社，P163

只是我告诉你们听道的人：当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有人打你一边的脸，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向你求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会这样行。如果借给人，又指望向人收回，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要爱仇敌，善待他们；借出去，不要指望偿还；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　神自己也宽待忘恩的和恶人。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

——路加福音 6:27-36 新译本

所以滔谷村的信徒不采取反抗，也不与人争论，而是愿意拱手让出。

然而，就在这时候，滔谷村的那些非信徒挺身而出，拦住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敢抢占教场，我们就打死你们！"

他们如此说，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教场充公"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解之事，以及党和政府已经将"教场归还"等事，他们的心里就油然地对傈僳族人所敬拜的上帝产生敬畏。他们担心若是教堂再被恶人侵占的话，恐怕上帝会迁怒于村民，于是出来干预了。

那些人见滔谷村民如此干预，真的要大动干戈，就浑身颤抖，灰溜溜地跑了。

宣仁小学

王怀仁等宣教士来到滔谷后，发现傈僳族人不但处在土司的剥削压制下，贫穷落后，而且没有受过教育，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艰难的生活。

“你们的父亲还健在吗？” 宣教士关切地问道。

他们回答：“我们的父亲生于冬天，死于春天。”

于是，王怀仁去聘请了一位昭通人氏的汉语老师，要他前来教傈僳族儿女读书识字。这位老师因为是住在昆明的圆通山，就取名洪圆通。他竟接受邀请而来到滔谷教书，宣教士们就为傈僳族人建立了一所学校，名叫“宣仁小学”。

学校除了教育真理和知识外，也进行品格教育，并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学成两门技术或手艺后，才能毕业。

解放前，宣仁小学的学生每届多达 300 人，就连曾任省两会的秘书长和禄丰县三自主席的苗族人龙约翰，禄丰县三自副主席的苗族人王福昌；武定县三自常委的岔河人氏毕加爱；四川省会理县牧师白正隆等，也都是受教和毕业于此。

到解放时，宣仁小学已经有了高等补习班。学生中有好多人当上了乡长和区长。宣仁小学也因此被称为“环州省立民族学校滔谷分校”，可见其知名度有多高。

然而，文革过后，宣仁小学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而是永远地长眠于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王怀仁

王怀仁是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因他在滔谷住了大约四十年，为这里的傈僳族人翻译了新约圣经。他的伟大创举，至今仍在傈僳族人当中广为传扬。为了将他的事迹一一叙述清楚， 以便读者和后人阅读考

究，我们决定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他的事迹和史料，从新进行梳理编排，如下：

王怀仁（George Edgar Metcalf），1879 年 3 月 3 日出生于英国伯明翰沃什顿港（Warstone Lane），在家排行老三，父母是撒母耳. 梅特卡夫（Samuel Metcalf）和爱玛. 梅特卡夫（Emma Metcalf）。王怀仁曾经做过裁缝学徒，在牛津开过一家裁缝店。青年时，在路加. 威斯曼（Revd Dr Luke Wiseman）牧师的布道中归信耶稣，后来成为一名牧师。[38]

1906 年，王怀仁加入内地会，并被派往中国传扬福音。[39]

同年 10 月 23 日，他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完成中文培训后，长途跋涉前往云南省武定县的洒普山，与郭秀峰(Arthur G. Nicholls)和张尔昌(Gladstone Porteous)等一起同工。[40]

王怀仁的妻子，也是一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名叫伊丽莎白. 玛丽. 唐娜丽（Elizabeth Mary Donnelly）。王师母出生于 1891 年 1 月 9 日，是澳大利亚人，她于 1917 年 11 月 28 日来华。[41]

1921 年 1 月 19 日，王怀仁与伊丽莎白结为夫妻，这一天刚好是伊丽莎白女士 30 岁的生日。

1924 年 6 月 24 日，女儿路得（Ruth Metcalf）出生。

1927 年 10 月 23 日，儿子司提反（Stephen Anold Metcalf）出生。[42]

---

38 Clements,Ronald.In Japan the Crickets Cry.Oxford:Monarch Publications.2010

39 LISU COLLOQUIAL Pollad's Script 1912 Matthew.Revs.AG Nicholls and George E.Metcalf. B&FBS 1915 Luke.Revs.AG Nicholls,and EE Metcalf. B&FBS

40 LAKA COLLOQUIAL Samuel Pollard's Script 1912 Mark.Revs.Arthur G.Nicholls and Gladstone Porteous. B & FBS

41 Magnusson,Sally. The Flying Saotsman,A Biography.New York,NY，USA:Quartet Books.1981:150

42 Burnton,Simon.50 stunning Olympic moments:No8 Eric Liddell's 400 metres win,1924.The Guardian.4 January 2012

后来，他们将女儿和儿子送往山东的中国内地会学校——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s）读书。[43] 长大后，姐弟俩都秉承父母之志，加入原为内地会的海外基督使团（OMF）。路得前往泰国宣教，司提反则去了日本。[44]

王怀仁被掳

根据王怀仁之子司提反于 1999 年 1 月所写的回忆录(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以及滔谷村老人们的口传，王怀仁牧师曾经被强盗掳掠为人质。

司提反说，那时他姐姐路得 4 岁，而他还在襁褓中，故时间为 1928 年确定无疑。而滔谷的老人们则说，那时差不多要过火把节了，但那天夜里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大概可以推算出是在农历六月十七、八前后。

不知道是从哪里吹来的风，村民们奔走相告：“强盗要来

[43] Watman,Mel.All-Time Greats of British Athletics.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Sports Books Ltd.2006:17
[44] Clements,Ronald.In Japan the Crickets Cry. Oxford:Monarch Publications.2010

洗劫村子了，快逃……”

于是，村民们早已逃往山里、沟壑或树林，躲避强盗。但王怀仁夫妇却决定要一看究竟，留在滔谷村，和他们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傈僳族男青年。

那一天，整个村子被一种恐惧和宁静笼罩着，人们都希望太阳很快落山又升起，这一天能早点结束。

夕阳西下。

突然，村口响起一阵阵强盗的吆喝声，伴随着的是“砰！砰！砰……”的枪响。

王怀仁抱着司提反，而女儿路得则被那个傈僳族男青年扛在肩上。

他们一起往村外的树林狂奔，企图逃脱强盗的视线。

但为时已晚，一排子弹如同南飞的大雁，从他们的头上呼啸而过。

那位傈僳族男青年，带着路得一个劲往树林中跑去，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踪影。

王怀仁则被逼停在那里，举手投降。

王师母却一个人站在房子前面，呆若木鸡，看着这群疯狂的强盗一面打家劫舍，一面放火焚烧房屋。

小喽啰们把王怀仁逼近一棵树，然后就用竹棒狠狠地揍他。

庆幸的是，匪首见此粗暴行为，就立刻大声呵斥小喽啰：

“你干什么？”

“停！住手！谁吩咐你打他的？”

小喽啰回答：“谁叫他不投降，反而逃跑呢？”

匪首训斥道：“他是好人!不是坏人!我们只要他做人质，万万不可下手伤他。”

强盗洗劫了村庄，带走了王怀仁牧师。

滔谷村的老人们说，强盗把王牧师带到了对面的分水岭，

直到无人能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放了王怀仁，让他自个返回滔谷。当时，虽然滔谷乡政府去将盗贼团团围住了，却不敢轻举妄动，害怕伤了王怀仁牧师。

但司提反则说，是王怀仁趁盗匪松懈之时，滑下山坡，跌进山下的河流，独自顺着河道走了一夜才逃脱的。他身上的绑带是第二天见到村民时，才被解开的。

那一夜，对于王师母来说，是一生中最漫长的夜，她不知道下一刻到底会发生什么，坐立不安，却又只能等待结果。

当强盗们走了之后，村民们陆续返回村子，将大火扑灭。

次日清晨，那个傈僳族男青年带着路得返回村里。路得一直哭个不停，有个傈僳族人为了哄她不哭，就给了她一颗麦芽糖，她却把头发也给粘住了。

杨先国长老在讲述王怀仁被掳之事时，还特别地提到：当时傈僳族村民，只有一人受伤，并无人死亡。但禄丰县民宗局有一个人写了三本书，说："滔谷村过献殿节时，得了一大笔资金，于是强盗就来掳掠，并杀死了滔谷村 9 个守殿员。"这实际上是误传，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论到"误传和误写历史"之事时，笔者在此也再提另外几个：

第一，有人在撰文写《基督教与云南傈僳族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对云南省元谋县姜驿乡傈僳族的调查》时，如此写道："……贡茶教堂始建于 1906 年……"。[45]

事实上，从"贡茶基督教福音堂碑记"上得知：

1909 年，福音从武定县滔谷村传入姜驿乡。

1917 年，始建贡茶教堂，后来被大火焚毁。

[45] 陈徐慧，基督教与云南傈僳族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对云南省元谋县姜驿乡傈僳族的调查，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2010.03.05

1937 年，重建一所土瓦房教堂。

1958 年，教堂被供销社拆除占用。

1981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界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和落实，贡茶教堂被占用的问题得到解决，于是在 1981 年另划地基重建贡茶教堂。

2015 年 3 月 7 日，建成现在的砖混结构教堂。主恩永谐，故立碑为记。

第二，又有人在《傈僳族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中写道："……1913 年英国传教士王慧仁以楚雄武定县滔谷村傈朴（楚雄一带的傈僳族的自称）话的语音为基础创制的……"[46]。

这里的所给予的时间，其实是有误的。因为五十多年前就在傈坡当中广为流传使用的《颂主诗歌》第 216 首中就有记载："傈坡之前没有文字，直到一九〇六年，才有文字诞生"。而东傈僳文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明确写道：1912 年有了东傈僳文《马太福音》单行本[47]，这说法也与《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一书所记述的完全吻合[48]。所以，1913 年才创造文字实属错误报道。笔者认为，东傈僳文是由王怀仁（George Edgar Metcalf）于 1906 年至 1912 年之间创造的。

当然，对东傈僳文及教会颇有研究的民间人士，也有人提出说："颂主诗歌上所说的 1906 年有文字，其实是指这一年'六族联会'的宣教士到达洒普山的另一说法，并非是东傈僳文诞生的确切日期。"所以，这些人士认为东傈僳文诞生的日

---

46 舒生月，胡兰英，傈僳族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傈僳学创建与傈僳族发展（鲁建彪 主编），德宏民族出版社，P55-56

47 杨先国，宴卫洪，毕洪珍等译，东傈僳族新约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9.5

48 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P167

期应该是在 1909 年，就是高漫和王怀仁派驻滔谷村的时候开始。

持守1909年诞生东傈僳文的人士，还找出了另一个证据，那就是甘彝族等的赞美诗歌也唱道，他们的文字也是 1906 年诞生。

为了把时间弄明白，我曾致电黑彝族的文字工作者，得到的回复是他们的颂主诗歌中没有这样说。而根据老约翰所述，甘彝族的颂主诗歌是他受甘彝族教会和信徒的要求，根据东傈僳文颂主诗歌改编而成的。故此，笔者认为，即便甘彝族的诗歌也有“1906 年诞生文字”一说，亦不能就此认定甘彝族的文字诞生为 1906 年，也不足以说明东傈僳文的诞生一定迟于 1906 年。因为甘彝族的诗歌是根据东傈僳文诗歌改编而成，所以“1906 年诞生文字”有可能只是翻译了东傈僳文的时间而已。

第三，国内许多人每逢见到柏格理傈僳文，就会说：“这不就是老苗文吗？”

这种严重失实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傈僳族儿女的自尊心。首先，这不是苗族自己创造的文字，而是柏格理所造；其次，当时“六族联会”的各个少数民族，宣教士都用柏格理字母为他们创造了相应的文字。所以，一看到柏格理文字，并不由分说地说是“老苗文”，这是不尊重事实和民族情感的妄论。事实上，笔者还没有听过苗族亲口对我说：“你们东傈僳文是苗文……”。

强盗

根据老人们口传下来：当王怀仁牧师被掳之事发生后不久，武定县政府就派兵前来，把滔谷村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强盗都剿

灭了。从此以后，每逢远道而来的强盗进村时，村民们就会往教堂里躲。

强盗在教堂外面转了几圈后，就都陆续地吆喝着走了，不敢侵犯教堂。

红糖

当时，金沙江外的岔河盛产红糖，那里的信徒要奉献红糖给滔谷教会，就请了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让他把红糖背到滔谷教会去。双方商量好卖了红糖后，将从卖得的价钱中，付给他三块钱的酬劳费用。

炎炎烈日，约莫赶了一天多路程。

背红糖的人到达东坡集市时，碰巧撞见了国民党所派遣管理市场的人，就把他给拦截了下来，不允许他继续前去。

“哪里来？哪里去？”市场管理员质问道。

“岔河来，滔谷去！”

“背甚东西？”

“红糖！”

市场管理员火冒三丈，说道：“上税了吗？谁给你权利走私红糖？”

背红糖的人回答：“没上税！岔河的基督徒花钱让我背去滔谷，我就去了。”

“留下！你可以走了！”市场管理员喝道。

这时，背红糖的人被惹恼了，又气又急。于是就放下大箩筐，扔在那里，说道：“你让我留下红糖？老子还早就不想背了，若不是有言在先，货到付款的话，老子还真不想干这苦差了。”

背红糖的人继续说道：“我走私红糖，没有上税，必须要扣留下来，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现在就放在你这里，你自己

送到滔谷大鼻子那里去！我不背了，我立马返回岔河，告诉他们红糖被东坡乡市场管理员扣留下来了。三天后，大鼻子那里你自己去说……”

说完，转身就走！

市场管理员一听到这红糖是大鼻子的，就慌张失色，突然改口，说道：“兄台莫怪！我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你何必当真？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路吧！消消气，消消气啊！”

那时，是元谋县的牟自贞做傈僳族总堂的执事，这故事就是他讲的。他还说，红糖后来总共卖了 4 块 7 毛钱，扣除 3 块钱劳工费后，剩下的 1 块 7 毛奉献给了滔谷傈僳族总堂。

油布

王怀仁被掳一事，引来官兵剿匪。那以后，傈坡人步行四、五天到昆明城里买东西时，每个人会背着一个箩筐。为了遮风挡雨，就在箩筐上盖了一块油布。哪知，贼人看到箩筐上盖着油布，就不敢多看一眼，只是瞅了瞅，彼此窃窃私语一番，然后走了。因为，那时候油布是洋人所有的，贼人一看到这油布就说：“这些人是老洋人的人，不要惹他们。”

于是，这原本只能遮风挡雨的油布，摇身一变就成了“乡巴佬的附身符”。

吃鸡头

有一次，王怀仁带着杨春森会长一起旅行布道，他们每到一户傈坡人家里时，傈坡信徒都会杀鸡招待。吃饭的时候，家主就会把鸡头夹起来，放在杨会长的碗里。杨会长笑了笑，夹起来慢慢享用，吃得津津有味。

坐在一旁的王牧师瞟了他一眼之后，脸都红了，他想说

话，但又噎了回去，没有说出口。

这样的事，连续几天晚上都发生了。

后来，他们来到阿过咪村甘彝族的信徒家里。那家人杀了一头乳猪。吃饭的时候，家主把猪膀子上最好的肉分开来，分别夹在杨会长和王牧师的碗里，让他们吃。

王牧师终于开口说话了："哎！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好多了，我为你高兴，你终于吃到了好的肉，和我们一样了。"

杨会长不解地问："前几天晚上，我不也是吃得好好的吗？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很难过似的。"

王牧师说："你这个人，人家把鸡头给你吃，你还吃得津津有味，若无其事似的。我在一旁都快看不下去了，但看你能咽下去，我也就不说了。"

杨会长笑道："王牧师，不是的。人家给我吃鸡头，那是因为人家看得起我，把我当作头领，很尊贵，才给我吃鸡头。这么一说，恐怕你又不高兴了，因为他们把我当成比你都尊贵。"

王牧师不信，他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吃鸡头？在我的国家，鸡头那是喂狗的，没有人吃。人家把你当狗，你倒还编出瞎话来安慰我。所以，你今晚能吃上猪膀子，我为你高兴。"

从那以后，王牧师和杨会长，以及傈坡人都想搞清楚："到底吃鸡头好？还是吃猪膀子好？"便把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

楼上菜

王怀仁带领老一辈的傈坡信徒元老们，把圣经翻译成傈坡语，大多数时间是在滔谷教会工作，但有时候也会上到昆明市武城路的内地会昆明总部办公室去做。当时的内地会总部，就是现今的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坐落之处。

滔谷教会第一任会长杨春森，他为人幽默风趣。有一次，

他和同工们一起在昆明内地会总部工作，快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叫他先出去买豆腐，等他一买回来就开饭。

杨会长出去了。

没走多远，就碰巧看见一位老大妈正在卖豆腐。于是上前去要买豆腐，但还未等他开口，老大妈就问他："你要买楼上菜，还是楼下菜？"

杨会长被蒙在鼓里，摸不着头脑。他想："我要买的是豆腐，哪里来的楼上菜和楼下菜呢？"

他虽然不明白老大妈所说的话，却转念一想，自己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问一个老大妈，"什么是楼上菜或楼下菜？"况且，旁边站着这么多人，若是问了，肯定会成为大家的笑柄。若真如此，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出来买菜。

他灵机一动，猜测道："楼上菜肯定会比楼下菜好！" 就说："楼上菜。"

这也真够为难人的，假如你是杨会长，你会买楼上菜，还是楼下菜呢？

哪知，杨会长买了才知道，原来楼上菜是指没有经过纱布的菜，指的就是豆渣，他追悔莫及。

他装作若无其事似的，付了钱，拿着楼上菜回去了。

等到吃饭的时候，同工们发现，他没有买豆腐，却把豆渣买了回来。就问他怎么回事？是听错了，还是分不清楚豆腐和豆渣？

他就笑呵呵地说："我听懂了，我也看见了豆腐。但我发现豆渣便宜，就买了豆渣，可以省点钱嘛。"

不过，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还是露馅了。

过了很多年，大家还是会开玩笑说："你要楼上菜还是楼下菜？" 幽默风趣杨会长听了不但不生气，反倒觉得这事听起来很有意思……

人仰马翻

在司提反的回忆录（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中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8 年，伊丽莎白写信告诉他们的儿子司提反，说：王怀仁骑马去走访一些傈僳族村庄，在那里认真地教导傈僳族人圣经真理。返回滔谷的途中，他选择了一条比较陡峭难走的路。非常不幸的是，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脚被扣在马镫上，更糟糕的是马又滑跌下来，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他感觉到自己的脚剧烈疼痛，如同万针穿心。

凭着自己小有的医疗技术和常识，王怀仁意识到自己的脚已经断了，而不仅仅是脱臼。他祷告完后，咬紧牙根，用力把脚踝复位，之后就失去了知觉，昏迷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傈僳族人站在他的旁边，却被吓傻了似的，不知所措。父亲要求他去找一些木片来，然后帮助自己把脚固定起来，他就照着做了。因为，所有这些地方的傈僳族人，没有谁不认识父亲。

当那位傈僳族人搀扶着父亲，准备要上山回滔谷村时，有两位男子出现了，其中一个男人快速跑到村子里去喊人。

没过一会儿，一群傈僳族男人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把王怀仁抬起来，送回了滔谷。

我母亲心痛难耐，只能给父亲服用一些镇痛药来缓减疼痛，因为在滔谷村没有人会治疗我父亲的腿。

过了十天，傈僳族的男人们用担架抬起父亲，走出崇山峻岭和高山峡谷，把他送往昆明。

经过五天的艰辛路程，他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市的卫理公会医院(Methodist Missionary Hospital)。但是父亲的脚已经扭曲不堪。后来，有一位专科医生从美国飞来，从新为他进行手术复位。出于神的恩典和医治，父亲的脚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以至于若是不细致观察的话，根本发现不了他走路时，稍有一点点倾斜。

荣耀

这次事故之后，王怀仁调整了自己的事工，从经常骑马走访傈僳族村寨，转为下功夫为傈僳族人做文字刊物，如圣经翻译，诗歌创作，以及编写《耶稣真道问答书》等。

王怀仁牧师和傈坡圣经翻译员先辈们，历经了很多年努力和祷告，仍然在傈坡话语中找不到 “荣耀” 这个词语的概念或对等的文化表达。

后来，有一天傍晚，王牧师和同工们在户外散步的时候，抬头看到了整个天空都被晚霞染红了，那璀璨夺目的绚烂色彩，着实让人赞叹不已。

突然，圣灵感动王怀仁，让他想起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的话来：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诗 19:1 新译本）

“噢！原来上帝的‘荣耀’与天有关！”王怀仁突然明白了。

于是问身边的翻译员：“你们看！天上的这个景象，傈坡话怎么说？”

“ ɔ˩ ɹ̩˧ ɖ˩˧ ”，读作 /mɣ˧ ʂə˧ ɖʐʲe˧/，一位傈坡前辈回答道。

在傈坡话中，把 “ ɔ˩ ɹ̩˧ ɖ˩˧ ” 字对字翻译作汉语，就是

“天黄展”，而“ ˩˧ ”字，在此虽指“黄颜色”，但独立开来时，也是“黄金”的意思。“黄颜色”与“黄金”，在傈坡语中是同音不同义。

王牧师心里惊叹道：“根据诗篇第十九篇一节的启示可知，原来上帝的荣耀与天有关。”

“你们觉得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吗？除了上帝之外，还有谁配得这样的荣耀？” 王怀仁一面指着染红了整个天空的晚霞，一面反问道。

“没有了！”

就这样，他们把“ ɔ˩ ˩˧ ˥˩˥ ”/mɣ˧ ʂə˧ ɖʐʲe˧/ 的最后一个字节“ ˥˩˥ ”/ ɖʐʲe˧/ 舍弃，只留下“ ɔ˩ ˩˧ ” /mɣ˧ ʂə˧/，意思是“天金” 或“天黄”，来翻译“荣耀”一词。[49]

斗转星移，光阴飞逝。

第一代的傈坡信徒都安息主怀了，第二代的傈坡信徒也相继去世。后来的人就很少有人知道“ ɔ˩ ˩˧ ”/mɣ˧ ʂə˧/（荣耀）这个词语的来临，但却能够顾名思义，联想到“ ɔ˩ ˩˧ ”/mɣ˧ ʂə˧/ 这是在至高天上的一种发光如金子，金光闪闪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上帝才配得拥用。

五年前，有圣经翻译顾问来问我们，荣耀一词在傈坡语中如何表达时，我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不明白这个词语的来临。直到 2016 年，我们看到王怀仁的儿子司提反所写的回忆录，我们才晓得，原来“荣耀”一词，还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

---

[49]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感谢上帝，荣耀归给祂。

离开滔谷

王怀仁牧师离开滔谷的时间，有两种说法，老一辈圣经翻译员钟继学，即老约翰说是 1948 年，但司提反的回忆录中却说是 1951 年。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见过王怀仁等宣教士的傈僳族老人都已相继辞世，现在要我们鉴定出哪一种说法才正确，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况且，我们委托人找到内地会的后身“海外基督使团”成员，想要从那里得到更多一些有关“六族联会”宣教士们的事迹报道，但不久后得到的回复是：

兄莫怪，小弟所联系到的人因视网膜有疾，现今还在康复中。他的同事翻遍了内地会的图书馆，可惜还是未能找到你想要的资料和信息。

然而，我们单单从1909年王怀仁派驻滔谷村的时间算起，到 1948 年为止便是 39 年，而到 1951 年便是 42 个冬夏。况且，宣教士到达洒普山，以及傈僳族人听闻福音和相信耶稣的时间，要比 1909 年更早几个春秋。

在追溯傈僳族教会历史，以及撰写宣教士事迹时，每逢想到宣教士们花了 6 个多月坐着轮船漂洋过海，又历经 8 个多月，从上海跋山涉水，找到世居山里，被边缘化的我们傈僳族人。从此，与我们傈僳族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兄弟之情、难分难舍，四十多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创造文字，教育导引，翻译圣经，帮助我们民族走上了文明之路，并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笔者一想到这些事迹，就会情不自禁，泪水夺眶，故作诗

词歌曰：

四十年茫茫岁月，
四十年茫茫山河，
你来时青年壮志，
离去时却已白发凋零，
你给予我们的是无私大爱，
和上帝的救恩永恒，
而我们唯一能给你的，
却只有你对我们无尽的思念，
以及放不下的父兄情怀。

根据当时的见证人口传下来，王怀仁牧师离开滔谷的时候，已经白发苍苍，他无法自己骑马离开。他原本可以照着差会的要求，在早些年 65 岁时就回国养老了，但他为了完成傈坡圣经翻译，就主动申请留了下来。差会最终批准了他，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七十古来稀。

王怀仁和宣教士们回去的时候，他已经 70 岁。他雇人用轿夫把他抬出去，到了滔谷村的对面，黄江太家的房子下边时，他从轿子上下来，依依不舍的送行队伍就停下脚步。

王怀仁用傈坡话对送行的同胞队伍们说："族兄们哪！现在你们的国家不需要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回去了……"

他强忍着泪水，然后继续说道："主若许可的话，我们以后还能相见。嗯……主的旨意将会如何，咱们确实不知道啊！"

"族兄们哪！我离开之后，你们务要好好地信靠主！你们要好好地行事为人啊！这样，将来我们还会在天父那里……再见……！"

他再也说不下去，便转过身去，偷擦眼泪，上了轿子，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

送行的队伍没有一人说话，都泪眼模糊，默默地站在那里，仿佛时间停滞了一般，目送着轿夫们抬着王牧师渐行渐远，直到轿夫们翻越了分水岭，大家无法看见他们的背影后，才默默地、断断续续地散了。

就这样，这位与我们称兄道弟，至亲至爱的海外家人，在我们滔谷村住了四十几个寒暑冬夏，历尽一切辛酸苦难后，哭着离开了我们。他和宣教士们，踏上了那条他们记忆犹新，却又陌生久别的故国之路。

时光如梭，转瞬即逝，不知不觉过了五十多年。

作为连续四代人蒙恩信主的家庭，当我在听到这段让人潸然泪下事迹时，仿佛自己就站在送行的队伍之中，紧紧地抓住路边的栅栏，哽噎难语，百感交集，呆若木鸡，泪眼转动……除了那若有若无，轿夫们哒哒的脚步声之外，整个山谷空空荡荡，一片死寂，而自己却如同一个初生婴孩，嗷嗷待哺，却被遗弃了……

据说，当时每个轿夫一天的工钱是 7 毛钱，但王怀仁却给了每位轿夫每天 1.5 元钱。这工钱若是折合成现今的人民币，大约就是 500～700 元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以双倍高的工钱雇佣轿夫，可见其对傈僳族人的尊重。况且，在那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力气大的轿夫只需两人就能抬着他走，而力气小一点的轿夫，就需要四个人来抬。

轿夫们把他从滔谷村抬起，直到武定县去了。

王怀仁离开滔谷的时候，带走了一本东傈僳文新约译稿。后来，这本新约在香港圣经公会的帮助下，印刷出版了 200 本。可惜，这批圣经无法送回到傈僳族儿女的手中使用，最终都被销毁殆尽，无一幸免。[50]

---

[50] 尤垂然，云南省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圣经年刊，2013.11

离世嘱托

王怀仁离开滔谷时，说："族兄们哪！我离开之后，你们务要好好地信靠主！你们要好好地行事为人啊！这样，将来我们还会在天父那里……再见……"

毕竟，他已经是七十古来稀。

他也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有生之年再无回到滔谷，或与傈僳族人相见的可能了。

因着战后带来的各样弊病，王怀仁牧师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英国。于是，几经辗转后，他和妻子伊丽莎白去了澳大利亚。

1956 年 1 月 15 日，王怀仁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逝世，安息主怀，放下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劳苦和重担，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得了永远的安慰和奖赏。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生漂泊无依，居无定所，无人纪念。但我们坚定相信，他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那些人"：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　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 11:13-16 和合本）

当王怀仁去世的时候，儿子司提反身在日本，未能留在他的身边，只有女儿路得为他送终。

他对女儿路得说："妳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这本新约圣经送回滔谷——送回到傈僳族儿女的手中。这是我毕生的心血，我已经再次完成了校订，上面有我亲笔所做的修改和建议。"

“我就要去见主面了，我已经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妳要答应我的恳求，帮助我去完成这个心愿，因为傈僳族儿女不可以没有圣经。”王怀仁情词恳切地谆谆告诫道。

路得郑重地答应了他。

又过了 43 年。

这又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岁月，又是一个无比艰辛的旅程。

1999 年的时候，这本由王怀仁亲自带领翻译，又亲笔进行校订的新约译本，重新回到了傈僳族儿女的手中，由第四任武定县爱国会主席杨先国代为收下。

杨先国猜测，这本圣经可能是作为宣教士兼修女的路得去泰国宣教时，先带到了泰国，后经缅甸送回昆明。若干年后，这本圣经才回到了傈僳族儿女的手中。

第二章　童年故乡

笔者曾花大量精力和心血，搜索宣教士王怀仁、郭秀峰、张尔昌、毕克施、李福德、司明庆、康女士等与“西南六族联会”相关的一切宣教士资料，无奈年代久远，又因其他种种原因，许多事已经无人知晓，亦无法追述。

笔者对王怀仁和他妻子伊丽莎白的事迹，亦所知甚微。现将王怀仁之子司提反的生平略记一二，呈现在读者面前。笔者奢望读者能够透过这些“琐事”，明白一件事：我们白白得来的福音，是宣教士们付出了为人不知的极重代价，才把福音传给了我们这些世代被边缘化的民族的。

以下资料来自《司提反回忆录》[51]，和《潍县集中营》这部影片[52]及相关资料，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等。然而，由于有些资料不符合“参考文献”的正确标注要求，故笔者只好在此加注说明，以示对这些“作者”的尊重和敬意。

此外，为了达到写作目的，笔者将站在司提反的角度，以第一人称来陈述这些事件。

名字由来

1924 年 6 月 24 日，我父亲王怀仁和母亲伊丽莎白生下我姐姐路得（Ruth Metcalf）。时隔三年半之后，1927 年 10 月 23 日，他们又在中国云南省的昆明市生下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当时，我父亲王怀仁正在给东部傈僳族翻译《使徒行传》的第六、七章。于是，就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司提反（Stephen

[51]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52]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Arnold Metclaf），以此作为永远的纪念。

这就是我的名字由来。[53]

童年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和傈僳族的生活，以及大山里的点点滴滴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

在我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了滔谷村。

那时候，滔谷村如同世外桃源，与世隔绝，这里没有与外界连接的公路，更没有电灯或任何先进的设备……

白天，漫山遍野的野花色彩斑斓，灿烂夺目，随风飘逸。

夜晚，野狼哭嚎，山谷空荡，伸手不见五指。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些傈僳族人淳朴善良，对我们远道而来的宣教士们都很敬重厚爱，正如我父亲一直把他们当作亲人族兄一样。

姐姐被送去内地会学校读书之后，我成了村里唯一高鼻子、蓝眼睛和黄头发的孩子，但没有因此受到排斥或欺负。相反，我和傈僳族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一块生活，共同长大。

为了让我在童年成长时有足够的营养，父母养了一只奶羊，让我每天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这对于傈僳族人来说，喝羊奶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因我喝动物的奶还乐呵呵、美滋滋的样子而感到十分惊讶和奇怪，因为傈僳族人从来不会喝动物的奶，更不习惯养奶羊或奶牛，每天去挤奶。于是，这件事成为了傈僳族人茶余饭后的闲谈。

他们会乐呵呵地同新认识的傈僳族人说："有一件事，你肯定没有听说过，咱们王牧师家的孩子喝羊奶……"

"啊？难道是师母的奶水不够或不好吗？"听到的人惊

[53]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讶地问道。

“当然不是！”

“不过，羊奶应该是很有营养的。”听到的人回应道。

“那你喝吗？要不要试一下？”有人开玩笑地说道。

哈哈哈……

“我想没有傈僳族人会愿意尝试……”几乎所有被问的人都会这样回答。

在家里我们一家人都讲英语，但在社区中我们都会用傈僳语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很小的时候，我会流利地讲英语和傈僳语两种。只是后来父母把我送往山东的内地会学校后，我就离开了那个朝思暮想的小山村，从此没有了傈僳族朋友，渐渐地也就忘了傈僳语。

在整个滔谷村，除了宣教士们的房子之外，都还是茅草房。我们家的右边是医疗宣教员康女士的房子，地基比我们家要高出五六米；我们家偏右下角二十几米的地方，是宣教士的图书馆，比康女士房子的地基要矮十多米。由于傈僳族人住在大山里，这里的地基很少有大块平地，所以村民们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近水而居。

我每天都会看到有许多的人来，站在药房前排成长长的队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看病取药的。这些人中有的是普通病人，也有的是专门来拔牙的男人，还有的是麻风病患者……

这样的“风景”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因为许多的傈僳族人都还处在贫穷落后的生活中，常常受到饥饿、疾病的困扰，也受到当地土司或阶级的压迫，他们又十分害怕各样的邪灵和恶魔……傈僳族人世代与命运抗争，他们一直在寻求真理，向往自由。

我还依稀记得，傈僳族每家每户都会准备好一副棺材，平

常都是用来贮备食物，但若是有家人突然遭遇不测身亡的话，这就可以及时派上用场了。

傈僳族有指腹为婚的习惯，有的是姑表配婚，也有的是村邻乡友。所以，许多夫妻都是门当户对，青梅竹马。但我是寄居在这里的“外国籍傈僳人”，所以没有受到这种习俗的制约，成了村里唯一没有被指腹为婚的孩童。

父亲是个十分忙碌的人，他每天除了帮助这些前来就医的人外，还要按质按量地完成圣经翻译，并经常骑马出去，走访新的傈僳族村寨，进行巡回布道。因为不断有新的傈僳族来到滔谷村，告诉父亲他们的村落所在，以及其他的傈僳族所住之地。这些傈僳族村寨，是父亲之前从来未曾听过的。

父亲虽然十分繁忙，但每天出门之前，都会带领家人一起读经、祷告，并将我们的一天都交在神的手中，让主来带领掌管。我和父母在一起，在那遥远山村的日子不多，但父亲的敬虔和爱傈僳族人的心，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命。

用背篓背司提反

我五岁那年，有一次从台阶上跳下去，重重地摔在了石头上，就把胳膊摔坏了。那时候，离滔谷村最近，能够帮我治疗胳膊的医院是内地会医院（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Hospital in Kunming）是在云南省的省会昆明。所以，有一个男人把我装进背篓里，花了五天的时间把我背到昆明内地会的医院。途中我们还拜访了一些宣教士的家庭，其中让我至今依旧记忆优先的是弗雷泽（J.O. Frazer）和吉布先生（Mr Gibb）。

姐姐七岁时就被送去内地会的学校读书，但每年圣诞节的时候，她会回到滔谷村，和家人一起度过。

圣诞节不只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节日，而是所有傈僳族信徒的盛大节日。每逢圣诞节到来时，许多的傈僳族人就会跋山涉水地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有的走了三天的路程，也有的走了五天，甚至更久。

小时候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教堂外面就会分出小场地来，关着不同的家禽，拴着牛、羊和猪等家畜。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动物都是傈僳族人自愿从家里就带来的，准备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宰杀，预备丰盛的宴席。

每年前来庆祝圣诞节的傈僳族基督徒，大约有两千多人。他们会围着篝火，一起唱傈僳语赞美歌，在大会中见证上帝如何拯救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习性。有时候，他们要么畅谈，要么歌唱，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休息。他们的歌声淳朴动听，回荡在那空旷的山谷，使黑色宁静的夜，变得更加神秘、神圣。

对于这样的场景，不仅是幼小的我感到分外惊讶。即便是父亲也是意想不到的，他惊讶于神的大能和慈爱，因为先前他骑马巡回布道时，许多眼前的这些傈僳族人都还活在抽烟酗酒和邪灵崇拜中，他们的生活简直糟糕透底。然而，没过多久，

福音的大能就改变了他们，他们便从方圆几百公里以外来到这里，见证上帝的大能，并向他们学习圣经和东傈僳文，一起唱赞美歌。[14]

除了圣诞节之外，傈僳族的基督徒也过复活节和感恩节。

王怀仁是金沙江流域傈僳族教会和信徒所熟知的宣教士，他对傈僳族人的基督信仰和文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傈僳族村寨中长大，难免会受到傈僳族传统信仰和文化观念的冲击。因此，在司提反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我父亲初来到傈僳族当中的时候，就发现傈僳族人害怕黑夜，说晚上有阴兵过路，有鬼出没害人，尤其会抓孩童和婴儿的灵魂……这样的文化观念，使傈僳族人常常生活在恐惧和迷信中。即便信了耶稣多年的傈僳族人，也还是会有这样的惧怕和迷信。

有一天，我和傈僳族人上山去，和他们在山上放羊。那天我们回来时，夕阳西下，人影拖长，许多的山谷显出幽暗。

我和傈僳族人一样开始惧怕起来，觉得从黑暗中随时都可能会有一双魔爪要伸出来抓我似的。为此，我父亲感到有些愤怒，因为我也受到了傈僳族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和迷信影响了。

于是，父亲再次重复道："上帝是爱的源头，祂统管整个世界和宇宙；而撒旦却用恐惧和迷信来麻痹世人。"

我们就一起背诵诗篇二十三篇，然后我不住地重复道："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渐渐地我不再恐惧，我们也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里。[14]

芝罘学校

1934 年，我年满七岁的时候，父母就把我从滔谷村送往

山东的烟台，要在内地会创办的芝罘学校读书，这一次的旅程令我终生难忘。

我们从滔谷起程，或徒步跋涉，或骑马行走，日出而行，日落而歇，晚上都住在黑暗烟熏的小客栈，如此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市。

当时设在昆明的内地会总部大约有十间客房，我们就住在那里。

后来，我们从昆明做蒸汽机列车，花了三天的时间到达越南的海防港口。每天晚上，列车就会停下来，让我们可以到旅馆住宿，第二天再去赶另一趟列车离开，继续前行。当我们还在海防市逗留期间，基督徒和宣道会（Missionary Alliance）总是会十分热情地欢迎和接待我们，直到把我们送上去往香港的轮船为止。

对于一个生长在大山里的小男孩来说，这样一艘排水量大约为 1000 吨的轮船，简直是一个庞然大物。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三天，每天晚上我都会被海浪惊醒。船驶入香港之后，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住了下来，一直等待接我们去上海的轮船来到。

比起这次要乘坐的意大利“伯爵威尔第（The Conte Verdi）”轮船，前几天的“庞然大物”顿时就显得十分渺小了。这船简直就是一个海上漂浮的宫殿。

出行前的一天早上，妈妈带我到一个坐落在山上的明德医院（Matilda Hospital），在那里拜访了好友。站在山顶上向四周眺望，海上的各类航船，以及银白色、闪闪发光的“伯爵威尔第（The Conte Verdi）”轮船，都尽收眼底。这样的美景，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忆犹新。

由于母亲的一时疏忽，我们差点错过了轮船。

两天后，我们来到上海，在中国内地会的总部住了两个星

期。在此期间，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似的，这里的升降机、自动梯、电车和公共汽车……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想过的新鲜事物。

我们离开上海，又经过三天的航行之后，终于到达了山东烟台的芝罘学校，见到了我的姐姐路得。

这就是我第一次上学的简单历程。

当父母坐上人力车，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眼前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都不能再见到他们了。因为，母亲曾经骑马出巡布道时，从马背上摔下来而受伤，但在那偏远的穷乡僻壤，一直没有好的护理，以致现在严重感染了。而父亲的身体也不好。所以，他们把我送到芝罘学校后，就返回英国去述职和休养一年去了。[54]

思念滔谷

在芝罘学校的第一年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学会了 26 个英文字母，这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我整天想念父母，想念那绵延无尽的大山，想念我的傈僳族朋友们。我一点都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这里没有人可以和我讲傈僳话。

在后来的数年中，我们和父母只能通过邮件来通信，我们把信写好，然后寄往离滔谷村较近的元谋县邮局。从滔谷村到元谋县城，走路大约要一天的时间。

我们每次收到父母的信后，都会反反复复地读，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医治我们思念“家乡”，思念父母的良药。[55]

---

[54]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55] 同上

第三章　福音囚徒

日本侵华

众所周知， 1931 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霸占中国东北三省。

1937 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掀开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序幕。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正式与中国国民党最高委员长蒋介石签订投降协议，从此结束了日本侵华战争，前后共计 14 年。

日本侵华期间，强占中国大片土地，实施以华治华，建立傀儡政权，扶植汉奸，残酷奴役并杀害中国人民。他们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资源和财产，破坏中国主权，分裂中国。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还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例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平顶山惨案等。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对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感到十分愤慨，并永记不忘，以示我对中国先烈们的追悼和对军国主义的嫉恨、抨击。我认为这是每个中国人理当拥有的爱国情感，无可非议。甚至我会因为这种情感太强烈，以至于看到许多“抗日战争”影片或连续剧时，也会责骂起“导演和编剧的骗术”来。

为什么？

因为许多“抗日战争”的影片，除了宣传仇恨，歪曲历史真面目，在中国人尤其是少年儿童心中撒下坏种子之外，似乎都没有什么看点和贡献。这些影片中总是让我们看到千篇一律的一幕：

首先，影片总会出现或塑造某个英雄人物，他（她）总是能够以一敌十，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事实上，这些影片根本就不尊重中国先烈们为了战胜日本侵略军，获得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而献出了无比惨重代价的历史事实。

其次，这些影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普遍的仇恨心理和情绪，这是不健康、不正常的。我确实恨恶日本的侵华战争，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若只会生活在仇恨中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再者，影片的宣传导致许多中国人盲目喝彩，以为当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都是英雄。哪知，这是对那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以及战死沙场的先烈英灵们的亵渎。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些导演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没什么两样。

笔者在写此书的时候，反复地经过了一番思量，最后才决定要把“潍县集中营” 这段历史也记述下来，原因有三：

第一，每个中国人不分民族和信仰背景，都应当不忘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帝国主义思想是人类的毒瘤，并建立正确的爱国情感。

第二，至今为止，许多同胞对基督教还持有“洋教”、“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的错误思想和观念。笔者希望借此让同胞们知道，或许确实曾有人以基督教的名义，帮助帝国主义侵华。但事实上许多的来华宣教士，都是被动地陷入到战火的蹂躏中，和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一起受苦，一起经历，一起发出呐喊的。甚至后来这些宣教士回国后，也不断地向世界人民承明“中国人民受侵略”的历史事实，他们成了日本侵华史的第三方证人。

第三，这些被日军关进潍县集中营的外国宣教士们，他们的生命和信仰，让我再次温习“那古老常新的圣经道理”， 鞭策我继续持守正确的“圣经人生观”。他们的生命品格，使我

由衷地生发出钦佩之心，他们是我生命的楷模。

以下潍县集中营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央视网（CCTV-10）所拍摄的《潍县集中营》纪录片整理写成，其中主要以司提反（Stephen Anold Metcalf）为主线，来记述在华宣教士和家庭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里的生活实况：

失去自由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将侨居在旧金山和夏威夷地的六万多日本侨民移居到洛杉矶附近，使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系。而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日本也随即采取了报复行动，到处搜捕同盟国侨民，将他们强行拘留，在各地进行临时关押。

1942 年 10 月 5 日，进驻山东烟台的日军查封了芝罘学校，并逮捕了校长，全校师生无一幸免地成为了潍县集中营的囚徒。那年司提反 15 岁，他和芝罘学校的师生一样惨遭日军的关押，与姐姐和父母都失去了联系，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是日本实行珍珠港事件之后，对在华的外侨采取的又一次疯狂肆虐行动。

司提反回忆道，当日军强占芝罘学校后，日本守卫就对学校进行严加把手，日本的军官强行要求学校大点的女生都要做日本海军的慰安妇。为此，校长等人和他们谈判了六个多小时，校长说："这是一所寄宿学校，我们要对这些学生们负责，如果你们执意横行的话，这是一项国际罪行。"最后，日本军官走了，说他们会考虑后再做决定。虽然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却带走了韩国女孩。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在华侨民，日本分别在香港，上海龙华和山东潍县建立了三个集中营。

1942 年 3 月到 1945 年 8 月，长江以北日军占领区的侨民都陆续地被集中到潍县集中营。南方的美英侨民则被集中到

上海和香港关押。后来在上海关押的侨民也陆续被集中到了潍县乐道院集中营。

研究日本集中营的作家格莱格.莱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根据《帝国的俘虏》中统计，当时日本很快就扣押了十二万五千名平民俘虏，在中国的大陆和香港的占到大约 10%。而当时中国最大的潍县集中营关押过 2,500 名侨民。"

从 1943 年 3 月的中下旬开始，北京、天津、青岛、山西等地的侨民都被迷茫无助地投入到潍县集中营。日军不允许侨民雇佣人力车或苦力帮助他们搬运行李，必须侨民自己一手一个行李，背上一个包，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以此增加侨民的负担，并找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在中国人面前羞辱外国侨民。

押送这些无辜侨民的旅途，充满艰难和辛酸，从北平到潍县需要 18 个小时，从天津到潍县需要 14 个小时，从青岛到潍县也需要 6 个小时。侨民们被装在三节车厢中运送，十分拥挤。

芝罘学校的学生们被日军先用船运到青岛，然后再用卡车将他们送进潍县集中营。当学生们被送进潍县集中营的那一天，日军都以为他们会哭天喊地，却无人能料到他们竟然会一起高唱起圣经中的歌，歌词的大意是：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在不幸中的避难所和力量，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帮助。
因此，我们不再害怕；
因此，我们不再害怕。
上帝与我们在一起，上帝与我们在一起；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芝罘学校的孩子们到达潍县集中营时，正是 11 月份，寒

风刺骨，天寒地冻。然而，比寒冬更让人心寒的是，因着日军的疯狂肆虐，这些上至七、八十岁，下至几个月，甚至还未出生的无辜侨民们，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学校、中国邻居和平静的人生，强行被关进集中营里。他们未曾犯过任何错误，却不得不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岁月中，被无情地囚禁，失去自由。[56]

集中营生活

日本人将乐道院中所有的医药设备和物资都洗劫一空，连厕所也无法使用，一切窗户破烂不堪，建筑物几乎都摇摇欲坠，这就是日本人留给侨民们的潍县集中营。日本人还将这里划分为日本看守生活区和侨民居住区，中间由高墙隔开。

在集中营里，一家人都被塞进一间学生宿舍，其他单身的男女则混合住在一起。床与床之间的间隔不到一尺，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这些拥挤的人群来自不同的民族和阶层，来自中国不同的城市。他们有些人目睹过日军在南京的疯狂大屠杀，有些人目睹过日军在中国各地的奸淫掳掠……

这些经历让他们深深地知道，日本法西斯是何等地无情和残酷。

初始阶段，集中营内一切都十分混乱，被关押在这里的侨民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家国，他们谁也不知道何时才是战争的结束，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该如何是好？一切都茫然无知。

就在这时候，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推选代表，成立自治委员会，把集中营分成 4 个组，每个小组选出 9 名代表，由 36 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应、财务、雇

[56]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工、纪律 9 个委员会，分别管理集中营中侨民的各项事务，并代表与日本进行协调、谈判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日本当局也表示同意他们可以自治，因为日本人只负责看守他们，防止他们外逃。

为了维持生活，自治委员会决定除了年老体弱者之外，每个人都必须要进行劳动。有人专门做面包师、鞋匠、修理工、锅炉工和医护人员，他们对医院进行修复，设计排洪设施，实施旱厕改造。在这里，无论是官员、学者、商人或学生都得干活，大家轮流帮厨、洗衣、烧火、做煤球、清除垃圾。孩子们都要按时上课，但课余时间仍需要轮流劳动。

集中营的生活食物短缺，以至于无法维持最低的营养需求，医疗也十分短缺。随着孩子们身体渐长，衣服和鞋子的需求变得更加紧缺，他们春夏秋三季里赤脚而行，为的是把仅有的一双鞋子留下来，确保在寒冷的冬天里还能穿上。

芝罘学校的财产早已被日军占用，师生除了两套校服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比其他人要困难得多，300 多位孩子由于长期饥饿，就面黄肌瘦，牙齿失去光泽，有些孩子甚至停止了身体的发育。老师们就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把鸡蛋壳打碎给孩子吃，给孩子们补钙。

集中营里，每天早上 7:30 集合点名，只要钟声一响，所有人都得集合到操场，分成 6 队，等日军确认所有关押的总人数核对无误后，钟声会再次敲响，大家才能离开。

因为久久地被关押在高墙之内，所以清理垃圾时，能离开一小会儿到外面去倾倒垃圾，这都变成了侨民们的一种奢侈和无比的喜悦。[57]

生活在如此艰难，暗无天日的囚笼中，司提反数次感染重病，以致深陷在绝望之中。后来，神奇妙地安慰帮助了他，使

[57]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他从新站立起来，坚定往日的信心。当他大声地祷告认罪后，忧愁与绝望就消失无踪，被喜乐和盼望充满了。[58]

教育孩子

潍县集中营是个极不寻常的扭曲世界,但被囚禁在这里的成人们却竭尽所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孩子们的世界观，努力地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孩子们没有教室，春夏秋三季就在室外上课，冬季由于寒风刺骨，就将授课地点搬到狭窄拥挤的宿舍，有些孩子就挤在床上，有些孩子则坐在行李箱上，集中营里的授课和学习就是这样进行的。

孩子们所使用的书本，是在他们被押往潍县集中营之前，老师特意嘱咐他们带来的。由于特殊环境，这些课本必须循环使用，高年级用完就要传给下一年级。英语、法语、拉丁语、数学、生物、历史和地理，几乎每门功课就是这样学下来的。作业本大多数是用铅笔写，然后擦掉再循环使用。

虽然他们被囚禁在集中营里，失去了自由和幸福。然而，老师却从来不这样教导孩子，反而告诉他们，上帝的爱永远与他们同在。老师甚至教导孩子们对日本看守也要有礼貌，尊重他们；打饭的时候要排队、站直、要有尊严；虽然是在集中营里用餐，但必须要像是在白金汉宫里用餐的公主王子一样，因为他们虽然外表看起来像囚徒，但内心是纯洁的、灵魂是高尚的。孩子们的生活窘迫，但要讲究卫生，衣服和鞋袜即使破旧不堪也要整洁干净。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

集中营里的教学，仍旧像往日在芝罘学校时一样，以牛津考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学生，老师把上一级牛津考试的试卷带来，告诉孩子们，他们会尽最大力量给孩子安排考试，并在获

[58]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得自由胜利的那天，让孩子们的成绩得到牛津的承认，以此鼓励学生们积极努力地学习。

战争结束之后，集中营的校长确实亲自把试卷带到了牛津学校，告诉他们这些是潍县集中营里的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咨询他们是否能够通过。当牛津学校的老师们阅卷后，大多数孩子都通过了。

其中，原芝罘学校的学生在潍县集中营里有三届学生毕业，前两届全部合格，第三届 11 位学生虽然在动荡的时局中参加毕业考试，但还是有 9 名学生合格。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孩子大多数都直接升入了牛津大学 。

虽然集中营里的孩子们都远离了父母，严格被监控的书信很难寄到父母手中，但在这里老师们视他们如己出，始终像一盏明灯在照耀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在黑暗中迷失方向。[59]

发小冤死

有一天，孩子们正在玩耍。这时，集中营开始聚集侨民们到医院楼前进行点名，孩子们冲往集合地时，有一名男孩被电触死了。因为通往围墙角守卫处的探照灯电线垂下来，那个男孩碰到了电线。他的母亲立马冲向自己的儿子，想用手去抓拉他，但被其他人拽开了，否则母子都会被电身亡。

触电的孩子名叫布莱恩，是芝罘学校的学生，他是司提反的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亲眼目睹布莱恩的死，成为了当年同是 16 岁的司提反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

司提反晚年回忆道：“当我的发小布莱恩触电身亡后，日军对他的死因进行了调查，最后宣布说这是一起自杀事件。我和所有的营友都感到十分愤慨，这明明是日本人在撒谎，但我

[59]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们却不得不接受他们的结论，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囚徒。”[60]

飞毛腿叔叔

由于芝罘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所以孩子们被押送到集中营的时候，他们父母大多不在身边，因此集中营内孩子们都热切希望能够通过信件和父母取得联系。

可是，集中营内每个月只能向日占区或国外写一封少于150字的信，并且先必须送到北平日占区进行审查。路途遥遥，审查严格，只有为数不多的信件能够穿越纷飞的战火，把集中营内外每个翘首期盼的人连在一起。

司提反被囚禁在集中营中，与父母和姐姐都失去了联系。在这集中营生活的岁月里，司提反的老师对他产生了一生一世的影响，不仅仅因为他的老师享负盛名，更因为他的老师是一名敬虔的基督徒，同时对他关怀备至。

李爱锐（Eric Liddell）

他就是被孩子们亲切称为“飞毛腿叔叔”的李爱锐（Eric Liddell）。

李爱锐（Eric Liddell）是集中营中最特别的一个人，他对孩子们的影响十分深远。

李爱锐的父母是英国教会派遣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1899年10月在上海结婚，1902年在天津生下李爱锐，他5岁时被送回苏格兰接受教育，1920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

[60] CCTV-10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李爱锐是一位和蔼、坚定、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有敬虔的基督信仰，并且十分关心社区生活。

1924 年巴黎奥运会上，李爱锐因礼拜天拒绝参加比赛，成为了世界运动史上的一段传奇。当时他的强项 100 米预赛就在礼拜天，所以他拒绝出赛。他的决定震惊了英国，因为他的参赛极有可能为英国赢得此项金牌。于是当时的英国威尔士亲王为了此事还专程从伦敦赶赴巴黎，劝说李爱锐为了国家的荣誉出席参赛，希望他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李爱锐认为还有其他人可以为国家荣誉出赛，然而一个人的信仰是无论何因都不能随意更改的。

国家运动委员会只好把他的项目调整成了 400 米。令人惊讶的是李爱锐不仅赢得了 400 米冠军，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记录。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李爱锐就放弃了在西方的一切荣誉和待遇，踏上了中国，成为了一名宣教士。他在天津新学中学当了一名教师，他穿着朴素，面带笑容，乐观积极，在做一名体育老师的同时，也参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曾担任远东运动会的总指挥，为中国现代体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运动员。在天津任教期间，李爱锐坚守一个原则，他从不轻易和人比赛，因为他若比赛就一定要自己胜出，学生都十分喜欢他。

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但李爱锐坚持留在了他热爱和眷恋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

1941 年 5 月，迫于形势，他把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了加拿大，自己却选择留下与中国同受患难。

1942 年 3 月，李爱锐被关押到了潍县集中营。

就这样，他成了集中营里孩子们的“飞毛腿叔叔”，也成了司提反和孩子们的老师。他的生命最后在这里耗尽，他的人生却再次辉煌无比。

根据戴绍曾的回忆，当孩子们在集中营里听到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也在他们中间时，顿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李爱锐被指派担任学校理科教师，并负责组织营内的体育活动，以及负责管理单身男女的宿舍，和孩子们的宿舍，他总是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担任的角色，如打扫厕所，用煤粉和黏土制作煤球等脏活。除此之外，他还主动照料集中营内的老人、病人和体弱者，甚至为他们排队买煤、配给品和劈木柴。

因为孩子们经常光顾李爱锐的宿舍，他的舍友被闹烦了，不得不设计一张卡片，正反面分别写上“李爱锐”和“李爱锐”，这样他的行踪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戴绍曾继续补充说道：“因为李爱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在奥运会期间的礼拜天，他要做礼拜而拒绝出赛，放弃了他的强项 100 米。然而，在集中营里的时候，李爱锐发现每逢礼拜天，孩子们因为没有事情干，便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他一看见就马上站出来，带领孩子们做有意义的事情和活动。”

李爱锐在奥运会上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拒绝参赛，却为了集中营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回到正轨上，而改变了他那份固守坚持的传统，从此之后每个星期天都会组织孩子们进行活动。

澳大利亚人乔伊斯对李爱锐也记忆犹新，她说李爱锐还指导芝罘学校三个学生的化学，但在那个小组里，她受到了李爱锐的单独授课。当时缺乏教材，李爱锐为了给乔伊斯制作一本教材，就自己写下来，把所有的化学公式都写在教材里。李爱锐凭借自己超凡的记忆力，亲手编辑的这本教材，至今还保存在乔伊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家中，成为了她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

司提反竟是李爱锐的学生，对他当然也有着十分独特的感受。

司提反 17 岁时，在集中营里与 43 岁的李爱锐相遇。他们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共度的时光，让他们凝结了深厚的友谊。

司提反晚年回忆道，他们俩常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李爱锐却从未提及过他在奥运会上的成就，他从来不愿意提及此事。他为人十分谦虚，孩子们都十分喜欢他。

在集中营的时候，李爱锐鼓励孩子们要为日本人祷告，说："我每天早起 15 分钟，为日本人和日本看守员祷告。因为当我们为不喜欢的人代祷时，对方即使没有改变，但我们却改变了。"

李爱锐所传播的"爱和宽容的种子"，就种在了孩子们的心中，他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和温暖。[61]

穿上跑鞋

但是，孩子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的"飞毛腿叔叔"即将离他们而去。

司提反回忆道："大约是 1945 年 1 月，李爱锐开始变得迟钝缓慢，他常常说：'我不知道我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大脑出毛病了，只是我不知道我的大脑发生了何事而已。'李爱锐去了医院，医生认为是脑瘤，但因没有医疗设备检查，所以最终无法确诊。"

在乔伊斯的记忆中，李爱锐先是剧烈的头疼，然后变得健忘，于是他试图通过背诵《双城记》这本他在集中营里最喜欢的书，想以此方式来提高记忆力和集中注意力。

也许是因为李爱锐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所以在 1945 年一个寒冷的早晨，他特意来看望司提反，说："现在正是 1 月份的冬天，但你没有鞋子穿，你就穿这双吧！"

[61]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李爱锐将他自己的跑鞋用线修补好后，包在一块布里，送给了司提反。当时这双鞋已经很破旧，只是司提反已经没有了鞋子，所以就勉强穿上了。

司提反穿上李爱锐所送的跑鞋后，大约过了三个周，李爱锐就住进了医院。

1945 年 2 月 21 日，对于乔伊斯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她像平日里一样来到医院探望飞毛腿叔叔，然而未曾想到这次探望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她带去了自己的课本，并和李爱锐探讨了一些。突然，李爱锐头往后倒，并抽搐起来。乔伊斯冲出房门，叫来护士，但随即李爱锐的床四周拉起了帘子。

李爱锐与世长辞了！

乔伊斯哭了！

整个集中营的侨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集中营的两年半时间里，据统计有 28 人去世，但李爱锐的葬礼是最隆重的，教堂里去了 350 人，挤得水泄不通，而教堂外面站的人更多，伦敦传教会的阿诺德.布莱森主持了此次葬礼。

乔伊斯说："集中营好像突然间失去了光明似的，每个人都十分依依不舍，成年人们也嚎啕大哭，所有的集中营里的人都去参加了李爱锐的葬礼。尤其是孩子们，李爱锐的去世让他们感到前途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措。"

1945 年的 2 月，一个寒冷的星期二，人们怀着沉重无比的心情埋葬了李爱锐。当时刺骨的寒风卷着雪花，李爱锐的朋友和同事们抬着简陋的棺材，后面紧跟着仪仗队，他的学生两人一排，跟在后面。

司提反说："当时我是抬棺材的十二人之一，我就穿着他给我的跑鞋，那鞋子已经十分破旧。当时寒风刺骨，漫天飞雪。

然而，更让人心痛的是他的妻子儿女，因消息闭塞而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62]

解放集中营

李爱锐去世之后，过了 6 个月，潍县集中营终于迎来了解放。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军国主义的裕仁天皇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一场涉及全球 61 个国家，80％以上人口，夺去 6 千万人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1945 年 8 月 17 日，潍县集中营的纪律委员会站在办公室门口，　宣读日本已经投降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这些消息在集中营里曾被称为流言。

1945 年 8 月 17 日上午，代号为“鸭子行动”的七名营救小组从昆明起飞，驾驶 B-24 型轰战机，飞抵潍县上空。这七人包括六名美军和一名中国翻译，他们成了集中营内每个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生感激不尽的人。这七位美国人的徽章、纽扣、降落伞的碎片，甚至头发等都成了人们争抢的纪念品。

这一天，集中营里的人民听到有飞机响声，不一会儿就看见标有 POW 的一架巨型轰战机盘旋在集中营上空，随即降低飞行高度，邮箱上有美国十字会的标志。集中营里的人看到后都喜极而泣，并大声狂呼。但由于集中营地处掩蔽，飞机上的人没有看到他们，飞机又飞走了。

有几个年轻人把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放到了集中营钟楼的楼顶展开，以迎接胜利的到来，集中营里的人都欢呼跳跃。

飞机再次飞回来，在集中营上空来回盘旋了六、七次，机上的人员终于看到了钟楼顶部的美国国旗。

突然，飞机后门打开了。随即有 7 名士兵跳伞，降落在潍

[62]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县集中营北边不到一华里的玉米地。这一镜头，被当时广文中学校长，乐道院副院长黄乐德的儿子黄安慰拍下，成为了永恒的历史纪念。 他们一家曾为集中营筹措和转送了十万美元的善款。

美军落地后，立刻以战斗队形向集中营冲来。

他们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日军看守的反抗，而是侨民们的沸腾欢呼。

那一天，集中营内的每个侨民都表现出极大的兴奋，似乎经历漫长的囚禁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大家都在喜极而泣，哭喊不停，男人们脱下衣服，向天空挥舞。

当鸭子行动小组冲入集中营内时，看到有些侨民手里拿着刀。 因为侨民中有些人已经做好了反抗的准备，若是日军采取行动的话　侨民就会帮助他们制服日军。但日军没有任何反抗，乖乖地把集中营交给了美军。

而集中营内自发组织的乐队，他们没有加入狂欢队伍，而是排成了一排，用奏响事先演练好了的同盟国国歌的方式，庆祝胜利的喜悦。

此外，集中营内的艺术家们，在被囚禁的岁月中，也用他们的艺术天赋，把集中营内的生活和环境描绘下来，成为了潍县集中营的永恒回忆，以及日本法西斯蹂躏欺压在华侨民的历史铁证。[63]

踏上日本

潍县集中营解放后，人们把伤痛收藏起来，有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有些人却留在了中国。离开集中营后，有些人一辈子都无法适应日常生活，有些人一直生活在困厄和恐惧中，他们有些人甚至会预备好三年使用的生活用品，如肥皂、糖等，

[63]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常常出现幻觉，以为日本人还会回来抓他们，把他们杀害。

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他离开集中营后，先在台湾工作了 25 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工作了 11 年，最后回到了香港，他一生带着爱心服务于社会。

司提反则带着原谅和宽恕，踏上了日本国土，他要把老师李爱锐所带给他的爱带到这里，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个曾经囚禁和伤害他的国家。

司提反回忆他在日本的历程，他说："在日本的 37 年期间，我发现只字不能提及日本侵华的战争历史，因为这是日本政府下达的死令和禁语。在日本谁都不能谈论战争，必须要保持绝对的沉默。 若是我无意中在讲话时或在教堂里偶尔提及战争情节的话，日本人民的脸上就会显出愤怒，他们对我咬牙切齿。因为日本人都不想听你谈到战事，所以从 1952 年到 1989 年，我在日本期间从不提及日本法西斯的战事。"

"但是，1989 年裕仁天皇去世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跑来问我，有关日本侵华和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这着实令人惊讶。"司提反补充道。

2005 年 8 月，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近百位年近古稀的外国人聚集在山东潍坊，参加潍县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纪念日。于是，关押外国侨民三年之久的潍县集中营为世界所瞩目。

对于这一段历史，央视网如此评论道："当时的西方宣教士大多数都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到中国宣教，他们远离故土，奔赴中国，并非受政府或商人派遣，也不承担为政府或商人服务的使命。许多外国宣教士在这战争中不愿意离开中国，他们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他们未曾犯过任何错误，却被关进集中营里，无情地受囚禁长达三年之久。无论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下至几个月的婴儿，

甚至还未出生的侨民们，都被日本人蹂躏压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学校、中国邻居和平静的人生，失去人身自由。那时候，身为他们邻居的中国人都在流泪，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好朋友，谁都没有想到这些外国好朋友会被送进集中营，面对十分恶劣和严峻的三年囚禁。”[64]

重回滔谷

2005 年 8 月 20 日，78 岁高龄的司提反重回滔谷，他此次中国之行不仅仅是为了在潍县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纪念会上作历史的见证人，更是为了故地重游，再看看那片故土和那些故人，还有那个父母住了一辈子的小山村。

在文革期间，滔谷作为基督教傈僳族总堂及宣教站所在地，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与王怀仁和康女士等宣教士相干的遗物，都被毁于一旦。目前滔谷教会珍藏的教会照片，都是王怀仁的儿子司提反重返滔谷时带回来的。

当司提反回到滔谷时，傈坡儿女们夹道欢迎，拉出横幅：“热烈欢迎亲人回家”。

一句欢迎亲人回家，饱含了傈坡儿女多少的深情厚意、多少的无语和思念、以及对王怀仁一家人的感激之情……

司提反故地重游，也感慨万分，悲喜交加，泪流满面……

根据杨先国的口述，司提反和他的父亲杨汉真是儿时的玩伴，两人童年时分开，到了年近八十才再次相见，儿时两人都可以用傈僳语交流，但如今却彼此语言不通，万分感慨中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再次重逢于故乡。

自从司提反被送到山东内地会学校去读书之后，就没有人和他说傈僳语，所以时隔七十多年后，他们俩语言不通，那

[64]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 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司提反还会说一句傈坡话“阿梅恰”，意思是吃饭。

他们俩久久地坐在一起，拿出一张古旧泛黄的照片，指着说 “你！”、“我”，然后又彼此抱着哭泣。

父亲遗物

早在司提反重回滔谷的 6 年前，王怀仁所翻译的新约译本，奇妙地被送回到滔谷村杨先国的手中。

睹物思人，饮水思源，杨先国把这本古老的译本拿出来，递给司提反看，以表对先辈们的崇敬和怀念。

之前司提反看到他父亲和宣教士们生前留下的遗物都已不复存在时，就心如刀绞，悲痛万分。现在他一看到杨先国把他父亲生平所翻译的新约圣经拿出来时，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苦痛，他接过圣经，抱着它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是我父亲一生的心血！”

“这可是他唯一的劳动成果！”

“我父亲生前没留下什么遗产给我，这本书应该是我的，凭什么会在你这儿？”

司提反泣不成声，紧紧地抱着这本书，不肯放下，哭了很久很久。

司提反沉思了许久之后，擦干眼泪，起来和这本圣经照了几张照片，最终没有带走它。

虽然这是他父亲唯一留下的遗物，但他深知此书对我们民族的意义更加重大深远，于是他放下自己的情感，履行了父亲的遗嘱。因为 1956 年王怀仁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去世时，司提反还在日本宣教而无法陪在身边，只有他的姐姐路得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并料理后事。当时王怀仁留下遗嘱，要路得在有生之年务必把此书送回滔谷傈僳儿女的手中。

物归何主

上帝没有忘记他仆人王怀仁的祈祷。

上帝也没有忘记傈僳儿女的翘首企盼。

终于在 1999 年，将这本有王怀仁亲笔批注和修订，书页上添满了更改符号和标注内容的新约译本送回来了，回到了它的故乡滔谷。

此新约译本留在滔谷的底稿被烧毁之后，王怀仁带出境外的底稿曾在香港出版过 200 本，但没有一本能够送回到傈僳儿女的手中，只有这一本幸存到今天。

这本新约译本，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国家，多少的关卡和封锁线，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它完成这段回家的路，已经整整花了 43 年的时间。

杨先国猜测这本书的大概旅程路线是：王怀仁的女儿路得修女带上它，前往缅甸传教，后几经辗转波折，回到了云南。所以，云南神学院有个女生在清扫房屋时无意间翻到它，觉得是一本古书，就给了付连新。付连新一看是东傈僳文，就在昆明世博会的时候，拿来给了杨先国。

一本新约圣经，大约花了 43 年时间来完成翻译，又经历了大约 43 年的岁月才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不得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一件超乎寻常的传奇。

然而，它的曲折命运似乎还没有完结。

那么，它最终的结局将会如何呢？

司提反曾在悲痛中说过，他要把译本带回英国，归他所有。但他毕竟是伟大宣教士的儿子，也是踏上日本的伟大宣教士，所以他放弃了这权利。

然而此书的传奇故事被传开之后，好像许多人都发现了它的文物价值似的，有人说必须把它带回英国博物馆收藏，也有人说要把它送回圣经公会保管，还有人说要带回香港……

最后，在云南省两会的干预下，被安放在了昆明市小西门的三一国际礼拜堂五楼展览室的一个箱子里，上面标注着“东傈僳文新约圣经”几个字，直到今天它还在那里休息。

无名的宣教士

孔子曾经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掐指一算，从我们前往滔谷寻找教会历史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感觉自己一直在和时间赛跑，但最后输的总是我，可是服输还不行，输了还得继续赛程，不能停下。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白天忙于工作和服事，晚上或周末才稍有时间写书。写作进度如此缓慢，不仅在于时间紧迫，就像是从棉花里挤水一样，也在于资料匮乏，或文献与田野调查迥异，不得不花功夫进行鉴别整理，理清思路才能下笔。

对于许多在滔谷待过的宣教士，因为找不到文献记载，而那些亲眼见过和跟随过他们的老人又都相继过世了，所以无法知道他们的事迹，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无人知晓了，笔者只好在此称他们为“无名的宣教士”，以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崇敬。

这些人包括康女士，司明庆，以及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将第一台手风琴背到滔谷来的一名犹太女子等。

我相信上帝已经将他们列在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些人当中了：

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飘流无定，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栖身。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来 11:37-40 新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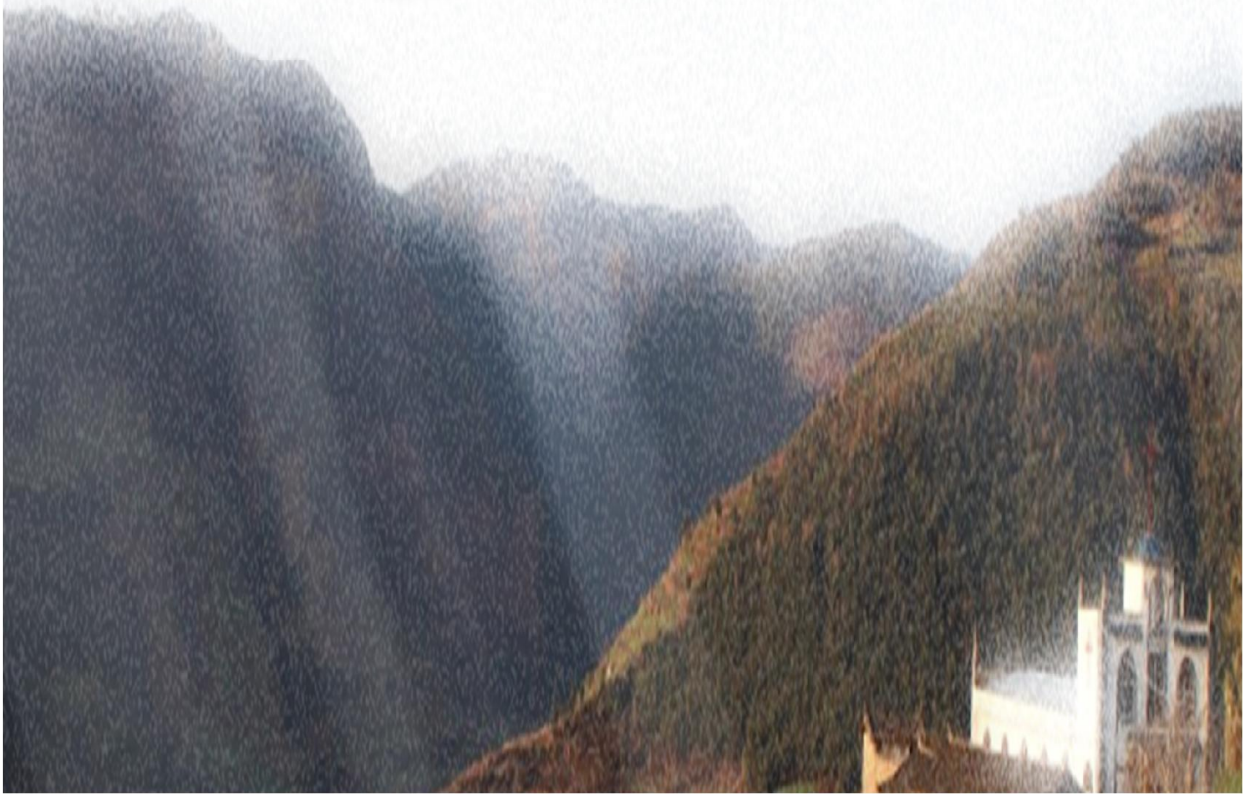
滔谷

第三篇　傈傈经传

第一章　圣经翻译

第二章　真道问答

第三章　颂主诗歌



第一章　　圣经翻译

文以载道

当宣教士被迫回国之后，傈坡教会的信徒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流离在那高山峡谷之中；当傈坡的圣经被烧毁之后，信徒又像没有了牧草的羊群一样，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当暴风雨愈演愈烈的时候，傈坡的教会将会如何？信徒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和反应呢？

约翰福音 1:1-4 节说：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新译本)

傈坡原本没有文字，世世代代只能靠口传和唱述的方式记述历史和事迹。直到宣教士王怀仁他们来到滔谷，使用柏格理字母为傈坡人创造了文字，傈坡才告别了没有文字的卑贱与耻辱。但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傈坡文字作为宣教的产物，自然免不了受排斥和毁灭。

然而，中国有个成语叫“文以载道”，即“文字是道的载体”之意。《傈僳经传》一部讲述的是过去一百年中，上帝如何兴起一代又一代的傈坡信徒来完成“文以载道”的传奇故事。

圣经被烧

古有焚书坑儒，近有除旧立新。

为了积极响应号召，破除迷信，学习新知识文化，全国

兴起了一场除旧立新的活动，凡是与宗教有关的文物、书籍和纪念品等，都一一被除干净。

这样的运动分两次进行，前者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小规模示范，后者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动干戈，涉及面广，影响深远。

傈坡的新约圣经就是在这两次运动中，被焚毁殆尽的。

我有一位远亲的舅舅，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经八、九岁了，所以他对这次除旧立新的运动记忆犹新。

关于我们民族的新约圣经被毁时，外婆禁食祈祷，痛哭流涕之事，就是这位舅舅讲给我听的。

那时候，外公是村里的队长，他执政爱民、为人诚恳，所以对于响应号召，听从命令和运动指挥，绝不敢违抗。然而，外婆却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在第一次除旧立新运动中，悄悄地偷藏了我们民族文字的新约圣经和颂主诗歌。这一点外公也知道，只是形势不甚严峻，外公就选择了沉默。

舅舅认为在第一次烧毁宗教书籍的时候，只有留在滔谷的底本及教会领袖们手中的圣经被烧毁，民间的信徒家里势必还藏有少量的母语圣经，因为那时候像外婆一样固执的信徒，并不少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外公为了顾全大局，认真思考掂量之后，就对外婆开口了，他说："现在风声很紧，你不能再留傈坡圣经了，否则若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也保不了你！我们不能失去家庭，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是把圣经交出来烧掉吧！"

外婆也知道这事的严峻性，既然家里的头都这么说了，她也就别无选择了。由于形势甚是严峻，外婆被逼无奈，只好乖乖地听从了外公的建议。

但在送书出去烧毁之前一天，她黎明就起来，抱着一本傈坡圣经和一本颂主诗歌，到房子后面的松叶堆那里，情难自禁地跪下、禁食、祷告、哭泣……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又落下去了。

从早到晚，她一刻也未曾起身过。

因为，这是她与圣经的最后告别，更是她向上帝发出的无尽哭诉。

那时候，舅舅年幼无知，根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当他看到妈妈如此伤心欲绝，不吃不喝，整天跪在那里祷告、祈求和哭泣时，就走到妈妈的身边去，问道："阿妈，你怎么啦？"

我的外婆回答他："儿啊！你现在什么都还不明白，但将来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的。"

当夜幕降临之时，外婆才起来，擦干眼泪，仍旧偷偷地将一本傈坡语新约圣经塞进松叶堆里面，也偷藏了一本母语的颂主诗歌，其他的所有圣经及宗教刊物都交给了积极分子们，拿出去烧了。

我外婆那一代的老信徒，有许多人都像她一样，带着眼泪去见了上帝的面，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见过圣经。

后来，外婆也去世了。

再后来，又过了许多许多年，在一次培训学习当中，我和学员们一起听了舅舅所讲述的这个故事，都深受感动而流泪，而他自己更是早已泣不成声。

他最后说道："如果我的妈妈能看到我现在所做的事工的话，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她一生看为最宝贵的母语圣经，在整日禁食、哭泣和祷告后，还是百般无奈地交出去烧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安心地看过母语圣经，不过她的儿子现

在看到了。”

舅舅擦了擦眼泪，然后继续说道：“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妈妈已经在天堂，能去天堂真好。将来我做完了主所托付的这些事工之后，或许我还没有做完，主就会接我去妈妈那里了。那时，我会告诉她：‘阿妈，您所说的后来我完全明白了……’我还要告诉她，我在地上寄居的年日，晚年期间主让我做了何等荣耀的事工。 ”

也许是在外婆过世之后，家人才发现她生前冒死私藏的那本圣经。这本圣经我有幸亲眼目睹过，除了启示录之外，其他新约书卷都被编辑在册。由于磨损严重，书本的边上有些掉落了，有些字也变得模糊不清。后来台湾的某公会要作圣经展览，我们就把这书当作文物送了过去，让它陈列在那里，以作历史的见证。

《约翰的故事》

约翰简历

老约翰，原名钟继学，1927 年 4 月出生于禄劝县云龙乡拥庆村委会的车根斗村，2009 年 10 月 25 日安息主怀，享年 82 岁。约翰是懂道教会的信徒，一生的呼召是做傈坡的圣经翻译，职分是长老。

约翰的家乡车根斗村，原是彝族土司的属地。“车根斗”是彝语的汉字音译，意思是“围栅栏的地方”。他出生于贫困家庭，自己也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然而，晚年他在写《约翰的简历》时说道：“我这一生中，上帝所赐给的恩典是富

足有余的，我感恩不尽。”

约翰是个文盲，没有上过学，不认识汉字。他从小跟着父母一起接触外国宣教士，直到年逾八十，仍就与外国同工一起工作和服侍主。

正如我在此书的开篇就所说的那样，约翰是我亲外祖父的表兄长，所以他也是我远亲的外祖父。然而，我和他之间的融洽接触，则缘起于 2006 年寒假，我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傈坡文字之时。

其实我与他交流不多，在往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只见过他两、三次，每次时间都十分仓促。我们每次见面，他都会向我讲述圣经翻译的使命和历程，民族根源和教会历史等。他一开讲，就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同金沙江水滚滚而下，涌流不停。他对我千叮万嘱，那双深邃而执着的眼睛，带着使命未尽的遗憾，以及寻求接班人的渴望，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好在上帝给每个人都造了两只耳朵，一张嘴唇，所以我可以少说多听。

当我去他家学习文字，离开返回自己村子的时候，他把一篇长达 9 页，名为《约翰的简历》的文章，以及他翻译的 25 首诗歌，并几页有关傈坡文字拼写法的书稿送给了我。我一直带在身边，珍藏直到如今。尤其在他过世之后，这点仅有的资料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了。

关于“老约翰的生平”记述，大多内容是由《约翰的简历》这篇文章进行编辑整理而成的。所以本文的用词和表达方式，以及思想感情等，都为了尊重老约翰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风格及内容。

司明庆的叮嘱

约翰 16 岁就住在滔谷村王怀仁牧师的家里，一面为他

们烧水做饭，一面向他们学习圣经真理。

当时，王怀仁担任傈坡教会的牧师，专门从事傈坡文字的圣经翻译，司明庆则任西南滇北神学院的院长。

司明庆旅行布道时，约翰常常随他一起往来。每次与司明庆院长同工的时候，约翰就向他求教有关教会将来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于是，司明庆叮嘱约翰说："孩子啊！你要好好地学习神的道，将来你们民族的教会，需要你们自己建立。"

约翰不明白他所说的，一脸惊讶地问院长："牧师，你这话是何意？难道您不愿意帮助我们建立教会了吗？"

院长说："现在你还不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但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要让我们回国去，你们的国家也要将我们赶走。"

约翰听了这些话，只觉得心理难过，感到悲伤，却始终搞不清楚院长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怀仁的马灯

1947 年 2 月，约翰去到滔谷村傈坡本堂教会，看见王怀仁牧师家正在拍卖处理家具。于是，约翰想起之前司明庆牧师所说的话，他终于明白了那话的意思，并知道这话已经应验了。

约翰看到众人都在你争我夺地抢那些家具，就唉声叹气，坐在一旁流泪。最后，王牧师提出来一盏破旧的马灯，拍卖价是 3 角钱，可是没有人要买。

约翰看见了，心中有感动，他想："这是老牧师的马灯，我虽然现在刚好只有 3 角钱了，但我一定得买下来，可以留作纪念。"就这样，约翰把马灯接过来，买下了它。

约翰又想："若是我能够代替王牧师为主发光，哪怕只

能够像这盏马灯一样，不足以耀眼夺目，但也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况且今后我每逢思念老牧师一家人时，我就可以点起这马灯，睹物思人，可以感受到仿佛王牧师一家人的光还照在我家里一般了。”

由于家里贫困，约翰买回马灯以后，没有煤油可以添加，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清油小明灯，把它放在马灯底下，点燃时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亮光。

大妹的遗嘱

1948 年，约翰的大妹患了急性病死了。她即将临死的那一天，约翰和她还在专门交谈教会的事工。

约翰的妹妹说：“阿哥，你要积极地做好我们家庭和教会的工作。我到了神那里，也要切切地求神帮助你。”

因此，约翰一生谨记妹妹的遗言，奋力遵行。

刘宗长老的嘱托

1952 年，中国的形势大变动，教会被关闭停止了聚会，福音书籍都被毁了。那时，有一个年逾 80 的长老，名叫刘宗。他特来嘱咐约翰说：“现在形势变了，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大不如从前，来回奔波十分不便。现在我为你祷告，求神祝福你！约翰你要全心全意做神的工，求圣灵与你同在。”

因此，司明庆牧师的教诲，刘宗长老的嘱托，以及大妹的遗言，都成了约翰此生念念不忘、刻骨铭心和矢志不渝的动力。自从约翰领受了这些嘱托和遗言之后，他就坚定心志，决意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神。他昼夜不住地祷告，每天都期盼着能够早日把傈坡的属灵书籍做出来，供应傈坡信徒的需求。

王牧师的来信

自从王怀仁一家回国之后，约翰一直思念他们。约翰倍感孤单，属灵上无依无靠，无处听道，傈坡教会和信徒们也是如此。所以当地有句谚语说："人家有话传千里，自家有话藏心里。"

突然，有一天收到了王怀仁牧师的来信，大家一打开书信，全教会的人就都高兴欢喜起来。信息概要如下：

第一，王怀仁夫妇回国后，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分享中国的事工和见证之外，没有时间分享其他信息，而每天都会有两、三千人前来听他们分享。

第二，嘱咐禄劝县傈坡教会和教牧要好好地、继续建立好自己民族的教会。

第三，王牧师特别写道："我亲爱的小儿约翰，你要留心好好学习，做你父母的接班人，把傈坡的教会建立好，这是我最大的期盼。我求神听我的祷告，特别成全这事。"

彝文圣经

约翰持续不断地祷告、感恩，并想方设法要再次把傈坡文字的福音书籍做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上帝开路了。

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黑彝族（纳苏坡）来到约翰的家里，约翰的父亲就问他："你们地方还有人信耶稣吗？"

那人说："没有了！以前我也信耶稣，但现在不信了，因为再没有人敢信了。"

约翰的父亲又问他："现在你还有书籍吗？"

他说："别的书都被烧毁了，现在还有唯一的一本书，是我们黑彝族的新约圣经，我偷藏着的。"

约翰的父亲问他："那你愿意把书借给我看看么？"

他说："不用借！我送给你好了。"

那人回去不久，就把那本书送到了约翰的父亲手中。然而，约翰的爸爸也是文盲，不认识汉字，况且这本新约圣经又是黑彝族的文字写成，所以他们根本就看不懂。但约翰心里想："不管我能否看懂，这终究是神的话语。"所以，每次他把这书捧在手中时，总是会觉得神就在他的身边。

约翰是个牧童，他白天偷偷地带着这本书，到深山密林中去放牧，每到夜晚就悄悄地拿出来翻看。虽然他看不懂彝文，但他的心却莫名地感到舒服和喜乐。

圣灵的恩膏

1962 年 5 月 17 日这一天，约翰像往常一样，带着这本彝文圣经在野外放羊。

中午的时候，羊群吃饱了，躺卧在林间的一块草坪上，他就扑倒在羊群中的一个小山包上，向神祷告。

突然，圣灵充满了约翰，他就从头到脚，全身流汗，并开始哭泣，为民族同胞认罪悔改，如同但以理那样。

当他祷告结束，从地上起身的时候，已经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不过约翰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圣灵的恩膏已经临到他的身上，他心里还是有点惊慌困惑，于是再次跪下去，祷告说："上帝啊！可怜我吧！我愿意接受祢的圣灵，求祢把我的灵眼和肉眼都打开，让我能够明白祢的话语。"

奇妙的事发生了，原本文盲不识汉字，也不晓得彝文的约翰，自从那次特别的经历之后，虽然读得还不是很准确流畅，但他可以渐渐地读懂彝文圣经了。当然，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理解上遇到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

苗族张德荣

约翰开始用彝文圣经研读启示录，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也始终搞不明白经文所要讲的意思。于是他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找到一位明白圣经的苗族老师，名叫张德荣。约翰向他求教圣经中的疑难问题，其中问的最多的是有关末日的景况。

感谢主！张德荣老师耐心地、详细地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解释给他听了。就这样，约翰更多地明白了圣经真理。

伐木工

神不住地帮助约翰，他就白天跟着众人在地里干活，一到晚上则悄悄地出去传福音。到了礼拜天，他又悄悄地躲在家里，翻译傈坡的圣经。

那时，中国正在搞农业合作化，劳动人民统一分工。约翰身处高寒的山村，身为农民的他也和众人一样，没有自由，只能每天在别人的呵斥和管辖下做苦力劳动。但约翰从未停止过祷告，他一直求神为他开路。后来，村委会的人来到村里，要调集一批劳动力到山里去伐木出售，作为集体经济费用。约翰就成了伐木工人，这实在是上帝的安排。

伐木的任务是每位工人一年要为集体伐木赚取 1,140 元人民币。因神特别的恩典和帮助，约翰每年的伐木任务通常只用三个月便可以完成，有时候甚至一个月就完成了。每年约翰完成了个人的伐木任务后，他就开始做圣经翻译。

伐木的工作持续了五年，有些人开始嫉妒约翰，于是从中捣乱进行阻拦，无奈之下约翰只好不去伐木了。

到了第二年，村上没有了集体经济费用可以开支使用，出现了困境。约翰趁着这个机会，去到站长那里借了 4,000 元钱给村上使用，答应一年后自己伐木还钱。通过此事，村

里人对约翰的态度才改变过来，不再嫉妒他了。

兽医员

第三年，乡政府又让约翰去学习兽医，他学了三个月后，就被分配到拥庆村委会工作。从此，他背着一个背包，名义上是兽医员，实际上却是四处走动的传道人。他首先进到了自己地方的懂道村教会，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白天，他做兽医员，晚上暗暗地召集人来听道。

有一天晚上，村长突然进来了，众人都被吓得不敢出声。

村长坐下来，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说话了："你们不用怕！我在门外就听清楚了你们在讲什么,我进来是要和你们一起信耶稣。"这人就是方志荣，后来他也成为了一名当地教会的长老。从那以后，教会就兴旺起来！约翰还没有离开那里的时候，信徒就已经增加到了 400 多人，其中只有两、三位老人没有接受洗礼。

油印机

后来，约翰到别处去传道，他走遍许多村子，不同民族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因为晚上在约翰的家里有聚会，所以方圆一天路程之内的村庄，都有人赶来这里听道。每次晚上聚会结束时，约翰的妻子就会给他们吃一点饭，加添体力，好让他们在天亮之前赶回到自己的家里，不让其他人知道他们偷偷聚会的事情，免得遭遇逼迫。

过了三年，信徒越来越多，可是傈坡信徒没有诗歌本，每逢聚会的时候，就只能用耳听，然后背顺口溜似的跟着别人一起唱。

约翰看到信徒们如此渴慕上帝的话语，如此热爱自己

的文字，便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他弄来一台油印机，在印刷自己所翻译的圣经的同时，也印刷傈坡语的颂主诗歌。

在往后的十年中他用烂了十二部油印机，每天都请十几个同工来家里帮助，费用全部由约翰自己支付。每年印出三、四批书籍，每批大约 2,400 本。这些书本被送往四川省的会理县、会东县，云南省的永仁县、麦地县、大姚县、罗茨县、大理州、禄丰县、武定县、禄劝县、富民县和元谋县，以及楚雄州附近的一些小地方。这十几个县市都在使用约翰所做的两本书。这些县内的傈坡人，有些被登记为彝族，有些则被登记为傈僳族。

树大招风

由于约翰出身卑微，所以当他做出傈坡语的颂主诗歌时，三自爱国会的一些领袖就起了嫉妒之心，甚至鄙视和厌恶他。

在那之前约翰所翻译的一些新约稿子，各地方的傈坡教会和信徒都说很好，鼓励他要把全部经卷都翻译出来。于是，约翰连续召开了数次傈坡教会的牧者会议：

一、在发他教会，有四、五个牧者代表参加，会议开了三天；

二、在懂道教会，有三十三人参加，也开了三天会议；

三、后来又在懂道教会再次召开了三天的会议，有三十五人参加；

四、在东坡乡的达乌教会，开了七天会议，有二十人参加；

五、也在金一村召集众教会开会，并在卡斗新村的教会也开过会议。

会议最终决定，要把圣经翻译的办公室设立在卡斗新村，本村的牧者们也都同意了。可是因为有些牧者看不起约翰，嫌他不耐烦，不愿意支持翻译，因此这次的计划就落空了。

但是，谁知道上帝的计划呢？祂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祂的圣工也不会因此停下的。

约伯的异象

后来，有一个名叫约伯的人，他是世界知名的圣经和语言学博士，他飞遍世界各地，为许多的少数民族做圣经翻译。那时，他的哥哥每天都在家里为他守望祷告。上帝就在异象中启示约伯的哥哥，要他把弟弟叫回来，然后打发到中国去。因为在中国的云南有一个自称为傈坡的民族，他们还没有属灵书籍和母语圣经，众圣徒的呼求声已经达到神那里，神的祷告碗里已经满溢了。

因此，约伯的哥哥连续三次催促他："把你手中的一切都放下，速速赶往中国，到云南去，找到一个叫作傈坡的民族，然后为他们翻译圣经。"

约伯遵从上帝的命令，来到云南大学，查看名册，只找到一个傈僳族女生，因为傈坡是住在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自称。这位傈僳族女生就是滔谷村钟天义牧师的孙女，约翰堂妹家的女儿。约伯就请求她帮助找到傈坡的教牧人员。

那女孩说："我舅舅家有三个神学生，现在就在云南民族神学院读书，您去问他们吧！"

她把约伯带到神学院大门，让约伯自己进去。

约伯正遇见谷怀科牧师，就问他："我看到这里的大门上写着'民族神学院'，这里有不同民族吗？我是民族语言学家，让我在您这里学习民族语言可以吗？"

谷怀科牧师回答：“可以！”

约伯在教室里查询傈僳族名册，找到钟世祥。然后问道：“你是傈坡人吗？”

“是！我是！”他回答。

“我要找傈坡文字和傈坡教牧人员。”约伯说。

钟世祥就把约伯带到约翰身边，介绍他们认识了。

他俩一见面，便交谈了七天有关傈坡文字事工的计划。他们在昆明筹划了一年，但由于爱国会一些人的干扰，尤其是打着牧师旗号，担任云南省民委的怒江傈僳族竹发清从中作梗，他说：“云南只允许有一个傈僳族，哪来的两个？”故此，禄劝县民委的黎某也起来干涉约翰，不准他做傈坡文字事工，还强迫约翰要去把怒江傈僳文带来普及。

约翰对黎某说：“他们自称傈僳扒，说的是傈僳语；而我们自称傈坡，说的是傈坡话；他们的文字是宣教士富能仁用英文大写字母正反颠倒，加上六、七个声调符号写成的；而我们的文字是宣教士柏格理用波兰字母演变创造的。语言不通，文字也不同，难道你也知道他们的傈僳语？认识他们的文字吗？”

黎某和约翰，其实都是禄劝县人，都是登记傈僳族的傈坡人，所以约翰和他就“傈坡古籍和民族根源”的话题，辩论了一天一夜。

从那以后，约翰做事倍加小心，提高警惕，以防这些伪君子再来破坏或干扰。

约翰和约伯一起工作的那些年里，有些教牧人员和本地干部串联起来，找约翰的罪证，但却找不到。有一位云龙乡政府的官员吩咐拥庆村委会主任，要他作出假见证威胁约翰的妻子、孩子和儿孙，说：“你们的父亲死了，尸体被挂在大海波的水库上。”

家人都气得大哭了一场。

那些坏人走了以后，约翰的妻子责备家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接受魔鬼的欺骗？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吗？倘若他真是死了的话，他的灵魂如今已经在天堂，与主同在，难道这不是好事么？你们是上当受骗了！"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以致于约翰只好暂时回家。

义女利撒

约翰还是不住地祷告，求神开路。

后来，约伯计划好要把约翰带出去，找个安全的环境做翻译，直到完成为止。可是倘若无人照顾约翰的话，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云南民族神学院英语老师，兼谷怀科牧师的外语翻译员利撒，她遵从上帝的呼召，放下了手中的一切，承担起了照顾约翰生活的重担，决心支持傈坡的圣经翻译工作，直到完成为止。

约翰在外地翻译圣经的时候，美国的菲林莆先生就嘱咐利撒说："你要一生为了傈坡教会的缘故而维护约翰。"所以利撒即便被人打击、欺骗和辱骂，她都不灰心、也不胆颤，她把约翰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即使是后来她去美国读书了，也时常回国探望他。

出版无望

利撒出国期间，约伯很快就要离世归主了。他就把约翰的工作和经费都交给林氏和高某二人来负责。后来，林氏争不过高某，姓高的就从此一人专权，垄断了项目经费的管理运作，他不照约伯所吩咐的行事，反而挥霍钱财，不干正事。

此外，约伯还在世的时候，甘彝族的李牧师也要做他们语言的翻译工作。

约伯就问约翰："怎么办？是要先做你的？还是甘彝族的？"

约翰回答："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同时做吧！这样对两个民族都好！"

但约伯一去世，李牧师就宣布说："我要做甘彝族、黑彝族、白彝族和苗族四种文字翻译，但约翰只做他们傈坡的。"因此，姓高的就把每月当支付给四个民族翻译队的项目经费给了当时在楚雄州任职李牧师。

约翰还是坚持做翻译，他在昆明做完了一些傈坡新约圣经试读本后，将一本带到了禄劝县爱国会，要求在职的毕兄和钟兄，说："我把新约试读本的稿子带来给你们看，若是可以的话，请你们召集一些教牧人员来，一起查验校对后，以爱国会的名义把它印刷出来，分发给各地的傈坡教会和信徒使用。若是资金有缺乏或困难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相互帮助。"

毕兄当时就回绝约翰，说："老子才不耐烦和你做这本书！"另外还说了许多辱骂的话。

在场的杨献明弟兄站起来，说："你误解约翰了，他的意思是这本新约圣经的稿子，以后出版权交给你们了。我们来找你们，因为你们也是傈坡，也是爱国会的领导。"

毕兄就说："这样的话，你们就去找钟兄吧！禄劝县圣经翻译的老总是他，行不行他说了算。"

当天与约翰同去的傈坡教牧人员是：金一村教会的长老钟继圣，团街乡的执事杨光华，以及翠华乡的长老杨献明。

他们当天晚上就到了钟兄家里。

坐下，约翰就和钟兄提起这事。

他一听到这话，就开始无理地辱骂约翰，直到天亮。

耶稣生平电影

约翰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昆明。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约翰发现自己的电脑和圣经稿子，都被姓高的交给了云南省的钟牧师了。这钟牧师原是约翰劳心劳力、伤精费神栽培起来的，然而他羽翼丰满后，不但不帮助约翰做文字事工，反倒为了一己私欲而欺下媚上，把约翰作为自己的垫脚石，随意践踏。此人后来英年早逝，笔者虽不敢妄加评断，但公心而论，此人确实愧对了约翰的良苦用心。

约翰只好把翻译暂停下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在传福音的期间，遇见了有几个从海外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问约翰："你们地方的福音，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效地传扬开来？"

约翰回答："最好的办法是把汉语的《耶稣生平》录像带放映给大家看，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他们在茶花宾馆商量后，就对约翰说："我们能够给你录像带，但是怎么放映呢？"

"只好去有电的地方，请有录像机子的人来放映。"因为那时候许多农村，包括约翰的家乡都还没有通电。

他们听完约翰的话，就各自掏出钱来，做了一套《耶稣生平》的录像带给约翰。然后告诉约翰，半年以后，他们会带一台不用电的机子来，以便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使用。

约翰将耶稣生平的录像带拿回家里，首先在懂道教会进行了播放。然后召集了七、八位自己的孙子和孙女，给他们简单排练好之后就出发，用马驮着书，带上乐器，走遍了禄劝县境内几乎所有的傈坡教会。

他们无论到哪里，先和教牧人员交通祷告后，都用三天晚上的时间来组织活动。

第一天晚上，让随行的孙子和孙女们进行演唱弹奏，吸引大家前来观看。于是，无论信徒与否，都来了。

第二天晚上，就播放耶稣生平的录像带。当大家看到耶稣为了人类的罪，无辜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许多观众都泣不成声。

第三天晚上，约翰开始讲道，他用精炼简洁的母语讲述了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的救赎、末日的审判以及天堂的快乐和地狱的痛苦等。

于是，通过三天晚上的聚会，许多人都归向耶稣，涌进教会。

他们又去了武定县境内的教会，在张世永的教会停留了一个礼拜，帮助他们训练诗班。离开那里之后，他们就去了田心乡老板村的傣族教会，当晚演出结束后，村委会的主任就和约翰交谈，说："今晚我私人邀请你们吃饭，我还没有信耶稣，但我非常赞同你们的做法，因这是教导年轻人的好方法，让他们不要再被世俗所迷惑，我希望你们以后常来。"

然而，武定县爱国会的主席听见约翰所做之事，就写报告给云南省公安厅，状告约翰。于是，云南省公安厅、武定县公安局，以及田心乡人民法院就一起行动，来到老板村约翰一行人所在的地方，将房子团团围住。

约翰看见许多人来了，就把《耶稣生平》的录像带藏在谷堆里。

他们没有搜到录像带，所以状告他的人就十分气恼，却又无计可施，只好将他们关在田心乡一天一夜。因为那时候云南省很多高层教会的领袖都还没有见过耶稣生平录像带。

第二年，海外的弟兄姐妹们把机子送来了，这台机子在没有通电的地方也可以使用，收、录、放都可以，十分方便。

如果在农村聚会，一个人讲道的时候，只要把摄像头对准他，邻居家也可以通过所接的数据线看到讲员。

不过，这事引来了一些人的嫉妒，所以这台机子只在本堂教会录制了一盘带子送给海外弟兄姐妹后，就被没收上交了。

约翰家私藏武器

由于约翰是一位自由传道人，所以当他的传道卓有成效，翻译也受人瞩目时，就引来更多人的嫉妒和恼怒，招惹了许多麻烦。禄劝县和武定县的一些教牧人员甚至联合起来，写报告到公安厅，状告约翰。状纸上写道：

约翰勾结外国人，所以家里私藏核武器、炸弹、手枪、发报器，企图干非法的勾当。

其中，约翰所亲手栽培的两位学生也站出来状告说，他们也亲眼看到过约翰家里有四公斤八两的人民币。

于是，云南省公安厅、武定县和禄劝县公安局一起出动，抄了约翰的家。

那天晚上，约翰在神的带领下成功出逃了，有四个同工帮助他，随着他一起出逃，做他随时随地的帮助和守望。

约翰的眼睛瞎了

约翰出逃以后，不敢住在村里，而是躲到野外的山洞，随时迁移据点。白天躲藏起来继续做翻译，晚上渡江出逃。

上帝深爱着约翰，所以在他出逃的一年当中，使用他完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他把毁了的新约圣经文稿重新翻译出来；

第二，做了一本傈坡语的新编赞美诗歌；

第三，为甘彝族也做了一本他们语言的诗歌本。

在约翰做甘彝族诗歌的时候，由于自己是在逃的通缉犯，所以只好躲在内屋工作，这样在一百瓦灯泡的照耀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了二十天之后，约翰的眼睛就瞎了，所以只好出钱请另外的一个人来帮助，才把甘彝族的诗歌本做了出来。

但甘彝族的李牧师看到此书之后，就找约翰算账，骂他抢功，说："你以为你是谁？难道我们民族自己无人了吗？谁需要你来做我们民族的文字事工？"

约翰眼睛瞎了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弟兄姐妹们就互相联络，决意要医治约翰的眼睛，他们把此事交由新加坡的张牧师全权负责。可是，张牧师从未见过约翰，他只认识昆明的一位眼科医生，名叫王框荣。当王框荣去新加坡的时候，张牧师就写信让他带回来给约翰。信上写的地址和收信人为"武定县钟长老〈收〉"，所以一直无法找到约翰。

又过了一年，有人带约翰去到王框荣医生那里看眼睛。在他们的交谈中，王医生说有一封寄给钟长老的信在他那里已经搁置一年多了，可是找不到收信人。

带约翰去的人就告诉王医生，钟长老就是约翰，就是在他眼前的这位病人，这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

他们打开信一看，信上说："请名叫约翰的钟长老到王框荣医生处治疗眼疾，所有的医疗费用由我负责。"

王医生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就说："我怎么好意思让一个外国人来给你付医药费？这眼疾我帮你治好，费用免了。"

于是，约翰的眼睛有救了。

约翰投案自首

在约翰逃亡的一年中，那些状告他的教牧人员和一些官匪串通起来，扬言道：　“无论谁找到约翰，只要将他打死，然后向政府部门通报一声即可。”

约翰想了想，知道逃亡不是办法，也没有出路，就决定投案自首。

他回到拥庆村委会找到党支部书记，委托他联系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和安全局，说约翰要投案自首。

没过多久，公安就派人来，将约翰带走了。

公安问道：“你为何出逃？”

约翰反问道：“我若不出逃的话，能有今天吗？”

“那你所犯何罪？”他们继续问道。

“一是我做本民族的文字事工；二是我跨境传道；三是我接触外国人。我总共犯了这三条罪。”约翰回答。

“那么，你找我们来是想咋办？”公安们问道。

约翰回答：“我找你们来，是要你们将我逮捕，并召集大会将我处死。否则我若是被人一石头打死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不但你们不知道我的死因，就连我的子女也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我岂不死得冤枉？但你们若召集大会将我处死的话，你们就省事了，更不用费钱费力地到处搜寻我的下落，我也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四处躲藏。我现在来到你们这里讨死，反倒觉得心里舒畅。”

“我们怎么会杀你呢？至少还要让你多活三十年。”公安们回答。

约翰说：“我再活十年，或三十年，这不是在于你，而是在于我天上的父神。”

他们说：“我们懂你的意思，像你这样的人，以前别说见过，就连听都未曾听闻。”

公安继续问约翰："你接触过几个国家？主要人物有几位？你的大学在哪里毕业？"

约翰回答："我所接触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八个，主要人物有十一位，我的大学是在我的大门里毕业的。"

他们听了之后大怒，觉得约翰好生狂妄，不识抬举。

约翰继续说道："你们可以从我的本村，以及各部门进行查询，就不难知道我在哪里毕业了。"

这些人就去查询，找到谷怀科牧师的时候，谷牧师就对他们说："你们冤枉好人了，这人其实是专门做他们民族文字事工的，各民族的文字事工本就应当做的呀！"

过了四个月，公安部门又将约翰传去。

约翰见到他们之后问道："你们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我的手枪、核武器和发报机在哪里？你们以为普通百姓家也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吗？还有，那四公斤八两的人民币，是超我家的人分了，还是交给了你们？"

公安说："好啦！这些都是你们爱国会的领袖告状，所以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找你的。俗话说'忍得三分坐到老'，你们的圣经不也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吗？你就忍了吧！"

他们还对约翰说："该怎样称呼你呢？我们可以拜你为师么？"

约翰回答："我们年纪差不多，可以叫我大哥。然而，你们拜我这个文盲为师作甚？"

"好吧！别的不用讲了，你的事我们都很清楚了，现在只想听听你自己讲一遍自己的简历。"公安说道。

约翰问："我已经用信笺纸写了一百多页的简历给你们，难道没有收到吗？还是没有看？"

公安说："不是没收到，而是想亲自听你讲。"

约翰无语。

最后公安结案时，总结了三点，说：

"第一，做本民族的文字事工，是爱自己民族的表现，爱民族就是爱国家，约翰你才是真正的爱国爱教。你一人怎么做出那么多文字来的？从你的家里拿出来的书有六十多种。你做自己的民族文字事工，这没有任何过错，我们应该支持你。

第二，你当到所有的教堂去讲道，不要躲藏起来，不然大家会误以为你犯了大罪，以致于见不得人似的。到时候若有人再来抓你的话，你来找我们就行了。

第三，你接触外国人，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开放了，这也没有什么过错。当今社会扶贫帮弱，是理所当然的。咱们云南不是许多地方都有外国人帮助建立教堂，以及出版刊物的事吗？"

然后，他们又对约翰说："我们的建议是你不要在贫困的农村办公，只要你愿意，无论在省城或县城都可以帮你安排办公地点。"

约翰说："县城也行，省城也行。但你们要我住在什么单位？"

"不管在哪里办公，都可以把爱国会的房子给你做办公室用。"他们回答。

约翰问道："县爱国会的领袖告状我，这不是你们说的吗？还有省爱国会的纯爷们告状我的时候，你们都在场不是吗？"

约翰继续说道："在省城办公的话，我就要搬到你们省公安厅来办公。这样你们放心，我也安全，因为我做什么，与什么人来往，都在你们眼皮底下，咱们双方都有利益。"

公安无语。

约翰接着说："要我在县城办公也行，但要把县印刷厂给我使用，我有权利拥有一个印刷厂，因为我做了六十多种书，这是你们说的，难道忘了吗？若是没有印刷厂的话，我能做出来吗？"

他们说："你说的有理，但这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政府的权利。"

约翰反问道："可是政府没有来找过我，随时来找我的人是你们。政府是谁？你们不代表政府吗？"

公安吩咐约翰先到大厅稍息片刻，过一会儿再说。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代表出来和他讲话，告诉他可以放心地回家了，保证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公安或派出所的人找他麻烦，但叮嘱他若有什么难处的话，可以随时寻求公安的帮助。

从那以后，那些嫉妒约翰而送上去的状纸，无论何人所递，公安都一概不再受理，总算是执法者还了约翰清白，并保护了他的真正合法权益，他也不再因做本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而受到通缉或抄家。

这让我想到圣经上的一段经文，说：

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因此，你们也

当纳税，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的。你们要向各人还清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罗 13:1-7 新译本）

傈坡字体

莫大卫（David Mos），是约伯的侄儿，其父母是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1938) 的同工，所以莫大卫的母语是西傈僳语。

从约翰的谈话中，我觉得莫大卫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无名的传奇人物。后来，又在凯威和安褚两位软件工程师那里常听闻他的名字和一些事迹，我就一直期望能有机会见到他。

2016 年 8 月初，我和几位傈坡同工，以及几位苗族同胞到泰国旅行时，在凯威的引荐下，终于见到了莫大卫先生。

我们一见面，他就用西傈僳语说："哗哗！"，平安的意思。

随即伸出手。

我也回应道："哗哗！"

之后，我们就亲切地拥抱在一起。

莫大卫还用西傈僳语和我讲了一些话，但我却没能听懂，所以就用英语告诉他，我是傈坡，就是住在东部的傈僳族，只能讲东部傈僳语。

他随即说道："送松招！沃溱波你苔久！"意思是"平安！上帝爱你！"

我也用傈坡话回礼后，就问他是否也能讲傈坡话。他告诉我只能讲一两句简单的傈坡问候语，但他和老约翰同工的时候，两人之间有圣灵特别的同在，所以当他用西傈僳语

讲的时候，我外公老约翰都能听懂，而我外公用傈坡话讲的时候，他也能完全明白。在莫大卫不会说汉语，而我外公不会说西傈僳语，更不会说英语的情况下，居然能够一起工作，彼此明白对方的表达，沟通和交流毫无障碍，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相约共进晚餐，入座后，莫大卫就用英语和我们讲述了他与约翰一起工作的事情，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关于傈坡字体的开发使用，以下是莫大卫亲口所作的见证：

大约在 1990 年的时候，我收到了我叔叔约伯的邮件，他告诉我要火速赶往中国的云南省昆明市，说那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我去做，但他没有说明要我做什么。

因为事情繁忙，我就没有立时赶往昆明，后来又被其他的事情耽搁了。

我叔叔又两次催促我要去昆明，而且要放下我手中所有的工作，尽快赶去。所以在 1994 年的时候，我就办了护照，登上了飞往昆明的飞机。我去的时候大概是 6 月份。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我叔叔是要我去见约翰，帮助他做傈坡字体。当我拿到他的手稿时，我惊讶不已，因为我为二十几个少数民族做过字体，也见过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字，却从未见过像傈坡文字这样的。

那时候，老约翰告诉我傈坡文字有 33 个辅音，25 个元音，以及一些由两个元音字母组合而成的双元音字母，有 3 个声调，元音字母在辅音字母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表示不同的声调。

因此，若按常规计算的话，至少需要 150 个键位才能输入所有的傈坡文字。但是，电脑的键位只有 100 个左右，还缺少 50 多个键位。

莫大卫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键位不够。"

约翰说："你是软件工程师，上帝已经给你这恩赐和智慧，你只管去做，我会为你祷告。"

听到这话之后，莫大卫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把约翰给他的傈坡的文字拿去了。

他坐在电脑旁边左思右想，认真琢磨，大约花了三天三夜。

到了第三天的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突然灵感出现了，他就很快地把这些程序编写出来，用〞键来作为中音的命令指示键，用｛键来作为高音的命令指示键，如此一来，就把所有的傈坡字符都放在了40几个键中，并将约翰给他的傈坡文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输入电脑，排成两栏，打印了一份，次日早晨就带上口语翻译员，去找约翰。

"这是我昨晚彻夜通宵才做出来的，您看怎么样？"大卫问道。

约翰没有回答，久久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大卫急了，他说道："您这个人，我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昨晚也是通宵达旦，一夜没睡才把这文字输入电脑的，您倒好，什么话都不说，这不是气我吗？好与不好，您回个话，我也有安慰，也好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带去的翻译员没有将莫大卫的话翻译给约翰听，而是反问莫大卫，说："难道你没有看到老人在望着天向上帝祷告吗？"

莫大卫再看约翰时，发现他老人家泪流满面，喜极而泣，说："主啊！我今天终于知道，你并没有丢弃我们傈坡人，虽然我和我的民族一直被人蔑视和欺压，但你却把我们当作你的小儿子，随时随地爱护、保佑和帮助。今天我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字输入了电脑，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你的

了，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永远述说不尽。”

莫大卫知道约翰的祷告词之后，默默无语了，他知道不是自己在帮助约翰和傈坡人，而是上帝在使用他成就这美意，他只是上帝的仆人，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

过了两年，即 1996 年的时候，莫大卫再次回到昆明，要把改进的傈坡字体带给约翰。

莫大卫在一个饭馆里用餐时，突然走进来一位矮个子，长得很黑，脸上布满皱纹，大约七十多岁的男人。

那人走到莫大卫的身边，二话没说就拍他的肩膀问道：“你是莫大卫吗？”

莫大卫心里很害怕，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那人说：“感谢上帝！让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已经祷告了二、三十年。”

“啊！是吗？”莫大卫一脸诧异。

“来！听我慢慢和你说。”那人继续说道。

莫大卫听那人说感谢上帝，这才松了一口气，静下心来，听他说话。

那人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苗族，他做了很多年圣经翻译，都是手写的，他一面说一面从布袋里拿出很厚很厚的一沓书，放在莫大卫的手里，说：“这就是我们的苗文圣经，乍看起来很像傈坡的文字，对吗？因为我们的文字都是柏格理创造的，所以字根都一样。我听说你已经把傈坡文字输入了电脑，所以现在也请求你帮帮我们苗族，让我们也能够把这本圣经输入到电脑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但我们为你祷告，求上帝记念你所做的一切。”

于是，那人把苗族的特殊字符，凡与傈坡文字不一样的都指给莫大卫看，并把另外的两个声调也指明出来。

莫大卫知道这些民族为了文字所付出的祷告和等待，实在匪夷所思，就不再说其他话，默默地把苗族的文字做了拷贝，带回清迈去做研究。

过了不久，他就飞回昆明，在口头翻译员的陪同下，他们去到武定县拜访苗族翻译团队。

当莫大卫把用电脑打印好的苗文递给他们看，问他们感觉如何时，那些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

这一次，莫大卫不再追问什么了，因为他看到这些苗族同胞都泪眼模糊，哽咽难语。

那以后，莫大卫又相继地给使用柏格理文的纳苏坡、阿罗坡等做了字体。

我也和莫大卫讲述了约翰离世归主之前最后几年的情况，以及他去世时的情景，并在离别的时候，将约翰所翻译的一本新约圣经送给了莫大卫。他拿到这书之后，非常感动，几乎要落泪。他说："这实在来之不易，这书实在太宝贵了，谢谢你给我这么宝贵的礼物。"

约伯的天使

当约翰做完了新约翻译后，没有人帮助他输入电脑，约伯就帮助他，将这些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到电脑中。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约伯就得了绝症，医生回天乏术，再也没有治愈的希望就放弃了。约翰见到这种情况，悲痛万分，只有祷告交托。

次日清晨，约翰见到约伯安然无恙，身体安康，精力充沛，就感谢上帝，对约伯说："感谢主！你的身体好了，我还以为你要撇下我一人，自己先去见主面，不管我的工作了。"

约伯郑重地回答："你认真听好了，昨夜我看到有天使下来，在我的床边给我做了手术，所以我今天可以起床见你的面，为的是要将你的稿子全部输入电脑。但是，我的时日不多，一旦我将稿子输入完，就是我见主面的日子了。"

约翰知道这事出于主，就不再说话了。

果不出所料，大约一年后，稿子全部输入了电脑，约伯就离世归主了，只留下约翰一人，继续为能够出版这本圣经而四处奔波求助。

约翰的成果

约翰一生劳苦功高，忠心至死。他一生中数次被人诬陷而入狱，在东坡乡、田心乡、云龙乡和撒营盘镇都曾短暂拘留过，直到查明真相后，才被释放。

他一生不辞辛劳，或徒步跋涉，或骑马出行，经常往返于云南和四川，凡是使用东傈僳文的地区，几乎无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历经 58 年的岁月，到 2006 年 10 月时，他已经翻译完了一本新约圣经（如下页图），并出版使用，以致如今在云南和四川境内许多的傈坡教会中，都能看到他所翻译的新约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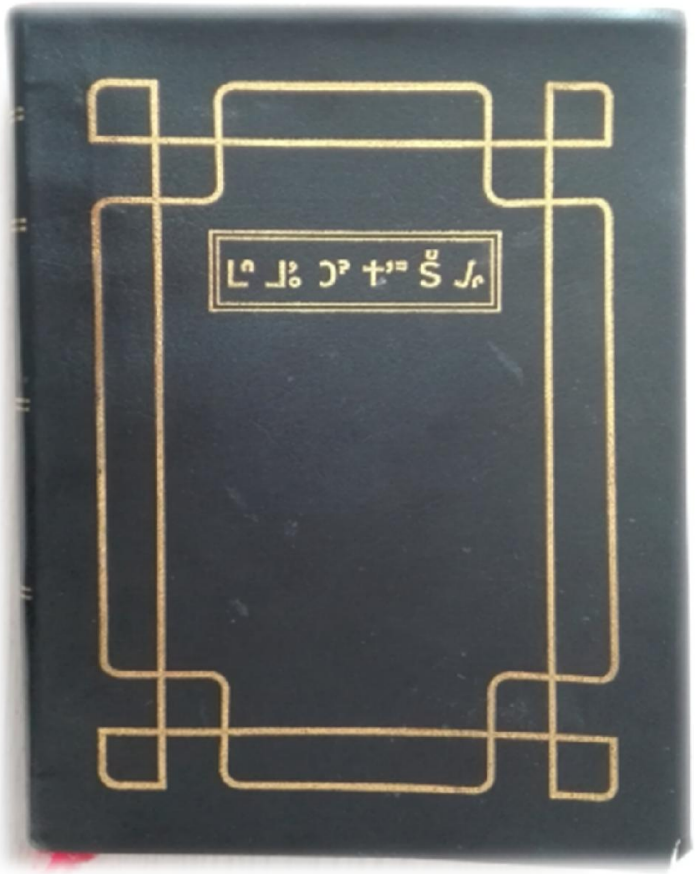
在我和约翰数次见面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还做了一本六、七百首的赞美诗歌，他也写了教会历史，并编辑了一本傈坡词典。然而，在他去世之后，这些资料都不翼而飞，不知道是被谁拿去占为己有，或是被毁灭了。

约翰活着的时候，他的文字工作多受拦阻，许多人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迫害他，扰乱他的工作，而他去世之后，他的劳动成果也不被人珍惜，反倒他一生的心血都被毁一旦，资料和电脑都悄然消失了。

约翰去世

2009 年 10 月 25 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大哥打来的，他告诉我约翰已经奄奄一息，命不久矣。

我接到电话之后，心情沉重万分，与老约翰见面的场景，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的叮嘱如同山涧泉流，从耳边倾泻而下。



老约翰翻译的新约圣经

我在电话的一边恳求我的大哥，说：“哥，我如今还在四、五百公里外的大学里，我肯定赶不上了。但我知道老约翰一定有什么嘱托未了，所以迟迟不肯闭眼。请求你去一趟，

见他最后一面，若是有什么嘱托的话，你转达给我。”

放下电话之后，我跑到校园的一块草坪上，跪下来，泪水如同泉涌，我和上帝祷告说：

主啊！你的仆人要离开人世，去见你的面了。倘若他三番五次对我的叮嘱，是你要我承接的使命的话，那么就求你成就你自己的美意。求你在这一年中向我显明五件事，我便可以知道约翰的遗嘱是从你而来，或只是他的想法……

我祷告完之后，就发短信告诉我的同校弟兄姐妹，以及几位宣教士。他们读完我的短信后，圣灵也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与我一同哭泣、祈祷。

第二天，约翰下葬后，大哥就来电告诉我关于约翰离世的情况：

约翰在最后几年里，双脚浮肿，却无钱医治。他出版的书籍，也是免费赠阅，所以他身无分文。这些年他身体每况愈下，以致每顿饭只能喝一点稀粥，他就这样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

当他见到我的大哥走近他的卧室时，他就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紧紧地抓住我大哥的手。

但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我大哥给了他许多的安慰和勉励，但他没有反应，只是用渴求的目光注视着他。

“外公！您是因为圣经翻译还没有完成，所以放心不下吗？”我大哥问道。

约翰点了点头。

我大哥松了一口气，但发现约翰仍旧紧紧地攥住他的

手不放。

“外公，您放心吧！”我的大哥说道，“正如我弟弟所言，若是神的旨意，那么谁也无法逃脱，他也必顺服呼召，并完成圣工。但若不是神旨意的话，人的努力都是枉然。”

他又说道：“我弟弟这人虽然刚正不阿，英武果断，但不粗俗鲁莽，他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上帝给他一颗敬虔的心，并聪明和智慧。我听过他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那都是他的真心话，也是圣经所教导的。外公您就放心地回天家吧！”

就这样，约翰放下了心中的重担，回到床上，躺下，平平安安地去了。他在去世的前几个小时里不再有任何的挣扎、痛苦和忧愁。他放下了人生的一切劳苦，在主里永享安息了。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

1927 年 4 月，约翰生于禄劝县的一个小山村贫困的农民家庭。同年 10 月 23 日，司提反在昆明出生。

1943 年，16 岁的他住到了王怀仁家，帮助他们做饭洗碗，耳濡目染于王牧师和宣教士们的言传身教，倾心学道。

1948 年后，宣教士们陆续回国，21 岁的约翰开始着手傈坡文字圣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过去了 44 个春秋。但由于困难重重，许多试探和拦阻，圣经的翻译还未完成。

于是，在 1992 年组建了另一个圣经翻译团队，即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开始了新的翻译工作。

以下是合法化之下进行圣经翻译的“东傈僳文圣经翻译” 简史，内容是根据翻译员杨先国所提供的资料报告写成的。除了错字和语义不清的句子之外，笔者未作任何删改。

禄劝县基督教傈僳族教牧同工座谈会议纪要

禄劝县基督教傈僳族教牧同工座谈会于 1997 年 11 月 13 日下午在团街乡咪照老教堂报到，11 月 14 日召开。会议于 14 日上午正式开会，15 日上午散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我县的皎西乡、双化乡、云龙乡、撒营盘镇、团街乡、茂山乡、翠华乡等乡镇的 24 位同工，并有云南省两会的李崇明牧师，禄劝县爱国会的主席，以及副主席亲临会议作指导

工作。

会议从始至终都由张体育同工主持，钟世祥同工和黎应堂同工做了会议动员，省两会的领导和县爱国会的同工都做了重要讲话，会议认真总结了异端邪说的本质及危害，提出了今后的抑制计划和任务。此次会议针对东傈僳文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作出了最后的决议，确定并成立了翻译组的临时筹备小组，为正式翻译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会议在祥和和喜悦中结束。

1997 年 11 月 14 日

禄劝基督教傈僳族教牧同工座谈会决议

1997 年 11 月 14 日通过：

禄劝县基督教傈僳族教牧人员座谈会，于 1997 年 11 月 14 日在团街乡咪照老教堂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六届一次会议精神，以及治好、养好、传好的三好要求。会议紧紧围绕着怎样带领我县傈僳族教会信徒同全县其他兄弟民族教会的信徒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主题，会议针对本民族教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研究，通过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会议为即将开展的工作做出了以下决议：

1. 总结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会议决定在全县傈僳族教会内进行全面抵制异端邪说的干扰，并要正确引导信徒走三自爱国的道路，以圣经完整教义为信仰依据，坚决抵制

离经背道的言行。

2. 会议决定抓住机遇，搞好东傈僳文圣经新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满足傈僳族信徒的需求，提高他们的灵性生活。

3. 会议号召全县信徒要为翻译和出版工作献上祷告，奉献财务和时间，为翻译工作提供有力支援。

4. 会议在议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充分讨论和发扬民主精神的前提下，选举协商产生了禄劝县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临时筹备小组，临时筹备组成员由9人组成，他们是钟世祥、毕凤芝、张体育、黎应堂、钟己发、李绍全、黎汉荣、钟继胜和张世能。

组长：钟世祥

副组长：毕凤芝　张体育　黎应堂

秘书：钟己发

会计：钟己发

出纳：李绍全

联络员：黎汉荣　张世能　钟继胜

初选翻译人员：朱学光　黎应增

5. 会议决定筹集翻译工作的启动资金，启动资金首先由县内的傈僳族教会堂点乐意筹集，待今后全面运作后再向上级教务组织争取补助，以及接受信徒个人和国内外教会的资助。

6. 会议决定由临时筹备小组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翻译和出版东傈僳文圣经的申请书，待批准后再进行翻译的各项工作。

此据

云南东傈僳文圣经翻译会议纪要

滇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会议于 1998 年 5 月 10 日，在武定县滔谷教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傈僳族元谋县教会的教牧,禄劝县教牧，武定县教牧，武定县基督教两会杨先国会长，杨海元牧师，禄劝县爱国会主席张丕富牧师，楚雄州宗教科科长龙文德同志，武定县民宗局副局长代天和同志，出席会议的共有 49 人，会议内容如下：

一、楚雄州宗教科龙文德同志在翻译东傈僳文圣经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并热情地指导、支持和鼓励圣经翻译工作，祝愿会议顺利、圆满结束，对下一步翻译工作的开展计划作了简要说明，他提出翻译东傈僳文圣经，必须要神学知识化，并要求本民族文字和语言表达必须准确。民族文字工作不仅是教会的一件重要之事，能促进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更好地认识圣经知识，提高教牧的牧养水平及素质，积极地办好教会；它还具有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县民宗局领导也对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做了全面的阐述，强调翻译及出版东傈僳文圣经，对少数民族傈僳族教会信徒普及学习、认识圣经知识，并以圣经为原则，办好教会，民族团结，教会团结，增长社会科学和文教卫生知识，创办文明教会，发展经济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领导表示，此次会议是有领导性、组织性和统一性，且是向信众公开的会议，这是合法的组织，政府宗教部门应予支持赞同。

二、禄劝县三自爱国会主席张丕富牧师，武定县基督教协会杨先国会长等，传达了全国两会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翻译委员的会议精神，张牧师对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做了详细说明，各民族教会的发展，势必推动各民族文

字事工的前进，以及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进而使少数民族信徒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加快脱贫扫盲的步伐。信徒的信仰生活和教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必加快神学知识的普及，圣经真理知识的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推广使用。

三、参会的三个县傈僳族教牧，代表各地信徒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并针对翻译东傈僳文圣经提出要求和建议。教牧同工彼此交谈，畅所欲言，讨论纷纷，大家都如饥似渴地盼望东傈僳文圣经的出版。回顾往年的祈祷，如今看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感谢主恩。在全国两会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翻译委员会的支持下，此次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会议上，教牧同工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满怀信心，迫切要求尽早尽快地开展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会议经过讨论后，确定了翻译地点，翻译小组人员，及翻译顾问等。会议要求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字母和文字，要严格参照东傈僳文诗歌本的已有文字，圣经出版时要东傈僳文和汉文对照出版。

1998 年 5 月 12 日

云南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组员名单

召集人：杨先国

翻译员：杨汉权　杨先国 毕洪珍 雍海文 钟文权
钟纪发 李加福 朱学光 钟世祥

翻译顾问：杨太文 杨汉神 张正学 雍吉顺 普文昌
钟世源 杞从珍 黎应增 杨凤

翻译地点：武定县环州乡滔谷教会

1998 年 5 月 12 日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2002年度工作计划报告

云南省基督教两会：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于1992年开始，至今已有11年了，新旧约全书的初稿翻译已基本完成。翻译的初级阶段，由于教会无钱资助翻译工作所需的笔墨纸张费用，所以我们将旧约全书分到了各地方教会堂点，委托教牧同工先进行初稿翻译。近些年来，做翻译的教牧同工当中，有些被主接回了天家，他们留下的稿件中，有些篇幅不全，有些稿件则因经句难以翻译而留下了空白。故此，我们需要对这些稿件进行整理、复查或重翻。现在将这些工作纳入2002年度工作计划中，具体安排如下：

一、2002年2月至4月底，整理复查旧约《创世记》、《出埃及记》和《约伯记》三卷稿件。

二、2002年5月至7月底，整理复查《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四卷稿件。

三、2002年11月至2003年1月底，整理复查《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和《传道书》五卷稿件。

上述年度工作计划，我们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必坚定信靠上帝、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带领，并在省两会的帮助和支持下，按质按量地完成工作任务。

特此报告！

云南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

2002年1月27日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报告

东部傈僳族分布在云南和四川两省境内的 11 个县市，有 10 余万人口，基督徒有 2 万多，于 1903 年接受基督福音。起初是由内地会牧师建立教会，创立文字，翻译东傈僳文圣经，并印发了部分单行本。宣教士还开办圣经学校，让信徒可以长年或短期参加培训，学习本民族文字。如今，东傈僳文已成为东部傈僳族教会广为使用的文字，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默化成了整个族群所认同的民族文字，其影响力还越发广大深远。

1980 年教会恢复后，东部傈僳族教会蒙神带领，发展很快，信徒日益增多。

但是，傈僳族的汉语教育相对滞后，而且大部分信徒都居住在边远的山区，长年处于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和信仰素质低下的状态，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信徒不识汉字，极少数人虽然能读汉字，却也不能清楚理解经文的内涵深意。因此，信徒只能使用那些之前传道人自己翻译，在民间传递的不完整圣经章节，来供给教会生活的信仰需要。

因着没有本民族文字圣经的原因，信徒们很容易随心所欲，被自由传道人员的花言巧语所诱惑，继而使教会产生“属灵生活”与“属世生活”的划分，信徒们纷纷脱离“三自爱国会组织”，教会便出现了结党、纷争、分裂和派别林立的状况。这严重地伤害了教会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并防碍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由于东部傈僳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圣经，故国外一些宗教组织或机构就拉拢一些教牧人员，作为渗透渠道，异端邪教有了可乘之机。

教会恢复后二十多年来，东部傈僳族教会信徒日益渴

慕本民族文字圣经，并为此圣工昼夜不停地呼吁和祈祷。

因此，在1991年初，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为解决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的需要，在云南神学院举办了为期十五天的“圣经翻译培训班”。

1992年经省两会报宗教局同意后，东部傈僳族教会召集了十位教牧同工和义工，开始了本民族文字的圣经翻译工作。

由于无经费来源，翻译员只能在自己家里，抽农闲时间翻译，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1998年4月，全省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会议后，东部傈僳族教会于同年5月8日在滔谷教会正式成立了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选立9位翻译员，集中在滔谷教会开展翻译工作。

后来，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翻译工作联系困难的情况下，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请求省基督教两会的支持和帮助，于2002年5月从滔谷教会搬到武定县城基督教会清心堂处继续翻译工作。然而，因生活经费的紧缺和其他因素，翻译组工作人员不得不由原来的9人削减为5人，以减少开支，继续翻译工作。

在省基督教两会和圣经专家的指导帮助下，至今东傈僳文新约圣经稿件已全部定稿，并在2003年11月印发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卷书的试读本1000册，2006年7月印发了《使徒行传》至《腓利门书》试读本2000册，供教会弟兄姊妹们阅读。旧约圣经已完成初稿的翻译，且已将旧约《创世记》至《诗篇》的译稿输入了电脑。

为了继续做好圣经翻译工作，以及印发出版本民族文字的新旧约圣经，供信徒和民族同胞使用学习。请有关宗教

部门领导提出宝贵的意见，并指导工作为谢！

特此报告！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

2006 年 11 月 12 日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与西傈僳文圣经翻译、苗族圣经翻译、黑彝族和甘彝族圣经翻译，都是在云南省两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云南省三自爱国会主席祝发清为总负责人，秘书长江祝林负责协调。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刚开始的时候，有来自三个县的共 11 位翻译员，他们是：

武定县：杨先国、毕洪珍、杨汉权、杨汉真、张正学，
禄劝县：朱学光、钟世祥、钟己发、李加福，
元谋县：雍海文、普文昌，
云南省两会牧师：钟世源。

但是，后来因为资金缺乏等不同原因，而进行了裁员和调整，只有 5 位翻译员坚持到最后，以下是他们 5 位翻译员的简历：

杨先国

男，傈僳族，1950 年 5 月 3 日出生，武定县环州乡滔谷村委会上乍车村人氏，教会职务为传道员。

1957 年至 1965 年读书，1965 年回家务农，1971 年信主加入教会，1976 年受洗归主，1980 年任县三自筹备组组长，1986 年按立为全县传道员，1992 年任县三自副主席，

1997 年任基督教协会会长，1995 年任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组长，2000 年任楚雄州基督教协会副会长，2001 年省两会常委。

1984 年至 1992 年任乡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任县民宗委员，宗教科组长。

2003 年至 2005 年任县三自主席，县人大代表。

全家七口人，父亲 81 岁，其长子也是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成员，负责打字，将东傈僳文圣经文稿输入电脑，次子读大学，妻子和儿媳妇在家务农。

毕洪珍

男，傈僳族，1960 年 3 月出生，武定县东坡乡普照村人氏，教会职务为传道员，高中学历。

1967 年至 1971 年在本村小学读一至四年级；

1971 年至 1973 年在东坡小学读五至六年级；

1973 年至 1976 年在东坡中学读初中。

1979 年受洗加入教会，1981 年按立为传道员。

1992 年起参加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直到翻译完毕，并出版发行为止。

全家 7 口人，父亲 80 岁，母亲 86 岁，姨妈 90 岁（收养的寡妇）；妻子和女儿在家务农，儿子读大学。

杨海恩

男，傈僳族，1980 年 3 月 8 日出生，武定县环州乡滔谷村委会上乍车村人氏。

1986 年至 1988 年在本村读小学一至二年级；

1989 年至 1991 年在吝东完小读三至五年级；

1992 年至 1993 年在环州乡小学读六年级；

1994 年至 1996 年在环州乡中学读初中；

1997 年至 2001 年在家务农；

2000 年 12 月受洗加入教会；

2002 年 3 月至 4 月参加电脑培训，之后参加东傈僳文圣经翻译，主要是负责打字工作，将译稿输入电脑，直到圣经出版发行为止。

全家 7 口人，爷爷 81 岁，父亲在教会侍奉，母亲在家务农，弟弟读大学，妻子在家务农。

宴卫洪

男，傈僳族，1963 年 5 月出生，武定县环州乡滔谷村委会则湾村人氏，教会职务是传道员。

1971 年至 1977 年读小学；

1978 年至 1980 年读初中；

1981 年受洗加入教会；

2003 年任滔谷教会传道员；

2004 年参加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

妻子：胡秀花，49 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

儿子：李艳福，25 岁，小学毕业，在家务农。

儿媳：白梅桂，23 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

孙子：宴腾乐，2 岁。

普光富

男，傈僳族，1971 年 5 月 14 日出生，武定县环州乡上乍车村人氏，教会职务是唱诗班教员。

1979 年至 1984 年在滔谷完小读书；

1985 年至 1988 年在本乡读初中；

1989 年在家务农，并参加慕道班；

1990 年复活节受洗归主；

1992 年参加唱诗班；

1994 年至 2004 年担任滔谷教会诗班教员；

自 2005 年 1 月起，参加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直到完成。

全家 6 口人，父亲 68 岁，母亲 64 岁，妻子 36 岁，女儿 7 岁读书，弟弟 24 岁，都是在家务农。

雍海明

男，傈僳族，1975 年 1 月 29 日出生，元谋县姜驿乡人氏，教会职务为义工传道员。

1987 年至 1990 年，就读于中学，并顺利毕业；

1990 年至 1992 年，在小学代课教师；

1992 年至 1995 年，负责元谋县东傈僳文赞美诗和东傈僳族真道问答的刻字印刷，以及短歌翻译出版。

1995 年至 2001 年，任教会传道员及唱诗班班长。

2001 年至 2004 年云南神学院毕业。

2004 年任元谋县中青年圣经培训班教师。

妻子：李爱慧，28 岁，中学毕业，在家务农。

儿子：雍鑫，9 岁，在校读书。

不识抬举

当我们做田野调查时，对这些圣经翻译员的个人呼召见证十分感兴趣，着实希望能够把每个人的故事写下来，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而，接受采访的人告诉我，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都是觉得圣经翻译十分重要，就参与进来了。

下面这一则故事，是东傈僳文圣经老一辈翻译员杨汉权的见证,虽然篇幅简短，但我认为值得记录下来!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的元老中，有一位圣经翻译员名叫杨汉权，他在参与圣经翻译之前是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在职三十多年，但由于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所以一直没有获得国家的正式教师资格认证。

有一天，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领导问他："你是想继续做基督徒，还是想转证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

杨老师听到这话，一言不发，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

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走进过教室，学生们也再没有听过他讲课。他不想回答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三十年来的实际行动原本足以诠释他的信仰立场，以及世界观和人生观。但领导竟然要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就顺便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信仰立场声明到底。

后来，他参加了东傈僳文圣经翻译。

当 2009 年东傈僳文新约圣经出版时，与杨汉权一起开始翻译的数位老人中，唯有他还有机会看到圣经的出版，其他人都先行去见主面了。

傈僳族的许多基督徒先辈，在世人看来，他们都是顽固不化、不识抬举的家伙。然而，笔者却打心里钦佩他们的虔诚信仰。这群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默默耕耘 21 年多，我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和效仿的。

扶犁而耕

耶稣在最后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当有人对他说要跟随他时，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跟随他的人是要付代价的：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　神国 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　神的国。"（路 9:57-62）

的确如此，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但我由此想到了另外一个场景：这些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他们的先祖都是猎人或农夫，历世历代以务农为生。因此，扶犁而耕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一点也不陌生。作为一个农夫，每年春天都怀着盼望撒下种子，然后是殷切地等待，等待那丰收的喜悦。每当他想到秋天便可以收获庄稼时，就忘却了劳作的苦楚，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也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放下自己赖以为生的"手扶着犁的职业"，扶起另外一把耶稣给他们的犁，注目十架，一个劲儿地跟随他们的救主上帝。直到 21 年过去了，终于见到了族人们梦寐以求的"东傈僳文圣经"出版。

翻译难于上青天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由于资金缺乏，不得不由原来的 9

位裁减为 5 位，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 300 元。那时候，集市上每包化肥是 43 元。东傈僳文翻译员因为没有了伙食，就陆续地散伙了，就在那时，一直为翻译组做饭的杨海恩作了替补，成为了一位正式的翻译员。即便如此，这点资金都成为困难，万般无奈之下，最后翻译员只留下了 2 位，毕红珍和杨海恩。

有一次，包佳员等来昆明开会，看到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的艰难困苦，就答应要把伙食费增为 600 元每人每月，但省两会中有人出来捣乱和拦阻，说："翻译组出现傈坡、纳苏坡、阿罗坡等等，你们这是在搞民族分裂。"这样一来，民委就不敢签字，改善翻译员生活的希望因此告吹了。

过了一些年，杨先国又提出建议，这次终于得到审批，每个翻译员的伙食费增加到了 750 元每月。

除了生活的困难以外，使用东傈僳文的群体也有不同的次方言，以及许多土语的差别，这就给翻译带来了更多的难处。有些抄写员甚至会不顾翻译组的决定，私下把用词和用语改成了自己的次方言、甚至土语，以至于闹得大家十分不悦。这样的事情在最初几年，简直是司空见惯，直到很多年后才达成了共识。

从前面的文中我们已经知道，有些翻译员还没有完成圣工，就已经离世归主，只留下翻译遗稿；有些翻译员却因为生活所迫，而裁员或自行离开了翻译组。因此，东傈僳文圣经在 21 年中，先后进行了 4 次修改核定，才请来顾问进行核查。

圣经年刊

东傈僳文圣经是由联合圣经工会专门派遣顾问来进行核查校对的，尤垂然博士在《云南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

一文中对此翻译组和工作做了如下简述和总结，现摘录如下：

东傈僳族的教会也需要他们自己的母语圣经。

几位年长的信徒在1984年开始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工作。后来，翻译组也得到了王怀仁与郭秀峰翻译的东傈僳文新约手抄副本，这对他们的翻译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这段时期的翻译工作非常困难。一位资深东傈僳教会领袖形容这时期的翻译工作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没有明确方向，也得不到具体的帮助。但他们还是坚持努力，没有放弃这项工作。

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对翻译工作非常认真，他们离开各自的村庄和家人，聚集在武定县基督教两会的翻译中心，长期进行翻译工作。除了农忙和节日，他们都在翻译中心工作。这些翻译员的付出蒙上帝祝福，也得到教会信徒的支持和帮助，但他们也遇到不少挑战。

大部分翻译员都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汉语水平也不是很理想，有时他们误解了中文圣经的意思，却没有意识到错误。另外，由于缺乏圣经翻译方面的培训，他们习惯将中文圣经逐字翻译成他们的母语，以致译本读起来不通顺，不容易明白。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翻译员长期接受了大量的培训。大部分的培训是当翻译顾问和翻译员在审稿时进行。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员们努力学习，以致他们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升。

圣经翻译是一项艰难的事工，它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文化的差异使圣经翻译变得更加复杂。

云南省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组成员都没有学习过希伯

来文，希腊文或英语，只能从中文圣经选择一个译本为蓝本。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讨论选择现代中文译本与和合本圣经的优劣。翻译员觉得他们对和合本的语言更熟悉，但对现代中文版本很陌生。同时，大部分的读者，包括翻译员在内，也发现和合本圣经的内容比较难懂，而现代中文译本就相对容易明白。最后，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决定采用和合本为蓝本，并在翻译时大量参考其他中文版本圣经。

东傈僳族散居在云南的高山区域，这种地理上的散居状况使各地的方言有些区别，这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不少挑战。为了对译文的质量有更客观的评估，翻译组出版了书卷单行本送到不同地区试用。

2009 年，经过多年摸石头过河，大家终于走到了河的对岸。东傈僳族的信徒已经等了很长的时间。终于，他们能将自己的母语圣经拿在手中，梦想已成为事实。这件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终结了一个从百年前由柏格理，王怀仁和少数民族信徒所开始的漫长圣经翻译过程。同时，他也开始了新的一段旅程。信徒需要去阅读和实行圣经的教导，指出译文中的不足之处或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并把上帝的福分传给他们的同胞和邻舍。[65]

尤博士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写的标题是“结束”，但在末尾却写上标题“开始”。的确如此，圣经翻译的完成，不能被看做是工作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由于此文的事件记述只到 2009 年东傈僳文新约圣经出版为止，所以笔者有必要将田野调查的资料拿来作为一点点的补充。

根据翻译员杨先国口述，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的中文

[65] 尤垂然，云南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圣经年刊，2013.12

蓝本先后使用过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和新译本，虽然感觉翻译越来越好，但其中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无形中增加了数倍。关于蓝本的改变，对于有翻译经验的人，或有心的读者来说，很容易从东傈僳文圣经的风格、结构和句式等方面看得出来。

圣经发行

2016年10月21日，在我和妻子喜迎宝贝儿子“天天”出生的第三天，我应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的特意邀请，参观了在昆明市三一国际礼拜堂举行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翻译10周年感恩庆典”。由于妻子产后刚出院，需要悉心照顾，所以那天晚上我去晚了，只得坐到三楼去看大屏幕，因为一楼已经挤满了人。

看到东傈僳文圣经在此举行发行仪式，以及感恩庆典，我的心充满对上帝的感恩。回想起这些年来东奔西走，努力搜寻我们民族教会史和翻译史资料的心路历程，以及所获所感，我突然间发现这是非常伟大的历史时刻之一，值得被载入我们民族的史册，而我自己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历史此刻的见证者之一。

以下是福音时报对这一刻所发生大事的报道：

2016年10月21日，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翻译10周年感恩庆典于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举行。新加坡圣公会荣休大主教周贤正，联合圣经公会中国事工主任柯伟生，美国、香港、北欧和非洲等地联合圣公会（UBS）代表及《圣经》翻译工作者，云南基督教两会、省民宗委和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以及各少数民族圣经翻译代表、昆明教会信徒近1800人参加了庆典。

感恩庆典由省基督教两会会长靖玖玮牧师主持，主席余文良牧师介绍了少数民族圣经翻译，他对于帮助和支持翻译事工的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基督教两会、云南省统战部和省民宗委表示了感谢。

余牧师介绍，云南省基督教两会自1989年开始筹备翻译工作，1998年开始少数民族圣经翻译，2006年省基督教两会少数民族圣经翻译事工部正式成立。10年来，由云南省基督教两会自己翻译、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少数民族圣经有：苗文《新旧约圣经》、东傈僳文《新旧约圣经》、佤文《新旧约圣经》、黑彝文《新旧约圣经》、白彝文《新约圣经》、西傈僳文注释本《新旧约圣经》。再版景颇文《新旧约圣经》和拉祜文《新旧约圣经》，正在翻译的有甘彝文《新旧约圣经》、白彝文《新旧约圣经》和景颇文载佤文《新旧约圣经》。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陆永耀在致辞中表示，少数民族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发行，既满足了少数民族信众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圣经》的需要，亦保存运用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感恩庆典中，新加坡圣公会荣休大主教周贤正为主证道，他引用《诗篇》19:1-14节，以《诸天述说不如主前蒙悦纳》为题分享，劝勉弟兄姐妹们说，圣经翻译事工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让神的法度不断完全，让人有智慧并使人的心苏醒。在这个模糊的时代，需要将正确的价值传递出去，上帝话语教导和培训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经，是难以做到的。周主教认为，《圣经》事工比什么都有价值。再者，知道自己的心而受警戒的人是有福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圣经》。

此外，东傈僳族、西傈僳族、黑彝族和佤族翻译组代表分别回顾了本民族《圣经》翻译的过程。[66]

庆典结束后，我与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打了招呼，然后赶回住所照顾妻儿。离行前，我告诉他们 10 月 23 日在元谋县举办的“东傈僳文圣经发行仪式感恩礼拜”，我无法亲自前往参加，但我们会派两位代表去。

当我们的两位代表回来时，他们向我讲述了发行现场的激动场面，并采集了一些宝贵照片。

后来，我又在楚雄州的天天快报上看到了有关“东傈僳文《新旧约圣经》于云南楚雄发行，该版圣经翻译历时 21 年”的新闻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据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有关同工介绍，该少数民族《圣经》的翻译于 2013 年 12 月完成，并已经校对过。从 1992 年至 2013 年，翻译组同工们历时 21 年，让此版本圣经得以面世。

参与翻译的一位同工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习了圣经知识，还操练学习顺服主的旨意、奉献委身于主，这项事工也复兴了东傈僳族教会。

这位同工回忆，在 2004 至 2007 年中，他经历了一段很难忘的岁月，当时他的两个小孩，一个要上大学，一个要上初中，家里有三位 80 多岁的老人要供养，家里负担很重，看着村里别的人出去打工赚钱供孩子上学，他感慨万分。可是他又想，东傈僳文圣经的翻译与该少数民族教会的复兴和翻转，以及东傈僳族文化的传承息息相关，于是在主面前

[66] 福音时报，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翻译 10 周年感恩庆典于昆明举行，2016 年 10 月 24 日

不断祷告，最后坚持了下来，完成了翻译事工，神也祝福了他的家庭。

由此可见，圣经翻译实在是一件民族大事，教会大事。

在此之前，我们还得知，当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完毕，提交审核时，有人专门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位老翻译员杨先国，问他有什么感受。

他长叹一声，随即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往事——顺境逆境，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最后他说道："四代人，百年梦，梦想成真！"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完整的母语圣经"，他补充道。

确实如此，杨先国的爷爷是东部傈僳族教会的第一任会长，名叫杨春森，又叫杨守望，他毕生与王怀仁等同工传福音、建立教会，也一起做圣经翻译。

杨会长的墓碑上写道：

春积劳成疾，沉疴不起，主旨要停止了他的劳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全会聚集举行圣诞会时候接他的灵魂归天，在主怀里永享安息去了。

后来，他的父亲杨汉真又和东傈僳文圣经翻译员们一同做起了翻译，之后杨先国任翻译组组长。

再后来，杨先国的长子杨海恩也做了翻译员。

一家人，历经四代，跨越百年的时间，前仆后继，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能够拥有一本母语圣经的诞生而已。

这就是傈坡儿女们（东部傈僳族）对母语圣经望眼欲穿，

翘首企盼百年的缩影和真实剧照。

一览古卷

由于傈坡圣经曾经两度被毁，又因年代久远，所以至今为止没有找到古抄本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每卷圣经出版的确切年日。目前对 1950 年之前的古卷译本出版年日，主要有两种不同说法，如下表所示：

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1906 年出版《马太福音》； 1909 年出版《路加福音》； 1912 年出版《使徒行传》； 1916 年出版《约翰福音》； 1947 年出版《新约圣经》； 1948 年王怀仁将一份新约译稿带到香港印成书本； 1949 年在香港出版的新约圣经被烧毁； 1959 年留在兆狮村的新约底稿也被烧毁。	1903 年接受主的救恩福音； 1906 年建立东傈僳族教会； 1912 年止翻译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1917 年翻译了《路加福音》、《约翰福音》； 1947 年新约圣经翻译完毕； 1951 年香港圣经公会曾印刷出版，但我们傈僳族的儿女没有拿到出版的圣书。

以上两种记述中，《马太福音》的出版时间为第二种说法才正确无疑，因为有单行本为证；至于新约全书到底是 1949 年或 1952 年在香港出版，则留有悬疑，笔者不敢妄下定论。

而 1950 年之后，民间以钟继学为代表的老一辈圣经翻译员们所出的单行本，笔者亦手持资料不全，故不能够一一详列出来；至于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的情况简历，则已在前面的文章中详尽说明，在此不加赘述。

唯有五件大事纪要，很有必要在此重提：

第一，1999 年，由王怀仁带出国的新约译本，他亲笔改错校对后，经过 43 年岁月，终于回到了滔谷。然世事多变，如今收藏在了昆明市三一圣堂的五楼。

第二，2006 年，钟继学为主要代表的翻译，出版了一本新约圣经。出版发行仪式在禄劝县团街乡那边举行，并将圣经发放给了云南和四川境内许多地方的傈坡教会使用。

第三，2009 年 5 月，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出版了另一本新约圣经，此圣经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也有许多地方的傈坡教会拿到了这个版本。

第四，2015 年 7 月，傈坡母语的《耶稣传》电影出版发行，免费赠送给各地傈坡教会和同胞观看，许多中老年的信徒都发出感慨说："原来耶稣也说咱们傈坡话，这实在太亲切了。"也有人说："以前听了许多年的讲道，但看了母语《耶稣传》之后才彻底明白，原来我们的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我们信耶稣才有盼望，原来是这么回事……"

第五，2016 年 10 月 23 日，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出版发行了东傈僳文整本新旧约圣经，发行仪式在元谋县三自爱国教会举行，特邀禄劝县、武定县、元谋县等地方傈僳族教会和教牧代表参加，并邀请了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使用东傈僳文的四川省会理县彝族牧师和彝族教会代表参加。会议还专门探讨了"如何推广和普及东傈僳文"及"使用母语圣经办好东傈僳族教会"等重要问题。

圣经的影响

自1903年东部的傈僳族接受福音以来，到如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虽然傈僳族的教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冲击和激荡，却能在百年的暴风雨中反而更加顽强，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结果。从历史的纵向上来看，基督信仰已经传至四、五代；而从横向来看，如今依旧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向未信的本民族同胞及其他兄弟民族中传播开来。

这样的影响力，原因何在？

笔者拜读过很多有关讲述傈僳族基督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文章，我觉得写得很中肯和符合史实，并与我深有同感。现在请允许我将他的文章摘录下来，以表述傈僳语圣经的翻译和传播，对我们民族产生的深远影响。

滇北傈僳族又称作“东傈僳”，最早来到东傈僳族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的是内地会传教士王怀仁牧师。

1907年，他创建了当时作为“基督教滇北六族联合会”成员之一的“滔谷傈僳族分会”。

1912年，为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基督教滇北六族联合会改称“基督教滇北六族共和年会”，王怀仁出任东傈僳族差传部部长。同年，王怀仁与另一位在苗族地区工作的内地会牧师郭秀峰合作翻译了东傈僳语圣经，采用的是柏格理文字。

民国时期，基督教内地会在东傈僳族地区的各项宣教事业都很兴旺。有资料反映，1950年代初的东傈僳族教会以武定滔谷总堂为中心，下辖20个分堂，100多个聚会所，正式领圣餐的信徒约有3000人，普通教友上万人。可见，当时东傈僳族教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傈僳语圣经的翻译传播对于当时尚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形态的傈僳族社会来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影响。

首先,傈僳语圣经的翻译传播包含了傈僳文创建这一要素,它意味着傈僳族人民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原始文化形态,这本身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的事件。现在,傈僳族终于有了本民族的文字,这使得广大傈僳族群众从深重的文化自卑感中解放出来了,并由此释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能量。由于圣经不仅是第一本用傈僳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编写出版的书,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是该民族最重要的宗教与文化读本,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傈僳文与读圣经在本地文化语境中具有相同的含义。对于这种迅速出现的学习文字热潮,就连那些身为始作俑者的传教士们也感到十分惊讶。

其次,傈僳语圣经的翻译传播推动了基督教在傈僳族地区的本土化。一是傈僳文的创建和傈僳语圣经的翻译传播使傈僳人对基督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宗教与文化认同感。出于同样的理由,傈僳族基督徒非常珍爱本民族的圣经文本。在“文革”期间,尽管大量的傈僳文圣经在政治运动中被收缴和烧毁,但还是有不少人冒险将圣经藏起来,甚至还有人不定期地举行秘密读经祈祷活动。

最后,圣经的翻译传播与基督教的本土化,导致了傈僳族社会与文化的巨变。基督教传入傈僳族地区之后,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通过基督教信仰,傈僳族信徒获得了比较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也促进了他们的民族团结意识、现代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形成,因为基督教的普世性原理告诉他们,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是上帝的儿女,而且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使用同一本圣经,敬拜同一位上帝,属于同一

个圣而公的普世教会。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傈僳族信徒而言,傈僳文的产生和傈僳语圣经的翻译传播为傈僳族的民族身份意识与全民族的团结统一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基督教的普世性还让傈僳族基督徒懂得了,在民族之外有国家,在国家之外还有全世界,基督徒身份的普世性为傈僳族信徒形成现代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提供了必要条件。事实证明,傈僳族等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一些云南少数民族在过去的20 世纪里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内部团结,而且实现了与其它民族的和睦共处。

第二，由于放弃了精灵崇拜与巫术活动,人们再也无需祭祀各种名目繁多的鬼魂精灵,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从而显著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

第三，通过圣经传播与教会建设的渠道,傈僳族获得了享受现代文化教育的机会。[67]

除了傈僳语圣经的翻译和传播对傈僳族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外,还有另外两本书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其中一本是《耶稣真道问答书》，就是傈僳族教会的《信仰要义》，另外一本书则是《颂主诗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元谋县贡茶村有一个信徒，曾经在滔谷受教于宣教士，他名叫牟自贞，当时焚毁圣经的火焰蔓延遍地，上面的人就进到他的家里搜查，他把一本《耶稣真道问答书》和一本《颂主诗歌》藏在枕头下面，搜查的人也知道，就想强逼他就范。他便向他们保证，绝不传给别人看，也不传教，这才放了他。

1978 年，党的宗教政策恢复后，牟自贞就带着这两本

[67] 云南社会科学，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王再兴，2008 年第 2 期

书，走村串寨，播撒福音，把耶稣的救恩真道讲给傈僳同胞们听。他的足迹甚至越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县的几个傈坡所在乡镇，建立教会。

以下将要记述的，就是与这两本书息息相关的动人传奇和历史见证。

第二章　真道问答

《耶稣真道问答书》是东傈僳教会普遍使用，广为人知的一本书，大家习惯上简称此书为《问答书》，因为全书都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内容言简意赅，清楚明了。

由于笔者日务繁忙，所以把此《耶稣真道问答书》交给两位还在读高中的外甥张绍伟和方凌祥，让他们把东傈僳文翻译作汉语，之后他们又邀请白玉福、张兴宏等进行译文校对勘误。

现将译文写在下面，呈献给读者。

前 言

我在世上有父母，天上的父则是沃溱波[68]，上帝的独生子是耶稣。我们每天需要饮食、工作、学习、行路、放牧、言语、载物，时时享受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应当纪念祂的恩典，时时信靠救主耶稣！上帝用六天时间造了天地万物，人也是上帝所造的。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起初他们没有罪，后来被魔鬼引诱而犯罪，不听从上帝的话，所以罪债一代一代的沿续下来传至我们，世人生来就有罪，不知道天堂的路，也不认识救主，世世代代做送鬼拜佛的事，违背了上帝。

但上帝仍就特别怜悯和疼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差谴祂的独生子主耶稣来拯救罪人。耶稣在世，大约三十岁的时

68 傈坡语，字根为‘沃溱泼’，意思是‘先存者’，即上帝之意，后文若无特殊情况，‘沃索波’都写作上帝。

候，祂开始向人传讲上帝的道，并且为人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后来主耶稣为世人担当了全部罪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命，赎回所有人的生命。耶稣死后第三天，从坟墓中复活，与祂的门徒同在了四十天，并且教导他们要到普天下传讲福音。满了四十天以后，祂就回到天家，至今仍在天上。故此主耶稣的福音如今已传遍普天之下，凡信靠祂的人，就都必得救，罪必得赦免。信靠主的人死后，他的灵魂就会被救到天家，不信靠主的人死后，他的灵魂将到地狱里去，永远受苦。因此，要劝弟兄、亲人、朋友快快来信靠主耶稣，做祂的儿女，并诵读学完此《真道问答书》，就必更加明白主耶稣的真理，更加明白当如何行才能得救。

基督教信仰要义

我信上帝是全能的父亲，天地是你创造的。

我信上帝的独生子是我的主耶稣基督，由圣灵感孕处女而生，祂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过来。后来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的右边，将来祂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教会有圣洁。

我信圣徒要和睦相聚。

我信有罪得赦免的恩典，人的身体必从死里复活。

我信有丰盛生命。

阿们！

一、独一上帝

1.问：上帝是谁？

答：上帝是造天地万物的主。

2.问：上帝是不是天？

答：不是！天是上帝造的，上帝是天的主。

3.问：人能否看见上帝？

答：人不能看见上帝。

4.问：为什么不能看见祂？

答：祂不像人有形体，上帝是灵，所以不能看见。

5.问：若看不见上帝，怎能知道上帝的存在呢？

答：可以从天、太阳、月亮、星星等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上知道。

6.问：有人说“天地是自然生成的”，这话是否属实？

答：那是无稽之谈，天地不可能自然生成。比如，看见一栋房屋，可以联想到必有一位建造者；有一件衣物，可以知道必有裁制它的人。同理，可以从天地万物和一切被造物上知道有一位独一、全能的创造主。

7.问：上帝的每一件事迹，从哪里才可以知道？

答：要看上帝的书才能知道，书中将祂的事都写得清清楚楚。

8.问：上帝从哪里来，祂几时才有？

答：上帝在创世之初，千千万万年前就是自有永有的，祂没有生日，也没有死日，祂永远不改变。

9.问：上帝在哪里？

答：上帝住在天上，祂也无处不在。

10.问：上帝尊贵，还是天尊贵？

答：上帝更尊贵。天是祂的居所，是祂所造的，祂是天

上的主，所以唯独上帝尊贵。

11.问：上帝有几位？

答：上帝只有一位。

12.问：既然只有一位，那为何人会称呼“天父、主耶稣、圣灵”这三个称呼？这不就是说有三位上帝吗？

答：并非如此！“天父、主耶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虽然有三种称呼，但上帝却只有一位。

13.问：上帝能看见世人吗？

答：完全可见，祂虽在天，却能看见世人。人手所做的、心里所想的，祂都知道，祂无所不知。

14.问：上帝的能力大吗？

答：祂的能力非常大，天地间没有什么能力比祂更大的，祂无所不能。

15.问：上帝的心如何？

答：上帝有爱和怜悯世人的心。

二、上帝之名

1.问：上帝有没有别的名字？

答：有。可以称呼祂“耶和华、天父、天主、真神”等等。

2.问：“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答：“耶和华”是犹太人的语言，意思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

3.问：为何称呼上帝为“天父”？

答：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世人都是上帝养育的，所以称祂为天父。

4.问：为何称呼祂为天主？

答：世人称统治者为主人，而统管天地万物的是上帝，所以称祂为天主。

5.问："真神"是什么意思？

答：上帝没有肉眼可见的形体，祂是神。世上有无数的神明，但那些都不是真实的，唯有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称祂为真神。

6.问：汉人称沃溱波为上帝，这话是什么意思？

答："上帝"这两个字，意为"在上的帝王"，世上的君王都在祂以下，祂在天上管理万事，如同帝王，所以称祂为"上帝"。

7.问：上帝是不是玉皇大帝？

答：不是！玉皇大帝是汉朝时期的一个人，名叫张宇[69]。他死后七、八百年，到宋朝时，道教祭拜他，尊他为神，甚至胡乱地称他为上帝。再后来，为了方便祭拜他，人们就造了他的像，立在各地的道观里。因此，人不可称他为上帝，他只是个死人而已。只有沃溱波才可称为上帝。

三、敬拜上帝

1.问：人敬拜上帝，要用什么样的祭物？

答：任何祭物都不用！杀牲、烧香和磕头等事，都不是上帝想要的。

2.问：若是这样，该如何敬拜祂呢？

答：要用一颗诚心来相信祂。马太福音 22:37 节说："你要用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

---

[69] 在《真道问答书》中时张宇的音译，但笔者查询历史时，多数人认为玉皇大帝原名张未定。

3.问：敬拜上帝的人能否再拜其他？

答：不能。太阳、月亮、佛、祖宗、木偶、人像和其他肖像，一样都不可拜。

4.问：为何不能拜它们？

答：因为上帝的书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拜其他的神明。不可为自己做出佛像，不可仿照天上、地下、地底下和水中的各样形象，做出它的肖像，不可向那些肖像磕头，也不可以供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是那叫人不可拜其他神明的上帝。"（出 20:3-5）

5.问：敬拜上帝，有何益处？

答：上帝的书还说："恨我的人，我必定他的罪，直到他子孙三、四代。爱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必给他恩惠，直到千代。"（出 20:5-6）

6.问：要在什么地方，才可以敬拜上帝呢？

答：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真心敬拜祂。上帝无处不在，所以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敬拜祂，只要一心敬拜祂就可以了。

四、天地篇

1.问：天地从何而来？

答：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

2.问：上帝造天地，用了几天才造成的？

答：（1）第一天，上帝造了光；

（2）第二天，上帝造了天，并将天空之上的水和天空之下的水分开了；

（3）第三天，上帝使旱地从水中露出来，又造了树木、小草和蔬菜；

（4）第四天，上帝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分定日子、

年月和节令；

（5）第五天，上帝造了海里的鱼，陆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6）第六天，上帝造牲畜，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来管理万物；

（7）天地万物都造完了，第七天上帝就安息了，并称那日为安息日。

4.问：汉人说：“盘古分开了天地”，这话可信吗？

答：不可信！那只是人胡乱猜想出来的。

5.问：先有上帝，还是先有天地？

答：房屋存在于后，盖房者存在于先。天地是上帝造的，所以先有上帝。

6.问：上帝造天地，是用什么造的？

答：什么都不用，上帝并非世间的工匠。祂满有能力，祂想要造什么，只需说一句话，就能成就。

7.问：可以敬拜天地吗？

答：不可以！世人只能敬拜上帝。

五、世人篇

1.问:世人从哪里来?

答:世人都是上帝造的.

2.问：“天是父亲，地是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

答：那是愚蠢之人的话。天地都是上帝造的，并非活物，怎能称呼它们为父母呢？

3.问：上帝造了普天之下的人，是不是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类？

答：只造了一种人类。普天之下，人的身躯都是一个样

式，只是肤色和语言、衣着不同而已，不存在狗头人身、牛头马面的人。说有此种人类，那只不过是人们编出来的玩笑而已，是不真实的。

4.问：一个人是否有三个灵魂？

答：不是。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

5.问：灵魂是谁赐给的？

答：上帝赐给的。上帝的书说："第六天，耶和华上帝造人，将活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创 2:7）

6.问：人会丢失灵魂吗？

答：人不到死的那天，灵魂是不会丢失的。因此，招魂、接魂的事，只是虚空之事，没有益处，不必如此行。等到灵魂离开人的身体，死亡之期那天，灵魂就真的丢失了，那时无论你如何招魂，再也接不回来了。

7.问：人死后他的灵魂到哪里去？

答：信上帝并信靠祂的人，他们的灵魂可以进到天堂去；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灵魂将到地狱去。

8.问：需要为死人指路吗？

答：不需要指路！他若是信上帝的话，必有天使领他去天堂；他若不信上帝的话，你不为他指路，他也必到地狱里去。

9.问：人死了，他的灵魂会灭亡吗？

答：只有肉体会死，而灵魂却永远不会灭亡，灵魂将千千万万代都存活。

六、天使篇

1.问：上帝的书所说的天使是谁？

答：天使是上帝造的。

2.问：他们有肉身吗？

答：他们没有肉身，他们不像人类，他们是灵，所以看不见。

3.问：天使多吗？

答：天使非常多，难以计算数目。

4.问：天使在哪里？

答：他们在天上，靠近上帝的宝座。

5.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答：永远赞美上帝，服侍上帝，听上帝的旨意。

6.问：天使还做其他什么事？

答：他们还服侍地上得救的人，保佑他们，并教导人许多事情。（参看 但 6:22；太 2:13，2:19,4:11,18:10；路 22:43）

7.问：只有人还在世之时才保佑吗？

答：不是！得救的人去世之后，天使就带领他们的灵魂到天家去。

8.问：世人可曾看见过天使？

答：古时之人看见了他们，但仍然还活着。上帝有时候也藉着可以看见的身体，呈现给世人看。

9.问：哪些人见过天使？

答：亚伯拉罕、罗得、雅各、以利亚、但以理、马利亚、撒迦利亚、彼得、腓力、保罗……这些人都见过天使。

10.问：天使的能力大吗？

答：他们的能力很大。

11.问：人能否敬拜天使？

答：人不能敬拜天使，只能敬拜他们的主上帝。

七、魔鬼篇

1.问：上帝的书所讲的鬼是什么？

答：鬼不是自有的，是由起初上帝所造的天使变成的。

2.问：鬼非常邪恶，上帝为什么会造出此等邪物来？

答：起初的时候，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他们原是天使，一直在天堂里服侍上帝。

3.问：若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会变成鬼呢？

答：天使长起来反叛上帝，它想要成为像上帝一样。有其他许多天使随从它，它们一同离弃上帝，犯罪变成了鬼。后来，上帝打败它们，并把它们赶出天堂，将它们抛下了半空中。（以赛亚书 14:12-17）

4.问：鬼现在在什么地方？

答：有些鬼被关在地狱里，有些鬼在世上，所有的鬼迟早都要被关进地狱中。（犹 6 节；路 11:24-26；启 20:10）

5.问：在世上的鬼做些什么？

答：鬼常常引诱人，使人犯罪，并且常常与上帝为敌，得罪祂。

6.问：鬼的首领是谁？

答：它名叫撒旦，曾经做过天使长，从天堂被驱逐出去之后，它就做了鬼的首领。

7.问：撒旦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答：是犹太人的语言，翻出来就是“仇敌”的意思。它既是上帝的仇敌，也是世人的仇敌。

8.问：撒旦现在是不是在做地狱的主宰？

答：不是！地狱的主宰仍是上帝。末日的时候，上帝要把撒旦也关进地狱里，所有的鬼和不信耶稣的人，都要一起受痛苦。

八、祭鬼篇

1.问：能祭鬼吗？能送鬼吗？

答：坚决不能！人若祭鬼或侍奉鬼的话，只能给自己求来痛苦。鬼是上帝的仇敌，人若是向鬼祈祷的话，人也成为上帝的仇敌了。人祭拜鬼，这样的事是极其得罪上帝的，是一件大罪。

2.问：疼痛之时，能否做董母[70]？能否请巫师来赶鬼？

答：这样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巫师只不过是鬼的仆人，就像是给鬼做媒一样罢了。仆人岂能赶出他的主人呢？巫师反倒是为他的主开了路，使鬼可以更方便地往来，让人更加痛苦罢了。巫师和巫婆只不过骗人，替鬼玩弄人而已。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可董母，也不可向巫师求教。

3.问：若是不能祭鬼，也不能求问巫师的话，那么人极其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

答：只要专心信靠上帝，祈求主耶稣，求圣灵的医治大能。

4.问：向耶稣祷告，却仍就未得医治的话，那怎么办？

答：或死或生，只在于上帝，不在于鬼。若专心信靠主，死后就必得救；若转去祭鬼或求鬼的话，必不得救。巫师是交鬼的人，迟早他也要死去，故没有必要向他求问。无论是死是活，都只能祈求上帝。

5.问：鬼和主耶稣，谁的能力更大？

答：主耶稣的能力更大，鬼非常惧怕主耶稣。古时耶稣在世之时，祂曾许多次赶出污鬼。（参看 路 4:33-37，4:41，8:26-39，9:37-43）

6.问：主耶稣用什么办法赶出污鬼？

---

[70] 傈坡语音译，意思是请鬼或鬼师爷来治病。

答：他只用说一句话，鬼便从人身上被赶出去了。

7.问：人把自己家中的偶像和祭鬼用的器具等焚烧后，要不要惧怕呢？

答：单单这样做还不够，丢弃偶像之后，还要专心信靠主耶稣，显出这样的信心行动，才没有可惧怕的。若是没有完全悔改的话，鬼还会来使人遭遇苦难。（路 11:24-26）

九、祭祖篇

1.问：人死后他们的灵魂会变成鬼吗?

答：不会！信主耶稣的人，他的灵魂会直入天堂；不信的人，他的灵魂会直入地狱。“人死后，他的灵魂会返回来扰乱人”这种说法，是人们瞎说的。

2.问：能祭祖吗？

答：不能！祖先也是上帝造的，所以不能祭拜祖宗的牌位，只能敬拜上帝。

3.问：不认灵堂,不拜灵牌和灵符的人，是不是不要祖宗了？

答：不是！灵堂是小木头，灵牌和灵符则是稻草或纸，只是人设置在那里罢了。人死后他的灵魂就不在那里了，所以在那里磕头烧香，及献上供品之事，只是虚空劳累，伤财费神而已。死人仍旧一无所得，与他毫不相干。

4.问：人死之时，若不哀悼死人，不设灵堂的话，是不是不爱他、不纪念他的恩情？

答：不是！若时确实想报恩的话，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专心服侍他、爱他，并且用上帝的真理教导他，使他得救，他死后可以进到永远平安的天堂。只有这样做，才算是真正报恩。若等到他死了之后，才想报恩的话，就来不及了。若

是等到那时候，才杀祭牲、烧金箔、银票、纸钱给他的话，无论你做什么，他都得不到了。做这样事的人，只会加重自己的罪孽。

十、偶像篇

1.问：能拜偶像吗？

答：不能拜偶像。

2.问：偶像是用什么做成的？

答：是用草木、泥土、竹子、石头、纸、铜、银和金等做成的。

3.问：偶像是活的吗？

答：不是。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行，永远只能立在那里。

4.问：偶像有几种？

答：总的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古时人死后的塑像，另一种是人心里随意想出来的雕像。

5.问：偶像会保佑人吗？

答：不会保佑人！偶像连自身都难保，难道还会保佑人吗？

6.问：若是这样，为何还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拜偶像，向偶像祈祷呢？

答：那是因为鬼在欺哄人心，让人不认识真道，不认识救主，找不到天路。他们知道人应当敬拜真神，并且非常愿意敬拜，可是他们只认识假神，不知道真神是沃溱波（上帝）。

第十一、亚当与夏娃

1.问：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了几个人？

答：只造两人，一男一女。

2.问：他们两人叫什么名字？

答：男人名叫亚当，女人名叫夏娃。

3.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答：上帝让他们住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那个园子名叫伊甸。

4.问：起初他们的心灵如何？

答：他们心地善良、圣洁、没有任何罪孽。

5.问：上帝如何吩咐他们？

答：上帝吩咐他们说："园子里面，无论什么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你们必定死亡。"

6.问：上帝为何要如此吩咐他们？

答：因为上帝要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有顺从之心。

7.问：他们听从上帝的话了吗？

答：他们没有听从上帝。鬼的首领撒旦来欺骗夏娃，夏娃就听从了它的话，摘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并且给亚当也吃了。

8.问：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发生了什么？

答：他们有了罪，心灵变坏了，离开了上帝。因此，他们一生都有痛苦，最后死亡了。

9.问：世人有没有罪？

答：每个人都有罪，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所以他们的罪性一代代地延续到了今天。

10. 问：世人都有艰难、痛苦、疾病和死亡，这是什么原因？

答：是因为有罪的原因。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罪之前，没有这些事情，他们犯罪之后才有这些事。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所以和他们一样有艰难、痛苦和疾病，最后死亡。

11. 问：罪有几种？

答：有两种！一种是从始祖亚当和夏娃而来的罪，另一种是世人自己所犯的罪。

十二、救主耶稣

1. 问：耶稣是谁？

答：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

2. 问："耶稣"二字是什么意思？

答：这两个字是犹太人的语言，翻译出来就是"世人的救主"的意思。

3. 问：耶稣又称为基督，是什么意思？

答："基督"二字是希腊语，是"受膏者"的意思。当犹太人选立先知、祭司和君王时，要在众人面前用橄榄油膏抹他们的头。耶稣是上帝拣选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称他为基督。

4. 问：耶稣基督是神吗？

答：是的！因为上帝的形象、丰盛、荣耀和真理，全都在耶稣基督里。（参 西 2:9；约 1:11-14）

5. 问：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吗？

答：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人，他从天上下来成为一个人，他与其他人一样，有肉身、有灵魂。

6. 问：耶稣基督竟是上帝，又是一个人，从何事上可以

晓得？

答：路加福音 8:22-25 节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湖里起了大风，大水即将灌满船时，耶稣却睡着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人。把耶稣叫醒之后，他说话使大风和海浪停止了，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确确实实是上帝。

7.问：耶稣确实是上帝的儿子，如何可以知道呢？

答：从他说过的话，做过的奇事和他从死里复活的事上可以知道，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

8.问：既然说耶稣是人，那么他与其他人一样吗？

答：说到肉身，他和世人一样；但说到心灵，他与世人就不一样了。世人都有罪，心灵是污秽的，但耶稣没有罪，他是圣洁的。

9.问：耶稣为何离弃天上，“神道成为肉身”降世人间呢？

答：耶稣“神道成为肉身”降世人间，那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并教导我们要成为上帝所喜悦之人的缘故。

十三、耶稣在世所行之事

1.问：主耶稣生在什么地方？

答：他生在犹大地方的伯利恒城里。

2.问：耶稣出生是什么年代？

答：是中国的汉朝时期，现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3.问：耶稣的母亲是谁？

答：他的母亲是一个处女，名叫玛利亚。

4.问：耶稣的父亲是谁？

答：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玛利亚还没有出嫁，上帝的

圣灵就使她怀孕了，然后生了耶稣。

5.问：相信耶稣的人，需要敬拜玛利亚吗？可以向她祷告吗？

答：不可以！世界上最蒙福的女人是玛利亚，然而她也只是世人，能拯救世人的只有主耶稣。

6.问：耶稣在世多少年？

答：三十三年。

7.问：耶稣在什么地方长大？

答：是在加利利地方的拿撒勒城里长大的。

8.问：上帝的书上所说的约瑟是谁？

答：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但他不是耶稣的生父，只是抚养耶稣长大的。

9.问：耶稣在家里多少年？

答：他在家三十年，顺服他的父母。因为约瑟是一位木匠，所以耶稣也和他一样做木匠。

10.问：三十年后耶稣做什么事？

答：他三年多的时间外出，用上帝的真道教导人们。

11.问：他在传讲真道的时候，还做了什么事？

答：他还做了许多医病、赶鬼等善事。

12.问：耶稣医治了什么病？

答：他使瞎子能看见，哑巴能说话，聋子能听见，瘸腿的能走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医治各样的疾病，并使死人复活。

13.问：他曾经使多少个死人复活？

答：圣洁书上说，耶稣曾使三个人复活。一个是迦百农城里睚鲁的女儿（路 8:40-56）；一个是拿因城里寡妇的独生子(路 7:11-17)；一个是伯大尼村庄里的拉撒路(约 11:1-46)。

14.问：他还做了其他什么奇妙的事？

答：有一天，他只用五个饼和两条鱼，给五千多人吃，他们就吃饱了，并且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太 14 章，路 9 章）。又有一天晚上，他从海面上走到他的门徒那里（太 14:25-27），此外还做了许多奇妙的事。

15.问：跟随耶稣的使徒有几位？

答：有十二位，他们的名字是：彼得和安德烈俩兄弟，雅各和约翰俩兄弟，还有腓力、多马、拿但业、马太、西门、达太、犹大，以及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16.问：他们是什么身份？

答：他们是耶稣拣选出来的，他们一直跟随他，听他所讲的道，看见他所做的事，也帮助他教导人。

十四、耶稣受难而死

1.问：犹太人是否相信耶稣？

答：有些人相信他，但也有许多人不信他，并且恨恶他。

2.问：不相信他，并且恨他的是哪些人？

答：是犹太人的官长、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3.问：耶稣没有罪，只做善事，他们为何不相信他呢？

答：有三个原因：

第一、有许多的百姓愿意听从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心生嫉妒；

第二、他们只是名义上信上帝而已，其实心里充满罪恶，因此嫉妒他；

第三、耶稣来世上是要作人类的救主，这不符合他们的期盼。

4. 问：那么他们所期盼的是什么？

答：他们以为救主到世上来的时候，是要做大君王，驱逐他们的敌人，让犹太人复兴起来。但是，耶稣没有做那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看不起他，不相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救主。

5. 问：不相信耶稣的人做了什么事？

答：他们常常商议，如何才能了结耶稣的性命。

6. 问：把耶稣卖给他们的是谁？

答：他的名字叫犹大，他曾经是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但他贪恋钱财，所以为了三十块钱就把耶稣卖给了仇敌。

7. 问：他们把耶稣抓去之后，做了什么？

答：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的官长彼拉多那里，控告他。

8. 问：彼拉多审问他之后，说了什么？

答：他说耶稣没有罪。但是，耶稣的仇敌们躁动混乱，喊叫起来，说要钉死耶稣。官长害怕百姓叛乱，就照着他们的要求，判了耶稣死罪。

9. 问：后来又怎样对待耶稣？

答：官长和士兵们把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吐唾沫在他脸上，打他，并且用许多方式侮辱他。做完这些事之后，他们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上，在那里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10. 问：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那些不信他的人讥笑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让我们都可以信你。"他们又说："他能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

11. 问：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怎么可以这般地将他钉死？

答：耶稣因为爱世人，所以顺从上帝的旨意，为了全人类的罪而死。

十五、主耶稣复活

1.问：主耶稣死了之后，把他葬在哪里？

答：把他葬在从石头里凿出来的坟墓里，那个坟墓是一个名叫约瑟的富翁的。

2.问：主耶稣的身体如今还在那里吗？

答：已经不在那里，他死后第三天就已经复活了。

3.问：耶稣已经死了，怎能复活呢？

答：是上帝用大能使他复活的。

4.他复活以后，有人见过他吗？

答：有许多人都见过他。圣经上说："人们见了他十次，有一次上帝让五百多人都看见了他。"所以，耶稣确实复活了，并且有许多人为他作见证。

5.问：耶稣复活以后，有多少天和他的门徒在一起？

答：四十天与他们在一起，并且教导他们。

6.问：教导他们什么？

答：耶稣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劝所有的人来相信我。"

7.问：满了那四十天后，发生了什么？

答：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到耶路撒冷城附近的橄榄山上，在他们的眼前，活活地升到天上去了。

8.问：耶稣现今在哪里？做什么事？

答：他在天上，做天之主宰，并坐在上帝的右边，为信靠他的人代求。

十六、主耶稣再来（一）

1.问：主耶稣是否会再来世界上？

答：他真的会再来。

2.问：我们如何知道耶稣会再来？

答：主耶稣自己说过："我必再来!"（约 14:3）

3.问：新约圣经中还有其他处提到主耶稣再来吗？

答：主耶稣升天那日，有两个天使向他显现说："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降下来"（徒 1:11）。此外，圣经中还有许多关于耶稣再来的记载。

4.问：他什么时候再来？

答：耶稣说："那一天，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太 24:36），所以那些随意宣传世界末日的人，都是欺骗人的。耶稣说："你们要好好预备，等候我的再来，因为你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路 12:40）

5.问：他再来时的事是怎样的？

答：他再来时的事分两个阶段。

6.问：主再来的第一阶段是怎样的？

答：主耶稣要从天上降下来，有呼喊的声音和天上使者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接着，信基督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活着的人也要改变形象，他们都要被接到空中与主见面，世世代代与主同在。（帖前 4:16-17）

7.问：信徒死而复活的身体，还是和原来的身体一样吗？

答：不一样了！圣经上说："人的身体如同撒在地里的种子，是会朽坏的。但是，从死里复活的，那是灵体，是不会朽坏的。"（林前 15:42-44）

8.问：到那时，没有真正信耶稣，只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将会如何？

答：必把他们留在地上。可以从马太福音 13:30,13:49-50,25:8-13；以及路加福音 12:45-46 这四处经文知道他们将会如何。

9.问：蒙拣选的人被接到天上去后，将会怎样？

答：我们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金座面前，接受审判。

10.问：到那时，我们已经得救了，也已经在天上了，为什么还要受审判？

答：不是要审判我们得救不得救，而是要审判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那一刻起，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

11.问：受审判之后，我们将怎样？

答：在世上时一心为上帝做工的人，将赐给他们极大的福分，其中有得到多的，也有得到少的。又像圣洁书上所讲的一样，为上帝做工的人，有些却任何福分都没有得着。（路 19:17-19；林前 3:11-15；提后 4:8）

12.问：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答：应当坚定信心，热心侍奉，尽全力为上帝做工，好使我们在耶稣基督审判我们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反而成为一个配得福分的人。（约一 2:28）

十七、主耶稣再来(二)

1.问：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时，将会发生什么？

答：主耶稣将驾着云，从天而降，来到世上，使全人类都能看见他。

2.问：谁将和主耶稣一起来？

答：天使和那些首先复活得救，被提到空中的人，全都要

和主耶稣一起来。

3.问：他来到世上之后，要做什么？

答：他要审判世人，打败仇敌，把撒旦关在地狱里，要拯救犹太人，并且他要在耶路撒冷作王。到那时，蒙拣选的人将得到极大的福分，与耶稣一起统管世界，世界必将有一千年和平幸福的日子。

4.问：满了一千年之后，将会怎样？

答：将暂时把撒旦释放出来，再次试探那些不信主耶稣之人的心。

5.问：他们将会怎样做？

答：将有数不清的人会去跟随撒旦，撒旦要将他们带上耶路撒冷去；上帝要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又要将撒旦扔在火海里，使它日日夜夜、千千万万年受苦。

6.问：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答：又要把不信主耶稣的人从阴间召出来，让他们站在上帝的白色金座面前，展开圣洁羔羊的书卷来审判他们，并且定罪，然后把他们也扔进火海里与撒旦一同受苦。

7.问：最后将会如何？

答：上帝将造新天新地，之后将没有罪、悲伤、病痛和眼泪，世世代代有平安。这些真理记载在启示录第 19 章到 20 章里。

十八、圣灵作为

1.问：耶稣升天以后，信他的人做什么事？

答：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主耶稣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圣灵降临。

2.问：他们等了几天后，圣灵才降临？

答：耶稣升天以后的第十天，圣灵就降临了。

3.问：圣灵如何降临？

答：相信耶稣的人，大约有一百二十人聚会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大的声音，就像刮大风一样，还有看得见的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分别降在他们的头上。这就是圣灵降临的经过。

4.问：信主的人接受了圣灵后，作了什么事？

答：圣灵充满了他们的心，帮助他们，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力，传讲耶稣的真道，去教导普天下的人。那时，他们的口说出了其他的语言，会医病赶鬼，有可以翻译语言的人，有说预言的人，有讲先知话的人，有管理才能的人，也有会唱新歌使人发起热心的人。

5.问：圣灵是谁？

答：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三位就是圣灵，圣灵是上帝的灵。

6.问：圣灵做什么事？

答：圣灵感动人的心，使人知道自己的罪，使人真心悔改，信靠耶稣而得救。他又开启人的心灵，当人的心灵悲伤的时候来安慰人。完成上帝和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就是圣灵。

十九、圣灵爱我们

1.问：人应当怎样做才能得到圣灵？

答：人要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名，才能得到上帝的圣灵。

2.问：讲道的人要不要信靠圣灵？

答：当然需要信靠圣灵！只有常常信靠圣灵，才能有劝勉人和教导人的力量，若是只靠自己的能力，尽再大的力也是虚空的。

3.问：听道的人需要信靠圣灵吗？

答：要更加信靠圣灵，才能打开心灵的门，若不信靠圣灵，真理就不能进入他的心里。

4.问：信靠耶稣得救的人，都得着圣灵吗？

答：每个人都得着圣灵了，若是谁没有圣灵的话，他就不是主耶稣的儿女。但得着圣灵的人有两种情况，有得着多的，也有得着少的。

5.问：我们当怎样做，才能使心里常常充满圣灵？

答：要常常亲近主耶稣，不住地向他祷告坚守他的话语，要把心中凡是不圣洁和不符合真理的，都扫出去，使上帝的真理充满在心里，才能得着圣灵的充满。

6.问：圣灵像什么？

答：他像风一样看不见，且有很大的能力。

7.问：圣灵还像什么？

答：圣灵像清水一样，洗净人的心灵；圣灵又像老师，教导人们的心；圣灵还像火焰，烧尽一切的不义；圣灵又使人发起火热的心，心中光明。

二十、上帝的书

1.问：上帝的书是什么样的书？

答：是上帝赐给世人的一本书。

2.问：写这书的是谁？

答：上帝拣选一些人，用圣灵感动他们的心，把所要写的内容教导他们，藉着他们写成。

3.问：有多少人写这书？

答：有四十多位。

4.问：上帝的书可以分成几部分？

答：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旧约全书，另一部分是新约全书。

5.问：上帝的书有多少卷？

答：共有六十六卷。旧约全书有三十九卷，新约全书有二十七卷。

6.问：为什么要称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答：因为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上帝与世人立约的话语和事件，有旧的约，也有新的约，所以称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7.问：旧约全书记载了什么？

答：旧约全书记载了上帝造天地万物，洪水灭世，上帝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救主耶稣要来的预言等。

8.问：新约全书记载了什么？

答：新约全书记载了耶稣降生在世界上，他所做过的事，他为何替人死，三日后又复活，升天，他的门徒传道的经过等。新约全书的二十七卷书，深刻地阐释了耶稣的真道。

9.问：上帝的书和其他的书一样吗？

答：非常不一样！其他的书只是人的话语，而上帝的书是上帝的话语。其他的书会有许多错误，而上帝的书一点错误都没有。

10.问：如何才能读懂上帝的书？

答：要认真阅读每一个字，并且要专心思想每一句话的意思，又要祷告上帝，让圣灵引导你的心，将真道常常记在心里。只有这样做，才能明白上帝的书。

11.问：不识字的人怎样可以明白上帝的书呢？

答：别人在讲道时，你要用耳朵认真地听！这样，他虽然不识字，真道也能通过耳朵进入他的心中。若他是理解力有困难的人，那也不用悲伤，因为他若心里诚实相信的话，也能得救。但识字并有能力学习真道的人，不能懒惰，要把学习上帝

的书放在心上。

12.问：上帝的书教导人什么？

答：上帝的书教导我们天上的事，得救的事和叫人行善的事等。

13.问：只阅读上帝的书，却不信靠主耶稣的人，能不能得救？

答：不能得救！罪人应当悔改，信靠耶稣，并且只有每天都信靠主话语的人才能得救。读了许多遍上帝的书，却不相信上帝的人，一点益处都没有。

二十一、上帝书所教真道

1.问：关于人是否有罪，上帝的书是怎么说的？

答：上帝的书很直接地说，人人都有罪。

2.问：那些不杀人、不做贼、不烧别人的房屋、不勒索人、不淫乱的人，怎能说他们有罪呢？

答：人的罪有大的，也有小的，虽然表面上看来他没有罪，但心里充满了罪。约翰一书 1:8 节说："说我们无罪的人，那是欺哄自己，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上帝的书还说："隐瞒自己罪的人不会兴旺，认罪悔改的人必蒙怜悯。"

3.问：上帝是否怜悯罪人？

答：上帝非常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有无限的爱，所以派遣他的独生儿子来世界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

4.问：在上帝教导我们的道理中，最重要的第一条是什么？

答：主耶稣说："你要用一心、一灵和全部的力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

5.问：非常重要的第二条是什么？

答：耶稣说："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同爱自己。"没有什么比这两条更重要的诫命了。

6.问：上帝教导人的十条诫命是哪几条？

答：上帝所教导的十条诫命是：

（1）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不可祭拜别的神。

（2）你不可制造和祭拜看得见的神像和佛像。

（3）不可乱使用上帝的名。

（4）要守安息日。

（5）要爱和顺从父母。

（6）不可杀人。

（7）不可奸淫。

（8）不可偷窃。

（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0）不可贪恋别人的地业房屋和妻子。

7.问：有没有人一生都守住了这十条诫命的？

答：只有主耶稣守住了，其他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守住这十条诫命。每个人不合乎上帝的十条诫命者居多，且人人都得罪了上帝，都是罪人。

8.问：若是无人能坚守住上帝的道理，那么怎能得救呢？

答：耶稣守住了上帝的全部道理，他没有任何罪。人若是要靠自己和守住诫命而得救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我们能得救，乃是上帝的恩典，因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以致于我们仰望他的十架恩典，就必得救而已。

二十二、祷告上帝

1.问：为何要祷告？

答：祷告有三个目的，一是感谢上帝，其次是认罪，再者

是为了需求而祷告。

2. 问：可以为哪些事情祷告上帝？

答：可以祷告的事情很多！祷告求上帝赦免我的罪，开启我的心窍，拯救我的灵魂，使我摆脱痛苦，赐给我饮食穿戴。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别人、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祷告……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向上帝祷告的。

3. 问：祷告有几种方式？

答：有三种。第一种是大家聚在一起祷告；第二种是自己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祷告；第三种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何事，自己在心里默默地祷告上帝。

4. 问：信耶稣的人需不需要做这三种祷告？

答：非常需要，而且要乐意做。

5. 问：什么时候要祷告？

答：早晨、晚上和吃饭的时候要祷告，无论遇到何事都要祷告。

6. 问：可以在什么地方祷告？

答：无论身处何地，凡有需要向上帝祷告的，都可以祷告。可以在礼拜堂或家里祷告，也可以在工作、放牧或走路的时候祷告。

7. 问：祷告要靠谁的名？

答：祷告要靠我们主耶稣的名。

8. 问：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来祷告？

答：要用十足的信心来祷告，不可小信或疑惑。

9. 问：上帝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吗？

答：上帝的书说："我们只要祈求上帝喜悦的事，祂就乐意垂听。"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天父求什么，祂必成全。"（约 14:13-14；约一 5:14-15）

10. 问：耶稣如何教导我们祷告？

答：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在天上的我们的父，愿所有人都看中你的名；愿你的国来到；愿你所思所想，行在世界，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每日要吃的食物，今日给我们；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凡是得罪我们的人；祈求不要使我们陷入试探中；祈求救我们离弃邪恶。因为，国、权柄、荣耀，全都是你的，直到世世代代。阿们！"

二十三、主日

1. 问：主日是什么意思？

答：七日当中有一日名叫主日，又叫礼拜天，信耶稣的人每到这天，就把属世的工作停息一天。

2. 问：在主日这天，应当做什么？

答：当在家里诵读上帝的书，用真理彼此交流和一起祷告，又要在教堂里聚会，同声赞美上帝，同心祷告主，认真听讲道。必须如此喂养自己的灵魂，寻求天上的福分。

3.问：上帝的书里所讲的安息日与主日有什么区别？

答：安息日是七天当中的最后一天，是古时犹太人所守的一个日子。为的是纪念上帝在六日内造完了世间万物，在第七日休息了。然而，主日是七天当中的第一天，主耶稣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为世人完成了救赎工作。因此，人应当纪念主耶稣，主日是最重要的。

4. 问：主耶稣复活之后，人们当守哪个日子？

答：我们应当守七天当中的第一天，就是礼拜天这一日。

5. 问：信徒守主日，这是否重要？

答：很重要！而且这是信徒当尽的本分，同时也是自己的福分。

6. 问：守主日，有什么样的福分？

答：可以休息一天，一起聚会，敬拜上帝，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书，信心更加坚定，劝人为善。这些难道不是福分吗？

7. 问：礼拜天不能做什么？

答：除了放牧和吃饭两种，其他的任何工作都不能做，无论何事，只要可以不做的就都别做。

8. 问：有没有人因为守主日，而渐渐贫穷，没有饭吃的事？

答：没有！人若纪念上帝，守主日的话，上帝就将天上的福，连同地上的福，一并多多地赐给他。

9. 问：没有教堂的地方，应当如何做？

答：若是没有教堂，就当在家里聚会。哪怕只有一两个信徒，也要在家里读经、祷告和彼此勉励。

10. 问：人受了洗之后，是否可以不好好地守主日？

答：绝对不能！人受洗之后，若是不守主日，那就是不喜爱上帝的真理，看不起主耶稣的做法。人若真是这样，那就是徒有受洗之名了。

二十四、天堂篇

1. 问：天堂是谁造的？

答：天堂是上帝造的。

2. 问：天堂是什么样的地方？

答：天堂是光明、圣洁、平安和有福的地方。

3. 问：天堂里没有什么？

答：天堂没有痛苦、忧伤、贫苦、病痛和死亡，但一切美善的都有。

4. 问：有谁住在天堂？

答：住在天堂的，有天父、主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和千千万万得救的人。

5. 问：住在天堂里得救了的人，是否还有嫁娶的事？

答：那时，他们要像天使一样，不会死亡，亦没有忧伤，没有嫁娶。

6. 问：我们若想进天堂的话，应当怎样做？

答：要诚心悔改，听从和信靠主耶稣，才能进天堂。

7. 问：信主耶稣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堂？

答：死去的时候，灵魂可以进入天堂。等到主耶稣再来，使信徒身体复活的时候，身体与灵魂必成为一体，永远得着天上的福。

8. 问：得救的人在天堂里做些什么？

答：他们要日日夜夜服侍上帝，赞美祂，和主耶稣一起得着永永远远的福分。

二十五、地狱篇

1. 问：人死后，灵魂所在之地叫什么？

答：人死后，灵魂所在之地称为死阴地（阴间）。

2. 问：在阴间有没有建房子、耕作、嫁娶和交易的事？

答：这些都是世上的事，到阴间时，没有这些事情。

3. 问：死人到阴间后，会不会又返回到世上变成小孩、牲口或鸟等？

答：不会！那只是无稽之谈，是佛教僧人所教导的，是不可信的。

4. 问：死后有几个去处？

答：有两处，一处是天堂，一处是地狱。

5. 问：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

答：地狱是无底的火海。

6. 问：地狱是为谁预备的？

答：起初之时，地狱是为撒旦和它的使者预备的（太25:41）。

7. 问：不信主的人死后，他的灵魂将去哪里？

答：凡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灵魂都要到地狱去，永远在不灭的火中受痛苦。

8. 问：人死后，他的灵魂会不会回来折磨人？

答：不会有那样的事！人死后只有两条路，得救的人会立即上到天堂去，没有得救的人会速速下到地狱里去，不会再回来。

9. 问：在地狱，他们的苦难一样吗？

答：不一样。路加福音 12:47-48 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

10. 问：人当怎样做才能不下地狱？

答：应当一心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灵魂才能得救，死后才能进天堂。

二十六、洗礼

1. 问：洗礼是什么样的礼仪？

答：是用水给信徒施洗的一种礼仪。

2. 问：这水能不能洗尽人的罪？

答：不能！只有信靠主耶稣的血才能洗尽罪孽。

3. 问：一个人若是信心坚定，却还没有受洗的话，他会得救吗？

答：会得救。人得救不是因为洗礼，而是因着信靠主耶稣。

4. 问：洗礼重要吗？

答：洗礼很重要，遵守这礼仪，才是学习耶稣的榜样（路3:21）和遵守耶稣所说的话（太28:19）。

5. 问：为何要受洗？

答：信徒受洗，这是一个记号，是承认耶稣，让世人都知道他是信徒，并且一生要做主耶稣之儿女的记号。

6. 问：人若受了水的洗，但心没有受圣灵的洗，心灵没有得到更新的话，这有益处吗？

答：没有益处，那就只是空的礼仪了。

7. 问：洗礼有几种仪式？

答：有三种：（1）让受洗者全身都浸入水中；（2）倒水在受洗者的头上；（3）点一滴水在受洗者的头上。

8. 问：使用这三种仪式，他们的意义一样吗？

答：无论是水多或是水少，意义都一样，都是承认耶稣和加入教会的一种礼。

二十七、擘饼礼

1. 问：擘饼礼是什么样的礼仪？

答：擘饼礼就是受了洗的人在聚会时吃一点饼、喝一点茶水的礼仪。

2. 问：这个礼是谁教导的？

答：是主耶稣在受难的前夜吩咐门徒的礼（太26:26-29；可14:22-25；路22:19-20）。

3. 问：擘饼来吃，喝茶水，这是什么缘故？

答：这是为了纪念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4. 问：擘饼来吃，行此礼是要学习什么？

答：擘饼吃是为了纪念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身体如同饼分裂一样为我们擘开。

5. 问：喝茶水，行此礼是要学习什么？

答：喝茶水是为了纪念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血为了我们而流出来。

6. 问：什么时候可以守这礼？

答：想什么时候守这礼，可以由人决定。主耶稣说，要常常守这礼等候他再来。因此，有人每个礼拜守一次，有人每月守一次，也有人一年守三、四次。

7. 问：信徒聚会守擘饼礼的时候，要以什么样的心来领受？

答：守擘饼礼的时候，要像一家人一样同心合意，每个人都要先省察自己的心，然后才吃饼和喝茶水，并且要生发出更加爱主耶稣的心。

二十八、信徒行为

1. 问：信耶稣的人，需要劝别人悔改吗？

答：信徒要努力劝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和邻居们悔改，让他们尽早悔改信靠耶稣得救，若是不劝他们悔改的话，就不配称为耶稣的儿女。

2. 问：要如何劝他们悔改？

答：要用一颗火热的心，相信真道，教导他们真理。若是他们不肯立马悔改的话，也不能灰心，不能发怒，而是要不断劝勉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

3. 问：为人子女的基督徒要怎样做？

答：无论何事都要顺服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

4. 问：为人父母的基督徒要怎样做？

答：不要虐待子女，反而要将真道教导他们，让他们好好地持守真道，不去走罪恶的道路，让他们从小开始就相信耶稣。

5. 问：信徒所行之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要专心祷告，守主日，读上帝的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6. 问：上帝的儿女应当做什么样的人？

答：要像主耶稣一样做个圣洁的人。

7. 问：信徒当说什么样的话？

答：只能说真话，不能说假话、污秽的话和欺骗的话。

8. 问：信耶稣的人，当做什么样的事？

答：只能做善事，不能做坏事和污秽的事，要彼此相爱，要互相饶恕，要学习主耶稣所做的。

9. 问：基督徒分几类？

答：只有一类，所有信徒都只能遵守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一体所教导真理，只能信从圣经六十六卷书上所记载的话语。反之，那些不遵守圣经，随从人的所思所想的人，他们编造谎话，说是人造了人，并且宣传说只有他自己是好的，别人没有他好，只有他能得救，别人不能得救，只有依靠他的人才能得救，只有他做得好，世人没有能赶得上他的。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了抵挡和败坏教会、欺骗人、偏行己路、嫉妒毁谤、混乱纷争、与邪灵相交的人，他们都是悖逆上帝的人，成为了撒旦所辖制的人，根本不能称他们为基督徒。

二十九、真道要义附篇

基督徒嫁娶礼仪

（一）

唱诗祷告完之后，礼拜长可以说以下的话：

娶妻是一件快乐的事，主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去迦南地参加婚宴，并且爱他们，使他们更快乐。希伯来书上说：

“婚姻，人人都当敬重。”

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这里聚集，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使这两人相互认定为夫妻，这是任何人都不可怠慢，十分要紧的事。所以当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使这两人好好地成为一家，倘若这二人有何不是之处，就当现在说清楚；若是现在不说，以后就当绝口不提。

（二）

礼拜长可以对新郎和新娘说以下的话：

现在有一见证，是关于认定你们为夫妻的礼仪，此礼便是你们要喝同心茶。

此时此刻，新郎当从礼拜长手中接过一杯饮用的茶水，递给新娘喝一口，然后又递给新郎喝，之后可以把茶水递还给礼拜长。行完此礼之后，礼拜长可以向众人宣布：“现在这对新人已经在上帝面前，并众人面前盟誓立约，相互承诺，彼此认定，要一生一世作夫妻。因此，我奉靠天父、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一体的名，宣布他们二人成为一家。”

（三）

至此，可以说以下的话语：

天父你养育和眷顾所有世人，并且规定了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联合成为一家。所以我们祈求你，赐福给现在彼此认定的这一对新人，使他们一生彼此联结，彼此和睦，彼此爱慕，使他们因蒙主恩而得救，并且日后全家都蒙天上的福。如此祷告，是靠你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四）

至此，可以讲道，读一段经文。若是没有讲道者的话，礼

拜长可以如此说：

现在我在上帝面前吩咐你们夫妇二人：你们当一生一世彼此和睦，彼此相爱，彼此爱慕！从今以后，丈夫不可再去思恋别的女人，妻子也不可再去思恋别的男人！你们要谨记这事，并且要作上帝的真儿女，你们若坚守真道的话，全家就必蒙福。正因如此，今生今世与信徒成家才是合理的，并且上帝所设立的夫妻，无论何人都不可分开。

（五）

至此，可以唱诗，并宣布以下的话语：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远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从此刻起，信徒不可以离婚，夫妻彼此背叛就是背叛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故此上帝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一夫一妻，没有造二夫二妻。

婚礼歌

颂主诗歌题目	页码
古时耶稣去做客	169
主恩赐予一家人	124
世人生儿育女	170

婚礼经文

经卷	章节	经卷	章节
创世记	2:18,21-24	哥林多前书	13:1-7
诗篇	128:1-6	以弗所书	5:22-23
箴言	12:4,31:10-12	歌罗西书	3:18-19

马太福音	19:3-6	希伯来书	13:4
约翰福音	2:1-11	彼得前书	3:1-7
罗马书	7:2-4	启示录	19:6-9

基督徒葬礼

唱完一首诗歌之后，礼拜长要宣告以下的话：

约翰福音 11:25-26

耶稣说："我是复活的主，也是生命，相信我的人，他虽然死了，但他必定复活，活着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约伯记 19:25-27

我知道把我赎回来的神活着，到了末日，他还要站在地上，虽有虫子将我身体毁坏了，但我必在肉体中，还要看见上帝，是我亲自要看见祂，而不是说别的，乃是我要亲自看见。

提摩太前书 6:7；约伯记 1:21

我们来到世上，没有带任何东西来，无论什么，我一样都无法带走，主所赐给的，主已经又收回去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然后，可以讲道劝勉人，并读哥林多前书 15:20-28 的经文。

接着，可以再唱一首诗歌，诗歌可以唱《颂主诗歌》第 82 首"主会救我"。

唱完诗歌之后，可以作以下的祷告：

怜悯人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父，永生和复活都在你手

中，你掌管世界。所以，凡是相信并依靠救主的人，虽然身体死了，但必永远活着。求主怜悯去世了的人和他的家人，求主安慰他们。

天父啊，我们虽是不配的人，但仍求你让我们不要活在罪里；求你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求你让我们在离世的时候，能与你在一起得着平安；可以在末日听到你独生子耶稣的声音对我们说："凡蒙受我父所赐福分的人都可以来，这是在造世界之时就为你们预备好的，现在你们可以领受了。"求天父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福分。

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祷告完毕，就可以出殡到墓地去了。在埋葬死者的坟墓旁，礼拜长可以这样说：

全能的上帝，祂的智慧述说不尽，祂至今仍在世上掌权，他很愿意接走我们这位弟兄（或朋友）的灵魂。因此，我们只管把他（或她）的身体埋在土里，让尘土归于尘土。我们确实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我们所盼望的乃是这样，到那日愿所有人都复活过来，与救主同得永生。

讲完以上的话之后，才能说以下的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葬礼歌

颂主诗歌	第 172 首　第 173 首　第 60 首 第 150 首　第 285 首

葬礼经文	
创世记	37:37,39:4-7,90:1-12
约翰福音	14:1-6
哥林多前书	15:20-22,51-57
哥林多后书	5:1-4
腓立比书	3:20-21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雅各书	4:13
启示录	14:13,21:4
流产或婴孩去世参经文	
马可福音 10:13-16;路加福音 8:49-56	

基督徒洗礼

洗礼歌

颂主诗歌	第 165 首	第 166 首	第 158 首

洗礼经文	
太 3:1-17,28:18-20	可 1:1-11
罗 6:3-4	可 16:14-17
加 3:27	西 2:12
徒 2:38-42,10:44-48,16:44-48,16:25-34,16:13-15	

要接受洗礼的人可以彼此代祷，祷告完之后，施行洗礼的人要分别对每一个受洗者说：

我靠天父、主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给你施洗。

基督徒擘饼礼

擘饼歌				
颂主诗歌	第 167 首	第 168 首	第 242 首	第 49 首
擘饼经文				
林前 11:23-30		路 22:7-22		

擘饼时，要有一位代表来为饼感谢上帝，并且在吃了饼之后，也要有一位代表为杯而感谢上帝。

唱诗祷告完之后，可以做以下的祝福：

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第三章　颂主诗歌

中文圣经深文理和合译本《诗篇》第一百四十八篇说：

尔其颂美耶和华，自天颂美耶和华，于高处颂美之兮。其诸使颂美之，其诸军颂美之。日月颂美之，光辉之星颂美之，天上之天，天上之水，咸颂美之。

皆当颂美耶和华之名，因其降谕，咸被造兮，建兹垂之永久，定命莫能越兮。

自地颂美耶和华，即如海兽深渊，火与雹，雪与雾，遵其命之狂风，以及群山诸陵，结实之树，香柏之木，百兽六畜，昆虫飞鸟；地上列王，万民牧伯，世间士师，幼男少女，耆老孩提，皆当颂美耶和华之名，以其名独为崇高，其荣超于天地兮。彼为其民，使角高举，俾其圣民，即其相亲之以色列族，以为颂美。

尔其颂美耶和华兮。

当我正准备要在键盘上敲打出有关于母语诗歌为我们民族的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和影响时，我顿时停住了，好像若有所思似的，时间从我的指尖悄然逝去了好几个白天黑夜。

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母语的赞美诗歌竟会有如此超然的魅力和能量？

我想到了天使长的堕落；我也想到了人类被造的目的；我还想到了古典圣乐；我又想到了现代的流行歌曲……

我觉得这些歌曲无外乎有三种：第一种歌唱的对象是大自然；第二种歌唱的对象则是人；而第三种歌所唱的对象却是神明。

而在最后一种歌中，最为超越伟大的非希伯来人的诗歌莫属，因为她所歌颂的是那位独一主宰，创造宇宙万物，自有永有的上帝。

我认为自古以来犹太人的思想都一直在引导和启迪人类的智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价值观，都建立在“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人既超乎一切之上，却又属于上帝的创造之物”的基础认识上。这样，他们就不会降低人格以致堕落，也不会像埃及的法老一样认为自己就是神明而受到烈怒和刑罚。

想到这里，我存着敬畏的心打开圣经，从诗篇第 150 篇往前翻看。当我再次读完第 148 篇时，我默默地合上圣经，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之中。

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一诗篇，我自己作了一番思考之后，我又打开电脑查询了相关资料，再后来又打开圣经原文，借助原文注解的帮助，我开始用一年前学获的“有限的希伯来语知识”，慢慢地品读起诗人的作品来。

诗人一开始就呼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接着，诗人呼召天和天上的天，日月星辰，以及天使天军来赞美耶和华。

进而又呼召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生物，甚至海中的怪兽等都要赞美耶和华。

最后，诗人呼召世人，尤其是神的选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来赞美耶和华。

诗人说：“因为祂一发令，它们就都造成；祂把它们立定，直到永永远远；祂立了定律，永不废去；所以宇宙万物，以及世上的一切，都当赞美造物主耶和华。”

在此书的前文“司提反的回忆录”中曾经提过——当年的宣教士都惊讶地发现，那些数年前还是抽烟酗酒、打架斗殴、

虐待妻儿、深深地陷在巫术和鬼神的捆绑和恐吓下的傈僳男人们，如今却要花三、五天的时间翻山越岭而来，到滔谷村听道，并专心学习傈坡文字，甚至他们会彼此交谈上帝拯救他们的见证或一起唱诗歌到黎明拂晓，他们的歌声彻夜回荡在那空旷无比的山谷，馨香之祭上达诸天……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更新了！

我想，我们和一切被造之物，敬拜赞美耶和华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发出赞美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因为祂那超越诸天的荣耀是配得我们永远歌颂和赞美的。

想到这里，我觉得下文的叙述，将不再是一件件单纯的傈坡《颂主诗歌》传奇，而是上帝在我们民族中不断荣耀自己圣名的列传，以及祂的子民在敬拜赞美祂中带来的几代人所蒙大福。

李兴明

武定县，滔谷村委会乍车村人氏，精通柏格理乐谱，音律和乐理知识，并会作四声部，而且是第一位会拉手风琴的傈坡人。由李兴明带领同工们做的《颂主诗歌》，到现在已经被翻印过 16 次之多，从教会初建直到如今，这诗歌一直在各地傈坡教会广为流传使用，信徒们对此诗歌爱不释手。

然而，当大逼迫来临时，李兴明就放弃了信仰，离开了神，不再信耶稣。当他死的时候，他的葬礼是以迷信的方式来举行的。

雅各说：“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 5:7-8）

朱学光

禄劝县云龙乡新合村委会老板村人。

朱学光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妈妈得到一本傈坡文字的颂主诗歌，就欢欢喜喜地揣在怀里带回家。

那天正下着雨，她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把书给撕坏了。于是她就心疼地揣着书，一路哭着回到家，到家之后还一直哭个不停。

朱学光那时候还是青少年人，他对主并不热心，甚至还没有信主。然而，当他看到母亲如此伤心哭泣时，便心生怜悯，对母亲说："阿妈，别哭！等到赶集的时候，我去买算术本来，帮你多抄几本。坏了一本哭什么，我给您做更多本出来，妳就不用再担心书撕坏了。"

阿妈听到此话，就问："你可不能骗我！"

"妈妳不信我的话吗？我啥时骗过妳麽？"

阿妈这才不哭，起来做事。

朱学光确实年轻有为，他说到做到。

后来，有许多人需要诗歌本，他就联合其他的同工，用印刷的方式，做了一大批颂主诗歌，他也为阿罗坡的教会和信徒印刷过大量的阿罗坡诗歌。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傈坡教会和信徒中，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祝福。

可惜的是，晚年他受到东方闪电的诱惑，离开了教会。后来，就外出打工，不再过问信仰之事。

一代英雄，何致没落？

悲哉！诗歌应该为他哭泣。

若不是神的恩典和保守，我们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鲁学昌

武定县发窝乡大石房村人。

鲁学昌是我父母亲所在大石房教会的长老。当圣经和书刊都被烧毁之后，他为了每家信徒能够在主日敬拜时有诗歌本可以使用，就偷偷地买来算术本，为信徒抄写颂主诗歌。

白天，他在地里干活；夜里就躲在内屋，用松明火把照明，抄写颂主诗歌。他为本教会信徒，每家抄写了一本诗歌，使得本教会的信徒都能够唱诗歌，继续从诗歌中明白上帝的话语。

诗歌概览

在东部傈僳族教会中最先使用的诗歌，相传是《Ɔ˕ ɟ" Ɛ„ Š》，译作“天堂诗歌”，乐谱只有 T (Do)，Ʒ (Re)，Ɔ (Mi)，Γ (Fa)，S (Sol)，L (La)，ŧ (si) 七个唱名，没有其他音符，所以诗歌的咏唱需要全靠死记硬背下来。

后来，借用英文乐谱发明了相应的音符，也作了自己民族的四声部赞美诗歌，这套乐谱被称为柏格理乐谱。当数字简谱还没有在中国普及使用时，这一套乐谱便已经问世了，这不得不说又是历史的另一大奇迹。

既然提到了柏格理文字的乐谱，就值得一提 2014 年正月初十的“柏谱会议”。在过去百年教会历史中，有傈坡、大花苗、歪梳苗、小花苗、纳苏坡、阿罗坡、葛坡等七、八个语言族群在使用柏格理文字，以及柏格理乐谱，但是每个民族的乐谱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的情况，且过去教会中的诗歌大多以古典诗歌或与传统圣乐旋律相近的民歌为主体，所以音符比较简单，以至于今天要创作新歌或翻译旋律比较复杂的歌曲时，柏格理乐谱就无法使用，因为她缺失了一些音符。故此，我们召集了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的傈坡、大花苗、歪树苗、纳苏坡和阿罗坡的音乐精英分子及教牧代表 30 多位，在武定县

发窝乡的罗以沟村教会召开了“统一、完善和标准柏格理乐谱”的会议，统一了原来存在的个别差异性音符，并将新的音符发明了出来，取名为“柏格理文字乐谱”，简称“柏谱”，以纪念宣教士柏格理的丰功伟绩。新的音符发明遵循了“替代和借用”的原则，替代是指用柏格理文字来替代，借用是指从 Music Unicode 或简谱中借用。

2017 年 3 月，我们通过在四川神学院读书的雍学聪的引荐下，认识了苗族的马德耀弟兄。同年 4 月初，我们邀请雍学聪和马德耀到昆明会面，并把这套乐谱做成了字体。同时邀请前来做指导工作的还有一直关心帮助我们做傈坡文字国际编码“Taogu”字体的专家凯威兄台，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一致表决要把“柏谱”中的字符编码，凡是国际编码中已经存在的字符，我们就采用已有的国际编码，而国际编码中还未曾拥有的字符，我们就使用新的编码。我们也一致委托马德耀弟兄作出“柏谱”字体，以及一套“柏谱拼音输入法”。此外，为了让 Keyman 使用者能够不用学新的输入法就能输入柏谱，并希望将来为柏谱申请国际编码，我们也请求凯威兄台帮助做一套相应的柏谱 Keyman 输入法。我们祈愿所有使用柏格理文字的族群，能在音乐史上向前更加迈进一步，并合一敬拜上帝。

傈坡教会除了《天堂诗歌》之外，还有《小短歌》，以及在《颂主诗歌》之后的《赞美诗歌》下集等。

不过，前两本书因为时代久远，如今已只有少量残存抄本，并在《颂主诗歌》问世时，它们的内容基本上都被吸收纳入其中，随后被取代了，而《赞美诗歌》下集，则因为使用数字简谱，以及文字的声调不准确，或某些译文不够流畅等原因，所以无法得到普及使用。

当神兴起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时，他们也在百忙中抽空作诗歌翻译，大约作了四、五百首诗歌，此诗歌也取名为《小短

歌》，与上述第二本诗歌本重名。由于这些诗歌是现今中国教会广为传唱的歌曲，所以一出版便得到了许多教会的喜爱，并在许多地方的唱诗班中广为使用。

至于其他的一些诗歌，无论是新作，或是翻译，或是填词，因为没有成书，故在此无法详细列出。

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诗歌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歌填词。

有些歌曲是使用古典圣乐的乐谱填上民族的词，而有些诗歌则是使用本民族的民歌调来填词，例如《始祖篇》、《挪亚洪水》、《约伯经历》和《耶稣受难曲》等。当诗歌内容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十架”或“耶稣受难曲”一类时，甚至会采用丧葬的哀歌调，以打动人心，把人的情感带到十字架面前，让人有如亲眼目睹主受尽磨难一般。

第二、经典翻译。

笔者自小生长在基督徒家庭，听过和唱过许多赞美诗歌，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西方古典的赞美诗歌地位，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当我写此书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倍感欣悦，那就是我们民族的《颂主诗歌》中翻译收集了许多西方的古典圣乐，如《平安夜》、《靠主十架》、《为大主宰》和《父看顾你》等。

第三、诗歌新作。

有些诗歌是新作，从作词到谱曲都属于原创，例如《颂主诗歌》的第 45 首就是代表作之一，有人曾经把这诗歌翻译作汉语，如下页：

圣 夜 静 歌

1=F $\frac{2}{4}$　　选自傈坡《颂主诗歌》

1 3 5 6 | 5 - | 3 5 6 i | 5 3 2 3 | 5 6 3 2 | 1 - |

有 一 夜，人 静 悄 悄，明星灿 烂，

5 i | 6 i 6 5 | 3 3 5 | 6 6 i | 5 - | i 2 6 |

如 先 知 预 言，基 督降 生。在 那

6 5 3 | 5 3 5 i | 6 5 3 | 2 - | 2 3 5 6 | 2 3 5 6 |

破 烂 马 棚 马槽 里，冷 冰 冰 可

3 5 3 2 | 1 - | 3 2 1 | 6 · 1 | 2 1 3 | 2 1 6 1 | 5 - |

怜 怜 儿，谁知他 就 是 拯救人 类的救 主，

5 6 5 3 | 2 2 3 | 5 5 6 | i 2 6 5 | 6 i 5 | i 2 6 |

离 天 堂 金 城 玉 璧，受 困 苦。如 此

6 3 5 | 5 6 3 2 | 5 6 3 2 | 1 3 2 1 | 6 - | 5 i |

浩 大 洪 恩，使 人 难 以想 象。天使

6 5 3 5 | 6 - | 5 i | 6 5 3 5 | 2 - | 2 1 2 3 | 5 6

降 下 来，团团 把 他 围。哎！人 如

3 2 | 5 6 1 | 5 – | 1 2 1 6 | 5 – | 6 1 5 4 |

睡　死不　醒，　不　知　接　受　恩

3 – | 1 2 1 7 | 6 – | 5 3 2 3 | 1 – | 5 1 | 6 5 3 5 |

典。　天　使　大　发　光　明，　赞美　声　奇

2 – | 2 3 5 4 | 3 – | 3 6 5 2 | 3 2 1 | 6 6 1 |

哉。　牧　羊　人，　得　佳　音，耶　稣基

2 1 3 | 2 1 6 1 | 5 – | 5 · 3 | 2 · 3 | 1 – ‖

督今夜　从天降世　间，　圣　善　夜。

滔谷

第四篇　傈僳文明

第一章　四种文字

第二章　两种方言

第三章　上帝宠儿

第一章　四种文字

任何一种文字的出现，都有可能要经历“创造、形成、发展、完善和统一标准”的过程。以中国汉字为例，起初仓颉造字时，多以象形文字为主，后来民间也出现文字使用和发明热潮，这些文字可以从甲骨文中略窥一二。汉字沿用到秦始皇的年代时，在民间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写法，单单一个“篆”字，据说就有 30 多种写法，于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规范文字，统一了书写的方法，每个字只能有一种写法。又沿用到陈独秀年代时，他又把繁体字进行简化，所以今日的汉字使用出现了台湾和香港使用繁体字，中国大陆则使用简体字的局面。不过，汉字的变革也有失败的例子，就是继陈独秀之后的华国锋所进行的简化，就没有实行成功，因为那实在太简化了，甚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汉字的读音还有一些有趣的传闻，例如“出”字与“重”字的读音被读混淆了，因为按照字根“出”是两座山，所以要读作“zhòng”；而“重”的字根是“千里”，故应当读作“yuǎn”；同理，“射”是“寸身”，故而读作“duǎn”；“矮”是用“矢”对付“倭寇”，故而当读作“shè”等等。

自清末民初以来，傈僳族相继拥有了四种不同的文字，这也许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种类文字的民族了吧？在这一篇中，笔者将按照文字诞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向大家简单地介绍傈僳族的四种文字。

一、　柏格理傈僳文

傈坡文字概述

傈僳族的第一种文字是傈坡文字，即柏格理傈僳文，又称框格式傈僳文，也称为东傈僳文。自创立以来，傈坡文字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直到完善和标准为止。

1906 年至 1912 年间，英国宣教士王怀仁（Geoge Edgar Metclf, 1879-1956）使用柏格理字母，根据武定县等地的傈僳族语音，创造了傈僳文字，当地傈僳族称这种文字为“傈坡素叭”，即傈坡文字的意思。

乍看起来，傈坡文字很像独立体结构的汉字一样，其实它是拼音文字，由辅音和元音，或辅音和双元音拼写而成。为了使傈僳人能够易写易记，傈坡文字对声调进行了特殊处理，傈坡文字的元音和双元音在辅音上所处的不同位置，便表示不同声调，这也是柏格理文字的共通之处。

傈坡文字创立的初期，是有四个声调的，分别位于辅音字母的头顶上、右肩位、右下角及底下四个位置，但后来去掉位于辅音字母底下的那个声调，从而简化作了三个声调，这种简化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元音和双元音可以单独构成语音，所以在古老的文本中，通篇常出现独立的元音或双元音字母。然而，元音在辅音字母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表示不同声调，又因为双元音字母是由两个元音字母组合而成，所以当文篇中出现大量的元音或双元音所表文字时，有些地方会分不清声调，甚至会误以为这个元音与前面的元音是组合在一起的双元音。因此，后来发明了一个新的辅音字母“ɣ”，读作“a”，但它与元音或双元音构成字时，本身就不发音，失去了辅音字母的功能，所以它被称为“默音字母”，俗称“哑巴字”。

后来才添加的辅音字母还有“ ꓵ ”和“ ꓚ ”。

笔者虽研习和使用东傈僳文五、六年了，但“ ꓵ ”字的使用至今为止还只发现一个词语“ ꓵꓲꓚ ”，“观看”和“仰望”的意思。

而辅音字母“ ꓚ ”的降生，则还有一小段美妙的故事。

禄劝县的老板村有一个名叫朱文会的人，他喜欢读书，对傈坡文字也颇有研究。有一天他和圣经翻译员老约翰相遇时，就谈起文字来，他说：“咱们的辅音字母几乎都是三个一组，很有规律，唯独 ꓷ 和 ꓚ 后面像是缺少了一个辅音字母，且 ꓚꓝ（你\妳）这个拼写不准确。若是我们再发明一个辅音字母 ꓚ，读作“n^h”，把 ꓚꓝ 字写成 ꓚꓝꓝ 的话，就十分准确了。”

老约翰听完了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开始采用这个字母，后来这个字母就成功地在各地教会中普及使用了，且东傈僳文圣经翻译组也采用了此字母，作为“你\妳”字的标准写法。

至于有些元音字母，则因为与其他字母重音或别的不明原因而被舍弃不用了，例如：ꓴ 和 ꓳ，与 ꓰ 和 ꓱ 重音，所以舍弃了前面两个，保留后面两个；ꓲ 字在古抄本上常出现，但后来因不明原因被舍弃了；有些元音则因为缺失而补足使用，例如：ꓰ 、ꓲ 和 ꓳ 等。

傈坡文字母表

过去的双元音字母没有规范，也没有单独的读音，所以出现了乱象。自 2011 年至 2017 年，有人专门对这些字母进行了研究和归类，不仅根据傈僳语固有的语音，为双元音字母制定

了标准读法，并校正了几个元音字母的读音，他们还作出了东傈僳文字母表。

以下的词表只能算为是目前为止的权威发布，因为笔者与其他“素猜”[71] 们在一起作研究探讨时，发现傈坡语音中也存在绕音或转折音的现象，然而笔者还未曾有语言学方面的装备和知识，故无力对这一现象作出详细的解析或说明。因此，有朝一日长江后浪推前浪时，也许后起之秀们会给大家发布更权威可靠的字母列表，并促使傈坡文字变得更加完善和标准，亦大有可能。

33 个傈坡辅音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

辅音国标	ᒧ b	ᒪ p	ᒪ’ p^h	ᒥ d	ᒦ t	ᒥ’ t^h	ᒨ g	ᒩ k	ᒨ’ k^h
辅音国标	ᒫ f	ᒬ h	ᒬ’ x	ᒭ m	ᒮ n	ᒮ’ ɲ	ᒯ ŋ	ᒪ l	ᒪ ɬ
辅音国标	ᒣ dʐ	ᒣ t͡ʂ	ᒣ’ $t͡ʂ^h$	ᒣ dz	ᒣ ts	ᒣ’ ts^h	ᒍ ʂ	ᒑ ʐ	ᒐ s
辅音国标	ᒉ z	ᒌ ɣ	ᒍ v	ᒍ j	ᒍ w	ᒍ ʔ	ᒣᑦ t͡ɕ	ᒣ’ᑦ $t͡ɕ^h$	ᒍᑦ ɕ

[71] 傈坡语，指专门从事文字研究的人。

26 个傈坡元音与国际音标对照表

元音国标	a	ạ	o	ọ	ə	ə̣	i	ị	u
元音国标	ụ	æ	æ̣	ɔ	ɔ̣	ɤ	ɤ̣	ɤ	ɤ̣
元音国标	y	yɛ	ɑ	e	ɨ	^{w}a	^{j}æ̣	^{j}a	un	y

28 个双元音和国际音标对照表

双元音国标	^{j}a	^{j}ạ	^{j}o	^{j}ọ	^{j}ə	^{j}ə̣	^{j}u
双元音国标	^{j}ụ	^{j}æ	^{j}ɔ	^{j}ɔ̣	^{j}ɤ	^{j}ɤ̣	^{j}e
双元音国标	^{j}un	yi	yị	^{w}ọ	^{w}æ	^{w}æ̣	^{w}ɔ
双元音国标	^{w}ɤ	^{w}ɤ̣	^{w}e	^{w}a	yæ	ye	ɔ̣

字母表解说

Y 的国际音标是 ʔ ，但在文字中 **Y** 不发音，所以 **Y⁻ Š** 的国际音标是 a˧se˥，而不是 ʔa˧se˥。当声母 **Ɛ Ɛ’ J** 和韵母 ᵑ 相拼，构成文字 **Ɛ̊ Ɛᵑ Ɛᵑ̊ ， Ɛ̊’ Ɛ’ᵑ Ɛ’ᵑ̊** 和 **J̊ Jᵑ Jᵑ̊** 的时候，这些文字有音变现象，相当于汉语拼音的 j（**Ɛᵑ**），q（**Ɛ’ᵑ**），x（**Jᵑ**），因此国际音标要相应变为 t͡ɕ t͡ɕʰ 和 ɕ 。例如：

文 字	**Ɛ’ᵑ̊ᵎ**	**J̊ᵎ**	**Ɛᵑᵕ**
国际音标 √	t͡ɕʰɔ˧	ɕæ˥	t͡ɕe˧
国际音标 ×	ʈʂʰʲɔ˧	ʂʲæ˥	ʈʂʲe˧

备注：详细解说参看“傈坡音变字母”一文。

在结束这段阐述之前，笔者也想告诫同胞们，文字的创立、变革、发展、完善和标准化，是要严格遵守“文化道德”和“语言学规范”的，切不可随意添改或舍弃。例如，“苗文规范”的字体，把苗文所有的元音或双元音都只置于辅音字母的右下角位置，五个声调直接用柏格理乐谱的 **S**(Sol)、**Ɔ** (Mi)、**Ʒ**(Re)、**T**(Do) 四个唱名来标注在元音或双元音字母后面，而 **L**(La)的声调则不标出。

当我发现“苗文规范”的这种做法时，特意请教过几位语言学家这样的“规范”是否科学。语言学家们的答复是：“用音乐的唱名来作文字的声调标注，这在文字史上还从未见过”。

笔者不知道“规范苗文”的真正目的和用意是什么？但作为一个精通傈坡文字，且熟悉伯格理文的人，我不觉得“苗文规范”有什么更优越或经济适用之处，反而更麻烦，且混乱了原先在苗族教会和广大苗族同胞中通用的柏格理苗文系统，请恕我不能赞同这种标新立异的“规范”和“创新”。

因此，愿我傈僳族后起之秀们，均能尊重先贤们的劳动成果和文字的历史价值，做一个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真正成为民族同胞之祝福的人。

傈坡文字的合法性

傈坡文字，作为最新创立的傈僳族文字，原本应该被广泛使用才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历史往往不是我们愿望的结果，而是我们为愿望付出努力和奋斗的痕迹。

在过去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傈坡文字的合法性广被质疑，甚至傈僳族中的某些名人也起来反对这种文字的通行，说：“只有一个傈僳族，只有一种傈僳文。”

因此，当 2009 年圣经翻译员要求出版新约时，也面临了一系列的拦阻与非议，最后将此圣经命名为“东傈僳文圣经”，才顺利被通过。这就是为何傈坡文字最后被称为“东傈僳文”的原因。

随着“东傈僳文新约圣经”的出版发行，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均认同了傈坡文字的合法性，因为这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72]

傈坡字体和国际编码

根据互动百科介绍：

---

[72] 杨先国，宴卫洪，毕洪珍等译，东傈僳族新约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9.5

1992 年，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出银河-II 通用并行巨型机，峰值速度达每秒 4 亿次浮点运算(相当于每秒 10 亿次基本运算操作)，为共享主存储器的四处理机向量机，其向量中央处理机是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自行设计的，总体上达到 80 年代中后期国际先进水平。它主要用于中期天气预报；

1993 年，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后成立北京市曙光计算机公司）研制成功曙光一号全对称共享存储多处理机，这是国内首次以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通用微处理器芯片和标准 UNIX 操作系统设计开发的并行计算机；

1995 年，曙光公司又推出了国内第一台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机(MPP)结构的并行机曙光 1000(含 36 个处理机)，峰值速度每秒 25 亿次浮点运算，实际运算速度上了每秒 10 亿次浮点运算这一高性能台阶。曙光 1000 与美国 Intel 公司 1990 年推出的大规模并行机体系结构与实现技术相近，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 5 年左右。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写过，根据莫大卫亲口所述，1994 年莫大卫应约翰的要求，把傈坡文字做成了字体，并首次将《马可福音》第一、二章输入了电脑，这也是首次把伯格理文字输入电脑。那以后，1996 年莫大卫又为柏格理苗文做了电脑字体，之后又陆续地为柏格理彝文等做了电脑字体。

莫大卫所做的傈坡字体是 Lipo1，Lipo2，Lipo3，起初是在 UNIX 操作系统中使用，后来又在 Windows 系统的 Word 中使用，直到今日。这些字体只有粗细之分，采用的是 Keyman 键盘输入。后来又出现 Lipo9 字体，但它与 Lipo3 几乎没有差别，很少使用。

大约 2013 年开始，我们有幸结识了凯威和安褚两位字符专家，在他们的热忱帮助下，我们开始了傈坡的新字体研究和

开发。因为先前的字体过于陈旧，无法与先进的软件和系统兼容，所以不得不改进字体。

为了让傈坡文字能够与时俱进，造福民族同胞，我们开始了新字体开发和国际编码的申请。具体由两位字符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新字体开发，并向相关的国际部门提交国际编码申请；当他们改进了字体之后，就交给我们进行试用，然后把试用效果及时回馈给他们，再次进行修改或改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字体暂时取名叫 Lipo Unicode,然而这种命名不符合规范要求，所以在几次商讨之后，我们达成共识，决定把傈坡的新字体取名为 Taogu（滔谷），以纪念宣教士们在滔谷村住了大约四十年，为我们民族创造文字，并带给我们基督教文明和祝福的历史，永记不忘。

2016 年 12 月，凯威兄台又应我们的要求，开始研究傈坡字体 Taogu 与手机安卓版兼容的技术。历经 4 个多月的艰辛研究和开发，于 2017 年 5 月初终于开发出了安卓系统试用版。当我们试用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需要攻克的技术很具有挑战性，因为 Oppo,Vivo 等手机无法正确显示 Taogu 字体，只有华为、三星等可以正确显示；而且版本高低的显示效果也有所差异。

为了弄明白问题的根源，凯威兄台又花时间进行研究，最后发现安卓系统的 4.0 以后，各种品牌的手机做了自己的编程，所以作为后来才申请国际编码的傈坡文字，不得不自己解决与这些编程兼容的问题。又历经差不多两个月的研究之后，凯威兄台终于攻克了这些难题。

同样，为了让傈坡文字不再是素猜的专利，而是要让这文字走进每个傈坡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和文化的领域，确保绝大多数的人易学、易记和易用，使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字，我们除了开设“傈坡福音网”微信公众号，图文并茂地将傈坡文字信息送到使用微信的傈坡同胞身边之外，我们也致

力于网站的开发，希望傈坡文字能够通过无处不在的 wifi 围绕在我们身边，且登上举世瞩目的历史舞台。

然而，大约 2015 年我们初次将傈坡文字试用于浏览器时，发现没有任何浏览器可以正常显示傈坡文字，后来在网站建设方的努力帮助下，终于 FireFox（火狐浏览器）可以显示 Taogu 字体。

2017 年 5 月 21 日，我们又再次集中精力和时间来建设傈坡网站，经过凯威和菲利普两位兄台的帮助，尤其是凯威兄台的字体改进，终于让许多的浏览器可以正常显示傈坡文字 Taogu，为我们创造了奇迹，也为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祝福。

可是，IE 8 却因为编程有所不同，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无法显示傈坡文字。由此可见，我们的每一个小小进步，都是建立在许多关爱我们、却鲜为人知的专家们无数个日夜辛勤付出的汗水之上，作为蒙恩的傈坡儿女人士，岂可忘恩或辜负所望？

当我们把傈坡文字手机版的 App 发给大家使用的时候，许多人给我们来信：一是对上帝表达感谢；二是对那些默默无私为我们民族付出努力的中外爱心人士表达感激；三是向我们咨询问题，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他们有的人问怎么傈坡文字手机版的 App 无法播放语音？也有的人问手机上怎么输入傈坡文字？还有的人问他们的是苹果手机，怎么操作可以正常看到傈坡文字和输入使用等？

看到许多傈坡同胞的来信，我们的心倍受鼓舞，心理无比温暖，同时感觉到我们这许多年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艰辛攀登是十分值得的，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直到登上世界的巅峰，看到无比美好的上帝荣耀为止。

二、富能仁傈僳文

傈僳族的第二种文字，就是富能仁所创造的傈僳文，又称西傈僳文，或老傈僳文。这种文字由英文大写字母，以及字母反写或颠倒组成，结构简单，易于读写，又独具特色，所以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深受傈僳族同胞的喜爱。

在国内外一百多万的傈僳族人中，由于使用富能仁傈僳文的人占多数，故云南民族大学亦把富能仁傈僳文定为傈僳族重点推广的文字进行授课教育。

文字缘起

富能仁为傈僳族创造文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感于实事和需求，《山雨》一书的第 27 页、28 页中记载道，富能仁受邀请参加一次傈僳族的订婚晚宴：

订婚宴安排在晚上举行，大伙都为这件事忙活。富能仁一句傈僳话都不会说，他认真地听他们讲话，拿出纸笔把发音记在纸上。

看到富能仁在纸上写他们的讲话，大伙睁大眼睛，看呆了。

其中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这个外国人把我们的话偷走了，我们以后就没有话说了。”

这天富能仁用英语字母记下了四百多个傈僳语的发音。这件事让整个村子的人喜出望外。他们看着“会说话的纸”，把腰都笑弯了。[73]

这就是富能仁创造傈僳文的缘起，当时富能仁在听不懂傈

[73] 艾琳·克雷斯曼（Eileen Crossman） 著，阿信 陈萍 译，山雨——富能仁传，团结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傈语的情况下，只能借用自己母语的文字，来记下傈僳族的发音，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够帮助他记住大家对他所说的话。我想这时候的富能仁并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他为傈僳族人创造文字的伊始，傈僳族人更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会说话的纸”将在整个语言群体中推广使用，成为整个民族认同的文字。

文字需求

富能仁文字缘起于他要借用英文字母来记录傈僳族人的语音，以此帮助他记下傈僳族的语言，方便复习和熟练掌握。然而，若是只有富能仁需要这种文字的话，势必这种“记忆文字”再无传承下去的可能。因此，傈僳族人是否觉得他们需要文字？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字？并且他们会喜欢和认同那种形式的文字？这些问题将成为富能仁文字有无必要存在的关键所在。

《山雨》一书第 75 页中记载道，1914 年秋富能仁动身前往滩岔：

他和傈僳人交流的时间越长，越感到傈僳人需要一种书写的文字。他心想，这些人总有一天会变成基督的门徒。可是如果他们不会读《圣经》的话，怎能跟从基督呢？

来的客人经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他们一动不动地专心看他在纸上写字，有时还要模仿他。富能仁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书写字。

在滩岔住了几个月，富能仁发现人们对耶稣的兴趣有增无减。一些人固定每天来到他的小屋，学习神国的事。

时候到了，富能仁决定去缅甸和格斯先生协商，发明一套傈僳语书写文字。[74]

[74] 艾琳·克雷斯曼（Eileen Crossman） 著，阿信 陈萍 译，山雨——富能仁

文字的创造及使用

《山雨》一书的第 137 页也记载了关于“富能仁傈僳文”的创造和使用简况。

富能仁牧养着至少 200 户的基督徒家庭。他很清楚是编写傈僳文字、翻译福音书和编写基要真理小册子的时候了。

农忙高峰季节来临，农民没多少时间聚会，富能仁的时间充裕了，他就去到缅甸的密支那（Myitkyina），和宇巴梭一起着手这些文字事工。密支那的美国宣教士协助他们完善编写出来的傈僳文字。富能仁忍着夏天的酷热，终于把《马可福音》、要理问答和一本信仰入门手册译成傈僳文。富能仁启程返回山里的时候，这些手稿已经在仰光等待排印了。

富能仁和同工们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富氏文字，这种文字有点像英文的大写字母，但有些字母是反写或倒置的，以表达傈僳文特有的发音。

在翻译好的书尚未印出来之前，教傈僳人认字着实费劲，富能仁每次都把所教的内容用傈僳文手抄好多份发给大家学习。由于手稿不够每人一份，所以学习的时候就几个人合用一份，手稿放在中间，几个人簇拥着围着手稿坐着。结果，有的人看手稿的时候是倒着的，有的人是侧着的，于是轮到下次学习的时候，他们特别要求坐在原来的位置，好从和上次一样的方向来认字。[75]

此书的第 173 页、174 页继续写道，后来富能仁又为傈僳族编写了一本共 108 页的《傈僳语入门手册》，此书的内容分

传，团结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75] 艾琳·克雷斯曼（Eileen Crossman） 著，阿信 陈萍 译，山雨——富能仁传，团结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为三大部分：傈僳族起源、风俗和迁移历史；傈僳族的文法、句法；傈僳文——英语词典。由于编写的过程很艰难，所以富能仁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道：

要将一个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口语用文字整理出来，您永远想象不到这个工作有多难！在中国傈僳族的漫长历史中，从未有人整理过他们的傈僳文字，一代又一代完全靠口头传递这种语言。

我试图完全用欧洲的语言体系创制出傈僳文，但事实证明很难办到。比如傈僳语的语法就不可能放在英文或希腊文文法的架构内编写。[76]

富能仁简历

对于傈僳族的使徒富能仁，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已经有许多人将他的生平和传记撰写成书了，故笔者在此只是将他的简历略略地摘录下来，供读者略作参考。

1886 年 8 月 26 日，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生于英国伦敦西北部圣阿班市(St. Albans, England)一个富裕的基督徒家庭。

1906 年，在一次基督徒营会上，他结识了"剑桥七杰"之一、内地会宣教士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从他了解到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深受感动。

1908 年 9 月 12 日，富能仁乘船离开英国，同年 11 月 2 日抵达上海，遂被送往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富能仁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后来他被内地会赞扬为精通中文之专家。

---

[76] 艾琳·克雷斯曼（Eileen Crossman） 著，阿信 陈萍 译，山雨——富能仁传，团结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富 能 仁（James Outram Fraser）

1909 年 5 月，富能仁跟随内地会宣教先驱、首位进入云南的宣教士麦克悌（John McCarthy）一道经香港，由缅甸进入云南。

1912 年，腾越终于有了一个可容纳 45 人的宣教站。

1920 年到 1925 年间，富能仁在缅甸克伦族宣教士宇巴梭（Ba Thaw）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帮助下，发明了一套傈僳文字。

1932 年，部分《新约》傈僳译本出版，此译本通常被称为"富氏译本"。

1929 年 10 月 24 日，42 岁的富能仁在云南府与 23 岁的邵姑娘（Miss Roxie M. Dymond）喜结良缘。富能仁的长女凯瑟琳（Catherine）出生于上海，次女多萝西（Dorothy）生于缅甸。

1934 年 1 月，富能仁夫妇带着两个女儿返英述职，与 79 岁的母亲团聚。

1935 年 3 月，富能仁携家眷回到云南，复任云南省监督之职。

1936 年开始，富能仁一直忙于《新约全书》傈僳文译本的校订工作，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

1938 年，傈僳文《新约全书》在上海印刷出版，正式发行于傈僳族中间。对最终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富能仁倍感欣慰。

1938 年 9 月 21 日晚，富能仁突觉剧烈头痛，9 月 25 日清

晨，富能仁安静地离去，享年 52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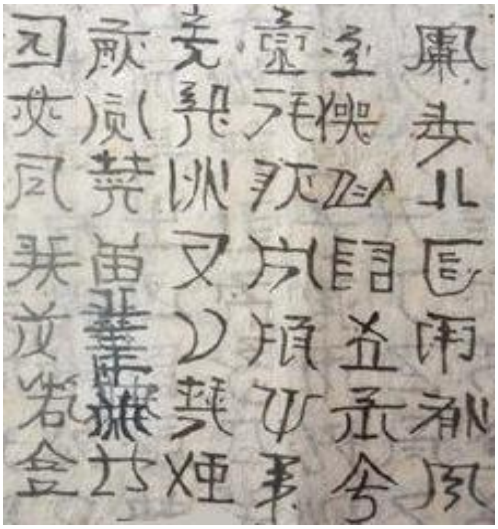
1938 年 12 月 30 日，富师母带着八岁的长女和五岁次女，伤心地离开保山转往缅甸，在那里又产下遗腹幼女；其后乘船送长女到山东烟台读书。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侵华日军把欧美宣教士全部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去，富师母一家亦在其中。直到"二战"结束后，她们才获释放。

1945 年 10 月 19 日，富能仁的遗孀带着家眷离开中国。[77]

三、汪忍波傈僳文字

笔者才疏学浅，对于傈僳族的后两种文字知之甚少，无力与读者详细分享，还请见谅！关于汪忍波创造傈僳族文字的事迹，我也是观看中国傈僳学拍摄的纪录片才知晓的。



汪忍波傈僳文

[77] 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富能仁篇，世华中国研究中心

以下是舒生跃和胡兰英所写《傈僳族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一文中的相关记载：

这种文字是 1923 年，维西县傈僳族农民汪忍波，以维西县傈僳语的语音为基础创制的音节文字(创制时,刻在竹片上,也有人称之为竹书)。根据中国社科院木玉璋先生等考证，共有 1030 个字,到目前还有少数人可以读写。在汪忍波在世时,曾努力推广普及，但只在维西县境内，未普及到其他地区。[78]

四、新傈僳拼音文字

舒生跃和胡兰英在《傈僳族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一文中继续写道：

新傈僳文方案是 1954 年拟定，1955 年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行，1956 年经过修订补充于 1957 年在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讨论确定的。是以怒江傈僳语为基础，在怒江地区推行，使用了 38 年，效果不理想，1993 年怒江州人民政府，根据国发（1991）32 号文件和省民语委“八五”计划的精神，暂停推行使用。[79]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的主编李亚丁博士这样记述道：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政府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

[78] 鲁建彪 主编，傈僳学创建于傈僳族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德宏民族出版社而，P56
[79] 同上

学家发明了新傈僳文，但由于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故仍较为通行。1992 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80]

因此，把富能仁和他的同工们所创造的傈僳文称为老傈僳文，是与 1954 年后中国政府创制的傈僳族新拼音文字相比较而得到的称呼，事实上富氏文字并非最早创制的傈僳族文字。

傈僳族虽有四种文字，但到目前为止，在民间仍旧广泛传承和继续普及使用的只有两种文字了，第一种文字是柏格理傈僳文，即东傈僳文；第二种文字则是富能仁傈僳文，即西傈僳文。

笔者认为这两种文字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百年传承，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两种文字都以人民大众为基础来推广普及，又因为这两种文字都是基督教宣教士所创制，一创制出来便用于翻译圣经、赞美诗歌和真道问答书等，故在傈僳族教会和信徒的日常生活、信仰和敬拜中深深地扎了根，永不动摇。

[80] 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富能仁篇，世华中国研究中心

第二章　两种方言

关于傈僳族的分布与方言浅析，李兴刚在《傈僳族：一个跨界族群的演变与身份认同》一文中写道：

就语言学而言，傈僳族群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一般认为，全世界有100多万傈僳人，而这其中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境内。在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统计有57万多人；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统计有63万多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统计有70万人左右。中国的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此外四川省也有一小部分傈僳族人。

在彝族族群中，讲“彝语中部方言”的次族群——里颇次族群用几个不同的名词进行自称。在云南省中北部的元谋、武定和禄劝县的一些地区，他们自称为里颇。因为“-颇”是一个后缀，亦即“人”的意思，即“傈人”。不过汉语中“傈”字和傈僳的第一个音节不一样。在稍微偏西一点的另外一些地区，如永仁、姚安和大姚县，他们称自己为倮倮颇，即使用了先前带有贬义的自称，不过现在已经被新的词语“彝”加上后缀取而代之。自称为倮倮颇的族群喜欢称那些更加淳朴的彝语中部方言区次族群为栗颇，即他们视为带有某种贬义的称谓。但有时候情况也有所不同，如那些被倮倮颇称为栗颇的次族群，也喜欢自称为倮倮颇。在武定、元谋、禄劝等地的里颇现在都认定是傈僳族，其他如永仁、姚安、大姚等地的里颇都被认定为彝族，其中的原因与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建立有极大关系。

在最早的欧洲语言当中，在提到彝语中部方言区的支系栗颇时，用东部傈僳来指代他们。欧洲人在语言学上的这种用法

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在传教士的认识和传教活动中，傈僳和里颇都属于傈僳族。所以在传教士创立的傈僳文字中，被称为东傈僳文的语音发音是以武定县滔谷村里颇方言创制而成。

位于四川省南部德昌、会东和会理县境内的傈僳次族东北部支系是另外一支向北迁徙的傈僳人。他们的傈僳语发音与怒江和维西地区的傈僳族北部支系十分相似。四川省境内与这支傈僳次族群族源比较接近的是位于金沙江南部的攀枝花市一些讲中部彝语方言的人，他们自称为倮倮颇。这些散居的栗颇也被认定为是远距离迁徙过程中傈僳族中的一员。[81]

在笔者目前为止拜读过的所有关于傈僳族的介绍文章中，李兴刚先生的此文算得上是最精辟的文章之一。然而，笔者作为生活在武定县和禄劝县交界一带的傈僳人，即傈坡，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在语言上的分类与李兴刚先生稍有不同。

笔者在此借用民族自称作为语言的代称，认为傈僳语主要有两大方言，即傈僳扒语和傈坡语；而在傈坡语中又分为东部傈坡语和西部傈坡语两种次方言；东部傈坡语的方言中，又有罗罗坡语（东部）、咪以坡语、麦倩坡语等次方言，这些次方言下面又有若干土语。

此外，会理县和会东县境内的傈坡与武定县、禄劝县和元谋县的傈坡，语言相通且都使用东傈僳文，而禄劝县境内却有一小群与怒江傈僳族相同的傈僳族群。故可以知道傈僳族的语言不能完全以地理位置作为区分的标准，而是要特殊情况做特殊处理分析。

为了让读者可以了解傈僳语的基本概况，笔者将傈僳扒语（福贡县）、东部傈坡语（武定县）和西部傈坡语（大姚县）的 224 个日常用语做了录音，并用国际音标写出来，放在接下

[81] 鲁建彪 主编，傈僳学研究（二），民族出版社，P39-43

来几页的表格中，供大家作参考！

在“傈僳语和傈坡语 224 个日常用语单词对照表”中，武定县的傈僳语用“东傈僳语-Lipo(E)”标示，福贡县傈僳语用“西傈僳语-LisuPa(W)”标示，大姚县傈坡语用“大姚县彝语-Lipo(W)”标示，希望读者可以看起来一目了然。

地　图：福贡县、大姚县和武定县位置分布图

比例尺： 25 公里

来　源：百度地图

傈僳语和傈坡语 224 个日常用语单词及国际音标对照表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001	我	Ɠ°	ŋo˧	ŋʷa˥	ŋo˧
002	你	C’ᵐ	ȵi˧	nɯ˥	ȵɪ˧
003	他	Λ"	jɔ˧	ji̱˧	ʐa̱˧
004	我们	Ɠ° V’	ŋo˧və˧	ʐɤ̱˧	ɑ˧ŋɑ˥vɛ˧
005	你们	C’ᵐ V’	ȵi˧və˧	nu˥wa˩	ȵi˧vɛ˧
006	他们	Λ" V’	jɔ˧wə˧	ji˥wa˩	ʐa̱˧vɛ˧
007	这	Ǐ’	xe˥	tʰø˩	ʔi˥
008	那	J̊’	kʰɣ˥	ŋo˩	kʰɑ˥
009	这里	Ǐ’ J"	xe˥kɔ˧	tʰø˥kʷa˥	ɪ˥tʰæ˩
010	那里	J̊’ J"	kʰɣ˥kɔ˧	ŋo˥kʷa˥	kʰɑ˥tʰæ˩
011	谁	Y_ Sᴗ	a˩se˩	a˩ma˩	ɑ˩ɕɪ˩
012	什么	Y_ Ť ᴊ˳	a˩de˥ʂɤ˩	a˥ʂi˩	ɑ˧ʈʂɑ˧
013	哪儿	Y_ Ť J"	a˩de˥kɔ˧	a˧li˩kʷa˥	ɑ˩tʰi˥
014	何时	J̊ T’"	Kʰo˩tʰɔ˧	a˥tʰʲɛ˩	ɑ˩tʰɑ˩ni˧hʲɛ˥
015	怎样	Y¯ ŧ"	a˧tsɔ˧	a˥li˧	ɑ˩di˧
016	不	Ɔ_	ma˩	m˥ma˩	mɑ˩
017	全部	J̊ Ɔ˳	mə˥mə˩	a˩t͡ʂi˩	kɯ˥kɯ˧
018	很多	T’¯ Ꞓˀ Ɔ˳˳	ha˧ɖʐɤ˩mɯ˩	a˩mʲa˩	mɑ˥mɑ˩
019	一些	T’ˀ ŧ"	tʰi˩tsɔ˧	tʰi˩by˥	tʃʰi˩vɯ˥
020	很少	T’¯ꞒˀƓ" Ꞓ˚	ha˧ɖʐɤ˩ŋɔ˧ȵʲu˥	a˩kʰə˧ny˥	ti˥mo˧
021	别的	J’ Ꞓᵘ	kə˧lu˧	ny˧pæ˩	kɯ˥lʊ˧
022	一	T’ˀ	tʰi˩	tʰi˩	t͡ʃʰi˩
023	二	Cˀ	ȵi˩	ni˩	ni˩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024	三	S°	so˧	sa˧	ʂo˧
025	四	Lˢ	li˧	li˥	li˥
026	五	Ꞓ꜀	ŋo˧	ŋʷa˧	ŋo˧
027	大	Vᵊ	və˧	vu˧	væ˧
028	长	ʃˢ	ʂɤ˧	ʂi˧	sɨ˧
029	宽	Ʝʼʷ	kʰʷa˧	ɕy˧	kʰɑ˧
030	厚	Tʼᵘ	tʰu˧	tʰu˥	tʰʊ˧
031	重	Lₙ	li˩	ni˩	li˩
032	小	Λᵊ	jə˧	ʐɤ˧	ʐɨ˧
033	短	Ꞓ̃ʼ	ɲʲu˥	du˥	ni˥
034	窄	Ꞓᶜ	ʈʂə˧	t͡sʰi˧	t͡ʂɑ˧
035	瘦	Ꞓᶜ	kə˧	t͡ɕy˧	gɯ˩
036	女人	Ʒ꜀ Ɔᵊ	zo˩mə˩	za˩mɤ˩za˩	ʐu˩mɯ˩
037	男人	Ʒ꜀ Cᵇ	zo˩nə˩	t͡sʰo˥pa˥za˩	mɑ˥ʐu˩
038	人	†ʼ"	tsʰɔ˧	na˩t͡sʰo˥	ʈʂ̩ʰɑ˧
039	小孩	Y⁻ Cʼᵊ	a˧ɲə˧	za˩ny˥	ɑ˥ni˥ʐu˩
040	妻子	Ɔᵊ Ʒ꜀	mə˩zo˩	za˩mɤ˧	me˧ʐu˧
041	丈夫	†ʼ" Ꞓ꜀	tsʰɔ˧pʰo˩	za˩ku˧	vu˧t͡ʂɯ˧
042	母亲	Y꜀ Ɔ°	a˩mo˧	a˧ma˧	ɑ˩mo˧
043	父亲	Y꜀ Ꞓ꜀	a˩bo˩	a˩ba˩	ɑ˩bo˩
044	动物	Ꞓ̊ʼ ʃˢ	ɲi˥ʂɤ˧	hʷa˩ʂi˩hʷa˩t͡ʂi˩	ni˥ŋɑ˧
045	鱼	Ꞓ̊	ŋo˥	ŋʷa˥	ŋo˥
046	鸟儿	Ꞓᵛ	ŋa̰˧	ɲa˩	ŋɑ˥ʐu˩
047	狗	Ȳ C꜀	a˥no˩	a˥na˩	ʔo˥nʊ˩
048	钱	Ꞓₙ Ꞓ꜀ʼ	ɖʐɨ˩pʰi˩	pʰu˥ʂi˥	zɨ˩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049	蛇	ꓶ꞉ ꓚ꞉	lo˧ʂə˧	fu˧	ʂɨ˧
050	虫子	ꓟ꞉ ꓕ꞉	bɤ˧ti˧	bɤ˧ti˧	ba˧d͡zi˧
051	树	ꓢ꞉ ꓕ꞉	si̠˧dzi˧	si˧t͡si˧	sɨ˧d͡zɨ˧
052	森林	ꓢ꞉ ꓛ꞉ ꓕ꞉	si̠˧ t͡ɕʰ˧ ti˧	si˧kʷo˧	li˧ka˧dʊ˧
053	本子	ꓢ̆ ꓟ꞉	su˧pə˧	mɯ˧bɤ˧	ʂu˧bɯ˧
054	水果	ꓢ꞉	sə˧	sɤ˧sɤ˧	sɨ˧ʂɨ˧
055	种子	ꓚ̊ ꓝ꞉	ʂɤ˧mo˧	ji˧ʂi˧	sɨ˧mo˧
056	叶子	ꓢ꞉ ꓟ꞉	si̠˧pʰæ˧	ji˧pʰʲɛ˧	sɨ˧pʰʲɛ˧
057	根	ꓛ꞉	t͡ɕe˧	ji˧t͡ʂʰi˧	d͡ʒe˧
058	树皮	ꓢ꞉ ꓟ꞉	si̠ko̠˧	si˧kʷo˧t͡ʂi˧	sɨ˧ka˧
059	花	ꓥ꞉ ꓛ꞉	væ˧lu˧	si˧wɛ˧	vi˧lo˧
060	草	ꓚ̊ ꓟ꞉	ʂɤ˧be˧	mo˧	sɨ˧ba˧
061	绳子	ꓛ꞉ ꓥ꞉	ʈʂa̠və̠˧	t͡ʂʰi˧za˧	d͡ʒi˧va˧
062	皮肤	ꓛ꞉	ɖʐi̠˧	hʷa˧t͡ʂi˧	dzɨ˧
063	肉	ꓖ꞉	ho˧	hʷa˧	xo˧
064	血液	ꓢ꞉	sɤ˧	si˧	sɨ˧vi˧
065	骨头	ꓥ꞉ ꓟ꞉ ꓛ꞉	vɤ˧kə̠˧lə̠˧	o˧do˧	vʊ˧kɯ˧
066	猪油	ꓥ꞉ ꓕ꞉	væ˧tsʰə˧	a˧væ˧t͡sʰɛ˧	vʲɛ˧t͡ʂʰi˧
067	鸡蛋	ꓥ꞉ ꓛ꞉	jæ˧	ɣa˧fu˧	je˧fʊ˧
068	尾巴	ꓚ̊	mə˧	ji̠˧mɤ˧	mɯ˧d͡ʒi˧
069	羽毛	ꓝ꞉	mɤ˧	ji̠˧mu̠˧	mʊ˧
070	头发	ꓥ̆ ꓕ꞉	vu˧tsʰə˧	o˧ku˧ma˧	vu˧t͡ʂʰɯ˧
071	头	ꓥ̆ ꓛ꞉	vu˧di˧	u˧du̠˧	vu˧d͡ʒi˧
072	耳朵	ꓛ̊ ꓟ꞉	no˧pɔ˧	na˧bo˧	nu˧pa˧
073	眼睛	ꓝ꞉ ꓛ꞉	mæ˧du˧	mʲa˧du˧	mʲɛ˧dʊ˧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074	鼻子	C° ꓗ˘	no˧kʰu˧	na˧by̱˧	no˥bʲɛ˧
075	嘴巴	Ɔ꞉ ꓗ˘	mi˩kʰu˧	mɤ˩nɤ˩	mi˩kʰu˧
076	牙齿	Sɔ	sə˧	sɛ˧t͡ʂʰi˧	ʂɨ˧ts͡ʰɨ˧
077	舌头	L°	lo˧	na˧t͡ɕʰɤ˧	lo˧
078	脚	Ꞓ˝ V꞉	t͡ɕo̤˧	t͡ʂʰi˧pʰæ˧	tsʰɨ˧vu˩
079	腿	ꓘ˘ T"	bu˧tɔ˧	t͡ʂʰi˥vu˩	pʊ˧tɑ˧
080	手	L꞉ V꞉	læ˩vɤ˩	nɛ˩pʰɛ˩	lɪ˩pʰɪ˥
081	翅膀	Tᵛ L꞉	du˧læ˩	du˥nɛ˩	dʊ˥le˩
082	肚子	ꓥ꞉ ꓗ°	xæ˩po˧	hɛŋ˧t͡ɕʰy˩	xʲɛ˩po˥
083	肠子	Vᵛ	vu˧	vu˥	vʊ˧go˩
084	脖子	Lᵛ ꓗ꞉	le˧be˩	kɤ˥t͡si˥	li˧vu˩
085	背	ꓗ" Tᵛ	kɔ˧di˧	ka˩nɛ˩	li˧gɑ˩
086	心	C˝ Ɔ°	ȵi̱˧mo˧	ni˩ma˩	nɪ˥mo˧
087	肝	Sꞓ	Se˩	si˧pʰæ˩	sɨ˧tʰɑ˩
088	喝	T"	dɔ˧	do̤˧	dɑ˧
089	吃	†ꞓ	dzo˩	za˩	ɖʐo̤˩
090	咬	ꓗ꞉	kʰə̤˩	kʰo˩	kʰɯ˩
091	吸	Ꞓ꞉	ʈʂʰɤ̱˩	ʃu˥	tsʰɨ˩
092	吐	ꓗ꞉	pʰi̱˩	pʰi˩	pʰʲɛ˩
093	呕吐	ꓗ꞉	Pʰæ˩	pʰi˩ho˥	pʰɪ˩vɑ˧
094	吹	Ɔ˹	mə̤˧	my˥	mʊ˥
095	呼吸	S꞉ C̊˝ Ꞓ꞉	sæ˩ȵʲɔ˥ʈʂʰɤ˩	sæ˩ha˥	ɕɪ˩xo˧
096	笑	V꞉ L˝	və˧li̱˧	wa˩ɕy˥	ve˧
097	看	C꞉	næ˧	no˥	xɑ˧
098	听	Tꞓ C°	dɔ˩no˧	na˥no˩	dɑ˩ɖʐo̤˩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099	知道	Ṣ̊	sə̠˥	sɤ˥	ʂɑ˥
100	想	Ɠ꜀	ŋə̠˧	du˧˩˨ʨa˧	kʊ˧
101	闻	C꜆	nə˧	ʈʂʰi˧˩nu˧	bi˧˩nɯ˥
102	害怕	Ꞓ꜀ʷ	ɖʑʲu̠˧	ʈɕʰɤ˧	ɖʑo̠˥
103	睡觉	Λ꜀	jæ˧	i̠˧da˥	ji˧do˥
104	居住	Ꞓ"	ɖʑo̠˧	dʲa˧	hi˧dɯ˧
105	死	ᒍ꜀	ʂi˧	ʂi˥	ʂɨ˥
106	杀	S꜀	sæ˧	sɛ˧	sɨ˧
107	打架	T꜀ T꜀	də̠˧dæ˧	də˧næ˧kʰo˧	zɨ˧dɑ˧le˧
108	打猎	Ĉ̊’ Ꞓꞎ	ɲi˥ga̠˧	hʷa˧ka˧	ni˥gɑ˧
109	撞击	Ꞓ꜀	ʈʂo˧	ŋ˧	tʰo˧dɛ˥
110	切	Sᵊ	So̠˧	ɣɯ˥	dɑ˥
111	分开	Ʇᵇ Ʇᵛᵘ	pə˧pʰu˧	py˥	mi˥le˧
112	刺入	ᵗᵛᶜ TꞰ ΛꞰ	tsʰə̠˧di˧ji˧	ka˥li˧	ŋɯ˧di˥
113	用手刮	ꞒꞰᵊ	ʨo̠˧	ʨʰo˧	tsʰɨ˧
114	挖	Ꞓ̊	kʲæ˥	du˧	gɑ˥
115	游泳	Y⁻ Ꞓ꜀ꞰꞱᵘ	a˧ɖʑʲæ˧bu˧	i̠˧bi˧sa˧	mi˧vɯ˧wɑ˥
116	飞	Ʇᵛ	bʉ˧	d͡ʒi̠˧	bɯ˥
117	走路	S꜆	sə˧	d͡ʒa˥ŋu˥ɕy˧	nɑ˧ŋo˥zɨ˥
118	来	L"	lɔ˧	lʲɛ˥	lɑ˥
119	躺下	Λ꜀ ᵗᵗᵘ	jæ˧tse˧	du˧ʦʰa˧	zɨ˧dʒe˥
120	坐下	Tᵛ ᵗᵗᵘ	di˧tse˧	ɲi˧na˧	di˥dʒe˥
121	站起来	˥ᵛᵊ Iᵘ L"	xʲo̠˧tu˧lɔ˧	du˧nɛ̠˧	hɯ˧dɯ˥lɑ˧
122	转身	Ꞓ" Ʇᵛᵊ	ʈʂɔ˧po̠˧	ku˥di˧ʨy˥	mi˥kʰo˧
123	跌倒	Ꞓᶜ ꞱꞰ	ɖʑə̠˧bə˧	li˥d͡ʒi̠˧	ŋɯ˧lɯ˧bɯ˥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124	给	ꓗꓽ	gə˩	ŋɤ˩	ŋɯ˩
125	拿	ꓥ꓾	ve˧	zu̱˥	gɛ˥
126	挤	ꓚ’ᵊ	ɲo̱˧	di˩	gɛ˩
127	搓	ꓷꓸ	zɤ̱˩	t͡sʰu˥	zɨ̱˩
128	洗	ꓞ’ꓸ	tsʰi˩	t͡sʰi˩	tsʰɨ˩
129	擦	ꓢꓸ	sɤ̱˧	t͡ʂʰi˧	ʂɨ˥
130	拉	ꓗ"	gɔ˧	ŋo˧	ŋɑ˥
131	推	ꓔꓽ	də˩	do˩	do˩
132	扔	ꓞᶜ	dzə̱˧	ŋʷo˥	hɑ˩
133	系	ꓔ꓾	tʰə˩	t͡sʰo˩	ni˥
134	缝	ꓚ꓿	nə̱˩	zi˩	t͡ʂɨ˥
135	数	ꓥꓽ	və˧	vu˥	vɯ˥
136	说	ꓗ=	bæ˧	bɛ˥	bʲɛ˥
137	唱	ꓕ"	ɖʐɔ̱˩	ŋʷa˥	t͡ʂʰɑ˥
138	玩	ꓕ^= ꓗ°	t͡ʂʲæ˧go˧	ka˩	ni˥ŋo˧
139	漂	ꓗᵛ	bu˧	bu̱˧	ne˧
140	流	ꓟ"	lɔ˩	zɨ̱˧	d͡ʒe˧
141	冻	ꓕᵥ	t͡ʂa̱˩	ni˧kʰu˧	t͡ʂʰɨ˩
142	嗅	ꓚꓽ	nə˩	t͡ʂʰi˧nu˧	mi˩nɯ˥
143	太阳	ꓸ̄ ꓝ, ꓚ^	a˥mɤ˩ɲi˧	mɤ˩t͡sʰa˧	ɑ˥mo˩nʲɛ˧
144	星星	ꓗᶜ	kə˧	ku˧ma˩zɤ˧	gæ˥
145	水	ꓸ⁻ ꓕ^=	a˧ɖʐʲæ˧	i˩t͡ɕɛ˧	ɑ˥jɛ˥
146	雨	ꓝ, ꓖ’°	mɤ˩xo˧	mɤ˩ha˧	ɑ˥mo˩ji˧
147	河	ꓟ" ꓕ"	lɔ˧ɖʐɔ̱˩	ji˩ma˧	nɑ˩gɑ˥
148	湖	ꓖᵇ ꓗᵇ	hə˧bə˧	ji˧lu˩by˥	mi˧vɯ˥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149	海洋	[illegible]	hə˧mo˧	lu˨bi˥	ne˥vi˧
150	盐	[illegible]	tsʰo˧	t͡sʰa˨bo˥	t͡ʂʰo˧kʰɑ˧
151	石头	[illegible]	lo̱˥mo̱˧	ŋa˥t͡ʂʰi˧	lo˥gɑ˥tsɨ˥
152	沙子	[illegible]	hʲə˨ɲi˧	kʰɤ˨˩˦t͡ʂʰi˥	ni˥t͡ʂʰo˧
153	尘土	[illegible]	ɲi˥mɤ˧	li˥hy˧	ni˥mɯ˧
154	土地	[illegible]	mi˥næ˧	mi˨nɛ˧	mi˧
155	云	[illegible]	ti˧t͡ʂʰo˧	mu˨ku˧	ɑ˥mɯ˨di˥
156	雾	[illegible]	a˥mɤ˨˩˦vu˥	ku˨t͡sɛ˧	mi˧gɯ˥
157	天空	[illegible]	mɤ˨˩˦lo˨bo˧	mɤ˨˩˦wu˨	ɑ˥mɯ˨gɑ˥
158	风	[illegible]	a˥mɤ˨˩˦ʂʲe˧	mi˨˩˦hi˧	ɑ˥mɯ˨ʐɑ˧
159	雪	[illegible]	wo˨	wa˨	wo˨
160	冰	[illegible]	ɲi˧pʰɯ˧	ni˧	ni˥pʰɯ˧
161	烟雾	[illegible]	a˥kʰɤ˨˩˦	mu˨kʰu˨	ɑ˥kʰɯ˨ʂɨ˥
162	火	[illegible]	a˧to̱˥	a˥do˥	ɑ˨do˥
163	灰	[illegible]	Kʰu˨lu˧	kʰo˨ha˧	kʰu˧lɯ˥
164	燃烧	[illegible]	də̱˨	bʲa˥	dɯ˨
165	羊	[illegible]	a˥tʂʰi˨	a˥t͡ʂʰi˨	ɑ˥t͡ʂʰɨ˨˩˦
166	山	[illegible]	t͡ɕʰæ˨ xo˧	wa˨t͡ʂi˧	wo˧tʃʰe˥
167	红色	[illegible]	ɲi˥ɲi˧	ni˧t͡si˧	ni˥bɯ˥
168	绿色	[illegible]	lu̱˥lu̱˧	mi˥t͡ʂi˨	ni˥t͡ʂʰɯ˥
169	黄色	[illegible]	ʂə˥ʂə˧	i̱˧ʂi˧	ɕe˥kʰɑ˥
170	白色	[illegible]	pʰɯ˧pʰɯ˧	mu˨lo˧	pʰu˧lɯ˥
171	黑色	[illegible]	næ˥næ˧	nʲɛ˧	ne˥bɯ˥
172	晚上	[illegible]	mɤ˨˩˦t͡ʂʰi̱˨	sa˨kʷa˧	ɑ˥mɯ˨tsʰɨ˨˩˦
173	白天	[illegible]	a˥ɲi˨gu˧	mu˨no˧	ɛ˥ni˨gu˨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174	年	[illegible]	kʰo̱˧	kʰo˧	kʰo˧
175	温暖	[illegible]	li˧mə˥	ly˥mi˧	ni˧mɯ˥
176	冷	[illegible]	ɖʐ̩ʲæ˧	d͡ʒʲɛ˥	ȵe˥
177	新的	[illegible]	ʂɤ̞˥ʂɤ̞˧	i˥ʂi˧	si˧lɯ˥
178	旧的	[illegible]	li˥li˧	i˥bi˧	ni˥lɯ˧
179	好	[illegible]	tsə˧	d͡ʒi˥	ŋo˧
180	坏	[illegible]	dɤ˧	ma˧d͡ʒi˥	pʰʲɛ˧
181	烂了	[illegible]	t͡ɕʰæ˧ xo˧	t͡ʂʰi˧li˥o˧	t͡ʂʰi˧ɛ˥
182	脏	[illegible]	la_˥tʰa̱˧	ma˧ɕɛ˧	nɯ˥
183	直	[illegible]	tu˥tu˧	dy˧dy˧za˧	dɯ˧
184	尖锐	[illegible]	tʰæ˥tʰæ˧	t͡sʰæ˧vi˧	tʰʲɛ˥
185	钝	[illegible]	lə˧	di˧	bæ˧
186	光滑	[illegible]	mə˧ti̱˧ti̱˧	zi̱˧nu˧za˧	bɛ˥bɛ˧
187	湿的	[illegible]	vi˧t͡ʂʰɤ˧	jɛ˧t͡ʂʰi˧	nu˧de˥
188	干的	[illegible]	hʲə˧	fu˧li˧	hɯ˧lʊ˧
189	正确	[illegible]	ho˥	dy˧	ŋʷɑ˥
190	近	[illegible]	nə˧	nɤ˧	næ˧
191	远	[illegible]	mi˧vi˧	ɣə˧	mi˥vi˧
192	右边	[illegible]	jo˧bə˧	ɮʲɛ˧t͡ɕa˧	zu̱˧bo˧
193	左边	[illegible]	və˥bə˧	ɮʲɛ˧ɣɯ˥	vɛ˥bo˧
194	在	[illegible]	ɖʐ̩˧	dʲa˧	ɖʐ̩a˧dɑ˥
195	里面	[illegible]	kʰɤ˧ɖʐ̩˧	ɮʲɛ˧kʷa˧	nɑ˧gɑ˥
196	有	[illegible]	ɖʐ̩˧	d͡ʒo˧	ɖʐ̩a˥
197	和	[illegible]	ne˧	bi˧	dɑ˧ho˧
198	如果	[illegible]	tʰi˥ŋɔ˧	a˧do˧	ɛ˥mɛ˥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199	因为	[illegible]	gu˧ɖʐʲe˧	a˥ny˧pæ˧ɲa˧	ŋʷɑ˥gɑ˥
200	名字	[illegible]	mi˧mo˧	mi˥	ʈʂʰɑ˧mi˥
201	医生	[illegible]	no˧gu˧pʰo˧	na˥ɕa˥pʰa˧	lo˧gu˧ʂɨ˥
202	猫	[illegible]	a˥mi˧	a˧nʲɛ˥	mɑ˥miɛ˧
203	鸡	[illegible]	jæ˧	a˧ɣa˧	je˥
204	猪	[illegible]	væ˧	a˥zɛ˧	ve˧
205	百	[illegible]	xo˧	xæ˧	ho˧
206	千	[illegible]	tu˧	du˥	dɯ˥
207	土豆	[illegible]	ja˧ju˥	xɯ˧bi˧	jɑ˧vi˥
208	桶	[illegible]	tʰu˧	tʰu˧	ɕæ˧
209	门	[illegible]	a˥du˧	a˧kʰɤ˧	ɑ˥dɯ˧
210	钱	[illegible]	ɖʐɨ˧pʰi˧	pʰu˥ʂi˥	zɨ˧
211	学校	[illegible]	su˥dzɔ˧de˧	so˥vi˥	ʂɨ˥zɑ˧dɯ˧
212	老师	[illegible]	ʂu˥ʈʂu˧	ma˥pʰa˧	ʂɨ˥mɯ˥pʰɯ˧
213	书	[illegible]	su˥	tʰo˧ɣə˧	ʂu˥
214	本子	[illegible]	su˥pə˧	mɯ˥bɤ˧	ʂu˥bɯ˧
215	爷爷	[illegible]	a˧po˧	a˥pa˥	ɑ˧bo˥
216	奶奶	[illegible]	a˧pʰi˧	a˥ʐæ˧	ɛ˧pʰi˧
217	哥哥	[illegible]	a˧ta˥	a˥ji˧	ɑ˧ʐɨ˥
218	弟弟	[illegible]	ɲə˧mɔ˧	ny˥za˧	lɛ˥mɑ˧
219	姐姐	[illegible]	a˧dzɤ˧	a˥t͡si˧	ɛ˥d͡ʒe˧
220	妹妹	[illegible]	nə˥mo˧	ny˥ma˥	lɛ˥mo˥
221	儿子	[illegible]	zo˧	a˧pi˧	ʐo˧
222	女儿	[illegible]	zo˧mə˧	a˧mi˧	ʐu˧mæ˧
223	朋友	[illegible]	go˧tʂʰɔ˧	t͡ɧʰo˧pʰæ˧	t͡ʂʰɯ˧de˧

序号	汉语	东傈僳文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224	衣服	ꓞꓰꓶ ꓱꓲ	Pʰʲɔ˨tsʰɤ˨	bu˥˩tsʰi˨	pʰɑ˥tsʰɨ˥˩

笔者原本搜集了各 300 个东傈僳语（Lipo.E）、西傈僳语（LisuPa），以及大姚县彝语（Lipo.W）日常用语，目的是要用于分析对比这三种语言之间的通用性。然而，后来发现只作为示例分析，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多单词，所以只选择了前面的 224 个单词，特此说明！

通过以上语言对照表格，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不难看出，这三种语言之间的通用性和相似性有多大。但为了更加清晰明了，现将“日常用语相同的对照表”和“日常用语相似的对照表”再次列出来，好作分析。

日常用语相同的对照表

汉语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我	ŋo˨		ŋo˨
不	ma˨		mɑ˨
一	tʰi˨	tʰi˨	
二	ɲi˨	ni˨	ni˨
四	li˨	li˥	li˥
五	ŋo˨		ŋo˨
厚	tʰu˨	tʰu˥	
重	li˨		li˨

日常用语相同的对照表（续）

汉语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W)	大姚彝语 Lipo (W)
母亲	a˩mo˥		ɑ˩mo˥
父亲	a˩bo˩		ɑ˩bo˩
鱼	ŋo˥˧		ŋo˥˧
虫子	bɤ˩ti˩	bɤ˩ti˩	
嘴巴	mi˩kʰu˥		mi˩kʰu˥
舌头	lo˥		lo˥
死	ʂi˥	ʂi˥˧	ʂɨ˥˧
洗	tsʰi˩	t͡sʰi˩	t͡sʰɨ˩
雪	wo˩		wo˩
山羊	ɑ˥˧tʂʰɨ˩	a˥˧t͡ʂʰi˩	ɑ˥˧tʂʰɨ˩
年	kʰo̠˩	kʰo˩	kʰo˩
远	mi˥vi˩		mi˥˧vi˥˧
名字	mi˥mo˥	mi˥˧	tʂʰɑ˩mi˥˧

分析：在 224 个日常用语单词中，(1)在东傈僳语(Lipo)和西傈僳语（LisuPa）之间，相同的单词有 10 个，即东、西傈僳语的通用性的值大约为 4.5%；(2)东部傈坡语(Lipo.E)和西部傈坡语（Lipo.W）之间，相同的单词有 18 个，即东、西傈坡语的通用性的值大约为 8%；(3)在西傈僳语(LisuPa.W)和西部傈坡语（Lipo.W）之间，相同的有 7 个单词，即西傈僳语（LisuPa）和西傈坡语（Lipo.W）的通用性得值大约为 3%；（4）三种语言之间，相同的单词有 6 个，即三种语言的通用性的值大约为 2.7%。

此外，笔者之所以会把“二”、“死”、“洗”、“山羊”、“年”和“名字”，算为三种语言都是相同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发音几乎完全相同，只有松紧音区别，如“年”，或音位十分临近，如“二”等。这些细微差别，若不是用音位学进行详细区分的话，几乎无法分辨出来是不同的发音。

日常用语相似的对照表格

汉语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 (W)	大姚彝语 Lipo (W)
你	ɲi˧	nɯ˥	ȵɪ˧
你们	ɲi˧və˧		ȵi˧vɛ˧
三	so˧	sa˧	ʂo˧
大	və˧	vu˩	væ˩
长	ʂɤ˧	ʂi˧	sɨ˧
女人	zo˩mə˩	za˩mɤ˩za˩	ʐu˩mɯ˩
人	tsʰɔ˧	na˩t͡sʰo˥	ʈʂʰ͡ɑ˧
妻子	mə˩zo˩	za˩mɤ˧	me˧ʐu˧
鸟儿	ŋa˧	ɲa˩	ŋɑ˥ʐu˩
狗	a˥no˩	a˥na˩	ʔo˥nʊ˩
树	si˧dzi˧	si˩t͡si˧	sɨ˥d͡zɨ˧
叶子	si˧pʰæ˩		sɨ˥pʰʲɛ˩
种子	ʂɤ˥mo˧		sɨ˥mo˧
树皮	sikɔ˧		sɨ˥kɑ˥
皮肤	ɖʐi˧		d͡zɨ˧
肉	ho˩	hʷa˩	xo˩
血液	sɤ˩	si˩	sɨ˩vi˧

日常用语相似的对照表格（续）

汉语	东傈僳语 Lipo(E)	西傈僳语 LisuPa(W)	大姚彝语 Lipo（W）
猪油	væ˧tsʰə˧	a˥væ˧t͡sʰɛ˥	vʲɛ˧t͡ʂʰi˧
头	vu˥di˧	u˧du̱˧	
耳朵	no˥pɔ˧	na˥bo˧	nu˥pɑ˧
鼻子	no˧kʰu˧	na˧by̱˧	no˥bʲɛ˧
眼睛	mæ˧tu˩	mʲa˧du˩	mʲɛ˥dʊ˩
脚	t͡ʂʰi˧vɤ˧	t͡ʂʰi˧pʰæ˧	tsʰɨ˧vu˩
腿	bu˧tɔ˧	t͡ʂʰi˥vu˩	pʊ˧tɑ˧
翅膀	du˧læ˩	du˥nɛ˩	dʊ˥le˩
肠子	vu˧	vu˥	vʊ˧go˩
心	ɲi̱˧mo˧	ni˩ma˩	nɪ˥mo˧
喝	dɔ˧	do̱˧	dɑ˧
吃	dzo˩	za˩	d͡ʐo˩
咬	kʰə̱˩	kʰo˩	kʰɯ˩
吐	pʰi̱˩	pʰi˩	
杀	sæ˩	sɛ˩	sɨ˩
打猎	ɲi˥ga̱˩		ni˥gɑ˩
推	də˩	do˩	do˩
数	və˧	vu˥	vɯ˥
说	bæ˧	bɛ˥	bʲɛ˥
漂	bu˧	bu̱˧	ne˧
太阳	a˥mɤ˩ɲi˧		ɑ˥mo˩nʲɛ˧
雨	mɤ˩xo˧	mɤ˩ha˧	
盐	tsʰo˩	t͡sʰa˩bo˥	t͡ʂʰo˧kʰɑ˩
土地	mi˥næ˧	mi˩nɛ˧	mi˧

日常用语相似的对照表格（续）

汉语	东傈僳语 Lipo (E)	西傈僳语 LisuPa(W)	大姚彝语 Lipo (W)
火	a˧tɔ̠˥	a˥do˥	ɑ˧do˥
灰	kʰu˧lu˧		kʰu˧lɯ˥
红色	ȵi˥ȵi˧	ni˧t͡si˧	ni˥bɯ˧
有	ɖʐ̩ɔ˧		ɖ͡ʐ̩ɑ˥
猫	a˥mi˩	a˩nʲɛ˥	mɑ˥miɛ˩
百	xo˥	xæ˧	ho˧
千	tu˧	du˥	dɯ˥
门	a˥du˩	a˧kʰɤ˩	ɑ˥dɯ˩
书	su˥		ʂu˥
爷爷	a˩po˧	a˥pa˥	ɑ˧bo˥
女儿	zo˧mə˩	a˧mi˩	ʐ̩u˧mæ˧
衣服	Pʰʲɔ˧tsʰɤ˩		pʰɑ˥tsʰɨ˧˥

分析：笔者认为，两种语言或方言是否能够通用，是取决于语言相同的比例达到什么程度，我想两者的通用性的值若是小于 80%的话，二者是无法用母语进行交流的，除非当中一方能懂对方的语言。因此，语言的相似性分析，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成为一种可靠数据，因为对于“相似性”的分析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以下是笔者对这三种语言相似性的分析：

傈僳语和傈坡语相似性对照表

相似性	东傈僳语 西傈僳语	东傈坡语 西傈坡语	西傈僳语 西傈坡语
	18.8%	21.4%	17.4%
三者相似性	17.4%		

以上分析仅作为参考，若是想深入了解的话，还有待语言学家们提供更多数据，以及更深入地研究。

第三章　上帝宠儿

双重身份

据我所知，并非所有的傈僳族人都认同自己的身份，尤其是被登记为彝族，又被登记为傈僳族的傈坡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遭受非议，在“傈坡到底是傈僳族，还是彝族”的身份认同中徘徊不定。再加上历史上曾经有人大肆宣扬说：“只有一个傈僳族，只有一种文字！”企图否认和推翻柏格理傈僳文存在的合法性，以致于让使用这文字的傈坡人倍感耻辱和愤慨。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以及有些傈僳人的民族观念淡薄、缺乏民族自信心等原因，如今家里不再讲母语的傈僳家庭大有人在，更别谈民族文字的传承与发展了。

至于我的身份，我想首先我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才是一名傈僳族，这是根据“身份的可持续性和永恒性”来鉴别认定的，而且我相信是这种超越时间性的基督徒身份，更加坚固了我的在世之时傈僳族身份的认同。

我相信，一个人若是不能够高瞻远瞩的话，势必会固步自封；一种文化若是没有超越性的话，就很难拥有长远的认同和存在；一个民族若是没有永恒盼望的话，就必堕落沉沦乃至灭亡。

我的烈祖是地主的一位贴身侍卫，深得信赖和器重，却在一次远征归途中，因替主人盗取千里宝马，受巫师的诅咒而亡，留下遗孀和两个孩子。

我的列祖母怀着沉重的丧夫悲痛，在一次风高月夜中携带两个幼儿出逃，来到了如今的拥庆村委会，这就是我们拥庆村委会乔氏家族的根源。

从烈祖到我的父辈，虽已经历经六代人，却一直都在巫术诅咒的恐惧中。我的祖父英年早逝，留下奶奶和遗孤；我大伯母、二伯母和我母亲，都是在正直青壮年时就因病去世，留下丈夫独自将儿女养育长大。所以风水先生说我们家的祖坟不好，门向不对，要请巫师作法，找块风水宝地，并把房屋的门向调整一下，就可以带来好运了。

我的大伯母病重时，我父亲也和大伯父一起去找巫师来做唻啵叨[82]。巫师杀鸡作法后，并确信是屋顶上的一块板片作祟，把那块拿掉后大伯母就会转运，过几天就能痊愈了。

可是，板片虽取掉了，大伯母却去世了。

后来，有一天二伯和二伯母出去干活，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条蛇从他们中间穿行过去，将他们俩强行分开。不久以后二伯母也患病去世，夫妇俩从此阴阳相隔了。

大约 1968 年，福音传到了我们的村子，于是奶奶、伯父和爸爸他们都一起归信了耶稣基督，从此，每天早晚都会唱诗祈祷，每个主日都去做礼拜，成为了信仰虔诚的基督徒。

当我母亲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晚期时，她不但没有放弃基督信仰，反而谆谆告诫家人，万万不可再行法术贻害子孙。她誓死不可屈从巫术，她最后是在癌细胞的百般折磨下，带着信心死的，她的遗容十分安详，只像是睡着了似的。我相信她的灵魂已经在天堂，永远与主同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时，她的身体必复活，有荣耀的形象，不会再朽坏，要站在羔羊的宝座面前，得蒙永远的悦纳。

一个人具有双重身份时，只有当一个身份是属地的，而另一个身份却是属天的时候，才会有积极的正能量。反之，若是像傈坡一样，常常为自己到底是彝族还是傈僳族饱受争议的话，

---

[82] 傈坡语，这是巫师右手拿一块法器（铜钱或写上咒符的纸条）抛掷出去，看哪边着地来确定吉凶和预兆的一种法术。

他的双重身份便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甚至是一种包袱和重担。

我想很多傈坡人都有同感，那就是我们都在寻求民族认同感，可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在哪里呢？

有些人希望通过发展傈僳族文化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这种出发点原是好的。可是傈僳族的文化归根结底就是原始宗教文化而已，故“以文化复兴民族”的理念是否值得推崇？这办法是否值得推行？就值得我们三思而后行了。

富能仁的抉择

有些人会问：“傈僳族为何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分为东傈僳文和西傈僳文呢？”

也有些人会问：“既然都是傈僳族，为何不用同一种文字呢？”

这两个问题我思考了许多年，如今不再是我的困扰，反而我要为此感谢上帝！这其中的原因和究竟，请允许我慢慢地从头道来。

众所周知，文字只是语言的形象代码，是声音的符号而已。因此，若语言不同，文字就会不同；若声音不一样，符号也就会不一样。从“两大方言”一篇中，我们已经知道东、西傈僳语存在很大差别，很难共用同一套文字系统。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且笔者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宣教士富能仁、高漫等人也知道这一点。因为高漫是从滔谷村出去，往木城坡协助富能仁等传福音给高黎贡山一带傈僳族人的宣教士。若是可行的话，高漫完全可以把柏格理傈僳文带到那里推广使用，不必再学习新的傈僳语，更不用与富能仁等发明新的一套傈僳文了。

此外，笔者也可以断定，富能仁也知道滔谷村和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人，不仅因为他也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而且他

起初受差遣时，是要学好汉语之后，要立即启程到洒普山去，协助在那里的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们传福音，并建立教会。倘若他当年若来了武定县的洒普山的话，最有可能被差派到滔谷村协助王怀仁等在傈僳族中服侍。因为《山雨》一书第 21 页、22 页中写道：

在这个（腾冲）集市上，富能仁第一次见到从山里出来赶集的土人。

富能仁很容易注意到这些人，因为他们的穿着很奇特：他们头上缠着白布，身披披肩，扎白色绑腿。女人身穿镶有贝壳珠的彩衣。当地汉族人轻蔑地称呼这些生活在深山里的人为“蛮子”。

据地方志记载，这些人原本是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土著，被后来的入侵者一步步赶到中国西南边陲，一直逃到云南和邻近各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安居下来。

那时富能仁已经得到消息，在云南东部的许多少数民族，比如苗族和傈僳族都已经转向了基督。他本来计划在腾冲学完汉语课程就赶到云南东部武定县的洒普山，参与中国内地会在那里的事工。

由于这个原因，他在集市上一看到这群傈僳人，就立即被他们吸引了。

他热情地把他们请到路边，试着用刚学到的汉语和他们交谈，可是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于是他邀请他们到他的福音堂坐坐，这些人看起来很乐意。一进入福音堂，他们所有人都立刻俯伏在地，向这位友善地接待他们的白面孔陌生人表示敬意。

他们争先恐后用手势比划，告诉他，他们来自离这里有 6 天路程的深山里，那里还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同胞。

把这些山里人送走之后，富能仁回到住处，忍不住思潮澎

湃：既然主能让东部的傈僳人归向他，这些住在西面山区的傈僳人，就不能归向神吗？

就像一个生意人看见了投资的新门路。富能仁从第一眼看见这些人起，就从心里喜欢他们。

他后来回忆说："从一见到他们，我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祷告。我感到似乎有一种力量吸引我到他们那里去。"[83]

富能仁的感动和选择，直接决定了住在西边深山里的傈僳族人的得救，他当年选择留在腾冲，决心把福音带给西部傈僳族人，这确实是出于神的旨意和呼召。

为了一个傈僳族群体的归主得救，上帝既然差派了同为中国内地会的两群宣教士，以王怀仁为代表的宣教士团队常年驻扎在武定县的滔谷宣教站，以富能仁为代表的宣教士们则常年驻扎在高黎贡山附近的木城坡宣教站，并且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傈僳族文字，以满足傈僳族教会和信徒读经、唱诗和学习真道所需。福音不仅把傈僳族人从邪灵的辖制与黑暗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两种傈僳文字的诞生还为傈僳族人的崛起和迈向文明未来，开启了辉煌历史的里程碑。

说到这里，我把傈僳族人称为"上帝的宠儿"，已经一点都不为过了吧？

前车之鉴

亲爱的读者们，感谢您耐心读完了这本书，虽然笔者才疏学浅，以致此书算不上什么学术著作，也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巨典。

我衷心感谢上帝的帮助，让我终于可以在此停笔，了却心

---

[83] 艾琳·克雷斯曼（Eileen Crossman） 著，阿信 陈萍 译，山雨——富能仁传，团结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中的一段情愫了，但愿主耶稣基督亲自悦纳此书，并使用此书成为荣神益人的媒介，是我此生最大的期盼。

然而，在搁笔之前，笔者还想谈一点心得或感受。

当我在整理、编辑和撰写此书时，心中很是感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上帝不住地兴起许多人来做祂的圣工，傈坡中也有许多的虔诚人士为主尽忠，故神的救恩临到了每一代的傈坡人。可是现今放眼整个傈坡教会和族群时，却发现那些敬虔神仆的后代子孙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离教背道，去追求世俗享乐，很少再有人继续跟随主耶稣基督了。

在圣经中，摩西的后代，约书亚的后代都很快就离弃了上帝；先知以利的两个儿子也不效仿他们的父亲，反倒贪婪和行淫，得罪上帝，最后同日而亡；先知撒母耳的儿子也是如此，不效仿父亲的行为……

我不知道出现这样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但我相信问题不在于信实的上帝，而是我们出了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了，所以敬虔爱神之人的后代子孙反倒沉沦背道了。因为上帝在西奈山上颁布诫命时，向世人郑重地承诺过，说：

“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 20:5-6）

再者，福音传到我们族群中虽然已逾百年，可我们却一直坐享其成，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向外族人分享救恩的、实际的、有规模的行动，这也是笔者深感痛惜的一点。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在万国中为神作见证，使地上的各民族都因他们得福（创 12:1-3）。然而，世事多变，纷扰繁杂，以致于千百年来，以色列人绝大

多数的时候都有失身份和职责。我想先知约拿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或缩影，因为当上帝呼召他向敌国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宣讲悔改信息时，他宁愿逃往地极，以致于葬身鱼腹，也不愿意顺服上帝。我想这不仅仅是约拿或以色列人的缺点，这也是所有世人都有的人性弱点。

到了耶稣时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圣殿的外邦人院子都被犹太人用作了兑换银钱、贩卖鸽子和牛羊的市场。因此，主耶稣数次用绳子做成鞭子，赶走做买卖的人，洁净圣殿，并大声斥责道：

“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路 19:46）

笔者有个忧虑，傈僳族人已经蒙恩百年，但若是依旧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不能同心合意地起来完成福音大使命的话，恐怕我们也要辜负所托，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了。

参考文献

1.张万兴 唱述，张自强，杨宗 译，傈僳族阿考诗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04

2.中国民族网，www.minzu56.net ，2013.08.13

3. 杨普旺，姜驿傈僳族习俗，楚雄州非遗网，2015.04.10

4. 鲁建彪，傈僳族社区发展研究——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安乐德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20 页

5.杨先国，宴卫洪，毕洪珍等译，东傈僳族新约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9.5

6. 李贵明，濮人巴人--傈僳族先祖初考（上），武陵老君的博客，http://www.blog.sina.com.cn/u/1895335840,2016.01.25

7.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梅葛——彝族创世史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年 3 月

8. 夏凡 主编，商丘——华商之都，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5

9.侯赟,定位疏理唐宋时期的山后两林人——溯源中国金沙江流域以北至大渡河流域越嶲地区的早期傈僳人，资料

10.张自强 搜集，张自强，杨宗 译，傈僳族祭祀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09

11.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高漫 篇,2015.06.24

12.邵辉，基督教苗族教会史料（走近石门坎—参看资料：高兴田），第 21-26 页

13.王再兴，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14.杨先国，基督教传入武定东傈僳族地区的概述，教会内部资料，2010.09

15. Stephen A. Metcalf’s Memoirs. (Jan 1999)，资料
16. 李福春，江楚次，云南宗教场所-基督教&天主教卷，云南民族出版社，P163
17. 龙海燕，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12 年第 5 期
18.Clements,Ronald.In Japan the Crickets Cry.Oxford:Monarch Publications.2010
19.LISU COLLOQUIAL Pollad’s Script 1912 Matthew.Revs.AG Nicholls and George E.Metcalf. B&FBS 1915 Luke.Revs.AG Nicholls,and EE Metcalf. B&FBS
20.LAKA COLLOQUIAL Samuel Pollard’s Script 1912 Mark.Revs.Arthur G.Nicholls and Gladstone Porteous. B & FBS
21.Magnusson,Sally. The Flying Saotsman,A Biography.New York,NY，USA:Quartet Books.1981:150
22.Burnton,Simon.50 stunning Olympic moments:No8 Eric Liddell’s 400 metres win,1924.The Guardian.4 January 2012
23.Watman,Mel.All-Time Greats of British Athletics.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Sports Books Ltd.2006:17
24.Clements,Ronald.In Japan the Crickets Cry. Oxford:Monarch Publications.2010
25. 陈徐慧，基督教与云南傈僳族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对云南省元谋县姜驿乡傈僳族的调查，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2010. 03. 05
26. 舒生月，胡兰英，傈僳族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傈僳学创建与傈僳族发展（鲁建彪 主编），德宏民族出版社，P55-56
27. 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P167
28. 尤垂然，云南省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圣经年刊，2013. 11

29. CCTV-10 科教，潍县集中营 影片，http://tv.cntv.cn/videoset/C15926
30.尤垂然，云南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工作，圣经年刊，2013.12
31.福音时报，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圣经》翻译10周年感恩庆典于昆明举行，2016年10月24日，9:00
32.云南社会科学，傈僳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王再兴，2008年第2期
33.艾琳•克雷斯曼(Eileen Crossman）著,阿信 陈萍 译，山雨——富能仁传，团结出版社，2014年10月
34.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富能仁篇，世华中国研究中心
35.鲁建彪 主编，傈僳学创建于傈僳族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德宏民族出版社而，P56
36.鲁建彪 主编，傈僳学研究（二），民族出版社，P39-43